
武俠世界
$2.00
808

◀編 後 話▶

慕容美的新作「龍虎殺手」詭譎莫測，離奇曲折。故事裏的關洛七雄老大高大爺在六十壽誕前，突然有人送來一份壽禮——棺材一具。他深知有人從中作弄，氣惱不已，但他終於聽從公冶長的勸服，和接納葛師爺的建議，把六位盟弟和燕雲六殺手邀請到來，設宴欵待，這是鴻門宴嗎？還有，對於扶桑珠寶商羅大發人財兩亡之事，他怎交代？各位要知道嗎？請千万留意下期本刊。

***　***　***

「黃埔喋血記」今期已告結束了，這是一篇充滿愛國思想和民族觀念的間諜鬥智小說，在諸葛青雲先生的筆觸描寫之下，更具激昂壯志，熱血沸騰之感。諸葛君今期還有他的「萬能俠女故事」：「肉棺材」，也是他嘔心瀝血之精彩作品，萬勿錯過。

***　***　***

「鐵拐」故事今期有「太陽電池」，古龍新作風、新筆法之驚魂六記「血鸚鵡」今期繼續刊出，此外，臥龍生之「無形劍」，蕭逸之「火雷破山海」，東方英的「金縷衣」……等等巨著薈萃今期，請記得買本睇吓。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武俠世界

第808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馬雲·文　盧令·圖

太陽電池



目擊自殺　屍體失蹤

「如果人類還不努力開發天然資源的話，即使各大國能和平相處　即使我們地球上再也沒有戰爭，人類到頭來還是會滅亡的！」

以上一番說話只是一篇演講詞中的一段而已！

發表上述言論的人，是一位科學家，也是一位工業家，而他的前身卻是一位大學教授，目前他已經擠身於名流之列。

這個人叫做徐石平。

徐石平還不算老，雖然他的髮脚有點斑白，但是他實際上只有四十歲，而且至今仍然是王老五一名，還沒有結婚。

有人說徐石平的成功，是因爲他的交際手段，但也有人說他有頭腦，否則就不會由一位教授的身份，搖身一變而變成一位工業家。

其實一個人的成功是有着多方面因素的，所以上述各種講法都非常之合情理。

首先由於徐石平本身擁有極豐富的家底和學識，他亡父是個工業家，但他父親未死之前，他對於工商業不感興趣，所以才去做大學教授！

等到他父親去世之後，徐石平被迫接管一切。

但他發覺亡父遺下的東西太落伍，於是他決心大事改革。同時門戶開放，讓外資加入，那當然需要較圓滑的交際手段，然後才可以找到大股東。

招外姓加入的另一原因，是由於徐氏本身興趣在於科學研究方面，他既不想令亡父失望，又希望能多些時間兼顧到科學研究方面，所以他的公司便採用了董事局管理的方式，自任主席。

如此一來，他的公司便可以交由一些經理級人物處理一切業務，但他和其他董事局董事，仍有監督之權力！

目前大石公司的成就，證明徐石平的做法是十分正確的。

大石公司在徐石平父親手中的時代，只是一間塑膠工廠，但現在除了擁有大型工廠數間之外，還經營出入口生意。

而最最令人感到驚奇的，就是一間科學工廠。

大石公司管理下的科學工廠，製品十分新奇，有不少新產品，更是徐石平本人精心設計的。

不少外國人都跑來向他訂貨。例如能源危機中，徐石平腦筋一動，就將美國人已經採用的太陽熱能吸收器，加以改良，製成更先進的產品，做了許多外洋生意。

就是因爲徐石平的科學頭腦，徐父生前創出的大石公司，業務發展蓬勃，許多大商家與及名流們，都以能够加入大石公司的董事局爲榮。

徐石平不但頭腦靈活，思想也十分開通。他年前眼見公司業務發達，提議發行股票，想不到在短短不足兩年的時間內，由十元面額升值至十多倍，目前大石公司的股票已由十元升至八十多元一股，這的確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人們看好大石公司的原因，大部份是由於該公司業務發展的迅速。

徐石平的理想是把該公司的業務擴展至海外，成爲國際性的經營。

最近，徐石平又有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新發明，那是一種「永久電池」！

目前市面上出售的電池，大致上有汽車用的蓄電池，以及手電筒，和收音機所用的乾電池等。

徐石平利用最先進的科學方法，將太陽能儲入一種特殊的儀器中，變成一種强力的輻射性，而這種輻射性就是「永久電池」的主要能源。

世界各地目前正爲兩件事而困擾着，一是空氣污染問題，另一項則是能源危機！

現在徐石平一石二鳥地，把世界各大都市的二項難題合併解決，照理應該獲得諾貝爾獎金才是……

但是，具有商業頭腦的徐石平卻不那樣想，他希望獲得世界性的專利權！那才是實際的收益。

他總覺得，在今日這個世界上，金錢比一切都更加重要。

例如他的試驗研究工作，先後就用去了幾許金錢，所以無論在公在私，他都必須申請一項世界性的專利權！

自從上述消息傳出後，大石公司的股票又再作直綫上升！

目前每一股「大石股票」，價值高達二百五十多元，這是一項新紀錄！

毫無疑問，如果該項申請獲得各國批准的話，大石公司的收益的確非常可觀，但一間公司的股票是否超值二十多倍？一間公司的資產是否能增加二十多倍？這就是疑問。

不過無論如何，這個地方的人就是這樣，甚麼事情都喜歡一窩蜂的，不論是炒股票或者拍電影，完全是習慣了跟風的。

股票的發行，本來是一些企業向外貸款的變通辦法，唯一與貸款不同的，就是該企業賺了錢之後要分配一些給持有股票的人，而不是固定利息的。

所以，在外國，許多股票祗值票面價值的七至八成左右。

但是，這從來不會被人認爲不合理，在經濟學原則其實是絕對合情合理的現象，因爲你向人家借錢，卻不能給人家保證貴公司一定可以賺大錢，即使能賺大錢，也難以保證派給高息。

目前當地有不少大公司大企業發行了股票之後，便利用「送股」欺騙股票持有人！

也許有人認爲用到「欺騙」這類字眼似乎太過份了，其實仔細分析之後，絕不過份，這實實在在是一種取巧手段！

舉個例：某公司發行一千萬股股票，每股一元計，總數是一千萬元，如果根據會計年度結算，該公司賺了錢，左除右拆之外，每股應派一角息，但該公司董事局卻宣佈每十股送一股，不派息，表面看來是一樣的，但實際上股票持有人等了一年，並未收到現金，祗是多了一些「紙張」而已！

萬一該公司有不穩消息傳出，這些所謂「有價證券」就變爲一張張的廢紙了。

據說：某地的股票市場就是給祖家的大光棍和那些大公司裏的鱷魚頭如此這般弄垮的！

得益的既是祖家的大光棍，當地政府也就佯作不問不聞，明知有了變相打劫，也不稍加理會，這就是該地政府的大特色！

徐石平以董事局主席的身份，在臨時召開的董事會議中，光榮地宣佈了這項驚人的發明，立即獲得在場董事們的熱烈掌聲！

在座的董事之中，有不少對科學一知半解的，於是，有人問道：「太陽能眞的可以儲存起來？」

「是的，」徐石平毫不考慮地回答道，「這是科學家們，夢寐難忘的事，我們僥倖突破

了！」

「據說，外國的太陽能熱水器，須要許多地方放置吸熱板，然後才可以收集有限的熱能，然則，我們的實驗室……」另一位董事正想問下去！

但是，徐石平知道他根本不懂科學，所以沒有耐心再聽下去，便說：「外國那種收集太陽能的方法太原始了，如果與我試驗成功的方法相比，他們起碼要落後半個世紀！」

聽下去似乎太過驕傲，但在座的董事們都相信徐石平有資格說出這一番說話。

徐石平又解釋說：「世界上各國科學家正在不斷研究，應該用何種物質代替石油，根據專家統計，如果沒有新發現，目前我們地球上的石油儲藏量……最多可供三十至五十年的開採。

「世界人口膨脹，無論糧食和石油的須求量均告大量增加，即使人類能和平相處，將來我們的生活也會發生難題的。

「萬一發生世界大戰，大事破壞，那就更加難以預料。

「所以我們必須面對現實，盡可能利用地球上的資源。

「當我試驗儲存太陽能的方法成功之後，下一個步驟將是開發海上的資源，本人謹希望獲得在塲各位的大力支持。」

董事們立刻又報以激烈掌聲！

有位董事問道：「我們的工廠，是否開始試製這種太陽電池？」

「是！」徐石平非常興奮地說：「我們正在試製這種新產品，實際在此三個月來，我們已非正式地試製過數次證明炭精管的儲藏法是十分成功的。

「目前我們只製汽車用的蓄電池，下一步我們會用更加精細的技術，製成收音機用的乾電池。

「現在市面上已有一種『耐用電池』出售，售價比普通電池貴達一倍，但耐用則超過一倍。

「我不知道銷路如何，但它的耐用似乎不必懷疑。

「將來我們的電池製成後，大可以稱爲『永久電池』，因爲用家買下我們一件產品之後，首先比較市面一般電池耐用三倍。

「若干時日後，他們只須付少許費用給我們的『補給站』，便可以用原來的儲存器，補充太陽能源。

「無論時間和金錢上都十分經濟！」

會議桌上放置了一具「儲存器」，它的體積只有一個首飾箱那麼大，約莫是十乘六英吋左右而已。

那個金屬箱子上面有一個耳挽，驟然看上去倒有點好像儎麻將「賭具」的箱子一樣。

只要把上面的蓋子打開，便可以看見一些指針，像汽車表板上的指示器一樣，只是比較起來，它更小更精緻。

根據徐石平的解釋，箱內儲存的太陽輻射能用罄之後，指示器便會清楚地指出，如果箱子中的儀器有毛病，另一些指示器也會有所啓示。

徐石平又向各董事解釋：「目前世界大勢所趨，汽車將會逐漸改用電池，而不是用汽油了。

「因爲人們已發覺空氣染污的危險。

「美國最近已出產一批小型汽車，車內馬達就是用蓄電池的。

「但是，速度只可以達到時速二十八至五十五里。

「因此，這些小汽車無法閃進超級公路，只可以供市區行走而已。」

「主席，我們可否試製這一類型的小汽車？」有一位董事忽然又這樣問道。

「當然可以，問題只是設廠須要更大的本錢，以目前我們的財力是不可能辦到的事。」徐石平說。

有一位董事說道：「如果須要的話，我們可以增加資本額！」

數名董事異口同聲地和議！

徐石平道：「毫無疑問，在目前的環境，設廠製造小型電力汽車，是十分適合，尤其在本市，街道狹窄，行車速度規限得極嚴，即使在畢直的大道，也不准超過四十哩，這種小車正是最好不過，如果太陽電池能由我們獲得世界專利權的話，我們的條件更加優越了，但是，設廠自製汽車可不是想像中那麼簡單，所須的資本額也非常之龐大！」

有數名波士級的董事，差不多同一口吻說道：「主席，要多少資本才可以，你儘管說出來好了。」

董事們繼續說道：「這門生意照我們估計是穩賺的，所以我們甚至不必發行股票，而由你起草計劃，讓我們另起爐灶！」

徐石平非常了解他們的心意。

這班紳士們都可以說得上有財有勢，他們對徐石平都十分信任。

事實上年來徐石平的表現亦足以令到大衆對他信任有餘。

所謂「另起爐灶」，當然是另外設立一間公司，脫離目前的「大石公司」。

徐石平雖然沒有立即答覆這班董事，但看情形，他顯然也有點意思！

做生意不可能「穩賺」的，但如果是「獨市生意」，同時又獲得世界性專利權的話，自當別論！

所以，徐石平的設廠計劃，引起許多董事們的興趣，他們都希望另外組織一間公司，由徐石平主理一切，希望大大地賺它一筆。

同時在理論上，這也是絕對可能的。

當日的會議並無結果，但是，許多富有的董事卻可以大開眼界。

他們不但聆聽了徐石平的報告，也目擊「太陽電池」的性能和用途！

徐石平明知這些富有的董事們腦滿腸肥，根本不懂得甚麼科學原理，但他一樣十分有系統，有耐性的對他們解說着！

他甚至把各人引領至車房，以「太陽電池」代替普通的汽車的蓄電池，證明它的用途廣泛而有效！

目前，美國廠家製成的一種迷你小汽車，據說可以充電，而無須使用汽油，所以大受歡迎。

如果徐氏的「太陽能汽車」面世，相信更加轟動！

因爲徐氏的設計不但方便，而且經濟！

太陽能是天然資源之一，要吸取太陽輻射熱能，主要是技術上的問題，而不是「原料來源」問題。

所以它的成本必然很輕。

現在徐石平既然能突破了技術上的難題，暫時又沒有競爭的對手，自然不難令人想像得到，這門生意前途無限！

多年以來對徐氏萬二分信任的董事們，這時都雄心萬丈，慫恿徐石平認眞地考慮一下，無論他計劃中的規模要多大，須要動用多大的資本，他們都可以大力支持。

反觀徐石平卻像滿不在乎的樣子。

事實上他是一位出色的科學家，如果他肯到外國去發展，比目前一定更加有前途！

因此有些董事難免會敏感地想到，他會不會另有一套計劃？

這班董事大部份是紳士名流，他們有財又有勢，若在通常情形底下，要他們加入資本做董事已不容易，即使一些大公司得他們青睞，他們也非要掛正「董事長」或者「總監督」這一類銜頭不可！

但是在大石公司董事局裏面，這輩祇是有名無「權」的董事，董事長固然是徐石平，就是執行實際任務的總經理以及執行董事二個要職，也是由徐氏所指派的。

大石公司的執行董事練志高，兼任該公司副總經理之職。

至於總經理一職，則是霍棠！

霍棠和練志高二人，同是徐石平的得力助手。而霍棠更是「大石公司」的老臣子，由徐石平父親時代開始，他已任職於該公司。

憑此種種，已約畧可以看得出這班紳士對徐石平的信任程度！

事實上徐石平目前固然是衆所觸目的人物，就是以前也是一位名人，所以他的演講往往令人十分關懷。甚至報紙電台也大事報導！

許多名流紳士只會講，不會做！但是徐石平不但會講同時亦會做。例如他在一個午餐會中講過人類必須加緊開發天然資源，現在他就切實地做到了言行一致！

消息傳開了之後，徐石平變了一個大忙人，許多電台和電視記者要求訪問他，欲知「太陽電池」的詳情，也不可能！

報紙和通訊社的記者，也祇能根據「大石公司」其他董事的「消息來源」報導一番。

但無論如何，這件事已引起外國通訊社的興趣，因爲許多外國科學家十分希望獲悉此事的眞相，所以記者們千方百計地，希望會晤徐石平。

但是，徐石平不知是否受到其他董事們的影響，他一方面避開記者們的追蹤，另一方面卻在親友們面前守口如瓶！

如果根據大石公司的公共關係人員的「官方」聲明：那就是「無可奉告」，或者「暫時未到向外發表的階段」！

不過在董事局董事之間，他們因爲目睹一切，加上他們對徐氏的信心，所以他們都以十分興奮的心情，期待徐石平有一套新計劃！

當然，這一套新計劃可能是令到他們「富者愈富」的。

由於各方面的渲染，人們的注意力便更加集中，而董事們在心理上便產生「近水樓台」的想法，因此他們對徐石平就更加奉如神明。

他們一再催促徐氏作出詳細計劃，無論是擴大原來的科學工廠，或者是另設新廠，他們都是樂意大力支持。

而事實上外國已有不少廠家紛紛打電報到大石公司查詢此事！這當然是因爲外國通訊社把此事大加渲染的結果。

由外國拍至大石公司的電文越多，董事們就越加緊張，他們都担心徐石平三心兩意，撇下他們，而與外國人合作！

外間人要見徐石平難如登天，但是大石公司的董事們要見他，卻容易得很！因此，這班熱心的董事，便不約而同地紛紛移樽就敎！

徐石平跟這班董事舉行過數次「閉門會議」，似乎有了一個決定，所以到了最近這些日子，董事們個個面露笑容，看來他們已取得默契！

但是一切沒有正式公佈，他們似乎要保密，甚至在電話中也不提及此事，顯然是担心商業間諜安排竊聽電話。

外國有些大廠商已兼程東來，他們從通訊社的電文中知道此事，同時也相信東方人有這種石破天驚的發明，加上徐氏發表的一些言論綜合起來十分合邏輯，再加上當地紳士名流們的信任，外國廠商都希望捷足先登，能與徐出合作發展這門新科學！

但是，不知是否因爲徐石平的主意，還是董事們的安排，外商們都見不到徐石平。

在另一方面，準備和徐氏合作發展的富商們，卻因爲外商的紛紛東來，而感到情勢險惡，他們非常担心徐氏會有私人的利益而改變初衷，到那時他們就會前功盡棄！

於是有人提議立刻到律師樓簽署合作的合約，以防有變！

但是，徐石平卻開玩笑地說：「你們不怕我從中欺騙你們嗎？」

四個準備與徐氏合作的股東之一的劉存厚道：「我們相信你！」

另一名董事甄哲，也說道：「是的，憑多年來的合作和觀察，你的爲人，我們已經非常了解。」

名一叫何其華的富商說道：「老實說的，即使明知被騙，也是我們心甘情願的！」

徐石平哈哈大笑起來：「那麼，你們豈非傻瓜？」

一個叫馮拔的董事笑起來：「何先生只不過開玩笑而已，你怎麼會是個騙子？如果你要騙我們，早已經遠走高飛了。」

甄哲說道：「是的，你已任董事局主席二年有多，董事局一向授你全權，如果你要騙我們，早已經騙够了。」

「不！我們合作多年了，我非常感激你們的大力支持，我又怎麼會三心兩意？」徐石平道：「祇不過，這計劃須要數目龐大的資金，因爲，一切必須從頭開始，我們可能要到外國去訂購機器。」

馮拔說道：「上次我們已經談過了，祇要你認爲須要，多少資金不成問題的。」

何其華也說：「是的，祇要你說個數目，我們四個人就會想辦法！」

「一億元够了嗎？」

甄哲道：「我們每人平均負責籌措二千五百萬，大概不成問題的。」

「差不多了！」徐石平道：「但是，我知道有些儀器，十分昂貴，而我們的汽車製造廠，必須要具規模，否則，就會給外國人取笑！因此，我們必須有所準備，就是準備萬一初期未獲顧客信心，因而沒有訂單時，我們必須有足够的資金支持一個時期。所以計算起來，一億元是足够的，但必須多準備一億元，以便不時之須！」

劉存厚道：「相信這不成問題的，我們在座各人都有足以調動的資金。」

何其華說：「是的，這既然是一宗大生意，自然須要落重本，相信我們每人負責五千萬不成問題。」

徐石平搖頭道：「不，你們每位，只須負責四千萬，因爲，包括本人在內，應該分五份才對。」

馮拔道：「上次我們在閉門會議中不是說過了嗎，你只要肯與我們四個人合作發展這項新事業，我們保證不必你抽調大石公司的資金，而你依舊可以獲得五份之一的收益！」

甄哲道：「還有，你依舊是我們董事局的主席，除了每年結算時的五份之一的分紅之外，年薪二十萬元，另外還有津貼。」

何其華道：「如果你認爲這待遇不滿意的話，可以再提出來研究！」

劉存厚道：「是的，要做一件大事業，當然要不惜花工本的。而對你來說，我們充滿了信心，所以一切由你作主好了！」

徐石平笑了笑，道：「你們幾位的熱心，令我十分爲難。本來我的意思是一切交由大石公司……」

稍為高瘦，年已半百的何其華說：「你對公司的忠心，我們非常了解！但是，我們的新公司只是賭博性質，沒有人敢保證它勢必賺大錢，所以另設新廠，是有大條道理的！」

甄哲則說：「是的，大石公司不少股票為外人持有，如果賺了大錢當然益了他們，萬一虧本，則可能被人誤會！」

徐石平笑了笑，道：「你們以為有可能虧本嗎？」

室內五個人相顧而笑，這是勢必賺大錢的生意！

除了本市工場之外，世界各地都十分須要這一類型的小汽車！

再加上太陽能的號召，相信不久之後便會風行世界。

只担心供不應求，而不必担心銷路問題！

但是如果把這項設計加入大石公司的原來科學工廠中生產，雖然也可以擴充設備和廠房，但是，賺了錢之後就會分薄了！

一個人兩條心不為多。

所以這四個富有的「大石公司」董事，便極力慫慂徐石平另起爐灶！

經過了這一次會議之後，一切已不成問題了。

現在只待四個人籌集足夠的資金，以備徐石平全權處理和運用。

他們都曉得：徐石平擁有「大石公司」的股票，而且數目很大，這是他父親遺下的。

徐石平三番四次準備把「太陽電池」和「迷你太陽車」的計劃交給大石公司名下的科學工廠發展，正是因為他不想調動大石公司的資金。

四名富商在當地除了投資大石公司之外，還有許多物業和生意，數千萬元在他們眼中不算得一回事。

因此他們看準了徐石平的心意之後，便決定不必他拿出眞金白銀作為資本，只須他主理這個新機構的一切業務便行。

× × ×

另一方面，由於外商的紛紛到達該市，但千方百計也無法與徐石平接觸，於是有人想出了許多不同形式的辦法來！

其中之一是聘請私家偵探！

剛强私家偵探社設備齊全，同時也是世界性同業公會的職員，所以有人要聘請私家偵探，自自然然就有人想到要找到這裏來！

江强接下了這宗生意之後，也覺得很新鮮，正如他對呂偉良等三俠說：「在我的記憶中，這種別開生面的委託還是第一次！」

林愛莉不禁問道：「到底徐石平此人是否眞有這種本領？」

「根據我們的電腦資料所得，他絕對有這種本領！」江强十分肯定的答道。

阿生也說：「是的，我也相信他是一位十分出色的業餘科學家！」

呂偉良則說：「不！你不能說他是業餘的，據我所知，他從事這項研究，已有不少時日了！」

「是的，根據我們儲存的電腦指出，徐石平是個富家子弟，自小對科學大感興趣，年來他從事研究太陽能的實際用途，很有成就！」江强打開一份由電腦機發出的影印本。

林愛莉側過頭來問呂偉良：「你怎麼也會留意到這個人？」

呂偉良笑道：「近日來報紙電視都把他列為熱門的新聞人物！」

阿生也說：「是的，我們中國人應該覺得光榮，外國人對他也要刮目相看，可見這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林愛莉回頭又向江强問道：「人客要你怎樣做？把徐石平找出來嗎？還是代那位人客約會他？」

江强苦笑道：「人客的要求就是，最好能約會徐石平，否則退一步也希望與他在電話中談一談！」

阿生說：「這個世界，有名就有利，徐石平不肯接見他們，大概是已經找到了合作的對象！」

呂偉良道：「不！他自己有一個科學工廠，肥水自然不會流入別人田的！」

林愛莉道：「那麼，江强，你大可以以此回覆我們的人客！」

江强道：「不，我們可不能如此敷衍，這件事還是讓我來安排一下吧！」

林愛莉問：「你有辦法讓我們的委託人見到徐石平麼？」

「希望有吧，我有一位朋友是大石公司的副總經理。」江强說。

呂偉良道：「如果他無能為力，不妨告訴我，我也有一位朋友，是他們董事局的董事之一。」

「先讓我約好陳志高出來談談再說吧！據說他是徐石平的親信，照計有點希望的。」江强道。

阿生立刻又揷咀說：「假如有可能的話，最好把我帶挈一下！」

江强笑道：「怎麼？你有興趣知道這件事嗎？」

「是的，太陽熱能正被人利用，但能將太陽能儲存起來，用途一定十分廣泛，這是值得一知的事情，如果能見一下，實在太好了！」

「好吧！希望有這種機會，假如有希望的話，我一定通知你！」江强說。

× × ×

經過三番四次的接觸，陳志高終於說服了徐石平，讓江强來會見他！

陳志高是大石公司副總經理，也是徐石平的左右手之一，他對徐石平說：江强只是他的好朋友，既沒有利害關係，接見他也無妨。

但是，徐石平最初還是堅持不見客，直至最後一次才答允。

江强於是通知阿生：「你並未列入名單之內，萬一到時被擋駕，我也沒有辦法，但你既然要去，也只好試試你的運氣吧！」

阿生只是為了滿足好奇心，他對太陽電池太有興趣，所以才希望會見一下這位中國科學家，但想不到要見見他卻如此困難。

當江强偕同阿生到達大石公司的辦公大厦時，看看那兒的氣派就覺得江强之被委託是大有理由的。

整幢大厦樓高三十二層，最低一層是地牢停車場，現在江强和阿生則在地下的會客廳等待陳志高下來帶他們上去！

樓下有私家警衞把守，等閒人要闖進去的確不容易！

大石辦公大厦樓高三十餘層，並非全部由大石公司佔用，由二至十樓才是大石公司各部門的辦事處，十至三十樓出租給其他公司做寫字樓，三十一和三十二樓又保留給該公司領導層專用。

因此，這裏十多部高速電梯，也就作了如下的分配：一部份是升上二至十樓的，一部份升上十一至二十樓，另一部份直升二十一至三十樓。

至於直達三十一，三十二樓的二部高速電梯，則位於大厦低層的一角，避免與其他電梯混在一起，這可能是大石公司建築這幢辦公大厦時，已作出了安排。

此外，由二樓至十樓，每一層都可以利用四部直升電梯到達三十一樓，那是為了方便各

部門職員與高層領導人連絡用的。

三十一層是經理級人物的辦公室，例如霍棠與陳志高等人的辦公室就在上面。

最高一層——三十二樓，則是董事長辦公室，董事局會議室，總秘書室以及徐石平的實驗室等等。

大厦低層一角不但備有二部高速電梯直升三十一和三十二樓，也有獨立門戶出入，避免經由公衆大堂，但是，徐石平一來一往卻無須經過此門，他可以由三十二樓乘電梯到地牢停車場去，坐他的座駕車離開這幢辦公大厦！

現在陳志高終於由三十一層乘專用電梯下來了！

他看見阿生也覺得有點意外，因為江强事前並未提及阿生。

江强也覺得尷尬，只好介紹一番，說他是偵探社的助手，卻未道破阿生特警的身份。

陳志高也只好硬着頭皮，把二人帶去見徐石平。

徐石平的辦事處在三十二樓，電梯直升到那裏！

陳志高安排二人在徐氏辦公室門外的秘書處沙發上坐下，稍待片刻，而由他獨自入內。

阿生心裏想：徐石平好大的派頭啊！

江强則瞪住陳志高的背影進入「董事長辦公室」。

但是，就當陳志高推門而入的一剎那間，江强和阿生都可以聽到他突然驚叫起來：「董事長，你……你幹甚麼？……」

江强和阿生的反應非常迅速，立刻推座而起，衝入房內！

至於那個女秘書，她正埋頭在打字機之前工作，一聽到驚呼聲，頓感花容失色，不知所措！

江强和阿生二人衝進了董事長辦公室之後，首先看見徐石平站在窗前，神色緊張地用手指住正想衝過去的陳志高！

窗門已經推開了！

× × ×

徐石平指住陳志高說：「你……你不要過來！你不要過來！」

陳志高呆了一陣，道：「董事長，有事慢慢說，你何必出此下策？」

「你們不要再迫我，我實在沒有人生樂趣了……」徐石平神志失常地狂叫起來！

話猶未完，只見徐石平突然縱身躍出窗外，室內三個呆若木鷄的人，包括陳志高，江强和阿生等，都感到束手無策！欲救無從！

門外的女秘書容小姐僅可趕得及看見徐石平的背影滅窗而出，只聽得她尖叫一聲！

當時阿生等人正想衝近窗前下望之際，卻給容小姐的驚叫聲吸引住！

三人回頭一看，登時又呆了一陣！

原來那位女秘書容小姐已倒在董事長辦公室的門外！

阿生看見陳志高呆若木鷄，也了解到他手足無措的心情！

阿生轉對江强說道：「快些撥緊急電話報警！」

阿生回頭又催促木然不動的陳志高：「別發獃了！快通知你的同事們！」

阿生一邊說一邊已奪門而出！

他把女秘書容小姐扶起，拍拍她的粉臉，她還是沒有反應！阿生只好把她抱到沙發椅子上！讓她斜斜的倚在那裏！

江强致電緊急報警之後，又再撥了一個電話給夏維探長。

他覺得這是意料不到的事，現在他和阿生都是現場證人，為避免不必要的麻煩，最好當然還是通知夏維探長。最後，江强才通知呂偉良。

陳志高也像從夢中驚醒了一樣，首先利用無綫電話通知總經理霍棠！霍棠的辦公室在下面三十一樓，所以很快他便率領幾個男女職員趕到現場！

各人凭窗緣下望，只覺得視綫朦朧，根本看不見甚麼，霧把這幢大厦重重包圍住，彷彿把這裏和街道上分隔成兩個世界！

十字車和警車都先後趕到現場！

阿生，江强和大石公司的高級人員也乘專用電梯到了下面。

直達三十一，三十二樓的專用電梯，最接近東面的側門。

而聞訊趕到現場的警車和救傷車，也都停在大厦東面的石道之上！

原來這幢大石公司的辦公大厦，本來只是三面單邊的，但是設計者為求獨立起見，卻在東面另闢一條街道，定名為「大石道」，便變成四面單邊，形成大石大厦座落於四條街道之上！

在寸金尺土的此時此地，讓出一大塊地皮自闢街道，不能不算是「大手筆」了。

但徐石平也有他自己的想法，首先為了紀念父親徐大石和他一手創辦的「大石公司」。其次，這既是私人地皮，自然這條大石道也是一條「私家路」！

在鬧市中心，交通繁忙擠迫，能有一條私家路，讓屬下的車輛經此進地牢的私家停車場，自然是方便不少！

所以這東面側門，實際上也是大石公司的正門，但整座「大石大厦」的正門，則位於南面市的中心大道那邊！

除了東面大石道，南面市中心大道之外，大石大厦的北面，是海傍大道，西面則是夕陽道。

當然，如此龐然大物的一座建築物，四面都有門戶可通。

阿生和江强是第一次來到大石大厦，一時之間也弄不清楚東南西北！

不過當他們由東門衝出街外時，只見警車與十字車雲集，並未發現徐石平的屍體躺在路邊或者路中心！

剛剛跳下警車的一位警官甚至問道：「這裏是不是有人跳樓？」

江强首先答道：「是的，我目睹徐石平先生由窗口一躍而下，怎麼，怎麼……」

江强大概想說「怎麼不見了他？」但是，他似乎很快就想到這幢三十二層高的辦公大厦是四面臨街的，而他一時之間又弄不清楚徐氏辦公室的窗口是向那一方面的，所以說話便頓住了！

儘管江强沒有說下去，在場的霍棠與陳志高等人已經告訴那位警官：「董事長辦公室的窗口，是靠北的，我們趕快到海傍大道那邊去吧！」

於是各人一窩蜂的湧往北面靠海的海傍大道！

一陣陣嘈吵的聲音，令人有一種震耳欲聾的感覺。

行人道上雖則人來人往，但街道旁邊卻圍上了一些障礙物！

但是，人們並沒有停下脚步圍觀，也看不出有甚麼不尋常的事情發生，那兒只是正在修路而已！

各人又是一陣驚愕！

尤其是目擊慘劇發生的江强，阿生和陳志高等三個人，他們翹首四望，始終見不到有人圍觀，自然也看不到徐石平的屍體！

照一般情理，在這市中心區，如果有人跳樓，勢必引致途人圍觀如堵！

但是，眼前除了一批戴上了黃色鋼盔的修路工人之外，便是震耳欲聾的電鑽馬達聲！

過路的行人還是像平時一樣，來匆匆時去也匆匆，他們似乎沒有人想到這裏上面曾有人跳樓！

街道上的車輛還是像往常一樣穿梭似的來來往往，除了靠近路旁的汽車要稍爲繞道，避過修補路面的地方之外，根本也看不出有何不對的地方！

那位警官不禁要問：「你們是否弄錯了方向？」

除了陳志高之外，阿生和江强二人根本沒有資格回答那位警官！

至於其他高級人員，他們雖然熟悉該大厦的環境和方向，但是事發時却不在現場。「徐石平會不會由另外一些窗口躍下？」

當時許多大石公司的高級職員都難免會這樣想！

一些警員已奉了警官之命，分別前往西南兩邊街道上觀察！

但是，西面的夕陽道以及南面正門的市中心大道也是一無所見！

所有在場的人都感覺到一陣迷惑！

夏維探長與呂偉良林愛莉等人，稍後時間也趕到現場來！

這時候警方人員和大石公司的人員已分別在附近一帶街道看過了，找不到徐石平的屍體，甚至沒有人知道，原來有人跳樓！

但是，江强，阿生和陳志高的確目睹徐石平由北面的窗口一躍而出！

「會不會跌在另一幢樓宇的天台之上？」當時就有人這樣懷疑！

但是，北面是一條十分寬闊的海傍大道，要跳過這條大馬路已不容易，何況馬路的另一邊是海，根本上就沒有屋宇！

「照這情形看來，他可能已掉入海中去了！」夏維探長沉吟道。

「但是，這條海傍大道闊達五十呎以上，連兩旁的行人道在內，也許不止此數，要越過這麼闊的街道，我以爲是不可能的。」阿生說，「何況當時我記得，他只是越窗而出，而不是一衝而出！如果是急步狂衝而出的話，也許會衝得較遠一些！」

呂偉良觀察過那一帶的環境之後也說：「是的，掉入海裏去的可能性不大，看見海邊的船艇麼，如果當時有人跌入海中，排列在岸邊的船艇上的人一定看見。」

林愛莉也同意呂偉良的看法，她說：「而且他必須越過那一排停在岸邊的船艇，否則，從那麼高的地方墮下，如果跌在那些船艇之上，一定會造成若干傷亡，說不定現在已有人報警！但見剛才我們去看過了，船艇上的人一無所覺！」

是的，事實上警員們也到海邊停擠的船艇去查問過了。

當時的霧雖然頗濃，但是，面對住大石大厦的十多艘船艇，根本不知道有人跳樓這一回事！

就是由於當天霧濃的關係，所以許多船艇才被迫停泊在岸邊，沒有出海！

也就是因爲那一帶海邊，停滿了船隻，所以，三俠才認爲徐石平墮下海中去的可能性不大！

不管三俠怎麼樣說，夏維探長在樓上樓下環顧過四周的環境之後，也認爲最大的可能是墮入海中去了！

夏維曾經向修路工人查詢，可惜他們一無所知，甚至未曾發覺有任何物體由上面飛墮而下！

有一位工友還開玩笑道：「如果我們還未上班的話，他有可能攢進了泥洞中去的！」另一個則說：「但由上午八時正開始，我們一直未離開過這裏！」

夏維看看腕表，將近是上午十一時正！太陽開始冒出雲端，霧也逐漸疏散了！

夏維探長忽然瞪住那班修路工人，問道：「你們是那一間公司的？」

「這有甚麼關係？」有個工人說，「反正我們有路政局的圖則，決不會是自己跑來掘爛這一段馬路的。」

夏維索閱路政局發出的修路圖則，果然沒有錯，上面的確有路政局的印鑑和負責人的簽字。

負責修補路面工程的，是一間私人經營的建築公司，現場上本來應該有一位由路政局派出的督察在現場監督工程的進行，但這時却不知他跑到那兒去了。

據工友們說：那位督察去喝茶未返！

呂偉良大胆地忖測：「如果我猜得不錯，那位督察先生大概收下了建築公司的掩眼費，於是對於建築公司使用的材料是否合規格，便一概不理！」

阿生道：「那就難怪本市的馬路這裏修那邊爛了。」

林愛莉說：「修得越多，他們的荷囊便越加腫脹，這大概也就是爲甚麼天天有人在修路的最好解釋！」

夏維曾悄悄問過一位最先抵達現場調查的警官，知道那兒修路的地方，曾經挖掘成一個洞穴，但現在已經塡平了！

也許由於修路工人不是屬於路政局的，而是一間私人機構的，所以夏維神經過敏的，担心到屍體可能已被泥土掩沒！

雖然這是沒有理由，沒有根據的事，但夏維爲了找尋出徐石平的下落，要求工人們開掘路面，以便讓他觀察下面是否有屍體！

修路工友剛才祇不過開開玩笑，想不到夏維探長竟然認眞起來！

他們不敢違抗，祇好照做了！

但是，路面掘開，深達數尺，還是一無所見的，當然也沒有屍體！

各人仰首上望，霧已散，太陽露面了，但在眩目的情形下要看見三十二樓的一個窗口，就非有望遠鏡帮助不可！

那兒的位置不錯是對正三十二樓徐石平辦公室那個窗口的，假如徐石平越窗而出，直綫飛墮而下的話，那麼，他墮在這兒路面之上是最正確的位置了。

當然如果跌在較後的行人道上或馬路中心亦有可能。

夏維持着一副望遠鏡，跑到靠近海傍的行人道上向上望！

只見三十二樓上面一個窗口依舊打開着！

霧既散了，一切自然看得比較淸楚，但時近正午，太陽越來越猛烈，翹首望得太久，就難免有點眼花繚亂的感覺！

夏維把鏡頭焦點下移，只見馬路上面有一些高壓電綫，如果人墮其上，不觸電致死者幾稀，更不要說從三四百呎的高空飛墮而下了！

夏維回頭望向海上！

海傍停了不少船艇，海面上也有不少船隻來來往往！

如果他最初的估計是正確的話——假定有人從那麼高的地方墮入海中去，那麼一定水花四濺，也勢必驚動船上的人。

呂林二人獃在路旁，默默沉思！

一些警官指揮一批警員在附近一帶搜索，他們也明知這是沒有甚麼結果的，但他們也希望有意料之外的發現！

例如徐石平凌空飛墮而下時，跌在一些架

空電綫之上，反彈至別處！

這種可能性當然不大，屍體重量起碼超過一百磅，再加上自高達三百餘呎的高空下墮之力，任何架空電綫亦難以抵受得住這股衝力！

但是，那一帶街道上的高壓電綫，並未折斷！

馬路旁邊雖然有許多霓虹管招牌，但是，大石大厦面前這一邊，自頂至踵也找不到一個伸出馬路去的招牌！

換句話說：如果有人自上面墮樓，不可能被招牌攔着，或者反彈出去！只有可能撞斷了高壓電綫而已！

但是如果撞着了高壓電綫的話，就只可能跌落街中，而不可能反彈往別處，因爲從那麼高空飛墮而下，徐石平只可能壓斷電綫，順勢跌到了街上去！

現在街道上既沒有屍體，又沒有任何電綫被壓斷，那麼，徐石平難道會隱形麼？

問題似乎越來越令人不解！

阿生也持着望遠鏡，居高臨下，俯視着街道上的情形。

如果徐石平被任何物件擱了一下，以一具血肉之軀，勢必弄至血花飛濺！

但是，阿生在望遠鏡中，却又見不到有任何血漬！

下面街道車輛來往如常，從三百多呎的高空下望，那些車子就彷彿甲虫一樣！

阿生忽然之間悟出了一個可能性來！

他回頭接過一名探員手中的無綫電對講機，對正在路旁偵查的夏維探長說道：「探長，你以爲會不會跌入一輛剛好在下面駛過的汽車之上？」

夏維「嗯」了一聲，沉吟道：「你是指一些大貨車嗎？」

「是的，譬如一些大貨車後面儎了一些貨物，司機全神貫注在前面，沒有留意到後面有物件下墮至他的貨車貨卡之上，這是大有可能的事。」阿生在無綫電通話機中說。

夏維喃喃自語道：「是的，怎麼我沒有想到這個可能性？」

「你太過注意海上了，探長。」阿生道，「現在我以爲你該與總部連絡一下，如果貨車司機發現後面貨卡的貨物之上躺了一個人或者一條屍的話，他一定報警的。」

「好吧！那就讓我與總部連絡一下！」夏維終於接納了阿生的提議！

在另一邊街道上站立的呂林二人，這時却不約而同地，一邊默默沉思着，一邊併肩走回大石大厦之內！

林愛莉忽然問呂偉良說道：「你要到那兒去？」

呂偉良也問她：「你呢？」

林愛莉道：「樓上——」

「三十一樓還是三十二樓？」呂偉良問。

「爲甚麼你這樣問？」

「我看我們應該登上三十一樓！」

林愛莉道：「尤其是與徐氏辦公室同一位置和方向的地方，是不？」

「對了，我不知你是否與我有同一想法，但是，我以爲徐石平可能不是有心要自殺。」呂偉良說：「他祗是故意表演，製造一宗轟動的新聞，事實上他祗是由三十二樓辦公室的窗口，爬到三十一樓同一直綫的一個窗口去！」

「是的，我的想法完全與你一樣。」林愛莉道：「這似乎也是屍體何故不見了的最佳答案！」

呂林二人登上三十一樓時，那兒早已佈滿了前來偵查的探員！

他們正向該層樓一些高級職員查詢！

江强也在現場協助偵查！當他知道了呂林二人的想法之後，也覺得大有可能。於是會同在場的高級警探，進入一間辦公室去！

那間辦公室的位置正是與上面三十二樓「董事長辦公室」成一直綫的！

也就是說，那間辦公室的天花板，與徐氏辦公室的地板，祗隔了一層厚的鋼筋三合土而已！如果徐石平不怕失足跌死的話，自然可以從他辦公室的窗口爬到這間辦公室裏面來！

湊巧的是：這間辦公室竟然是陳志高的「副總經理辦公室」！

記得當時陳志高正帶江强和阿生晉見徐石平，那就是說：這間辦公室當時應該是空無一人的，至於陳志高的女秘書，則在另外「秘書室」辦公，情形一如徐石平。

阿生也由三十二樓下來！

阿生聽了呂林二人的意見之後，也覺得事有蹊蹺！雖然陳志高辦公室一直沒有推開過那扇窗門——就是與上面董事長辦公室的窗口成一直綫的窗門，但是，說不定窗門較早時是預先打開的，後來才給人閉上了。

夏維因爲在下面得不到任何結果，也走上三十一樓來！

他聽了三俠和江强的意見之後，也覺得事態可疑，於是下令指紋組人員，小心檢驗陳志高辦公室那個向北的窗門！

是否有徐石平的指紋印在窗門玻璃之上？這是問題的關鍵！

較早時指紋組人員已在徐石平的辦公室之內，印取窗門等處的指紋！

另一方面，夏維探長亦下令探員們檢查樓上樓下兩間辦公室之內，是否有秘密機關。

在這次事件中，陳志高顯得又尷尬，又忙碌，因爲他既是目擊證人，同時又被警方懷疑，實在狼狽非常。

陳志高算是帮忙過江强了，如果沒有他從中說話，徐石平根本不會接見江强，但經過了這一次意外，江强有被人戲弄的感覺！

爲甚麼徐石平會選擇會見江强的時候越出窗口跳樓？

爲甚麼徐石平突然之間要自殺？

爲甚麼徐石平的屍體會失蹤？

單是上述這三個問題，已經足以令到在場的人大惑不解！

夏維探長辦案經驗少說也有二十多年，但從未遇過這樣出奇的案子。

江强是一名退休警探，做私家偵探也總做了不少日子，他也從未目擊過一個人跳樓，而且這個還是名人！

至於三俠的經歷更是多姿多采的，他們遭遇的奇事怪案超過一百宗以上，也從來未見過一宗這麼令人莫名其妙的案子！

現場上的調查足足化去了兩個多小時，包括了搜查大石公司有關樓宇，以及盤問各職員等等，直至午間下班午膳的時間，各人才離開了大石大厦！

衆目睽睽　死者墜樓

由於徐石平是大石公司董事長，又是最近的熱門新聞人物，份外惹人注目，所以消息傳開了之後，不少中外記者趕到現場。

幾乎每一位記者都會向警方或者大石公司的職員提出二個問題：爲甚麼徐氏要自殺？爲甚麼他的屍體會失蹤的？

而事實上警方也正在找尋答案！但直至收隊時他們還未找到。

至於徐氏何故自殺這一點，連身爲正副總經理的霍棠和陳志高二人也諱莫如深！

根據徐氏的女秘書容麗麗說，她的老板近日神態有點失常，她往往在送一些文件入內給

他簽署時，無意中看見他喃喃自語，不知在想一些甚麼，想得出了神，所以，有時容麗麗向他說話，必須重覆地再講一次！徐氏才會聽淸楚。

姑勿論如何，徐石平的下落成爲衆所觸目的焦點！

警方搜查過三十一，三十二樓，也搜查過大石大厦自十樓以下的各層樓宇，這些全與大石公司有關的，包括地牢停車場在內！

警方假定徐石平根本沒有死，他祇是由窗口爬落一層樓，進入三十一樓陳志高的辦公室，然後悄悄離去，躲了起來！

雖然陳志高的秘書小姐力證，自陳志高由他的辦公室出來之後，一直未見有第二個人由房內出來，而當時陳志高是因爲接到樓下接待職員的內綫電話通知，離開他的辦公室，落樓陪同阿生和江强二人晉見徐石平的。

但是，夏維探長卽使沒有說出口，却也在內心懷疑陳志高和他的女秘書，可能也是串謀者！

在地牢停車場之內，徐石平的座駕車仍舊停在那裏，停車場裏的職員也力證未曾見過徐氏下來！

儘管如此，夏維認爲徐氏如果存心欺騙各人，他大可以稍加化裝之後，悄悄離開大石大厦！

爲甚麼他會這樣做？他現在有名譽有地位，既貴爲一家大企業的董事長，又是一位十分出色的科學家，連外國人也刮目相看，移船就磡地前來求見，他還有一些甚麼煩惱而弄到要自殺？

或者應該說：他爲甚麼要用「自殺」的把戲去欺騙世人？

答案竟然就在警方人員剛好收隊，準備離開大石大厦的剎那間！

因爲夏維探長等人經過了連串的搜查得不到結果之後，正準備登車離去之際，一輛銀灰色的勞斯萊斯大型房車，突然開到大石道這邊來！

警方的車輛大部份停在東面這條私家路之上，因此這輛名貴房車的出現，令到各人都感到非常注目！

一個中年男子神色惶惶地跳下車來，夏維探長首先認出了他！

他就是身裁畧爲高瘦的大富翁何其華！

夏維立卽喝住駕車的探員不要把車子開動，然後下了車！

何其華正擬衝入大石大厦，當他發覺了夏維探長之後又轉身過來！

招呼了一聲之後，何其華就急不及待地問：「夏維探長，找到了徐石平沒有？」

「還沒有！」夏維反問道：「閣下可是大石公司的董事？」

「是的。」何其華說：「探長，相信你也知道我本人有許多生意。」

「我祇知道你是好幾家大公司的董事。」夏維說。

何其華道：「我剛接到消息，說他自殺，這件事到底怎麼攪的？」

「我也不知道葫蘆裏賣的是甚麼藥！」夏維說：「在未發現他的屍體之前，我們祇能說他失了蹤，而不能稱爲自殺！」

「無論他是失蹤也好，自殺也好，我總希望知道答案！」何其華萬二分焦急！

夏維苦笑道：「其實我比你更希望知道答案，但事實上我們找不到。」

先後又有二部豪華大房車開到現場！

被警員擋駕站在街口的記者們，紛紛攝影，一時，鎂光燈閃閃，好像有明星前來剪綵一樣！

其實二部汽車祇是大石公司另兩位董事的座駕車而已！

這兩部豪華房車都有穿制服的司機開車，可說是排場十足！

另外兩位大石公司的董事就是甄哲和劉存厚，他們分別得到消息，知道合夥人自殺，爲之震驚不已，於是不約而同地匆匆趕來查看究竟！

但是，當他們聽了夏維探長的解釋之後，知道徐石平的屍體失蹤，懷疑他未死時，却又有了另外一個想法。

甄哲有點生氣地說：「他不够道義，這分明是一個騙局！」

夏維給「騙局」吸引着，立卽問道：「你這麼說是甚麼意思？」

甄哲解釋最近他們合資經營的事，據說，那筆爲數達二億元的鉅欵，已先後存入一間銀行，而且徐石平有全權調動那筆錢！

夏維頓覺事情已經明朗化，這三位富商的口供就是答案！

本來準備撤離現場的警方人員，又奉命留下來！

夏維一方面派人到外資銀行調查那二億元欵項的下落，另一方面重新展開部署！

徐石平是大石公司的董事長，他的失蹤自然惹人注目。

不過，當警方未知道徐氏連同其餘四名董事準備另組公司之前，對徐石平是較爲同情的，他們以爲徐氏日夕研究科學新產品，以至神經有毛病。

但是現在，警方有足够理由相信徐石平佈局欺騙各合夥人！

然則，徐石平既非自殺，神經自然也沒有毛病，他祇是悄悄躲了起來！

夏維對三俠說道：「這個世界眞難說，像徐石平這麼有錢，正是要風得風，要雨得雨，他竟然也做出這種可恥的行爲！」

林愛莉道：「當未證實銀行的存欵被調動之前，我以爲你的說法太武斷！」

甚至連阿生也說：「這件事不合邏輯的地方太多，例如徐石平本人既是大石公司的董事長，自然擁有不少股份，照江强的資料，他的家財沒有一億，也有幾千萬！」

江强也說：「是的，這是以他擁有的大石公司股票目前的市值計算……」

豈料江强話猶未完，有人面紅耳熱地走過來截斷了他的話頭說：「你以爲大石公司的股票還值二百八十多元一股麼？」

此人是甄哲，他十分生氣！

林愛莉看見他這樣子，順口問道：「到底還值多少錢一股？」

甄哲悶哼一聲，說道：「我剛從市場回來，剎那之間竟跌了五十多元，徐石平如果存心戲弄我們，眞的是罪該萬死！」

另一名在場的富商劉存厚道：「明天一經報紙渲染，相信大石股票最多祇値一百元，甚至不足一百元一股！」

三俠交換了一個眼色，却沒有反駁他們，祇是苦笑了一下！

當地人仕十分敏感，這是人盡皆知的，只要有甚麼風吹草動，股票的價位上落極大，這也就是不少小市民一生的積蓄，轉眼間變爲一疊廢紙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俠看見各人紛紛過來向夏維訴苦，都無非指責徐石平不够道義，於是他們和江强等，四個人便走到一角，重新檢討這件事！

江强說道：「徐石平實在沒有理由向自己搗蛋的，這件事眞令人有點莫名其妙！」

呂偉良說道：「這件事並不如我們想像中那麼簡單，矛盾和令人想不通的地方實在太多

了。」

阿生說：「我看他當時的神態顯得有點不正常，可能是精神上的壓力太大了！」

「我倒同意阿生的說法！」林愛莉沉思着說，「一個人有了太大的成就，當事業到達巓峯的時候，精神上壓力就越大。記得一位已故的拳師明星嗎？他的武功和票房紀錄都已達到最高境界之際，突然之間死了。事後他的醫生證明他精神上受到太大的壓力，結果令到他有點吃不消！」

阿生和林愛莉二人彷彿二個大孩子，他們常常爲了一些問題不能獲致統一的結論，而吵得面紅耳赤。但這次却例外，他們竟然有同一見解！

阿生說：「事實上過去有不少大明星自殺，難怪有人說天才與瘋子，只是一綫之隔！」

「我最不明白的就是：他爲甚麼會揀此時此地上演這一幕？」呂偉良說。

林愛莉道：「我以爲我們首先要研究他的眞正目的何在！」

阿生立刻就說：「很簡單，如果他的神智淸醒，必然是志在揚名，相反，如果他精神失常，這就是偶然的巧合而已！」

江强苦笑道：「想不到我和阿生竟然成爲這幕活劇的主要配角！」

「假定他沒有死——」呂偉良沉思着說。

「不必假定了，他根本就沒有死啊！」林愛莉道，「如果他的屍體被發現，才可以證明他的確已經死去了。」

「但是，這件事的可能性太多了，並非像我們想像中那麼簡單。」呂偉良說道，「首先，是江强和阿生的口供，決不可能有假。這就是說，他們的確是親眼目擊徐石平越出窗外，至於他當時有沒有跌落街中，則無法證明，對嗎？」

阿生道：「是的，當時因爲房門外的秘書小姐在驚叫聲中昏倒，我們沒有及時衝至窗前觀看。」

江强說：「不過，我相信卽使我們俯視街中，也不可能讓我們看見一些甚麼，因爲當時霧未消散，從三十二樓想看見街道中的情形，根本不可能的！」

林愛莉說：「關鍵就在這裏，如果你們及時俯視一下窗外情形，起碼可以看見一些事情，例如他正沿住一些事先佈下的繩索等物件，爬到三十一樓下面的窗口去！」

「我以爲這件事首先要弄淸楚他的動機何在！志在宣傳嗎？還是志在騙財？」

呂偉良說：「如果志在騙財，他在銀行裏的錢此刻已調離本市！」

阿生說：「以他目前的成就，似乎已無須再出花樣宣傳！」

江强道：「在幾個可能性之中，我以爲最大的可能是他神經失去了控制，記得當時陳志高引領我和阿生晉見他時，他神態緊張，顯得失常！」

阿生說：「是的，當時任何人也會給他嚇得大吃一驚！」

「有可能掉在一輛剛開過的貨車車卡上嗎？」呂偉良沉吟道。

「絕對有可能！」林愛莉說，「因爲這兒樓下正在修路，如果當時正有一輛貨車停在下面，卽使不是完全停下來，也只是慢慢地開行，那麼，徐石平就有可能掉在上面！」

「然則，他還有一綫生機！」江强說道，「因爲，他可能只是跌昏了。如果貨車上只儎了一些柔軟物體的話，又或者，他只是跌在帳篷之上！」

阿生道：「但是如果貨車由我駕駛的話，我一定會發覺！」

林愛莉說道：「這兒是交通最繁忙的地方，司機未必可以分心理會到後面貨卡上面的動靜！」

呂偉良忽然說道：「我看快有答案了！」

各人循住呂偉良的眼神望過去，只見探長正在接聽電話。

電話是由一名探長助手打回來的，他是奉命派往銀行調查的。

這時候，又有一個人匆匆忙忙由一名警員陪同，走了入來！

自從這兒出了事之後，現場已由警方封鎖，等閒人不准入內，尤其是三十一與三十二這兩層樓宇。

夏維等人本來準備撤退了，但自從三位富商先後出現之後，各人又回到三十二樓現場來，重新展開更嚴密的調查！

警方最初不大重視此事的原因，是由於找不到屍體和徐石平自殺的充份理由，但是自從何其華等紳商名流紛紛出現之後，警方懷疑這是一宗十分嚴重的欺詐案，所以立卽又再度封鎖現場。

剛才一名警員陪同入來的人，正是徐石平的另一名合夥人馮拔！

馮拔氣急敗壞地，與其餘三名較先到達的董事們碰頭，招呼也沒打過，便說道：「我們上當了，徐石平那斯已悄悄把大石股權出讓給別人，那間新公司的二億元股本……」

馮拔還沒有說得完，夏維探長這時候已聽完電話，趕過來接住他的語氣，說下去道：「我們剛查過了，那二億元銀行存欵，已經被人提淸！」

四個董事呆了一陣！

甄哲咆哮着說：「他媽的！原來是有計劃的欺騙，嘿！枉我們一直太信任他！」

夏維探長始把這宗案列爲騙財案，於是在場的警方人員開始錄取各人的口供。

根據大石公司的職員們說，徐石平並沒有任何可疑的跡象！

夏維一方面在大石公司的辦事處內展開嚴密搜查。

另一方面派人到徐家去！

據說，徐石平雖然年已四十，但仍未結婚，他似乎是事業心很重的男人。

徐石平是獨居的，他的父母已經去世，一個姊姊和一個妹妹均已出嫁！

警探在徐家自然也找不到他的下落。

徐氏的姊妹也完全沒有他的消息，他們甚至不相信徐石平會做出這種事情來！

但是，消息傳開之後，許多與大石公司有金錢往來的店號，都紛紛派人與大石公司的人連絡，他們好像担心大石公司立刻就要倒閉一樣！

大石公司的股票，竟然在短短一小時之內，由一百二十多元，跌破一百元大關，每股只値九十元左右。

這個地方的人本來就够敏感，加上股票市場的「先知先覺」，許多人預料明天開市時，「大石股票」每股只值五十元而已！

其實「大石股票」的面額只不過值十元，不跌破底價已是上上大吉的事！

警方爲了防止徐石平挾巨欵逃離本市，立卽知會各機場碼頭的海關人員。

初步消息，證明徐氏並未離開本市，那是根據正式的出入口登記記錄。

至於徐石平會不會利用假護照之類，逃離本市，那就不得而知了。

四個大石公司的董事——馮拔，何其華，甄哲和劉存厚等，都是當地的紳士名流，本來就非常富有，但是他們都希望利用徐石平的新發明幫助他們再賺更多的金錢。

徐石平的新發明「太陽電池」還未給他們帶來任何財富，反而令他們損失了大筆金錢！這大概應了俗語所說：「貪字變個貧」吧！

陳志高在這件事裏面，是最令人觸目的，因為他既是帶江强和阿生晉見徐石平的人，又是該公司的副總經理，而最令警方注意的事情就是：他的辦公室剛好是位於徐石平的辦公室下面。

既然警方懷疑徐石平未死，只是由窗口爬到三十一樓陳志高的辦公室，那麼，陳志高會不會是同謀者之一？他的辦公室之內是否另有通道？……等等問題，都是使警方要偵查的！

警方認為，除非陳志高辦公室門外的女秘書也是同謀者，否則，她的口供如果可靠的話，那麼，陳志高的辦公室之內極有可能另有通道，以供徐石平逃離現場之用。

但是，警方人員經過了一連串的偵查，在徐石平和陳志高辦公室之內，根本找不到甚麼秘密機關，既無通道亦無暗門之類！

更出乎意外的，就是在陳志高的辦公室窗內玻璃上，根本找不到徐石平的指紋！

也就是說：警方假設徐氏由他辦公室窗門爬出，然後由陳志高辦公室窗口爬入的想法，似乎失敗了！因為如果警方的假設是事實的話，陳志高的窗門之上，一定會有徐氏的指紋遺下！

將近是中午下班的時候！

人們都在議論紛紛，徐石平為甚麼會出此下策？照計如果他須要錢的話，只要他肯與外商合作，收益也十分可觀！

除非所謂「太陽電池」這項產品的發明只是虛張聲勢！

但是，大石公司的董事們都可以作證，徐石平的確發明了這種東西，而且他們都見過了。否則也不會有人上當。

有些過路人看見大石大廈附近一帶如此大陣仗，都想留下來多看一眼，但卻給在場的警員勸開，不准他們停留下來！

有些人知道這件事原是由於一宗懷疑跳樓自殺所引起，於是有人想仰首往上望，看看那些窗口的情形。

無奈正午時份，烈日當空，耀目非常，何況三十餘層高的一個窗內，想看清楚也非肉眼所能辦得到的。

就當市中心區一些寫字樓的男女職員們，紛紛下班之際，海傍大道上突然引起一陣極大的騷亂！

原來這一次才是真的有人跳樓！

一個男子穿着畢挺西裝，不知由那兒墮入街中，跌得頭破血流，漿腦塗地，死狀極之可怖，任何人見了也會感到噁心！

現場上的警員一邊用無綫電通話機通知正在樓上查案的夏維探長，一邊驅散人羣，不准任何人太過接近屍體！

附近一帶寫字樓的男女職員們，本來只想繞道來此看看熱鬧的，因為當他們未下班之前，已聽到大石公司董事長跳樓自殺的轟動新聞，想不到他們竟然目睹一幕跳樓慘劇的上演！

有些女職員嚇得花容失色，胆小者甚至差點兒暈倒過去！

墮樓慘死的人是誰？

當時目擊此事發生的人，都會在心裏想，或者問他身旁的路人！

有人搖搖頭，但也有人說，他就是大石公司的董事長！

更有人反駁道：「這怎麼可能？徐石平在將近三小時之前傳出自殺消息，又怎會在三小時之後的現在才跌落來？」

但是，有些人堅稱現在躺在地上的人，的確就是徐石平。

因為他們都在報紙和電視見過這位名人，尤其是最近這些日子以來，他更是多人認識。

夏維探長正在大石公司各辦事處巡視，希望從該公司的男女職員口中知道更多關於徐石平的綫索！

但是，他還未有任何結果，突然又傳來有人跳樓的消息！

一干人等趕到街上，發覺那個躺在地上的男子已倒斃血泊中。

「噢！怎麼……怎麼是他？」

「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我的天啊……」

「是徐董事長，他……他怎麼會……」

「奇怪！這種事情也有預告的，到底怎麼攪的？」

「想不到他終於出現了……」

一連串的驚嘆與疑問，從各人口中發出，這些人之中包括了大石公司的董事們，和高級行政人員，還有警方人員以及三俠等。

不錯，死者確實是徐石平，許多人都認識他，決不會認錯！

夏維探長呆了一陣，立刻叫助手趕緊把驗屍官召來！

他要知徐石平到底死了多少時間！

但是，據在現場戒備的警員說，徐石平墮至地上時，似乎還動過幾下！只不過限於四肢而已！

那就是說：徐氏墮下時，可能還未曾立刻就斷氣！

在場的人都感到莫名其妙，到底這件事是怎樣攪的？

徐石平是上午十時二十分左右據報自殺的，但現在已是下午一時又五分！

前後相隔了二小時又四十五分，還差十五分就是三小時了！

想不到這一幕慘劇會提後將近三小時才在衆目睽睽之下上演！

如果這是人生悲劇，那麼，這一幕悲劇竟然也有「預告」！

徐石平由那兒掉下來的？——這是人們最感興趣的事！

有一個答案差不多可以肯定的，就是他決定不會是由三十一，三十二這兩層樓掉下來的，因為警方人員正在那兩層樓進行偵查！

同時亦有警方人員留在大石公司其他部門的辦事處內調查。

所以，似乎也不可能是由二至十樓掉下來的！

但是有一點頗奇怪，就是掉下來的位置，那是對正了徐氏辦公室的窗口之下！

也就是說：那兒非常接近修路的地方。

但當時工人們都去了午膳！

否則，屍體掉下來時，血花四濺，極可能污染了工人們的衣服！

徐石平衣服是江强和阿生都見過的，如果這件事發生在二小時四十五分鐘之前，一點也不會令人覺得驚奇，但時隔將近三小時，就未免太奇了！

三俠和江强呆了一陣，立刻向夏維探長提議，封鎖大石大廈！

但是，這幢擁有數百個辦公單位的大廈，男女職員過千人，正紛紛由大廈內湧出來，分別到街上各處去找地方午膳！即使警方能立刻採取行動，只怕也太遲了！三俠和江强等四個人，急急忙忙乘電梯登上三十樓！

夏維探長不曉得他們要怎麼樣，總之他認為在這個時候要封鎖現場是很難辦得到事，而且他本人也認為不必要！

三俠雖然沒有時間作太多的解釋，但是他們這種行動顯然是表示這件事可能還有其他人等，現在他們登樓就是要查個究竟！

根據大廈內部各辦公單位的位置，徐石平和陳志高二人的辦公室，編號是「六」；雖然他們二人是大石公司的領導人，所以辦公室門外也沒有編上「三一〇六」以及「三二零六」等字樣。

而祇是漆上「副總經理辦公室」以及「董事長辦公室」等字樣，但是，其他各層樓宇的辦公單位，則有編號列出！

例如：三十樓第六號室，便是「三〇〇六」室。

三俠現在就是由「三〇〇六」室開始調查，那是一間尚未租出的空房！

商業一片不景氣的今天，寫字樓再也沒有以前那麼吃香了，所以這裏空置下來，一點也不見得出奇！

他們伸首出窗外，上可以仰望三十一和三十二樓同一編號的辦公室窗門，下可以看見街道上人山人海！

「三〇〇六」室之內，約有一千呎左右，假如租出的話，可能會將它加以間隔，但這裏卻連寫字枱也沒有一張。

他們又迅速跑落一層樓，淮入「二九〇六」號室內觀看！

出乎意料之外，這裏也是空置下來的！至於「二九〇四」及「二九〇五」，「二九〇七」等等有編號的辦公室，均先後有人出現。

林愛莉向鄰室的男女職員查問，知道「〇六」室祇是這個月才丟空的，以前是一間出入口商行的辦事處！

呂偉良，阿生和江强等三人，又以迅速的步伐，沿梯級而下，到「二八〇六」室觀看，那是同樣是空置的寫字樓。

至於「二八〇五」以及「二八〇七」兩個單位，都有人辦公！

為甚麼所有「〇六」編號的單位都是空置的？

他們又到二十七樓去！

「二七〇六」室不再空置了，是一間商行的辦事處，男女職員都出去午膳了，祇有一些吃「餐盒」的，以及小厮留守這裏！

江强問一位職員：「請問剛才你有留意窗外的情形嗎？」

那職員搖搖頭：「沒有！當時我正忙於辦公。」

但是，一位坐近窗口的女職員卻搭訕道：「當時的確好像有一團黑影在窗外掠過，但當我把視綫移到窗外時，甚麼也不見！」

三俠估計一下那女職員所坐的位置，那個窗口，正是與徐石平辦公室那個窗口成一垂直綫！

這間「二七〇六」室，也屬於大單位之一，擁有一千平方呎左右的地方！

一千平方呎的地方，當然不可能祇有一個窗口，祇是那個窗口的位置與徐石平跳樓的地方成一直綫，也就是說：徐氏如果老早通知他們，他們可以倚在這窗口看得一清二楚。

除了三十一和三十二樓的「六」號室之外，其他各層都有許多窗口！

三十一樓陳志高的「副總經理辦公室」，以及三十二樓的「董事長辦公室」，可能在最早策劃這幢大厦時，已有計劃留給「大石公司」自用，所以那兩間辦公室並沒有一千平方呎，祇有三百平方呎左右，但僅供一個人辦公，已够大了。

徐，陳二人的辦公室，都有二個窗口，徐石平在阿生和江强目擊下撼窗而出，就是在靠東的一個窗口，也就是他辦公室後的窗口！

三俠和江强等人，分別到過所有編號「〇六」的辦公室訪問，有人說，他們似乎覺得窗外有黑影掠過，但也有人說，直至街上人聲吵鬧，才知道有事情發生。

編號「〇六」的辦公室，都是與徐氏辦公室成一直綫的。

夏維事後問呂偉良：「你以為這是自殺呢，還是謀殺？」

呂偉良反問道：「探長，你以為那一種可能較大？」

夏維說：「阿生和江强都親眼看見徐石平是自己跨出窗外的！」

× × ×

「但是，那是將近三小時前的事。」

「不過我們不能否認，徐石平是存心要自尋死路的，對嗎？」

呂偉良又問：「然則，他為甚麼延遲三小時才墮到街上？」

「嗯……」夏維瞪住呂偉良問：「你以為有人在攪鬼？」

「我不敢肯定，但無論如何，一具屍體是不可能失蹤將近三小時的。」

夏維問道：「剛才你們去找甚麼？」

「想找一些人，或者一些證據，但是，他們做得太好，我們甚麼也找不到。」呂偉良嘆了一口氣！

「他們？」夏維一怔：「你是在指誰？」

「協助徐石平自殺的人！」

「誰協助他自殺？你……你以為有人協助他自殺麼？」

「是的，這件事不可能由他一個人獨力上演，這是我的想法！」

夏維恍然大悟：「你的意思是：有人和他合作，故意在阿生和江强面前上演『自殺』這一幕好戲！但是……」夏維想了想，又問道：「但是為甚麼他要這樣做呢？」

「如果我知道，兇手早已落網了！」呂偉良又說：「但是現在，我們起碼遲了一步，給他們有足够的時間逃脫！」

「我眞不明白，既是自殺，又怎會有兇手？」夏維說。

呂偉良道：「徐石平最初祇是『自殺』，但後來則被殺！」

夏維苦笑搖頭：「我還是不明白。」

呂偉良道：「我也不明白，一切祇是假想，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就是：他們曾經利用三層樓宇中一間編號『〇六』的空置辦公室，那就是：三〇〇六，或者二九〇六，又或者是二八〇六。」

夏維這才開始明白，為甚麼剛才三俠要登上那些地方觀察。

他立即召集助手，調動人手在那三間空置的辦公室進行全面性的偵查。包括窗外窗內尤其是有沒有指紋和鞋印留下。

如根據三俠的初步設想：徐石平當時可能由三十二樓窗口爬落三十一樓陳志高辦公室的窗口，再由那兒爬落三十樓第六號室的窗口。

但是，在窗外根本找不到任何繩索，除非徐石平有飛簷走壁的本領，否則，他不跌下去才是奇蹟！因為窗外可以駐足的地方，少之又少！

這件案存在着的問題實在太多了，夏維探長固然大感棘手，就是一向料事如神的鐵拐俠盜呂偉良，現在也感到陷入五里霧中。

他可以作出多種假設，但幾乎每一種都有矛盾存在，於是看來又不可能！

例如：呂偉良假設徐石平由他辦公室爬落陳志高的辦公室，再爬到三十樓的空置辦公室去，但是，當他探首窗外，仔細視察過那兒的情形之後，又覺得不大可能！

呂偉良還過着「盜」的生涯時，他也做過不少驚人的案子，以他的身手，也覺得在這種環境下翻牆越壁是極之危險的事。

呂偉良也作過這麼樣的假設：徐石平爲了表演「自殺」，請來一些助手協助他，結果順利完成一切預期的工作程序！

但是，警方追得緊時，協助他的人突然把心一橫，把他弄假成眞的由窗口推下去！地點可能是三個空置單位之中的一個。

不過問題又來了，爲甚麼要等到將近三小時之後才決定？

是因爲他們不能依時撤退嗎？或者是有人要殺人滅口？

警方開始向二十八至三十樓的辦公單位訪問。

每一層樓都有超過十個單位，而且在辦公時間內，經常人來人往，因此，他們對警方的訪問，幾乎都是一致的。

那就是：無可奉告。

唯一例外的，就是「二九〇七」號室的一名小斷，他對探員說：隔隣「二九〇六」室這兩天常常有人在那裏出入。

他甚至說：事前根本就不知道那裏是空置的。

夏維忍不住半開玩笑地對呂偉良說：「如果他們以二九〇六號室作爲活動基地比你想像中又降了一級，因爲這是二十九樓，而不是你所假設的三十樓。」

「但是，他們爲甚麼要空置三個單位？」呂偉良沉吟道。

「可能是偶然的巧合吧？」夏維說。

呂偉良道：「我以爲不是巧合，六號室面海，環境最好，如果我租用寫字樓，也會先揀這幾間，但是，現在偏偏有三間不同層數的六號室沒有租出去，這分明是一項計劃。」

「你的意思是：徐石平老早就有計劃『自殺』？」夏維問。

呂偉良毫不考慮地說：「是的，如果不是老早有計劃，他爲甚麼要把手中的大石股權悄悄出讓？他爲甚麼要把新公司的資金一次起清？其實一切都是他的佈局！」

這時候，有人把夏維探長請到「二九〇六」室去！

一批精幹探員正在那兒偵查，找出一些可能留下的綫索。

現在探員們果然覺得那兒有些事情似乎不大對勁。

一名探長助手說：「探長，你看看這是甚麼東西？」

夏維抬頭望向接近天花板的地方，但看不見甚麼東西。祇是冷氣槽一些活扇小窗似乎有被人撬過的跡象而已！不過若非小心觀察，也看不出有甚麼破綻！

夏維令人至隣室借來一些枱椅，叠起攀上去仔細觀看！

冷氣槽那個活扇小氣窗果然曾被人撬開了，裏面有些通管似的東西！

夏維令人逐條拖了出來，竟有六條之多！

這些像水喉管似的東西，長短不一，兩條最長的，長達十餘呎，其次是兩條長八英呎左右，有兩條祇長四英呎！

「這是甚麼東西？」在場的人，都異口同聲地驚嘆着問道。

但是沒有人可以回答這問題！包括三俠和江强等人在內！

夏維小心看完又看，覺得這些祇是鉛水管，也許祇是裝修工人留下的。

但是阿生首先就忍不住問：「如果是裝修工人留下的，何必收藏在冷氣槽之上？」

夏維道：「有些人很懶，但又怕老板責備他們浪費材料，所以便懶得搬運，找個地方收藏起來算了！」

阿生不同意夏維探長這解釋，他說道：「我以爲這些東西可能是被人利用過的工具，現在不妨先看看上面有沒有指紋，我是指徐石平的指紋。」

夏維怔了怔：「你在懷疑他利用這些鉛水管，由三十二樓窗口滑下來麼？」

「嗯！大有可能！」阿生說。

林愛莉蹲在地板上，小心觀看那些鉛水管的頭尾部份，果然有些接口，不過她祇是仔細地觀看，却沒有用手觸動！以免弄去了上面的指紋。

指紋組人員奉召到場，開始檢驗鉛水管上留下來的指紋，看看是否有徐石平的在其中。

此外偵探人員又在房中各處展開地毯式的搜索。

但是這空置樓宇之內根本空無一物，一切像傢俬雜物早已搬淸了，所查者，祇是地板和牆壁，警方担心其中有暗門或者機關之類。

呂偉良和江强也在現場，他們也看過了警方所發現的東西！但是，呂偉良却有不同的想法。

他對夏探長說：「看過這些鉛水管的接口，我覺得徐石平不是由此滑下的。如果他要利用這些鉛水管滑下，那麼只要一條長長的就足够了。就像馬戲藝員一樣，只要一條筆直的鉛水管，長度只要二三丈，便可供三十二樓到這裏窗口。

但是，鉛水管上面的接口，等於告訴我們，它的作用並非供滑行之用。」

夏維也開始蹲下來研究上面的一些接口，覺得呂偉良言之有理。

那些接口並非把一支一支的鉛水管連貫起來，而是可能令到它構成一種形狀的。

夏維探長和一些探員動手試圖把鉛水管連接起來，拼成了一個長方形。

但六條鉛水管只用了四條，還餘下兩條最長的。

兩條最長的只有一邊有貫穿的洞孔，另一邊則甚麼都沒有。

「鐵拐俠盜」呂偉良突然拄杖離開了「二九〇六」室！

林愛莉追了出來，向他問道：「你要到那兒去？」

「跟我來吧！」呂偉良一邊說一邊沿住梯級落到二十八樓。

呂偉良走進二十八樓一間空置的辦公室，那就是「二八〇六」號室！

呂偉良偕林愛莉步至窗前，仔細觀察着窗緣內外，又仰首往上瞧了一眼！

但是這時烈日當空，他根本不可能看見甚麼。

夏維探長知道呂偉良一定又有甚麼發現，於是也跟了下來！

這時候呂偉良剛好把頭自窗外縮回來，夏維問道：「你發現了甚麼？」

呂偉良指指窗緣外面，說：「兩支最長的鉛水管，只是用來做支柱用的。」

「甚麼支柱？」夏維弄不明白。

呂偉良指示着窗框外的一些鐵環，大小如鉛水管的圓徑差不多。

他解釋說：「這是將鉛水管斜斜地插進去的，情形一如旗桿，作用則是支柱，藉住這兩支支柱令到二十九樓的彈床變成更穩固……」

「慢着！」夏維止住呂偉良問：「你說甚麼彈床？」

呂偉良問道：「你可知道那個長方形的框框是要來幹甚麼的嗎？」

「嗯，那形狀……的確有點兒像一張床。」夏維有點恍然而悟：「對了，那是一張彈床，由二十九樓六號室伸出去……」

林愛莉也忍不住說：「怪不得要那麼多的

鉛水管了，最長兩支是作爲支柱，由這窗口斜斜地往上伸，以增加承受力。」

呂偉良道：「對了，如果我的估計不錯，徐石平利用馬戲班救生網的原理，完成了這項前所未見的計劃。可惜到了最後關頭，他的同謀出賣了他。」

「我明白了！」夏維探長說道，「徐石平是由三十二樓他的辦公室窗口跳下，他的同黨，則事前在二十九樓六號室，用那彈床在窗口接應。」

林愛莉忽然又問：「但是，爲甚麼他們要把三層樓宇同時空置下來？」

「因爲他們怕引起別人的注意，所以只好用這個辦法。」呂偉良說，「一般人的習慣，走到窗前只會俯視，很少仰視，所以，身爲董事長的徐石平，便有計劃地，把三〇〇六，二九〇六和二八〇六等三個同一垂直綫的辦公室空置下來，不租給別人，方便他們佈置這一幕自殺活劇。」

「但是，他應該想到，警方找不到他的屍體，勢必引起疑心！」林愛莉道。

呂偉良說：「只要有人證明他跳樓自殺，人們就會爲他找理由解釋不見屍體的原因，例如：他墮在一輛正在下面經過的貨車車卡之上，又例如：他可能飛越馬路，一陣大風幫助他飛入海中去了……等等。總之，他空置三個單位，目的完全爲了避免給別人識破他們這一項計劃。這是顯而易見的事。」

一名探員又向探長報告說：經過深入搜查，在冷氣槽內，又搜出一些物件，那是一張魚網似的東西。

其實那是一張尼龍救生網。

現在更加可以進一步證明呂偉良的假想沒有錯，徐石平利用馬戲班藝員的安全網，表演了「自殺」這一幕。

目的無非要人家相信他已經死了。

人既然死了，自然不加追究，那樣他便可以遠走高飛！

但是，後來爲甚麼又會弄假成眞？

他的同謀人又是誰？

這，正是警方要澈底追查的。

尤其是涉及那麼巨大的一筆款項，而且被騙者又是幾個名流紳士警方就更加非重視不可了。

現在夏維探長要知道就是：大石公司裏面是否有人與徐石平串謀？

然則，此同謀人不但知情，而且可能又是預謀把徐石平在最後關頭弄死的人！

陳志高首當其衝，自然是最受到警方懷疑的人。

先是他的辦公室剛好於徐石平辦公室下面，窗門成一垂直綫！

其次，是他負責安排徐石平與江强的見面，令到江强和阿生二人，成爲主要的目擊證人之一。

警方認爲這是一種預謀！

陳志高本人似乎也覺得他的處境極之不利，因此趁住警方人員未對他採取行動之前，把江强拉過一旁，指天誓日地說：他對此次事件，事前絕不知情！

他希望江强能相信。

江强一時之間也難以肯定他的說話是眞是假！

他們雖然是朋友，但却不是常常見面的，或者澈底了解的好朋友。

陳志高只哀求着說：「如果警方因此拘捕我，我也只是被徐石平利用而已。希望你站在朋友立場上，盡力爲我洗脫嫌疑……」

豈料他話未說完，警探已奉了探長之命，過來把他押去問話。

原來夏維已從一些租務部職員口中查得：二十八至三十樓那三間辦公室，是陳志高吩咐下來，暫時不要出租的。

只是他當時並沒有說明理由。

夏維要他解釋這一點時，陳志高說這是董事長徐石平的口頭吩咐。

事實上他當時也感到十分奇怪！但想深一層，他覺得公司可能擴展業務，那三間辦公單位可能留囘自用。

因此，他也只好照樣吩咐下去，而沒有加以追問。

除了陳志高之外，總經理翟棠也被傳來問話，他承認徐石平最近挪用了不少公欵。

但是，一則因爲他是董事長，二則董事們對他十分敬重，三則也明知他花在實驗室方面的金錢，往往是非常可觀的。

所以，對於他的透支，也就沒有引起任何疑心！

但這件事發生之後，一切表示出都是徐石平事前佈局的。

現在警方還担心徐石平可能在外面還騙了其他人的金錢。

因此，夏維探長在稍後時間召開的臨時記者招待會中，希望被騙的人，迅速的與警方連絡！

阿生的興趣集中於徐氏的實驗室，所以當

徐石平爲了方便研究，在他的辦公室所在的三十二樓，設立了一間實驗室，又由於須要吸收太陽輻射的熱力，所以在頂樓——天台，也加蓋了一些臨時建築物，讓他的助手們，能順利地進行一切。

阿生發覺徐氏的實驗室頗具規模，許多儀器十分新型。

，由徐氏僱用的助手仍在工作，看來他們還不知外面有事情發生似的。

這在一般人看來太奇怪，但對於一些對研究工作着迷的人來說，則一點也不奇怪，尤其是這幾位助手全是上了年紀的大學教授！

其中有個年已六十過外，他擁有博士的榮銜，但是他只希望有足够的地方和儀器供他研究，對於甚麼金錢地位等等，向不計較。

據說，這班教授都是徐石平昔日大學裏的同事，徐石平都給他們十分良好的待遇，而他們都是非常醉心於科學的人。

呂偉良與三俠看見警方對他們諸多盤問，也看得出這班教授十分不高興，他們說服了夏探長，讓他們回到實驗室中去！

阿生本身就是一個科學迷，他對眼前一些事物一知半解，於是借故問這問那，頗得教授們的好感，他覺得從閒談中找綫索，無論如何總比審犯式的盤問，要好得多。

阿生發覺實驗室中，有一些儀器很精巧，有些則是他見過的。

老教授何傑是個沉默寡言的人，但遇上了阿生這鬼靈精，也感到非常難以對付，因爲阿生懂得心理學，也懂得如何利用他一知半解的科學知識，令到何傑教授說下去！

阿生知道這間實驗室主要是研究「燃料電池」，他們的最終目的是：製成一種體積不大，輕便而不須依靠外來動力的發電用的電池！

因此，實驗室之內，堆滿了有關這方面的研究儀器和參考書籍。

在美國，最先發展這門科學的，就是通用電氣公司和西屋電氣公司。

通用公司的科學家們，曾發明一種「熱離子變流器」，可以直接把熱變成電。

熱離子變流器是由兩片鎢板組織，中間距離極微，兩板之間接近眞空狀態，其間充滿蒸

氣。當陰極板加熱至攝氏一千五百度時，陽極板則熱至大約一千度左右。此時陰極已能放射電子的程度，但陽極板則沒有。

兩者之間溫度之相差，造成一種電流，其力量足以令到一個小電燈泡發亮。

上述最早由熱變爲電的試驗，令到西屋公司後來發明了熱電池——這是西屋公司爲美空軍部製作的，主要的燃料是丙烷氣。

這些試驗成功的結果，引發了科學家極大的興趣，也是促成徐石平領導這班教授，發展「太陽電池」的來龍去脈之一。

何傑等人對於警方人員表現得極不合作，但是對於一知半解的阿生，反而有興趣與他討論下去！

何傑又告訴呂偉良等人，他們曾試製一種電池，用若干個圓筒形有孔的鎳板構成，中間用氫氧化鉀作電解液隔開，在華氏三百九十度左右，每平方吋四百磅的壓力下，把氫和氧灌入電池內各層之間，鎳與氧的接觸，使到氫原子電離之後與氧結合，化學的反應便足以產生一股電力！

這一種燃料電池發電效率極高，達到百份六十五。

而一般使用普通燃料的發電廠最高效率不過百份之三十至四十而已。

但是，最初這種試驗成功的燃料電池，操縱的儀器幾乎可以儎滿一輛大卡車。

經過一再改良，他們覺得還是不夠經濟，於是才決定發展目前這種「太陽電池」！

「太陽電池」的主要燃料是太陽熱能！

科學家們老早已經知道太陽熱能是最經濟，而又不怕短缺的最佳能源之一。

但是，卻沒有一個完善的方法可以把它儲藏起來！

阿生忍不住問何傑：「然則，閣下等已發明了儲存的方法麼？」

何傑十分驕傲地，撚鬚微笑：「是的，這是我們多年以來的心血成就！」

阿生趁機說道：「教授，可以讓我們開開眼界嗎。」

「可以的！」何傑對一名助手說：「把一具流動發電廠搬來！」

三俠聽了怔了一怔！

他們是給一個「廠」嚇壞了。

但是，結果出現他們眼前的，只是一個十乘六方吋那麼大小的金屬箱子。

何傑解釋着說道：「這是可以發電的太陽電池，但我喜歡稱它爲流動發電廠。裏面就是儲存了不少太陽熱能。如果用二具同一大小的太陽電池，供電力汽車行走，大約可以走五十哩。」

阿生說：「每走五十哩要換一次，豈不是十分的麻煩麼？」

「你可以儎上十至二十具同一大小的太陽電池，即使最小的汽車，也應該有這樣空間的。」何傑說，「可惜目前我們只是試製，還未到大規模生產階段！」

三俠左看右看，也看不出這金屬箱子的威力。

林愛莉摸了一下，冷冰冰的。

何傑笑道：「這不是會發熱的，太陽熱能儲存在一具儀器之內，必須加以引發，然後才可以令它發揮效能。」

「這東西成本如何？」阿生問道。

何傑說：「它目前成本絕不經濟，每具達一萬元左右。」

「一萬元一個電池，差不多一部新車的價錢。」

林愛莉說：「如果買舊車，可以買五部至六部！」

何傑微微一笑，說道：「小姐，你眼光太短見，這只是目前的成本而已，等到將來大規模製成時，成本可以降至三千元左右。但每次充電的成本，只須數元而已，這就是它的眞正價值！」

阿生說：「科學的成就不是用金錢可以衡量的，它的作用是改善我們人類的生活。」

「對了！」何傑說，「它不但可以用諸於電力汽車，也可以作爲家庭發電之用。例如在郊區沒有電力供應的地方，拿這種電池就可以發電，供應照明之用。實在方便無比！」

呂偉良卻若有所思地問：「太陽能源儲存器是誰發明的呢？」

「徐先生。」何傑說，「但我們這裏起碼有三個人都有功勞，就是我，洪烈教授，和史可則博士等。我們給他許多幫助。」

呂偉良問道：「你們有沒有聽過徐先生提及：他準備把太陽電池的製作方法，出讓給別人嗎？」

「沒有！」何傑有點不高興地說：「爲甚麼要賣給別人？我們的心血結晶，自然是由我們自行發展。徐先生財雄勢大，有足夠的機器廠房去製造這種產品。假如一些較稀有的金屬能解決來源問題，我們的太陽電池每具的成本，可以降至一千數百元一具。假如大量生產，也許更低的。」

呂偉良又問：「有聽過他提及：另外設廠的事嗎？」

「另外設廠？」何傑東眉反問道：「你這話是甚麼意思？」

「他沒有向你們提及嗎？」呂偉良說：「他準備與一些富商合作，另設新廠！」

「沒有，他從來未提過。」何傑又說：「我們只相信他一個人，以他雄厚的背景，從來不知道他有其他方面的計劃。」

阿生指指天花板上面：「吸收太陽能的設備，就在上面嗎？」

「是的，它可以在太陽最猛烈的時候，大量吸收輻射熱能。」何傑說，「我們能用最先進的方法把它儲存起來備用！」

阿生問道：「可以參觀一下嗎？」

「可以是可以的，但必須徐先生同意。」何傑說，「其實你也未必看得出甚麼，我們的儀器簡單而實用，不像美國的太陽田。」

阿生也知道所謂「美國的太陽田」，是須要許多地方放置一排排一列列的弧形吸熱器，因此佔地極廣，十分龐大。

但是，照何傑說，這裏天台上面所用的儀器只是有限大的。

其實這上面的天台也不可能讓他們有太多的地方應用。

阿生想了許多藉口，希望獲得何傑的同意，讓他登上天台暫時建築物一窺全豹。

但是，何傑顯然不想外人知得太多。

阿生惟有退而思其次，他對何傑說：「如何可以證明這具太陽電池的性能？」

何傑取來一個電燈泡，一個插頭和一條電綫。

只見他把插頭插進那座「太陽電池」之後，開了開關，電燈泡立即亮了起來！

何傑驕傲地說道：「這是可以利用太陽能發電的最佳證明，我們終於掌握了這一方面的技術。」

阿生又問道：「這具『太陽電池』，價值若干？」

「成本高達萬元。」何傑說。

阿道生：「如果我想購下它，你可以出讓嗎？」

林愛莉聽了，眞想對阿生說：「你買來幹甚麼？」

但是，她還未開口，何傑已經苦笑搖頭！

阿生道：「爲甚麼不可以出讓？我可以付足你所須要的錢！」

「不是錢的問題。」何傑說，「是我們目前這階段須要保密。」

「保密？」阿生笑了笑，「你不如坦白點吧，教授，這根本就不是甚麼太陽能，只是一種新型的液體電池而已。對嗎？」

何傑面色一沉，冷聲說道：「你這是甚麼意思？」

「我不過想看看裏面的內容而已。」阿生說道，「我總以爲，儲存太陽熱能是不可能的事。」

「你可以不相信！」何傑生氣地說，「這件事你不可能用激將法，除非我們取得了世界專利權，那時候我們就無須再担心工業間諜，任何人仿製都須要付出一筆費用。」

阿生無可奈何地聳一聳肩，說道：「既然你不答允，我也沒有辦法，但是，主持其事者，已經死了，相信警方一定會追查這件發明品的。」

「不要以爲警方可以做任何事情，我們有權獲得法律的保障。」

何傑突然做了一個手勢，示意各人離開那實驗室。

這無異下了逐客令！

三俠只有識趣地離去！

夏維探長等人正忙於現場上的偵查。

現場上的警探以及三俠等人，包括江强在內，從未見過一宗案件竟分「兩集」上演。

上集是「自殺」，但找不到屍體已經够奇了，下集顯然是「謀殺」，而且在衆目睽睽之下進行，可謂空前罕見！正當警方透過報紙電台發出呼籲，要求更多的「被騙者」報案時，有三家銀行與警方取得連絡。

原來他們都以商業信用貸欵的方式，借過大筆金錢給徐石年。總數超過二千萬元，而時間方面，則在兩個月之前，同是以「大石公司」名義借貸的。

也就是說：徐氏早在二個月之前，已有預謀，因爲這筆巨欵並未被大石公司利用，而祗是徐石平撥入他私人戶口。

但是徐石平幾個銀行戶口均已空空如也，所有現金分次提淸。

一切既然做得如此有計劃，那麼，徐石平存心欺騙似無疑問，可惜到頭來，他卻給同黨出賣了，連性命也斷送掉，然則，那筆鉅欵何在？

夏維探長約畧估計一下，徐石平連他本身的資金在內，大約有超過四億元鉅欵被帶走！

他準備把這四億元匯到甚麼地方去？

他有甚麼長遠計劃？

他被誰出賣了？出賣他的人，是否可以動用他名下的四億元？

凡此種種，都是警方大感興趣的事！

夏維探長首先派人與各大外匯銀行連絡，以便證實徐石平生前是否已把這筆欵項匯到外國去，如果有的話，這麼大的數目，相信不難查出的。

否則，這些錢又如何可以運出本市？抑或已經給同黨起去？

根據幾間大銀行的初步提供，徐氏並未匯過錢到外國去！

呂偉良熟悉當地的實際環境，他說：「他如果要匯欵到外國去，也不一定要經由銀行的，如果他有辦法的話，他大可以找私人的門路，又或者索性把現金帶出口，海關未必查得出來。」

夏維嘆氣說：「如果他把騙來的錢由銀行匯到外國去，他可能不必死！」

「是的。」呂偉良明白夏維的意思，他說道：「他可能太過信任他的同黨，我們甚至不妨作這樣的假定，如果他的同黨不能動用他的錢的話，不可能會殺他！也就是說，如果他把錢由銀行匯到外國去的話，也許他不會斷送一命。」

三俠把實驗室裏的調查結果向夏維交代，夏維也覺得這班教授不易對付。

他準備向法庭申請正式手令，進入實驗室去偵查，希望有點收穫，但目前教授們卻不容許警方人員入內，他們甚至不相信徐石平已經死去！

徐石平的屍體跌得血肉糢糊，但江强和阿生，還有陳志高等人，都認得出他的衣服，那是今天早上十時許見過的。

許多被邀「認屍」的人，都可以很快就認得出死者就是徐石平，祗有實驗室中的教授們不相信徐氏經已死去！

教授們不肯認屍，他們甚至不肯離開實驗室。

教授們不相信徐氏會自殺，因爲眼前的成就是他們日夕盼望的「目標」之一！

事實上這件案也令人撲朔迷離，到底死者應該列入被殺呢，還是自殺？警方一時之間也有點兒弄得胡塗起來了！

大石大廈外面四條街道還是鬧哄哄的。

儘管徐石平的屍體已被運走，大石大廈外面仍是圍滿了人！

不知道是因爲這件案太過離奇還是由於死者是個名人，總之街上人羣如蟻，警員驅散了一批，很快又聚集了另一批！

事實上是這個地方的人口太多，尤其是這兒是市中心區，事件發生於午膳下班的時間，因此傳息消得更快，也越傳越奇！

例如午膳時有人形容徐石平跳樓自殺時，屍體失蹤了三小時之久！

又有人形容徐石平是個科學天才，他神經有了毛病，跳樓自殺時在窗外停留達三小時之久，然後才墮落街中！

更有人神乎其說，指徐石平違反了「地心吸力」的原理，試圖利用他的科學頭腦冲天而去。

但結果還是無法戰勝地心吸力，最後還是要墮了下來，因而撞得粉身碎骨！

總之，徐氏之死震動了市中心區，也轟動了全市！

由於徐氏不但是當地的紳商名流，更是「太陽電池」的發明人，所以外國通訊社也迅速把消息傳到世界各地去！

警方在現場上的調查，似乎沒有任何的進展！

認爲被騙的董事們自然氣得半死，金錢損失是另一回事，名譽和精神上的損害都是致命傷！

一些晚報的輿論已開始暗示，一些人自作聰明，結果貪字變個貧字，這分明是指那班上了當的董事，他們不該太過信任徐石平。

徐氏的親友們幾乎不敢相信，徐石平在目前的情況下竟然會自殺死！

雖然他後來是「被殺」，但起初卻是出於自願的！這點有江强，阿生和陳志高等三人可以證明，還有徐氏的女秘書也目睹他自行越窗而出！

也正是由於警探搜出馬戲藝員所用的安全設備，所以徐氏之死，就被人認爲不够光明磊落，簡直是騙子的行爲！

至於後來他的屍體何故又會再出現，反而沒有人作太多的猜測，一般均認爲那是他同黨臨時改變了主意，出賣了他！

就在人們議論紛紛之際，警方已取得法庭

方面的同意，取得合法搜查令進入徐氏的實驗室去，進行了一連串的搜查！

夏探長認爲這是十分重要的，既然有跡象顯示出：徐石平的「陰謀」開始在兩個月之前，那麼，他的發明到底是眞是假，自然值得仔細研究。

警方有理由相信「太陽電池」的發明祗是徐氏虛張聲勢！

最簡單而又直接的理由是：徐石平存心欺騙各有關人等，自然便要有一種十分驚人的成就，以博取各人對他的信心！

夏維探長率領各人進入實驗室，徐氏生前的助手們仍在埋頭研究，他們知道警方要搜查，自然表示不高興。

這班教授對於科學研究方面的興趣，簡直達到沉迷的程度！當他們曉得這是法庭簽署的搜查令時，也無可奈何！

不過，夏維也不是蠻不講理的人，他知道他和下屬們都不是專家，因此從大學方面請來了一些教授，還邀請阿生等人，一同入內檢查，看看實驗室到底葫蘆裏賣的是甚麼藥！

阿生也明白到何傑等人的古怪脾氣，知道他們對於實驗室中的一切，視作第二生命，所以事前也勸過夏維要約束他的下屬，切不可魯莽。

因此，搜查工作是在研討方式下進行，首先由大學裏邀來的教授和專家們，以討論的形式逐一向何傑等人探討！

由於徐石平生前和何傑等人也是大學教授，所以他們的關係實際上是同事，不過，夏維絕對相信專家們的意見。

經過一連串的檢查和觀測，所得到的結論又令到夏維有點意外！

根據專家們的意見，認爲徐氏實驗的「太陽電池」確已成功，實驗室中的設備也達到了一流水準。

專家們的意見自然是有所根據的，夏維把阿生也邀請入內，當然是相信他的鬼靈精頭腦，以及對科學方面的知識。

在一般人眼中認爲十分了不起的成就，在內行人眼中也許只是十分平凡的事。

專家們認爲徐氏生前確實在「太陽電池」方面下了不少心血，在實驗室找到的資料配合理論上的可能性，這件事似無可能虛張聲勢！

一位專家對夏維作供說：「太陽電池應該屬於燃料電池之一種，美國人在這方面，早已有了成就，他們最先秘密利用燃料電池於人造衞星之上，但成本昂貴，所以，未致普遍採用而已！」

另一位專家則說：「這是罕見的成就，他們利用稀有金屬和炭精管，把太陽熱能儲存起來，單是這種儀器的製成，已够他們獲得了諾貝爾獎有餘！」

阿生也參加過專家們的試驗，以證實太陽電池的性能！

他對夏維說：「太陽電池的性能似乎不必懷疑了，根據何傑他們的解釋，理論上是絕對可能的。但是有一點值得懷疑。」

「是甚麼事？」夏維問。

「就是最後的裝配工作，原來是由徐石平親自動手的！」阿生說。

「這有甚麼不對？」夏維又問。

阿生道：「我担心其中有些奧妙處，只有徐氏一人才會懂得，也就是說：眼前這班助手，不可能裝配出另一具新的太陽電池。」

「我的興趣並不在這方面，管他以後幹甚麼呢？」夏維說，「我們只要證明太陽電池是否眞的可以利用太陽能，以及這班教授助手與徐氏的關係。」

阿生道：「探長，我明白你的意思，你在懷疑死者利用太陽電池的成就騙財，更懷疑徐氏與他的助手們串謀，是不？」

「不！」夏維說，「徐石平這幾個助手的身份我們已經查過了，他們是科學家，有一個還擁有博士名銜。現在我倒懷疑：他們的成就可能在徐石平之上。或者說得簡單一些吧！徐石平只是利用他們的豐富科學知識而已！」

「不！他們也公認徐石平是個出色科學家。」阿生說，「他們也承認徐氏是『太陽電池』的發明人，徐氏充份把握這種先進技術！」

夏維深深地嘆了一口氣：「然則，我更加給這案子弄得頭昏腦脹了！」

阿生也說：「這的確是十分不合情理的事，除非徐石平的腦筋有了毛病，否則以他目前的成就，他實在沒有理由出此下策！」

夏維說：「有一點值得研究的，就是徐石平早在兩個月之前，已開始利用公司名義向銀行借錢。」

「但也有一點值得研究的，就是這間規模一流的實驗室，一切設備和經費都相當驚人，而大石公司董事局只批准一部份經費，其餘大部份由徐氏個人負担。」阿生說道。

「是的，這件事存在着太多矛盾，例如徐氏如此富有，爲甚麼他會策劃這次的戲劇性事件？」夏維抓着後腦說，「照計他的發明顯然舉世震動，將來的收入必然可觀，根本無須如此的，單是這一點，就够令人感到難明了！」

「除了神經失常之外，他會不會被迫的？」阿生說。

「如果說他神經失常，也是最近的事，否則他如何有清醒的頭腦製成太陽電池？」夏維說，「但事情開始兩個月前，所以說他神經失常，似乎也太矛盾了！」

「是的，說他被迫，似乎也說不通！」阿生道，「因爲當時我親眼見到他的辦公室內並無其他人，自然沒有人迫他跳下去！」

「每一個可能性都有疑問，所以我說：這件案矛盾重重！」夏維又輕輕嘆了一口氣！

阿生了解到夏維探長的心情，他這番所受的壓力十分大，因爲「被騙者」全是有名望的人，假如不查個水落石出，後果很難想像！

阿生又對夏維說：「無論這件事眞的眞實性如何，有一點似乎不用否認，就是：這是一項預謀！」

「從徐石平一直不准把三間同一編號的辦公室出租這一點看來，就知道他老早安排好今次的計劃。」

「是的，還有那些鉛水管構成的安全網，可見徐石平不但有科學頭腦，也有胆有色！」

夏維說：「二九〇六號辦公室左右隔鄰的人，一直以爲那兒正在裝修，想不到原來是徐氏的同黨正在策劃一次戲劇性的自殺活劇。」

這時候，呂偉良，林愛莉和江强等三人正由下面登上三十二樓，看見夏維正與阿生在談論着，他們也走了過來！

這班人都在這幢大厦內外逗留了大半天，但是，依然毫無結果。

因爲大厦高達三十二層，在這裏上班的男女職員數以百計，使到警方的調查工作倍感困難。警方既不能把現場封鎖，而事實上可疑人物似乎也不可能再留在大厦之內。

疑人被殺　案中有案

翌日，全市各大報章均以顯著篇幅刊登昨天發生的怪事！

市民的興趣並非因爲死者是個科學家，或者富有的工業家，而是因爲徐石平的屍體在案發後將近三小時才跌到街上去！

阿生和江强二人由於直接牽涉到這宗案裏面，所以，呂偉良和林愛莉也不會就此袖手旁觀！

他們四個人很早已集合在剛强私家偵探社的總辦事處之內！

呂偉良經過澈夜沉思之後，覺得這件怪事不但有極詳盡的計劃，而且有些同謀者呼之欲出！

不過呂偉良所懷疑者，並非引領江强和阿生見死者的陳志高，而是一度嚇得昏倒在地上的女秘書容麗麗。

呂偉良懷疑容麗麗是有道理的，但覺得事發時，假如容麗麗不暈倒的話，一定有人衝到窗前俯視一下，那時三個人之中無論是誰，只要到窗前往下望一下，也必然看得見那個安全網！

在這麼短促的時間內，根本不可能讓接應的人把安全網收回屋內去！

然則，一切機關也就此被揭破了！

根據一般人的心理，無論當時是否有霧，或者明知俯視街中也看不見甚麼，也勢必在那一刹那之間，衝至窗前一窺究竟。

但是身爲死者女秘書的容麗麗，爲甚麼不遲不早，偏偏在那時候嚇得暈倒地上？

表面上的理由就是：容麗麗因爲驚慌過度，以至在尖叫聲中暈倒！

但是呂偉良覺得：她是死者的「好助手」之一。

她的「及時暈倒」，幫助了徐石平一個大忙！

可惜她想不到她的上司會弄假成眞！

呂偉良是在經過澈夜沉思之後，把每一個與死者有關的可疑人物，都加以仔細分析，才漏夜把阿生叫醒，要阿生複述事發的經過情形，結果認爲這才是主要的「內奸」！

呂偉良撥了一個電話給夏探長。

夏維爲了這宗奇案，幾乎整晚沒有睡過！睡眠不足的人，脾氣難免有點暴躁！

因此夏維拿起聽筒時，便惡騰騰地「喂」了一聲！

但是當他發覺對方是呂偉良時，聲音立即就降低了！

呂偉良並非他的上司，夏維自然不必奉承他。

但是，這是一宗十分棘手的案件，憑以往的經驗，凡是這一類頭痛的案子，如果沒有三俠從中協助，一定加倍吃力，亦未必可以順利破案。

就憑着這點理由，已經够令到夏維低聲下氣了。

呂偉良在電話中問：「有甚麼發現嗎？」

夏維苦笑道：「你以爲我還能有甚麼新發現呢？騙子已經死了，本來可以銷案的，偏偏這傢伙又死得特別過人，越是轟動，我的壓力便越大！」

呂偉良又問：「有沒有派人監視大石公司的職員？」

「別開玩笑了，大石公司的職員數以百計，如果逐一派人監視，只怕我們動員全體探員也是無濟於事！」夏維說。

呂偉良道：「你誤會了，我只指一些可疑人物，例如陳志高和那個女秘書。」

「是的，我們也曾懷疑陳志高，但是……」夏維問道：「你說那個女秘書？」

「就是死者的女秘書容麗麗。」呂偉良說「我覺得她是個最可疑的人！」

夏維有點意外地說：「何以見得？」

「我昨天晚上再聽阿生複述一次當時的情形，覺得容麗麗當時不該嚇至暈倒。」呂偉良說。

夏維在電話中笑道：「你似乎忘記了她是一個弱質女流。」

「我承認有些女人很懦弱，胆子很小，例如有些女人見到血就感到心噁和頭暈，但是，當時他還未知生死，只是滅窗而出！」呂偉良說。

夏維苦笑道：「那是三十二樓，從三百多呎高空跳下，即使有你這副驚人身手，相信也難免一死。」

「是的，任何人也可以想像得到那是必然的結果。」呂偉良說：「但是你有沒有想到，當時如果不是她驚叫後暈倒，江强和阿生二人之中，最少有一人可以看到窗外的情形。」

「嗯……」夏維怔了一怔：「是的，如是他們之中有一人走到窗前，一定可以看見二十九樓窗外伸出的安全網！」

「所以，我以爲容麗麗那麼一叫之後暈倒，實在大有文章。」

「我同意你的見解。」夏維忽然又自言自語地問：「這是甚麼時候了？」

呂偉良知道這是許多人講電話時的習慣，有時難免順口一問，而並非他沒腕表或者電鐘，所以他說：「將近九點了！」

夏維說：「差不多是上班的時間了，讓我派人把她抓來！」

「不！只是監視就够了，如果她還上班的話，不要抓她！」呂偉良又說：「但是如果我沒有猜錯，這時候她可能已經失蹤！」

「失蹤？」夏維又吃了一驚！

呂偉良道：「我只是猜想而已，你不妨派人去看看。如果她眞的沒有上班，就派人到她的居處去吧！我相信警方一定有她的住址！」

夏維說：「是的，我們的人一直留在大石公司內，同時登記了每一名男女職員的詳細地址。」

呂偉良說：「如果你手上有她的地址，或者我可以代勞！」

「你是說：由你去找她？」

「是的，我相信她一定沒有上班，所以我和愛莉可以按址去拜訪她！」

「那麼請你等一等，我設法找出她的住址給你吧！」

夏維放下電話聽筒之後不久，便把容麗麗的住址告訴了呂偉良。

呂偉良抄下容麗麗的居處之後掛了綫，這時候江强和阿生也由外面入來。

江强說：「我要到大洋酒店去，向客人交代一下。」

「就是委託你去拜會徐石平的外國人嗎？」呂偉良問。

「是的。」江强說，「雖然，這時候他可能已經看到了報紙上面的報導，但是，在手續上我們爲了表示對顧客的負責，一定要這樣做的。」

阿生也說：「我要到大石公司去一次，你們去不去？」

呂偉良說：「我們一道兒去找容麗麗，我們隨時用電話聯絡好了！」

阿生首先離去！

江强返回他自己的辦公室，取了一些文件之後，也獨自離開了偵探社！

江强駕車來到大洋酒店時，只不過上午九點多鐘。

他按照美國人杜力留下的住址：五〇六號房，找到門前時，隱約聽到房內有人聲，但他還是舉手敲門！

房內的談話聲停止，有人問出來，江强也答了。

不久，門開了，但是房間裏只有一個人，就是委託江强去找徐石平的人杜力。

江强四下裏張望了一遍，房間之內卻並無

其他人在着！

然則，剛才聽到的談話聲，可能祇是隣房傳出的，也許祇是收音機亦未可料。——江强當時就在心裏這麼想。

江强一邊向杜力交代，一邊留意着一些地方，那是房間一角的浴室。

浴室門半掩，門縫中隱約有人影。

江强心裏立刻明白過來了，剛才他並沒有聽錯，這間房的確有人與杜力在一起，他可能是杜力的客人，但爲甚麼要鬼鬼祟祟的？他爲甚麼要躲起來？

江强心裏奇怪，因爲這是不合情理的事，杜力的客人沒有理由要廻避江强的。

江强交代完畢之後，若無其事地告退了，不過他並沒有離開酒店，祇是躲在走廊的盡頭處，一直等到杜力的房間裏再有人出來！

江强很快就明白過來，因爲由杜力房間中走出來的人，原來是他認識的，他在大石公司裏面見過此人，難怪他要廻避了。

江强記得那人姓史，是大石公司三十二樓徐氏實驗室中的一名助手，他叫史可則。

他爲甚麼要到這裏來？——江强正感到迷惑之際！

「他是你的朋友吧？」突然有人在背後問道。

江强吃了一驚！

「他……」江强回過頭來，是個陌生人。

江强苦笑一下：「不！我並不認識他！」

陌生人面無笑容，冷冷地說：「但是，我却認識你，你是私家偵探江强！」

江强在直覺上覺得不妙！

他看見那陌生人的右手揷在衣袋裏，可能扣住一支手槍！

陌生人示意他重新回到五〇六號房去！那是杜力的房間。

陌生人用英語與杜力交談，指江强在外面窺伺！杜力聽了極之惱怒！

杜力生氣地說：「我已經付了你所要的費用，你到底還須要一些甚麼？」

江强笑了笑，說道：「我只是希望知道事實的眞相，例如：史可則甚麼時候認識了你等等！」

杜力與那個本地人交換了一個眼色，一派不高興而且不耐煩的神氣！

杜力說道：「史先生知道徐氏實驗室不可能再存在，想跟我回美國去，你又何必大驚小怪？」

「我沒有大驚小怪，祇是覺得他太鬼祟了，爲甚麼他要躲起來？」江强斬釘截鐵地問。

「他不想引起誤會。」杜力說。

「誤會？」江强笑了笑，「我又不是警方人員，你怕甚麼？」

杜力說：「即使你是警方人員，我也沒有甚麼值得怕的，爲甚麼你會這樣說？」

江强道：「其實你可以省回那筆費用，根本無須委託我！」

「你似乎有錢也不想賺！」杜力瞪住他說道。

江强道：「你現在大概完成任務了吧？」

「你說甚麼？」杜力說。

「我說，史可則大概已把太陽電池的製作方法出讓給你！」江强說。

杜力搖搖頭：「別自作聰明，根本沒有這回事！」

江强又笑道：「如果我沒有猜錯，你們今天的會面不會是第一次！」

杜力支吾着！

那個本地人盯住江强：「你這人未免太過愛管閒事了！」

江强聳聳肩，苦笑一下！

杜力說道：「請你不要胡猜亂想，尤其是這個時候，你的一句話可能把我們拖進漩渦中去！」

「聽你這番說話，顯然你已看過了今天的報紙，」江强說，「我現在是主要目擊證人之一，完全是拜閣下所賜！」

「這完全是意外，事前任何人也想不到。」杜力說着站了起來，「如果你有甚麼關於太陽電池的消息，仍然可以和我們連絡！」

江强在那個本地人的監視下，離開了酒店房間，他一直担心那個槍手模樣的人會對付他，但結果他還是安然離去了！

那個本地人不友善，反映出杜力的鎮定。

他們到底是甚麼人？那個本地人是甚麼人？——江强在歸途中不斷地想。

江强忽然又改變了主意，跑到大石公司去，他知道警方仍然有人留在那裏偵查，而且阿生也在那裏。

他覺得這件事越來越不簡單，例如那個史可則，他是否也知道「太陽電池」的製作方法？否則，他爲甚麼要去找杜力，又何必鬼鬼祟祟的？

到了大石公司辦事處，警方人員仍然留守在三十二樓現場上！

阿生與徐氏實驗室的高級助手何傑，正在那邊，不知說些甚麼。

江强遇上了一名高級警官，那是他熟悉的，因爲江强過去也是一名高級警探！

江强問那位警官：「看見實驗室裏工作的史可則教授嗎？」

「沒有，」警官反問道：「有甚麼事？」

「不過我只想見見他！」江强說着走向阿生那邊！

阿生正與何傑站在實驗室門口談話，看見江强過來立刻就跟他招呼。

江强急不及待地問道：「史可則有沒有上班？」

阿生聽出他的語氣，也看得出江强的神情，他知道一定有些事情發生。

阿生還未開口，何傑已經答道：「他還未上班，有甚麼事？」

江强又問：「他會回來嗎？」

「不一定！」何傑又說：「我想會回來的，他如果有事不回來，一定會給我一個電話，有甚麼事嗎？」

「嗯……」江强在考慮對何傑說出實情，會不會打草驚蛇？

就在這時候，有一名警官過去，把何傑叫了過去！

自從警方取得合法手令，搜查徐氏的實驗室之後，何傑表現得比較冷靜而合作！現在那位警官就是把何傑請到實驗室裏面去！

看來警方還沒有停止對實驗室的偵查。

阿生趁這時候問江强：「爲甚麼忽然要提起史可則？」

「我剛才在大洋酒店見過他，他去見我們的人客杜力。」江强說，「我看見他可能要出賣一些關於太陽電池的資料給杜力。」

「不可能的，」阿生說，「據何傑說，他們這班人所知有限，主要還是徐石平。」

江强若有所思地問：「警方還要在這裏搜查一些甚麼？」

「太陽電池的製作方程式！」阿生說，「這是衆所觸目的資料，警方現正可以名正言順地大加搜索了，但是，據說他們一無所獲！」

「那這是甚麼意思？」

「所有關於太陽電池的資料，已被人帶走！」阿生說，「但據何傑解釋，儘管警方懷疑他們三個主要助手，但事實上，一切資料是由徐石平收藏和保管的。」

江强不禁問道：「太陽電池的資料，與這宗案有何關連？」

阿生聳肩苦笑：「我也不知道，可能是有人想順手牽羊，取得這項擧世震驚的發明品的寶貴資料，但無論如何，他們是失望了！」

江强道：「會不會是何傑他們近水樓台先得月？」

「不會吧！」阿生說，「這裏有將近十具已經完成的太陽電池，但是，他們三個主要助手竟無一人可以把它拆卸！」

「也許只是故意的做作！」江强說，「我以爲這在情理上是說不通的，因爲他們三個是徐氏最主要的助手，多少總會知道一些。」

阿生道：「我也跟你有同一想法。但在他們三人昨天給警方的口供中，都不約而同地說：那最後裝配手續，是由徐石平一個人獨自完成的。」

「這可能祇是藉口而已！」江强又問：「目前找到若干具太陽電池？」

「相信也不會多，大約是三至五具左右。」阿生說，「但根據何傑說，徐氏和他們最少已裝妥十具同一製作的太陽電池。」

「那麼爲甚麼不見了其他電池的？」

「可能給人偷去了，也有可能徐氏有計劃地事先來把它收藏起！」阿生又說：「目前警方除了要追究失去的太陽電池之外，還準備把一具太陽電池分解——拆開一看其中究竟！」

「有可能嗎？」

阿生說：「照何傑解釋那是不可能的，但是警方不會相信他，甚至我本人也覺得值得懷疑！」

江强把在大洋酒店中見到史可則的事，與阿生剛才所講的連想起來，覺得史可則可能已把一具太陽電池盜去，準備高價待沽。

江强把他的想法與阿生細談過之後，向一名在場指揮偵查工作的警方高級警探提供，那位警探是夏維探長的助手，他立刻派人去找史可則。

× × ×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按址找到一幢大厦裏來，這是徐石平那位漂亮女秘書容麗麗香閨之所在！

但是，當他們按過了門鈴之後，便感到有點失望，因爲應門的中年婦人態度十分惡劣，她聽到有人要找容麗麗，就氣得差點兒把大門關上了。

林愛莉估計這輩人十之八九是包租婆之流，也許是容麗麗開罪過她。

但是善於觀察的呂偉良，却不相信容麗麗這樣的女人會住在這種地方，根據他昨天見到容麗麗的印象，覺得她的家境一定相當富有，然而這兒却十分侷促，甚至連小康之家也穪不上！

從大門往內望，那個小客廳就十分碍眼，丁方大約不足六十方呎，飯桌上還有一些剩餘的早餐，那傭人的衣著也不光鮮，凡此種種，都可以看得出這個家庭並不富裕，甚至接近貧困。

林愛莉對那婦人道說：「容小姐上班去了嗎？」

那婦人瞪了她一眼：「你是誰？找她幹甚麼？」

「我是她的朋友……」

豈料林愛莉還未說完，那婦人就哼聲說：「朋友？如果你是她的朋友，該知道她並不住在這骯髒的住所內，爲了享受，甘心去做人家的玩偶！」

林愛莉怔了一怔：「玩偶？你……你這是甚麼意思？你不該侮辱她！」

婦人冷然一笑：「你以爲我是甚麼人？」

「二房東嗎？」林愛莉覺得她問得出奇，祇好順口說了！

「不！我是她母親！」婦人說，「你以爲我會存心侮辱自己的骨肉嗎？祇是她實在令我太傷心了。」

林愛莉問道：「你的意思可是說：她並非住在這裏，而是與別人住在另外一處地方，是不？」

「是的。」婦人又重新打量了呂林二人一遍，「你二位也許是很久不見她了，否則不會找到這裏來的，我猜得對嗎？」

林愛莉順水推舟地說：「是的，我們剛由別處回來的。」

「那就難怪了！」婦人嘆了一口氣，態度又由剛才的不友善變爲內疚，「是我們容家家門不幸，生了一個這麼樣不知耻的女兒！」

林愛莉道：「也許她有苦衷，你何必怨恨她？伯母，你有她的住址嗎？」

容老太終於找出一張字條，交到林愛莉手中：「你拿去吧！反而我留着也沒有用，我永遠不會去找她的，這是她寫下的，大概不會錯吧。」

林愛莉順手接過，抄了一份，還是把字條交回對方，說道：「伯母，你留着吧！麗麗到底是你女兒，她年紀還輕。」

老人家把字條收回之後，還要留着呂林二人喝茶，但呂林二人終於告辭了！

他們又駕車到別處去，按照那個地址找到一幢華麗的住宅大厦，這是高價樓宇，自然不是一般人所能住得起的。

剛才容太太埋怨她女兒貪慕虛榮，相信一定是容麗麗悄悄跟別人同居了。如此看來，那個男子一定很富有！

呂偉良利用汽車上的無綫電話，致電大石公司，知道容麗麗還沒有上班！

於是二人登上那幢華貴大厦的一個住宅單位，這裏跟剛才去過的那一幢住宅差得遠了。

時間已是十時三十分。門前還有二支鮮奶和一份早報，這表示戶主還未起床，否則這些東西早該取了進去！

林愛莉按了門鈴，但三分鐘後仍然沒有反應！

呂偉良說：「如果與她同居的男人是有妻室的，她的胆子可能變得更小，不敢開門亦不足爲奇！」

但是林愛莉的眼睛一直注視住門板上的門眼，那是一個小如指環一般的透視鏡，如果有人在門後出現，即使在門外看屋內見不到是甚麼人，也會令到那個光點閃映一下，可是那個小光點一直未閃動過，也就是說，門後一直沒有人出現過！

林愛莉喃喃自語地說：「我看情形有點不對，不如讓我們入內看看。」

呂偉良回頭瞥了一眼，看見對戶也靜得可以，這裏的單位每層只有四個，有些還在門外裝了鐵閘，很靜，想找個人也不容易。

呂偉良沒有立即回答林愛莉，就是希望找個隣居先問一問。

但是，再回過頭來時，林愛莉已動手把門鎖弄開了。

二人閃身入內，屋內也是靜悄悄的！入門便是客廳，一切佈置極其豪華！

林愛莉走到睡房門口，祇往房內瞥了一眼便驚叫起來：「咦！她……她……」

呂偉良也無須多問，憑他的經驗就知道林愛莉到底看見了一些甚麼。

他拄杖衝前，望入房內，祇見床上躺着一個半裸女子！

任何人看見這情形也明白那女子並非睡着了，而是死了！

她的一條手臂吊在床緣以外，頭部半仰，已離開了枕頭。

她的眼睛睜大了，瞪住天花板，胸脯半露，被單上有血！

這種情形明顯地是一宗兇殺！

呂林二人小心翼翼地走進房內，好容易就認出死者的樣貌，她是容麗麗！

林愛莉道：「我們來遲一步了！」

呂偉良道：「這分明是有人殺人滅口！」

「如果我們早點想到她是有問題的人，她也不必死！」

「是的，看來她是咎由自取！」

「現在我們怎麼辦？」

「當然是報警！」

「那麼……」林愛莉還沒有說完，門鈴又響了起來！

二人呆了一陣！

林愛莉自門眼往外一瞥，祗見數名大漢，分立於門前！

她不敢開門！

呂偉良卻在她身旁問：「是誰？」

「幾個彪形大漢……」林愛莉低聲說到這裏的時候，她的語氣突然變得輕鬆起來：「嗯……原來是他們！」

因爲這時候在視野範圍之內出現了一個人，這個人自然是林愛莉認識的。

他就是夏維探長的助手辛尼！

林愛莉把大門拉開，讓辛尼等人入來！

辛尼對呂林二人在門後出現一點也不感到驚奇，因爲他是奉了夏維探長之命而來的，夏維已經對辛尼說過，呂林二人會按址去找容麗麗。

剛才辛尼根據大石公司男女職員註册的通訊處找到容太太家中去的時候，已知道有一男一女找過她，辛尼自然也想得到他們是呂林二人！

因此辛尼一入來就問：「找到她嗎？」

林愛莉苦笑道：「人是找到了，可惜是一具屍體而已！」

辛尼呆了一呆，道：「甚麼？她……她死了？」

呂偉良一邊步向房門，一邊說道：「我們也是剛入來的，還沒有仔細看清楚！」

各人步至房門口，好容易就看見那具女屍躺在床上，一動也不動的！

辛尼問道：「已經通知探長嗎？」

「還沒有。」呂偉良說，「剛想打電話時，你們就來！」

辛尼示意一名探員，叫他致電向夏維探長報告！

他在容麗麗的屍體旁觀察了一會，說道：

「看情形，她死了不會超過十小時。」

呂偉良也知道辛尼是夏維的得力助手，他這麼說可能有些根據的。

林愛莉向他說道：「容太太跟你講過一些甚麼！」

辛尼說：「她對女兒不滿，但她知道容麗麗跟一個男人同居，你猜那個男人是誰？」

「就是徐石平，是不？」林愛莉問。

「你怎麼知道？」辛尼說，「是不是容太太告訴你們的？」

林愛莉道：「不！祗是忖測而已！」

呂偉良說：「她有計劃地暈倒，牽制住阿生和江强，自然是跟徐石平的關係十分密切，然後才肯這麼樣去幫他！」

辛尼說：「你們倒沒有猜錯，那就等於說：謀殺徐石平的人，就是殺害容麗麗的兇手！這點大概無須懷疑吧！」

呂偉良忽然又喃喃自語地說：「徐石平既然死了，容麗麗即使知道他整個計劃，又有甚關係？爲甚麼兇手一定也要她死？」

「她當然知道與徐石平串演自殺活劇的人是誰，也許兇手信任不過她，所以非把她弄死不可！」辛尼說。

「如果她因此而致死，自然是她咎由自取。」林愛莉說，「但是，我以爲兇手多殺一條人命，也勢必多留下一條綫索！」

呂偉良說：「容太太如果知道她女兒的死訊，一定會嘆息虛榮害了她！」

「想不到一宗巨騙案已先後害死了兩條人命。」辛尼說，「我看，徐石平的同謀人還可能要再殺死一些人，因爲知道整個計劃的，可能還不止一個。」

「嗯……」呂偉良似乎給辛尼提醒了！他說：「大石公司還有甚麼人今天沒有上班？」

辛尼問：「你問來幹甚麼？」

「你剛才不是說，徐石平的同謀人還要殺人麼？」呂偉良說，「在我想像中，那些同謀人一定是屬於大石公司的職員。」

「對了！」林愛莉幾乎也是叫將起來：「辛尼，快跟你們派去大石公司的人連絡，看看還有些甚麼人沒有上班吧！」

辛尼道：「大石公司有數以百計的男女職員，經常都有人不上班的。」

林愛莉道：「那麼，就查三十一和三十二樓的……」

呂偉良不等她說完就說：「不要多說了，我們還是親自去看看！」

呂林二人是最先發現這宗命案的，如果換上了別人，辛尼可能不會讓他們隨便離去，但呂林二人卻不會受到限制。

二人駕車趕去大石公司。

林愛莉一邊開車一邊問：「我們眞的要查整間大石公司的人？」

「是的，」呂偉良說：「三十一和三十二樓全是領導階層的高級人員，固然有可疑，但是，其他大石公司的人我們也不能放過！」

車子由大石道開入，那兒停了不少警方的車輛，阿生和江强的車子也都停在那裏。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正要下車登樓之際，卻看見江强和阿生正由裏面出來！

江强和阿生也發覺了呂偉良他們，走過來問道：「你們也來這裏幹甚麼？」

呂偉良問道：「這裏可有些甚麼事情發生嗎？」

江强覺得他問得出奇，把實驗室助手史可則的事告訴他！

「我們剛得到一名探員的電話報告，知道史守則失蹤了！」江强說。

阿生也說：「現在我們就要趕往史可則的住所去，其他的事留在車子裏說吧！」

「是的，上車之後讓我慢慢告訴你！」江强說着已拉開車門，催林愛莉開車。

途中，江强把他在大洋酒店發現史可則的事說了一遍。

阿生說：「十具已經裝配好的太陽電池樣本，已當衆證明絕對有效，但是奇怪的是突然發覺失去了其中三具！」

呂偉良問道：「這是否表示史可則可能偷掉若干具？」

江强說：「有可能的，他也許會將它出售給外國商人。」

林愛莉這時看見望後鏡中出現了警探的車子，那是一輛私家車，唯一不同的是車頂亮了旋轉的藍色燈號和響起了號角。

林愛莉把車子開得靠近路旁，讓路給警探的車子先行。

林愛莉說：「史可則即使盜去了太陽電池的樣本，也無須躲起來的，他太笨了！」

呂偉良道：「可能已留下某些破綻，担心

警方會追究吧！」

阿生說：「太陽電池的發明，太過令人注目，所以一切令人意料不到的事情，都有可能發生。」

車子開到史可則住所附近，警方人員正將現場一帶封鎖。

呂偉良忽然又說：「不知怎的，我開始替史可則有些担心！」

林愛莉立刻說道：「你担心他會被人殺害嗎？」

「是的。」呂偉良對阿生和江强說：「我們本來要到大石公司查看一些沒有上班的職員們的，他可能遭遇到與容麗麗同一樣的命運，被人殺害了。」

四個人下了車，登上史可則的住宅，那兒已佈滿了警探，他們要找綫索，去追尋史可則的下落！

呂偉良和林愛莉發現容麗麗被人謀殺。

一名探目對呂偉良說：「沒有掙扎和毆鬥的痕跡，很難判斷他是被人綁架的，十之八九是躲了起來，避開我們警方！」

呂偉良從江强口中已知道警方曾派人來此找史可則。

呂偉良說：「我們何不去找杜力？那個外國商人可能知他下落的！」

探目說：「我們已派人到酒店去找杜力，但他已遷出酒店了。」

江强對呂偉良道：「他可能已得到太陽電池的樣本，我知道警方已通知機場海關，不准此人離境了！」

呂偉良又問阿生他們：「大石公司那邊的情形怎麼樣？」

阿生說：「警方仍然有人留在那裏調查。他們搜查的範圍相當廣泛，包括了大石公司的賬目，文件以及徐石平辦公室和實驗室中的一切！」

林愛莉問道：「今天的大石股票，市道如何？」

阿生笑道：「你手中一定擁有不少大石股票，否則你不會如此關心的。」

「你錯了，我祗想知道它是否已跌破了底價！」林愛莉說，「這個地方的人十分敏感，股票市場更甚。一連串有關大石公司的新聞都是非常不利的，相信跌破底價絕非奇事！」

阿生說道：「我倒沒有問過價錢如何，但是，大石公司的出納部門一早擁滿了人，他們全是催收賬款的，這卻是事實！」

在現場展開搜查行動的探員說道：「我看，史可則逃得不會很遠，因爲他的旅行證還在這裏。」

呂偉良對一名高級探目說：「除了搜索史可則之外，相信你們也要注意一下其他大石公司的男女職員，尤其是那些沒有上班的。」

警方人員除了搜查史可則的住宅之外，還向隣居們查問。

根據隣居說：史氏祗有一個人住在這裏，有時也會帶些女人回來的。

大石公司的資料指出：史可則是個獨身漢，以前是大學教授，生活相當簡單，要不是徐石平的實驗室中工作，就是在家裏。平時很少朋友來拜訪他！

呂偉良仍然担心他已被人殺害了。

警方除了廣泛找尋史氏下落之外，同時也在找尋一名美國商人杜力！

× × ×

一輛汽車在郊區公路上疾馳！

車內總共坐了三個人，一個是史可則，他開着那輛租來的房車。

另外二人是杜力和他的保鏢！

保鏢是臨時僱用的，他叫阿發，他是本地人，杜力給他厚酬！

史可則用車子載着二人到一個目的地去，那是一間農舍。

杜力急不及待地問：「到底你給我的是不是製作圖則？」

史可則道：「不！祗是樣本！這比圖則更加實際了。」

杜力說：「我已得到消息，知道懂得製作太陽電池的，只有徐氏一人。」

「是的，他是最後裝配的人，太陽熱能儲存器的發明人也是他，我不否認我們所知不多，只是協助他解決一些技術上的困難。」

史可則又說：「但我冒險偷出來的太陽電池，卻是十具試製的樣本之中，其中一具。」

「嗯！」那保鏢說，「你最好不要耍花樣，我有朋友服務於警界，所以我的消息十分靈通。我知道徐氏實驗室十具太陽電池之中，只找到七具，也就是失了三具。」

「我不知道其他二具的下落！」史可則說，「總之，我弄到了其中的一具，只要你付出議好的代價，我就賣給你。這種交易，絕對公平。」

杜力說道：「只要證明那是眞的太陽電池，價錢我會付足給你的。」

「我可以試驗給你看，郊區沒有電力供應，想假也假不來的。」史可則一邊開車，一邊說道：「我知道你也是內行人，眞眞假假你一看就會明白了。」

車子最後停在一處小路路旁。

三個人下了車，由史可則帶路進入一處十分荒僻的樹林裏。

大約走上十分鐘左右，一間農舍出現在前面。

史可則說：「你得到太陽電池之後，可以帶回美國，交給專家研究，自然可以找出它的

製作方法的。」

杜力笑了笑，甚麼都沒有說。

他心裏難免會想：三具太陽電池失落，史可則這一具只是其中之一而已，還有其他二具呢？得不到專利，仍然有可能給別人捷足先登——找出製作太陽電池的方法來！

不過，杜力沒有說出他的心聲，他要先看看史可則手上的製品再說。

在小路上走着的時候，那個保鏢走在最後，他步步爲營，顯得非常小心！

史可則卻若無其事地，與杜力併肩走在前頭。

他們終於進入那間農舍。

農舍並不大，可能是被人荒棄的，但裏面卻有一些簡單的傢具。

史可則擺擺手：「隨便坐吧！我會給你們一些試驗用具。」

農舍分前後座，用木板做屏障，把中間分隔開。

史可則走到後座去，保鏢亦步亦趨，彷彿担心他逃走，又好像怕他有所行動。

其實這農舍根本沒有人，他們三個人入來之後，也一直只是他們三個人。

很容易看得出的，這是經過一個時期被人棄置的農舍，後來不知怎的，被史可則加以利用，搬來一些簡單傢具，然後變成了這個樣子的。

史可則把一些東西搬到杜力面前，那是一些電器用品，都是日常所見的。

例如電唱機、收音機以及一些測電儀器等等。

「請先檢查這些東西，看看是否另有機關吧！」史可則非常大方地說。

杜力也老實不客氣，動手把那些電器用品拆開。

有些是「乾濕電兩用」的，例如收音機，用乾電池固可，即使改用交流電也可以。

這些全是市面有得出售的電器，自無怪異之處。

史可則這才搬出一具閃閃生光的金屬盒子來，這，就是太陽電池了！那個六乘十方吋的金屬盒子，蓋子打開了之後，許多精緻的表記便出現眼前。

如果不知道內容的人，乍然看見這麼一具東西，實在很容易誤會它是一枚計時炸彈。

史可則把那些電器的插頭，引到電池之旁，插到些小孔上去，杜力開了開關，便有了電流！

「的確是神乎其技！」杜力讚嘆着說，「可以拆開看看嗎？」

史可則苦笑道：「可以是可以的，但是我早已說得明白，這東西的最後裝配工作是徐石平，如果你要我逐一加以解釋，祗怕我很難辦得到。」

「盡你所能好了，反正這東西我是要定了，價錢就照我們講好的！」杜力說。

史可則於是動手把一些螺絲旋開，試行拆開那具太陽電池！

裏面的結構相當複雜，小小六乘十，再乘六方吋的小箱子裏面，原子粒和電路密密麻麻的，彷彿一副袖珍電腦。

史可則指住一個拳頭般大小的金屬小方盒子，說道：「據我所知，一切關鍵盡在這小方盒之內，它也是徐石平畢生的心血結晶。」

「裏面到底是一些甚麼？」杜力問。

史可則說：「外殼是稀有金屬製成的，至於那種稀有金屬是甚麼，我不清楚，總之它是一種合金製品，比鑽石的硬度更硬！」

「裏面儲了一些甚麼？」杜力又問。

「裏面是一些炭精和一些精巧非常的儀器，也是這具太陽電池的精華所在！我們稱它爲：『太陽熱能儲存器』，祇要把錶板上的儀器開關打開，再把引入器插到這兒來，它便可以自動吸收足够的太陽熱能，以便使用。」史可則說道。

「但，沒有太陽熱能吸收的母機，又如何把太陽能灌輸入去？」杜力顯然也是內行人。

「當然，安裝在大石大厦頂層的吸收器也十分重要，但據我所知，這種吸收器在美國已有不少科學家懂得如何製作。」史可則說。

「是的，但他們還未懂得如何儲存。」杜力說道，「儲存太陽熱能，才是最吸引人的地方。」

「我以爲這具太陽電池才是最重要的。」史可則說，「你到底有沒有興趣？」

杜力說：「如果我沒有興趣，我又怎會跟你跑到這裏來？」

這時候，收音機給杜力扳開了機掣，電台上正在報告新聞！

廣播員忽然提及史可則的名字，登時把屋內三個人嚇了一跳！

再仔細聽下去，原來是警方急於要會晤史可則，同時相信他可以提供一個外國人的消息，那個外國就見杜力！

杜力怔怔地說：「這件事怎麼攪的？」

史可則道：「他們一定懷疑我偷了太陽電池，杜力先生，目前，我實在太須要那筆錢，你也應該明白的，所以，我希望你早些作出決定。」

「嗯……」杜力沉吟道，「你的意思可是：不能再幫我了？」

「我不是已經幫了你嗎？」史可則道。

「但是，還有那太陽能吸收器以及儲藏母機的圖則呢？」杜力說。

「我們先完成這宗交易再說吧，你也知道，警方已封鎖大石公司，就算我肯幫你，也須要時間。」史可則道。

杜力冷然一笑：「你剛才也聽到了廣播，警方正在找你！」

「是的，所以我們須要快些決定。」史可則道，「因爲他們同時也要找你呢！」

「這也就是說：你不可能再回到大石公司去，取出儲存母機的製作圖則。」杜力說話的時候，已經向那槍手打着眼色！

史可則吃驚起來：「你們不應該過橋抽板，如果你們殺了我，你們一定逃不掉的！」

槍手拔槍在手對住史可則的胸膛！

杜力說：「是你自己不好，那天你來得太不合時，要不是你鬼鬼祟祟的給江强懷疑起來，警方大概不會要找我去問話。」

史可則道：「如果你殺了我，就沒有人可以再幫你了，你最好想清楚。」

杜力冷笑道：「也沒有辦法，如果我不殺你，我第一須要付出一筆錢，向你購買這具太陽電池，第二，萬一你給警方抓住，我也一樣逃不了。」

史可則十分生氣，他說：「你太陰險了，還好我沒有把母機的圖則交出！」

「你有母機的圖則？」杜力怔了一怔！

「我當然有，我是徐先生的三個主要助手之一，許多重要的設計，我都有份參加。」

「那麼，爲甚麼你不早說？」

「我首先要知道你是否有誠心交易。」史可則說，「我實在懷疑你是否有那麼多的錢，老實說，除了你之外，還有人須要這些東西，而且也出得起錢！」

「請你先看看這些——」杜力從幾個口袋中，摸出一疊疊的鈔票來！放在木桌上！「這些錢大概不會是假的！」

史可則取過一疊，仔細看了看，鈔票都是

眞的。

豈料就在這一刹那間，槍聲突然响起來！

「砰」然一聲，杜力的眉心首先冒出血來，然後直獃獃地倒在桌子上！

槍手在極度驚愕中望向農舍的窗口，一個人影出現在那裏！

那人彷彿握住一支槍，槍咀對住杜力，隱隱約約仍在冒出一縷輕烟！

槍手立即把他手中的槍移動——槍桿原是對住史可則的，這時他才如夢初覺地，擺向窗口那邊！

但是，可惜他的動作還是太慢了！

又是「砰」的一聲槍响！

子彈擊中了槍手的頭部，他連人帶槍栽倒在地上！

事情來得太突然，令到史可則有如在噩夢中打轉，他甚至企圖逃避，以免第三枚子彈會將他擊斃！

但是，窗外的人已迅速一躍而入！

在極短的距離下，史可則看得更清楚了，他幾乎以爲自己眞的在發夢！因爲眼前出現的，根本是不可能發生的事！

他「咦」的一聲說：「怎麼會是你？」

但是對方一句話也沒有說，把槍桿伸到他的眉心！

史可則連聲求饒，可惜話未說完，他的人已倒地！

那人迅速把桌上的鈔票取去！

他又蹲下來，把杜力保鑣的手槍沒收！然後走到杜力身旁，取去了他口袋中的證件。

他的態度冷靜，許多人面對住三具死屍，都難免有些手忙脚亂！但是這個人卻若無其事地，把留在窗緣上的指紋抹去！

他剛才按住窗緣一躍而入時，左手的指紋一定會留下的，他想得眞周到！

最後，他把太陽電池也一併帶走！

× × ×

在容麗麗的香閨裏，也就是她的伏屍處，找不到任何足以破案的綫索。

警方似乎只能證明了一點，就是死者生前的同居者是她的老板徐石平。

徐石平唯一的親人是他的姊姊徐芝，她已經結了婚，早年移民美國，噩耗傳出後，正兼程趕回來，替她弟弟辦理喪事！

似乎牽連太大了，爲了一個人死，而影响到一切與「大石公司」有關的每一個人和每一件事。

別的不說了，就拿每個手上持有大石股票的人說吧，他們現在簡直欲哭無淚！

過去有人估計大石股票每年可以賺一個對開，今年值一百，明年此時便是二百。

但是，現在只值二三十元而已！

有人預測它還會下跌——直至跌破底價爲止！

至於投資於大石公司的股東們，更是寢食不安。尤其是那幾個富有的紳商名流，除了大石公司名下的資金之外，還被徐石平騙去了一大筆！

最糟的是：那該死的大光棍已經死了。雖然他死得不明不白，到底還是死了。

也就是說：那一大筆錢不但追無可追，而且下落不明！

有人稱徐石平爲「天才瘋子」，其實他是「剃人頭者，人亦剃其頭」，他騙了人家的錢財，結果卻賠出自己的性命！

值得嗎？——只好留待人們去批評了！

三俠和江强等人對於這件事除了驚嘆之外，由於牽連太大，加上他們本身也被捲入漩渦，所以一直希望找到眞正的答案！

霍棠和陳志高等一班大石公司的高級男女職員，根本無須他們去傷腦筋，警方已派人暗中去監視他們，至於徐氏實驗室的何傑等人，也不例外！

不過，由於有外國人杜力等捲入，使到呂偉良等人覺得：這件事似乎不如想像中那麼簡單。

夏維探長已從旅客出入口名單中查出了，杜力是來自美國的，職業是商人，目的是來此旅遊。

但他離開大洋酒店之後便失了蹤！

史可則沒有消息，警方相信他是畏罪逃走！不過，三俠卻從正常開始的偵探術方面着想，因爲，事實上警方的綫人已沒有任何消息提供。

而與此事有關的容麗麗已經死了，史可則又失了蹤！

犯罪集團到底還要殺死甚麼人？

三俠並非希望替那些紳商名流找回失去的巨額金錢，他們只希望悲劇不再發生！

於是三俠和江强等四個人，在剛强偵探社內展開討論！

他們首先認爲：馬戲藝員所用的安全網，不是一般地方可以找到的，至於那些鉛水管反而比較容易買得到。

正常情形下，除了馬戲班之外，就只有體育用品公司才可以找到這些東西！

體育用品公司不是很普遍的商店，全市大約不會超過十間。

他們決定先向體育用品公司方面偵查。

以剛强私家偵探社的設備和規模，他們要查起來，比起警方並不遜色！因爲私家偵探員都是十分有經驗的。

但是，偵查的結果，那些體育用品公司所出售的，並非這一類安全網，而是綫眼更密的彈床！

安全網的綫眼很疏，像專捕大魚用的魚網一樣，而且非常堅固。

看情形只有馬戲班才有這種特殊設備！

「馬戲班？」呂偉良側過頭來問江强：「目前本市有沒有馬戲班上演？」

「沒有！」江强毫不考慮地答，「如果有馬戲班上演，一定非常轟動！」

林愛莉也說：「是的，本市已有好幾年沒有馬戲班上演過！」

阿生插咀道：「提起馬戲班，記得年前有一個馬戲班在本市破產的事嗎？」

「嗯！」呂偉良若有所思地說：「是的，給你提醒了，有個馬戲班，因收入欠佳，結果負債纍纍，最後被迫散班，聽說有些藝員流落在這裏。」

「試試我們的電腦吧！」江强說着，按動桌面上的傳話機，對外面秘書說：「替我接通電腦管理室吧！」

不久，傳話機中傳出聲音：「電腦管理室，甚麼事？」

江强道：「有辦法查出數年前本市一個馬戲班宣佈破產的事嗎？」

「試試看吧，社長，找到了再通知你！」

江强把通話機關上了！

剛强偵探社的電腦資料號稱最齊全，有時警方也要求助於它！

所謂電腦資料，就是由電腦加以管理的意思！

經按鈕後，如果該份資料會被搜集灌輸入電腦之中，螢幕上一定有表現，例如當時報章的報導，以及搜集到的一切資料，均會詳細列明。

不到三分鐘，電腦控制員已經有了回音：「社長，破產的馬戲團是歐亞馬戲團，七年多以前因欠債而破產了，在本市宣告解散，我們

的電腦有收集他們的詳細資料。」

江强對通話機說：「好吧，我們現在就過來看看。」

四個人到了電腦室，控制員按鈕將該份資料逐一映在螢幕之上。

但是，結果却令他們失望，因爲電腦資料只列出該馬戲團一些簡史，以及他們何故破產，散班後各散東西，至於一些受過訓練的野獸，則轉售給一個外國馬戲班，換錢還債……等等。

電腦不是萬能的，他們要找的，在這裏似乎找不到。

正當四個人大感失望之餘，江强的秘書通知他，有人要見他！

江强回到他的辦公室，一個男子已候在那裏。

他並非別人，正是陳志高——大石公司副總經理，也是江强的朋友。

陳志高苦着臉：「朋友，你要救救我！」

江强吃了一驚，問道：「甚麼事？」

陳志高道：「今次這件事，可把我害死了！他們整天派人跟蹤和監視我，單是問話也不知多少次。其實我甚麼都不知道。」

江强這才明白他所指的是徐石平的事。

於是他乘機說道：「這也難怪警方的，因爲你是大石公司的高級職員啊！」

「高級職員又怎麼樣？」陳志高叫寃似的說，「事實上，事前我甚麼都不知道，他左推右推，推到那時候才肯接見你，叫我有甚麼辦法？」

江强道：「然則，你想我怎樣帮你？」

「你不但是個出色的私家偵探，同時又是退休警探，一定很熟悉他們……」

「是指警方麼？」

「是的。所以我希望你帮帮我，就算不能弄清楚這件事，也叫他們別再纏住我！」

江强道：「其實你也不見得不方便的，就當他們保護你吧！」

「保護？」陳志高說：「別開玩笑了，我說他們簡直有如寃鬼一樣！」

「坦白說，我與夏探長等人雖然很熟悉，但却不能命令他們不跟蹤你。」江强說，「如果我是你，我會請敎律師。」

「不！你誤會了。」陳志高苦笑着說，「我除此之外，還希望你和你的朋友查清楚這件事。」

「你是指三俠麼？」

「是的，如果有機會的話，我眞想向他們交代一下。」陳志高道，「你可以把他們找來見見嗎？」

「當然可以，他們本來就在我這裏！」江强按下通話機，「請把呂先生他們三位叫來，有人希望見見他們。」

門外秘書答了話。

不到二分鐘光景，三俠出現在江强的辦公室。

他們看見陳志高，也呆了一陣！

陳志高苦笑着與三個俠打招呼，然後由江强從中交了代一遍！

阿生忽然問：「徐石平是否也是一位體育健將？」

江强還沒來得及向阿生作答。

「據我所知，他絕對不是甚麼體育健將，」陳志高已搶先說道：「他祇是一位十分出色的科學家，整天躲在實驗室的人，那有甚麼時間運動？」

「見過他跳彈床麼？」阿生又問。

陳志高很認眞地，東眉沉思！最後，他還是搖搖頭，說：「沒有，我從來未見過他練跳彈床！」

呂偉良却問道：「他有沒有朋友是幹馬戲班藝員的？」

陳志高道：「警方也以同一問題問過我，但據我所知，沒有！」

林愛莉道：「你不覺得你答得太武斷嗎？到底你對徐先生知道多少？」

「我知道他除了應酬上流社會的富有人家之外，很少與其他的人來往！」陳志高說，「馬戲班藝員，應該很惹人注目的，如果他出現在我們公司，一定有人提及，但是我從未聽人說過！」

「這不能說沒有，對嗎？」林愛莉說：「你應該說你不知道才對！」

陳志高面上一紅，有些尷尬。

江强忙打圓塲說：「林小姐認爲二九零六室找到的安全網值得研究，這方面你有甚麼意見？」

陳志高道：「如果要我說句眞話，我很難相信徐先生有此胆色！」

阿生道：「是的，如果失手，後果實在不堪設想！」

「而且，從三十二樓窗口望下去，已經夠他脚軟了！」陳志高道。

阿生說：「當日早上大霧，他看不見街景的。」

「雖然當日看不見，但他的胆色我很清楚，如果要我說句坦白話，他可能有畏高症！」陳志高道。

「何以見得呢？」呂偉良問。

「天台上面，是不是有一座加建的建築物？」陳志高反問道：「那是由我負責依照徐先生的吩咐去督工興建的。」

阿生問道：「是不是吸收太陽熱能的那一座？」

「對了。」陳志高道，「記得當初建議時，我曾引領他登上天台去看看是否滿意，豈料，他看了看突然閉上了雙眼，後來我才知道他從天台的欄杆俯視街中情景時，有暈眩跡象，這可能就是所謂畏高症，後來他叫我把欄杆封密，同時加高，目的是不要讓他的視綫可以俯瞰街景，試問這情形，叫他如何有胆去表演跳安全網？」

「你說得很有道理。」阿生又說，「但是相信你還記得吧，當時他似乎有些失常。」

「是的，除非他神經失常，這也是唯一的解釋，否則，我絕難相信他從三百多呎的高空，表演那驚險的活劇。」陳志高道：「假如在正常情形下，即使他能抓穩安全網，恐怕他也會暈倒過去！」

呂偉良問：「你有沒有把這番說話對警方的人員說出來？」

陳志高道：「有是有的，但他們不相信，我也沒有辦法，他們似乎仍在懷疑我是同謀者，甚至認爲：當他們在二九〇六室——即我辦公室上面佈置安全網時，我沒有理由毫無所覺！嘿！他們一定以爲身爲一間大公司的副總經理，一定無事可做。」

阿生忽然從椅子上站了起來，走到了江强的辦公桌旁邊！

他對各人說：「有件事我不明白，安全網爲甚麼要佈置在二九〇六室？而不佈置在三〇〇六室窗外？這不是增加了危險性麼？」

「嗯！」陳志高說，「也許就是因爲三〇〇六室的窗口，太過接近我的窗口，鉛水管的少許碰撞聲响，也可能引起我的注意，但二九〇六室的窗口，起碼與我的辦公室的窗口隔了一層！」

阿生所以要走到江强的辦公桌旁邊，是要利用一些實物作比如！

江强辦公桌一角，有一座文件分類格，是

鋼製的活動架！

阿生就當這些架子是那幾層樓，讓在塲的人看得更爲明白。

他把最高一格當作三十二樓，順序爲三十一，三十以及二十九等。

阿生說：「如果是我，我一定取易不取難，因爲由三十二樓窗口跳下，即使安全網佈在三十樓窗口，如此的距離也在二十呎過外，我是以每層樓的高度十餘呎計，從三十二至到三十，隔了兩層，便是二十餘呎，對嗎？」

呂偉良道：「是的，但現在安全網在二九〇六室找到，一切跡象也顯示出，他們是把安全網佈在二九〇六室的窗口。」

阿生道：「那就是說：徐石平當時要跳下三十餘呎的高度！以物理學的定律而言，越高跳下去，反彈力一定越大，對不？」

陳志高說：「是的，他不可能有此胆色，即使把安全網佈置在我辦公室的窗口，彼此只隔十餘呎，我也敢打賭他無胆量！」

阿生笑了笑道：「三個人六隻眼睛，怎會看錯？」

江强補充說：「還有死去的容麗麗，她也在房門口見到當時的情形。」

「所以我說，只有一個可能，就是他的神經忽然之間出了毛病！」陳志高又說道，「我所以說忽然之間，就是因爲他當天不久之前才召見過我，當時，我看不出他有甚麼不對勁的。否則，他不會答允會見你們二位。」

呂偉良對陳志高說道：「我希望你想清楚，當時，你們見到的跳樓人，那眞的是徐石平嗎？」

「當然是他！」陳志高道，「江强，你也應該認得徐先生的，是不？」

江强道：「我只是從報紙上，見過他的照片。」

呂偉良道：「所以我想你回憶一下，當時有沒有可能有人化裝，僞裝成徐石平？」

「不！不可能的。」陳志高道，「他不可能連聲音也那麼似的。」

「我不敢肯定有人冒充他！但是，假如有個胆色過人的馬戲班藝員冒充他，代他跳落安全網，這就可以解決了這件奇事之中的許多矛盾。」呂偉良說道，「因爲這分明是一宗有計劃的大騙案，根本不是徐石平突然神經出了毛病！」

「是的，從容麗麗的被殺，更證明幕後另有其人！」阿生道。

陳志高說：「如果你們還不趕快把這件事弄清楚，祇怕不久之後可能輪到我！」

林愛莉道：「你這麼害怕，是不是因爲你知得太多？」

「不害怕是假的，小姐。」陳志高說，「警探祇會跟蹤我，未必可以保護我！但是，我敢對各位發誓，我對此事，一無所知。我所見，所知的，當時與我在塲的二位也見到，也知道了！」

呂偉良說：「所以，我以爲一個可能是存在的，就是當時跳出窗外的，不是眞的徐石平，只是個僞裝成他的替身，這位身手不凡的人極有可能是一位馬戲班藝員，因爲這實在是一門特技……」

「嗯……」阿生忽然對江强說：「對了，爲甚麼我們不查查，那些拍電影的人？」

江强也會意了，他說：「是的，不一定要馬戲班藝員才有此本事，拍電影的特技人員，也有這種驚人的本領啊！」

江强說到這裏，退出了房外，他要出去吩咐一些人去查查電影界裏面的特技人員，這些人往往就是大明星的替身！

林愛莉也說：「徐石平的替身要進入董事長辦公室，自然騙不過女秘書的容麗麗，所以，她的被殺，不是沒有道理的。」

陳志高道：「然則，爲甚麼徐先生後來又會眞的墮樓？」

「很簡單！」呂偉良說，「那跟他合作的同謀人，出賣了他！」

阿生道：「容麗麗因爲知得太多，同謀人非殺她不可，所以，如果你也知道一些甚麼，我勸你趁現在就坦白對我們說出來，否則，你的命運，我眞不敢想像，這是衷心說話！」

「謝謝你！我明白你的意思！」陳志高苦笑着道：「你們可能也像警方的想法一樣，以爲我是同謀人之一，其實，我絕對是個淸白的人！」

呂偉良道：「當時你很驚慌，我知道一個人驚慌過度時的心情，所以我提醒你，如果當時徐石平是假的，你也未必看得出破綻！」

「但是，聲音，身形和外貌，實實在在就是他！」陳志高說。

這時候，江强又由外面回來！他已派人去查查電影圈之內是否有一些特技人員，尤其是敢於跳高的。

死人復活　奇事更奇

郊區警局二名警探受到上司的指責之後，都有點憤憤不平！

他們的上司是個外地人。

原來在該管轄區之內，日前發生一宗擄姦案，受害人是一名農家女，她被二名阿飛用汽車擄去，輪姦一番，翌日才放人！

這二名警探所以認爲氣結，是因爲那外人罵得他們太沒趣了！

他們的上司拍案怒道：「他媽的！你們越來越不像話了，這種事情竟在本區發生，我限你們三天之內把那二名色狼抓回來！」

其實感到不平的也不止這二名警探，而是該區的全體警探！

當地政府就是這樣，許多高級官員盡是祖家的外人。

他們拿最高的薪酬，做最少的事情，整天只懂得坐在辦裏公室喝洋酒！

一年之內往往休假三四個月之久，政府還要巧立名目，發給他們多項津貼。

這就是當地政府的「德政」之一啊！

相反，再看看本地僱員，却是可憐巴巴的，幾乎要暴動才可以求得加數十元。

這也沒有辦法，市長是來自祖家的人，偏偏祖家是個窮措大。一個人兩條心不爲多，有朝一日貴爲市長，也該「關照」一下鄉親父老的！

於是馬路上穿了個洞，市長也大陣大仗的立個名目，遠自祖家請來一些所謂「專家」，撥出數以百萬計的金錢叫他們「研究研究」！

這也就是當地的稅收爲甚麼要年年加的主要原因之一！

話說回頭，那二名警探帶着滿腹牢騷，駕着汽車在公路上各處巡邏！

其中一名說：「他媽的，要是讓老子抓到那臭飛，一定打他媽的一個半死再說！」

另一個說：「那還是太便宜他了，我會朝他大腹開一槍，然後讓他流兩三小時的血，看他挨得多久，嘿！」

「你不怕他將來在法庭上，指我們亂開槍麼？」

「他媽的！你可以作證，說他們不聽警告，意圖反抗的！」

「說眞的，其實那輩臭飛，留在人間又有甚麼用呢？遲早被人活活打死！」

「咦！快些停車！」

負責開車的警探立刻刹掣，把車子停於道旁！

那是一條分岔小路路口附近，很荒僻，因此路旁長了很多青草！

「把車子退後！」那警探說，「我要看看小路上是否有些東西，剛才我似乎看見閃閃生光似的，可能是一輛汽車之類！」

「別大驚小怪吧！這條路荒廢很久了，何來有汽車？見鬼！」

話雖如此，他還是把汽車退後數丈，讓他的同伴看個明白！

小路上野草叢生，視綫困難，於是那警探下了汽車，步行入去！

果然，不久之後他揚聲招呼那開車的警探，叫他也入去！

「看見了嗎，九成是偷車，那些臭飛，可謂無惡不作，小心點！車內可能還睡着一兩個人！」

他們非常緊張地，拔槍在手，步步爲營的走了過去！

但是，車內空空如也！

「你有沒有抄起失車車牌編號？」

「有的！讓我看看。」

每一天，警局裏都增加一批失車車牌編號，因此那幾千個號碼也不是一次過抄下的，而是逐天的抄在小册子。

於是每一名探員的小册子都變得厚厚的。

現在那探員忽然變得緊張起來。

那是因爲他對過了這汽車的編號！

「糟糕！這是外國人租用的汽車。」

「他媽的！別提到外國人你就害怕成這副樣子好嗎？」

「我不是害怕外國人，這編號的車子不是一般報失車輛，而是一間出租汽車公司向警方報失的。」

原來這就是史可則那天，以杜力名義租來的汽車，難怪那警探如此緊張了！因爲「杜力」已被列入通緝的名單內！

於是夏維探長很快便接到郊區分局的通知，帶人趕來調查！

當夏維到達小路時，郊區分局的人已在叢林之內發現一間荒廢的農舍，自然也發現了那三具男子的屍體，已開始發臭了！

夏維終於找到了他們要找的人，但是，爲甚麼他們會在一起？他們何故一併被殺？這裏發生一些什麼事？他們祇能憑推測！

最正常的推測就是史可則偷了「太陽電池」賣給杜力。

因爲根據江强的口供，警方當天已知道杜力這個外國商人，曾委託他求見徐石平，顯然是企圖從徐石平處得到「太陽電池」的製作方法！

而史可則由一開始失蹤，已被人懷疑他「畏罪逃避」！同時也是三具太陽電池失蹤的疑人之一！

事情發展至此，似乎又進入了新的階段！誰殺了杜力和史可則？還有阿發！

兇手是否爲了要獲得「太陽電池」？

夏維探長因爲阿發是黑社會的打手，所以立即派人到黑社會去調查！

由於一死就是三個，而且事情似乎牽涉到轟動一時的「徐石平自殺案」，所以電台報章又紛紛爭相報導。

一度沉寂下來的新聞，現在變本加厲地，又再度哄動非常！

三俠與江强等人，也覺得事態越來越嚴重！他們不知道還要死多少人！

江强開始調動大批私家探員，甚至連一些客戶的案件也暫且放下！

他們一度懷疑史可則才是眞正的幕後人，但現在看來似乎又另有其人！

三俠和江强綜合了各方面的資料，尤其是江强的朋友，陳志高所供的資料，更加令到他們對全案的看法都要重新估計！

陳志高說：徐石平有畏高傾向，不可能有胆作高空的「自殺表演」！

三俠也因爲這點，而叫江强出動私家探員到電影界去偵查！

結果，私家偵探便從一些劇務手中，獲得了一份名單！

這是一些有胆從高處躍下的特技替身，以及龍虎武師們！

但是三俠認爲這是不够的，尤其是呂偉良，他希望跟那位劇務談談！

通過那位私家探員的穿針引綫，呂偉良等三俠終於會晤了一名電影界很有資歷的劇務壽叔。

壽叔說：「每個龍虎武師都敢從高處躍下，但據我所知，能從三十餘呎高處跳下的，不出三個人，而其中一個比較出色的，還常常做大明星的替身。」

「我想知道他是誰，最好能找到他的照片，可以想想辦法嗎？」呂偉良說。

壽叔說：「那就容易了，找一張劇照不是就可以滿足閣下的要求麼？」

「對了，有他的劇照便行。」呂偉良又問：「他的高度約莫有幾呎幾吋？」

壽伯打開一本小册子，順口答道：「祁德成的高度是五呎八吋。因爲許多大明星要找替身，我有這班人的體型和高度。」

「五呎八吋！嗯！阿生——」呂偉良回過頭來問阿生：「你可知道徐石平的高度嗎？」

阿生答道：「也是五呎八吋。」

呂偉良於是從口袋中摸出一張照片，給壽叔看，又問道：「身形似不似這個人？」

壽叔只瞥了一眼就順口說道：「倒有九分相似。」

但是他無法看清楚那人的面孔！

其實這張照片是呂偉良從偵探社的資料室裏取來的。

照片中人正是徐石平，只不過呂偉良故意把面孔掩飾而已！

呂偉良和阿生等人交換了一個眼色，江强和林愛莉也心裏明白了。

呂偉良對壽叔道：「我們不必看到照片，現在我就想找這個人談談，有辦法替我把他找到嗎？」

「讓我試試打個電話吧！」壽叔於是站了起來，走向電話機旁！

呂偉良趁這時候對阿生他們說：「我們可能不幸而猜中！我所以說不幸，是因爲這件事比我們想像中更爲複雜。」

阿生因爲跟着他師父呂偉良闖蕩江湖已有不少時，因此思想方面十分接近，有時彼此所想的也差不多。

阿生十分有默契地說：「如果祁德成化裝成徐石平，那麼——」

林愛莉趁住阿生頓住話頭的時候，插咀說道：「祁德成一定是見財起了貪念，把心一橫，出賣了僱用的徐石平。」

「但是，他爲甚麼要殺容麗麗？」江强說：「還有史可則等人會不會也是他——」

這時候，壽叔打完電話回來了。

他對各人說：「祁德成的二房東說，他已有好幾天沒有回來！」

三俠與江强又是一怔！

他們覺得事情似乎已經明朗化！

他們要求壽叔對這件事保密，同時如果有祁德成的消息，立即通知他們！

壽叔答允了。

等到壽叔走後，他們開始研究整個事件的過程以及可能性。

江强說道：「正常情形下，徐石平應該和其他人組成一個集團，因爲這件事决非由一個人或者兩個人所能做得到的。」

「是的，單是佈下安全網最少也要兩三個人。」林愛莉說。

阿生說道：「我以爲未必，兩個人應該够了，他們只要事先張開了安全網，然後合力把它伸出窗外去接應。既然當時我們見到表演跳樓的人不是徐石平，而只是他的替身，那麼，眞正的徐石平，當時可能已經在二九零六室之內了！」

江强說道：「那你是說，除了徐石平和祁德成之外，這件事，只有另外的一個人知道而已！」

「只是忖測。」阿生說，「我們不妨假定那個人是祁德成的朋友，可能是龍虎武師之流，他們必須有氣有力才可以把那個用鉛水管構成的安全網整個伸出去窗外！」

「我知道你怎麼樣想。」林愛莉說，「你一定以爲過程是這樣的：眞的徐石平與一名龍虎武師在二九零六室的窗口佈下安全網，讓祁德成那個假的徐石平跳下來。成功之後，祁德成和那個拍檔的龍虎武師合力把眞的徐石平推落街，是不？」

阿生點點頭。

林愛莉問道：「那麼，爲甚麼將近三小時之後，才出此一着？」

阿生說：「這件事大概是祁德成早有不軌意圖，在表演完畢之後，要脅徐石平付出一筆鉅欵作爲掩口費。但徐氏不就範，因此雙方堅持不下，僵持了將近三小時之久！」

林愛莉道：「不合邏輯！如果徐石平有心騙去各人大筆鉅欵，一定付出不少錢給他的替身，祁德成如果接受是項聘請，大概不會中途變節的。」

「但是，祁德成的拍檔——那個想像中的龍虎武師可能慫恿他！」阿生說，「總之，我們現在差不多可以肯定的一點，就是由三十二樓窗口跳下去的人，不是眞的徐石平！」

「但這想法仍有矛盾存在！」呂偉良一直沉思，這時候才開始說話。「如果容麗麗眞的因爲愛上徐石平而與他同居，那麼，徐石平弄假成眞的死了，她一定會把她所知的內幕密告警方！」

「這點我倒不同意！」林愛莉說：「容麗麗如果與徐石平眞心相愛，他們早已結婚，何必同居？分明是她貪他的錢，正如容太太說：她女兒貪慕虛榮！也許祁德成與他的同黨，因爲與容麗麗談不攏，因而把心一橫，又將她殺了！」

「然則，史可則等人又是誰殺的？」江强問。

阿生道：「杜力希望得到太陽電池的製作方法，所以一定與史可則有約，大概有人也希望獲得這方法，結果把他們一併殺死，把圖則或方程式奪取！」

江强道：「但是，何傑不是說過，徐石平才是知道整個製作過程的人嗎？」

阿生道：「他只是最後把一些重要儀器裝配進去的人，但這幾個科學家日夕相研，相信多少也知道一些。」

呂偉良道：「這想法稍爲接近。年來世界大鬧燃料危機，我們倒不妨把思想範圍再推廣一些，例如會不會有國際特工插手這件事？」

「嗯！」林愛莉怔怔地說，「這大有可能的！一口氣殺死三個人，這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得到的，要不是職業殺手，便是國際特工！」

阿生笑了笑，道：「你們似乎又在迫我回到國際特警組去了！」

江强忽然說道：「要不要把這事通知夏探長？」

林愛莉道：「是的，希望他們能設法把祁德成找到，相信這件事一定眞相大白！」

呂偉良說道：「祁德成可能是無辜的，剛才我們所討論的，只不過是我們自己的想法而已！」

阿生道：「我們不妨跟夏探長討論一下，只要有辦法證明祁德成的指紋會出現在徐石平辦公室或者二九〇六室，這已經可以證明我們的想法不致離題萬丈！」

「我同意阿生的這個想法。」江强說，「我們一方面與夏探長連絡，另一方面，派人去找尋祁德成！」

他們就這樣决定下來：三俠同往警探部找夏維，江强親自部署屬下的私家探員，追蹤祁德成此人的下落。

× × ×

夏維探長並不在警探部之內。

較早時他接到報告，徐石平生前的另一名實驗室助手洪烈，突然倒斃在他的住所裏！

向警方報案的，就是洪太太——洪烈的妻子。

因此夏維立即帶人趕到現場去調查！

洪烈渾身瘀黑，似乎是中毒死的。

夏維極力勸慰洪太太，希望她的情緒平靜下來，把這件事從頭說起！

洪太太回憶着說：「自從他的老板徐先生死後，他老是心神彷彿，今天我看見他在書房裏就了那麼久，還以爲他在看書，他過去有這種習慣，但我後來想想，這些日子他還那裏有心情看書？於是推門入去看看，立即發覺他俯伏在書桌之上，再過去看看清楚，不由得大吃一驚，原來他……」

洪太太哽咽着，已泣不成聲！

醫官來了，經過檢驗後，初步懷疑洪烈是給一枚毒針刺斃的！

夏維問洪太太：「有誰入過書房？」

洪太太怔怔地說：「只有我——這裏只有我們夫婦二人居住，女工人還未請到，舊的走了半個月之久。」

夏維探長在屋內各處巡視了一遍！

這是一幢二層高的小型花園洋房，但二個人住，到底在此時此地，實在有點浪費。

這兒位於半山區，如果有人要由後花園的山坡上爬入來，相信絕不困難。

既然洪太太說沒有人入過來，那麼，兇手可能由花園爬入。

夏維一邊派人到後面山坡偵查，一邊研究那些古怪的兇器！

那是一枚染了劇毒的金屬針，長僅一英吋左右，大小一如縫衣的針。

死者中針的部位是頸項前面，當時他可能坐在書桌上，面對窗口！

然則，兇手未必一定要入屋，大可以蹲在樹上——山坡上的樹木，居高臨下，瞄準發射這一枚毒針，於是死者神不知鬼不覺地死去！

呂偉良等三俠因爲在警局找不到夏維，根據探長的助手提供消息，他們結果也找到這兒來了。

夏維探長忽然對呂偉良說：「你來得正好合時，請解釋一下，你的鐵拐杖是否可以發射銀針？」

呂偉良覺得夏維問得突然，吶吶地不知所對。

夏維看見他這表情，又苦笑道：「別大驚小怪，我只想知道原理，因爲，死者是給一枚毒針所殺。我想知道兇手能否由屋外把毒針射入！」

呂偉良聽夏維解釋清楚之後，心裏釋然，說道：「當然可以！這是風槍的原理，據我所知，一枚縫針大小的金屬，可以射出三百英呎以外，如果發射器製作精巧，同樣亦可以加上瞄準器，甚至比槍彈更準更可靠！」

夏維約畧估計一下，由山上的樹上，直到窻前死者伏屍處，實在不足三百呎！

正當各人作出各種假設之際，一名探員忽然向夏維報告，在後牆之上找到一些血漬！

血漬染在一些碎玻璃之上！

這些碎玻璃是混了三合土，鑲在牆頭之上，作防盜用的！

再經小心視察，圍牆內內外外的牆腳下，泥土也留下一些鞋印，那是爬牆的人跳出跳入時，無可避免地留下的！

於是警方設法檢查血漬的血型，以及把鞋印倒成石膏模型等等！

而夏維的另一個下屬，也在死者的書房之內，找到了一具太陽電池！

這是最令警方感到意外的。

太陽電池收藏在一處暗格之內，但暗門已打開了，顯然有被人撬過的痕跡。

「奇怪！」林愛莉說，「為甚麼兇手不把太陽電池帶走？」

阿生在夏維探長的同意下，正動手小心把太陽電池拆開觀看！

阿生在大石公司頂樓的實驗室內，已從何傑那處學會了如何拆卸太陽電池，自然也曉得它裏面有些甚麼。

阿生只瞥了一眼，就感到恍然大悟！

他說：「怪不得兇手沒有把它帶走，其實他已取去了其中最重要的部份！」

夏維過來問道：「你說甚麼？」

「太陽電池之內，最重要部份是一個金屬小盒子，那是徐氏精心設計的太陽熱能儲存器，也就是傳說最後才由徐氏親手把它裝配入去的東西！」阿生解釋着說。

大批警探奉命到後山去搜索。

指紋組人員小心翼翼地，留在現場上印取留下的可疑指紋。

三俠雖然見到了夏維，卻沒有機會談及祈德成的事情。

事實上任何人在這種情形底下，也只能把注意力集中在死者洪烈的身上！

何傑——徐石平生前的首席助手，實驗室的主管人！他聞訊也匆匆趕到現場來！

原來徐氏實驗室這幾天已停止了一切研究工作，所以洪烈才有空留在家中，至於警方的問話，早於案發後的第一，二天問過了。

何傑經過一番檢驗，證實阿生所講的這具太陽電池是失蹤的三具之中的一具，而「心臟部份」已失落了。

「想不到他竟是竊賊！」何傑感慨地說，「我早也想過了，除了我們四個人之外，第五個人很難把太陽電池偷到手！」

夏維問：「那四個人？」

何傑說：「就是我，徐石平，史可則和洪烈等四個人。」

「現在三具之中只能找到這一具，還有二具呢？」夏維說。

「其實嚴格地說，一具也未找到。」何傑說，「這東西欠缺了其中的太陽能源儲存器，豈非等於廢物麼？」

阿生忽然問夏維：「其他七具呢？」

「在警局的保險庫內！」夏維說，「我們也想到了它的重要性，一定有不少人希望得到它！」

「這件事越來越奇怪，看來我要跟你討論一下我們這方面的想法了。」呂偉良担心夏維等會兒又要走開，他於是把握機會說：「你有沒有想過，死者徐石平生前跳樓的一幕？」

「你似乎也想到了，那是演戲，是不？」夏維說道。

「是的，是演戲，但不是徐石平演的，而是一名替身！」呂偉良說。

三俠以為夏維一定想不到他們所講的替身是祈德成。

豈料夏維探長卻出奇地笑了笑道：「你們大概已查到了祈德成這個人的身上去了！」

三俠感到意外地吃了一驚！

本來他們能想得到的，夏維既然身為探長，自然也不難可以想得到。但是，夏維竟然直接了當地說出了「祈德成」三個字，這就不能不令到三俠為之震驚！

三俠交換了一個眼色，好久也說不出一句話來！

夏維也看得出他們內心的驚奇，說道：「別大驚小怪了，你們怎樣查出祈德成與此案有關我不知道，但我不妨告訴你們，我是從現場留下的指紋中，翻查到祈德成這個人的，可惜，我們查到時，祈德成已不知所蹤！」

林愛莉不禁問道：「他有案底嗎？」

「不！如果他有案底，就無須費時失事了。」夏維探長說道。

「就是因為他沒有案底，我們才須要把指紋交到總局去，從全市的人口登記檔案中，從頭調查，結果阻了不少時間。」

「他的指紋留在何處？」呂偉良問。

「你猜猜吧！」夏維故作神秘地笑了笑，「你們三個臭皮囊許多時不是比起我這個諸葛亮更加精明能幹嗎？」

「嘿！」林愛莉明知夏維祇是說笑，她的咀巴卻不饒人！「你是甚麼東西？竟然把我們比成臭皮囊！其實，你如果沒有警方的設備，半個臭皮囊也比不上！你以為我這些話說得對不對！」

呂偉良卻一派正經地問道：「祈德成的指紋是不是在三十二漊徐氏辦公室的窻緣上找到的？」

「是的，對了，你猜對了，還有玻璃！」夏維說道：「在那些鉛水管之上，其中一條也印有祈德成的指紋！」

「也就是說：跳樓人本來是祈德成，根本不是徐石平，對不？」阿生問。

夏維點點頭，反問道：「你們怎會想到祈德成的身上去？」

「我們不知道有指紋，祇憑情理去猜想。」阿生說，「因為有人力證徐石平根本沒有胆去表演跳漊！」

「是的，這口供是陳志高的。」夏維說，「起初我們以為他是同謀人，故意引導我們警方走錯路！後來經過我們多方偵查，證明了他並未說謊，於是我們就從另一角度去偵查。」

呂偉良嘆氣道：「可惜我們都想得太遲，知得太晚！」

「照計他逃不了的！」夏維說，「我們在他的住所找到他的旅行證件。」

林愛莉道：「探長，你似乎不知道有偷渡這回事！」

「你是說：他可能偷渡出境麼？」夏維說道。

「是的。」林愛莉道。

夏維說：「我們已通知全體綫人，全力去找祈德成此人。」

林愛莉道：「我祇担心，你到頭來還是失望！」

「那也沒有辦法！我也明知這案子壓力太大，許多富商被騙，但我祇求盡力而為！」夏維嘆了一口氣說！

呂偉良道：「我所担心的，並非能否破案

，而是還有多少人被害！」

「你說甚麼？」夏維驚愕了一下！

呂偉良道：「有個人在幕後若隱若現，他可能是祈德成，也可能是知道整個欺騙計劃的人，所以，他必須殺死一些人，而這些被害者，都有可能知道內情的。因此他非殺人滅口不可！」

夏維說道：「我不知道你怎會把數宗命案連想成一個人幹的，我是指容麗麗，史可則以及杜力他們三個人，還有這個洪烈等人！」

呂偉良說：「是的，五個人未必是一個人所殺，但必有關連，這不是憑空構想，而是從殺人動機去推想出來的！」

阿生說：「希望沒有第六個，否則，又要再犧牲一個人！」

「容麗麗是被刀刺殺的，史可則等三個被槍射死，而眼前的洪烈，卻是被毒針所刺，毒發斃命。每個手法不同！」夏維說，「你憑甚麼懷疑是同一帮人所為？」

呂偉良道：「殺人手法雖然各有不同，但動機則一，他們都是為了太陽電池而明爭暗鬥，我還有另一個更大胆的想法！」

「甚麼想法？」夏維問。

呂偉良說：「不妨想到國際間諜或者特工的鬥法這方面去！」

夏維苦笑搖頭：「你們想得太遠了！」

「杜力是甚麼人，查到了嗎？」林愛莉問道。

夏維答道：「是個美國商人。」

「從何處得來的資料？」林愛莉問。

「領事館。」夏維說。

林愛莉笑道：「如果杜力是美國偽裝的特工，美國領事館，自然會為他的眞正身份掩護的！」

「無論如何，這件事似已告一段落。」夏維道：「首先是徐石平企圖騙去各大股東的巨欵，於是佈置一個自殺假局，等人以為他的屍體可能隨風飄入大海去了，豈料他請回來的替身靠不住，就地勒索不遂，於是將他順手推落街上，變了假戲眞做，事情大致如此！」

「但是，後來接二連三把容麗麗，史可則等人殺死的，又是誰？」林愛莉問。

「可能有人企圖獲得太陽電池，誰都知道，只要知道它的製作方法，就可以發大財！」夏維說，「但是，兇手未必是一個人，也未必是與徐石平有關，如果兇手的目的，在於太陽電池，我們不妨把這些兇案，作為獨立性案件處理！」

「探長，警方既然在安全網邊緣的鉛水管上找到祈德成的指紋，是否也找到其他人的指紋？」阿生問。

夏維說：「沒有，這是不足為奇的，因為他們一定都戴上手套行事，而祈德成因為要在你和江強等人的面前表演跳漊，他自然不能戴上手套，一則怕引起你們疑心，二則也怕他的動作受到影响，因為誰也不難想像得到，動作稍為不如意，就不難粉身碎骨！」

呂偉良說道：「你既然能够查出指紋，是屬於祈德成的，那麼，自然也會知道他的身份了吧？」

夏維道：「是的，他的前身是馬戲班藝員，目前是電影界的人。」

「馬戲班藝員？」三俠幾乎異口同聲地驚叫了起來！

「是的！」夏維說，「我們查過，祈德成十年八年前參加過馬戲班，後來馬戲班破了產，他被解散，後來才參加了電影界，做龍虎武師和特技替身。聽說身手不凡！」

林愛莉嘆氣道：「江強那副電腦看來還要改良呢！」

呂偉良道：「電腦到底及不上人腦，這是另一明證，電腦不是萬能的，它收集不到馬戲班藝員的名單和照片，自然無法向我們提供所須要的，何況最早想起與馬戲班藝員有關，也是我們這副人腦，後來才去問電腦的，可見電腦絕不及人腦！」

現場上的偵查仍在繼續着。

阿生忽然又要求夏維，讓他進入警方的保險庫，檢查一下其他七具太陽電池！

仍然留在現場上協助警方偵查的何傑，也覺得有此必要。

夏維知道阿生是國際特警，他要進入警方的保險庫自然不成問題，但何傑卻只是一名科學家，若非警方特別邀請，否則一定要經更高級的上司批准才可以！

終於，夏維托詞拒絕了何傑的要求，只悄悄讓阿生進入保險庫去！

二名高級警官陪同阿生，進入守衞森嚴的總部保險庫去！二名高級警官表面是「陪同」，但阿生也明白他們實際負起了監視之責！

這也好，反正阿生只想證明他的想法沒有錯，有二名警官在着，也樂得清白！

經過一番檢查之後，七具太陽電池之中，竟然有六具沒有「太陽能儲存器」的，只有其中一具有這小東西而已！

每一具太陽電池均有編號。

阿生記得何傑向警方人員示範的，就是眼前僅有的，最健全的一具太陽電池！

至於其他六具，一直由警方人員查封起來，照計也沒有人動過它，為甚麼會不見了其中最重要的部份？

是看守的警深作怪麼？

不可能的，這些科學產品，不是每一個人都曉得拆開的。

阿生把情形對夏維說了。

夏維質諸何傑，何傑也不能解答。

何傑首先被拒絕進入警方總部的保險庫，現在又被傳來質問，他也想到警方開始懷疑他了！

何傑說：「我知道警方一直有派人監視我現在你們何不進一步派人檢查我的寓所？其實我的最大興趣只在乎研究，根本不想擁有！」

夏維也老實不客氣，派人去檢查何傑的住所，看看是否有收藏太陽電池，或者太陽能儲存器等等東西。

三俠認為夏維多此一舉，即使他沒有做錯，也在時間上遲了一步！

人家不可能直到現在，還留證物在家裏的，因為何傑是徐石平首席助手，警方必然最早就懷疑到他才對。

阿生又向警方建議讓外國來的專家參加研究這幾具太陽電池。

阿生的目的只想知道：到底這些東西是否值得死去了這麼多人？

阿生不是專家，但他卻同意何傑較早時所說：太陽能儲存器是稀有金屬的合金製品，不能隨便把它弄開的！

發明人徐石平何故會有此設計？

根據何傑的解釋，主要是担心儲存在其中的太陽熱能散失！

但阿生則認為：徐石平的另一個作用是：他根本不希望別人知道了其中的秘密，因為如果每個人都能把它弄開，根本亦無秘密可言！

夏維不敢接受阿生的建議，事實上他沒有這份權力讓外國專家揷手，因為據他所知，市長的祖家已開始派人到這兒來！

他們顯然對太陽電池大感興趣！

阿生覺得這件事牽連太大了，很可能發展成國際事件。

江強也跟三俠再連絡，他和私家深員們沒

有任何收穫，也就是說，他們找不到祈德成！

三俠與江强等四個人，總覺得這件事越來越可怕，他們絕不同意夏維所說：此案已近尾聲！更不同意各死者的被謀害是沒有關連。

四個人關在偵深社的辦公室裏面，各自沉思！

他們要找出一個結論來！這件案到底是甚麼性質的？

是徐石平存心欺騙別人，還是另有別情？到了晚上，他們還沒有離開那裏。

呂偉良忽然喃喃自語地說：「徐石平有本領騙了各大股東那麼多的錢，那麼，他可能死得這麼容易嗎？」

阿生道：「照計不可能的，一個如此工於心計的大騙子，怎麼會被人戲假眞做？」

「但是，當時可能是迫於形勢！」林愛莉說：「他以爲付了錢給祈德成他們，就可以一了百了！想不到他們如此貪婪！」

呂偉良忽然又問：「祈德成他們迫死了眞的徐石平之後，到底又得到了一些甚麼？」

「錢啊！」林愛莉說。

呂偉良道：「照計，徐石平除了付出議好的代價給祈德成之外，不可能有太多的錢在身邊。」

「我想到了！」林愛莉說道：「是迫簽支票！」

呂偉良搖搖頭：「也不可能！因爲警方已查過徐氏生前的銀行戶口，他名下的錢早已提清！」

江强道：「我覺得你假定的另一個可能性更大，就是間諜鬥法！」

呂偉良說：「是的，一些國家可能希望得到太陽電池的製作方法！」

「想得太遠了，我們反而無法統一起來！」林愛莉說。

阿生道：「有一個想法是最順理成章的，但却不可能！」

「甚麼想法？」林愛莉問道。

阿生說：「就是徐石平根本沒有死！」

「但他明明是死了！」林愛莉說。

阿生聳聳肩，苦笑道：「所以，我說不可能啊！」

呂偉良却說：「最不可能的事也有可能的，就如太陽電池一樣，科學家不是說過，太陽能難以儲存起來嗎？」

江强道：「是的，結果徐石平却有辦法完成他們的夢想！」

呂偉良道：「我們不妨假定，徐石平未死，他便有數億元金錢，可供他過下半世的生活了！」

阿生說：「是的，警方在殺死容麗麗的現場，也只是找到徐氏的指紋和鞋印等證據，此外並無其他陌生人的，我們和警深後來進入現場的當然不算數了。」

林愛莉道：「他們生前同居，自然滿屋只有二人的指紋和鞋印。」

「那麼，兇手的呢？」阿生問。

「兇手很有經驗，消滅了一切罪證，這類案子過去也有發生過。」林愛莉說。

阿生道：「指紋可以抹去，鞋印則不能，警方是利用最新儀器偵查現場的，但當他們只找到徐氏和死者的鞋印時，也無法解答！」

「死者不可能殺人的！」江强說，「可能只是兇手穿上了徐氏的鞋！」

林愛莉道：「其實警方是不能證實那是徐氏的鞋。也不能證實是兇手穿了徐氏的鞋，更何況只是一些鞋印！」

阿生說：「但徐氏生前只穿一個牌子的鞋鞋店已證明了這點！」

林愛莉道：「徐石平是太陽電池的發明人，他如果計劃成功了，早該走了，還何必殺死這許多人？更不會希望得到太陽電池，因爲他也會製造啊！」

呂偉良說：「但是，如果他有了自私的念頭，這問題就簡單了。」

阿生也說：「是的，例如他不希望別人也能仿製，又或者他希望出賣給某一國，那麼，他必須毀去已完成的使到其他人無法可以仿製，這才眞正有其價值啊！」

林愛莉道：「你兩師徒眞的古靈精怪，人是明明白白的死了，人怎麼可以跌到如此稀爛還會復活？眞是妙想天開！」

呂偉良道：「如果不是跌得頭肉糊塗，我反而相信他就是徐石平。」

阿生道：「師父，你眞的也同意了我的想法麼？對了，我左思右想，覺得只有相信他不是徐石平，才可以解答一連串的問題！」

呂偉良道：「本來經過了警方醫官的檢驗，我們的想法很難有成爲事實的可能，但是，徐石平爲人如此精明，他似乎不可能死得太容易的，所以我担心他把我們每一個人都加以欺騙！」

阿生道：「師父，你也不是不淸楚本地官員的糊塗作風，對生人尙且馬馬虎虎，對死人又怎麼會認眞呢？」

「是的，我們不妨與夏維探長連絡一下，反正死者未下葬，讓我們到殮房去看看他！」呂偉良道。

林愛莉睜大了雙眼：「現在就去？」

「是的。」呂偉良看看腕表，是晚上十點了！

林愛莉道：「那麼，你們自己去好了，我不會去的！」

「你怕？」阿生問。

林愛莉瞪他一眼：「我爲甚麼會怕？祗是太夜了，這個時候去看一個跌得面目全非的死屍，今晚準失眠的，那又何必？」

阿生笑道：「你不如認了，你實在胆小，何必找藉口？」

「哼！去就去！」林愛莉站了起來，「我怎麼會怕？」

呂偉良和江强二人都忍不住笑了！

夏維正在深長室會客，三俠由助手辛尼代爲招呼！

阿生問辛尼：「是甚麼貴賓？要我們等了這麼久，眞沒有意思！」

辛尼說：「聽說是由外國來的，我剛剛由外面回來，也不大淸楚！」

呂偉良道：「這件事也許你也能作主，不一定要等探長！」

「甚麼事？」辛尼問。

「我們想去看看徐石平的屍體！」呂偉良開門見山地說：「可以嗎？」

辛尼看看腕表，將近十一點了！

辛尼笑了笑：「一定要今晚麼？」

「明天也可以。」呂偉良笑道：「但有些疑問如果不能解釋，你又何必令我再失眠一個晚上？」

「好吧！」辛尼說道，「讓我替你入去問問夏探長。」

「你不可以作主麼？」阿生問，「我們祗想看看，又不是搬走！」

「雖然不是搬走，也應該要請示探長才合手續。」辛尼說。

三俠候於會客室內，辛尼獨自進了探長的辦公室！

一分鐘不到，辛尼又回到三俠和江强等人的面前來！

辛尼奉了探長之命，把各人請到探長辦公室去坐。

探長辦公室之內有個女人，年紀已在四十過外，一個中年男子摻扶住她！

三俠和江强看見那女子在哭，已猜到了她可能是徐石平嫁去美國的姊姊！

夏維爲他們介紹，果然是徐石平的唯一親人——她的姊姊徐芝和她的丈夫！

「已經進行了認屍手續嗎？」呂偉良問夏維。

「是的，他們二位剛去過殮房認屍！」夏維說。

呂偉良又問：「認得確是徐石平？」

夏維有點出奇地瞪住呂偉良：「當然是他，你以爲還有誰呢？」

呂偉良忍不住問徐芝：「請問你們有多久未見過面？」

「四年有多了。」徐芝哽咽道。

阿生問：「你憑甚麼認得令弟？」

徐芝說道：「他頸項上的一顆大黑痣！」

「面目呢？」呂偉良問。

夏維不等徐芝回答，他就說：「你也見過屍體了，跌得面目全非，如何辨認？總之衣著與特徵決不會錯到那裏去的！」

夏維想想又問道：「你們到底又想到那裏去了？」

「探長，我以爲衣著靠不住，特徵也可僞造，最可靠還是指紋！」呂偉良說。

夏維又是一怔，說道：「你以爲他不是徐石平？」

呂偉良說：「也許我的想法是錯的，但你不妨檢驗淸楚，也許我們過去一切想法和做法，可能全都錯了！」

「我眞不知你爲甚麼想得這麼古怪！」夏維說，「人明明是死了，怎可以復活的？」

呂偉良道：「其實我們一直應該去找尋的，是失去了的兩小時又四十五分鐘的下落！」

夏維道：「我不明白你說甚麼。」

「我是說：二小時四十五分鐘的時間之內，他們在上面幹過了一些甚麼事？」呂偉良說：「又有多少人在上面？」

「你是說二九〇六室麼？」夏維說。

「是的，也許是三〇〇六，或者二八〇六，總之是三間空置辦公室之中，其中一間，當時一定有一班人在那裏發生爭執，然後才有這悲劇的發生！」呂偉良說。

阿生道：「如果我們還不將眞相揭發，可能還有一些命案繼續發生！」

「好吧！」夏維終於被說服了！「本來驗屍官已經簽了字，死者唯一的親人也認過了屍，不可能有錯的，既然你們三更半夜來找我，我祗好叫人去照辦吧！」

在三俠和夏維交談的時候，徐芝兩夫婦一直定神細聽。

他們的目光中露出了一綫希望之光，相信任何人的心情也像徐芝現在的一樣：希望她的弟弟還未死！

徐芝兩夫婦是今天黃昏時候才下機的，他們聞訊，兼程趕回到這裏來！

因爲徐芝是徐石平唯一的親人，她特地回來主持葬禮的。

大石公司的高級職員，如霍棠，陳志高等，剛好在餐室上面。

夏維本來準備讓徐芝辦理認屍手續之後，讓他們把屍體領回去安葬，因爲死者也在殮房的凍倉內停放了好幾天，中國人的習慣，死者總要入土爲安！

但是，想不到三俠和江强却在這時候趕來，說出令人震驚的話！

是的，如果驗出死者不是徐石平，這宗案勢必更爲轟動！

一行人等，趕到殮房！

指紋組人員漏夜奉召到場，夏深長要求他們把已經找到的一套指紋——祈德成的指紋底稿，也一併帶去！

因爲呂偉良懷疑祈德成才是眞正的死者，如果能夠當場驗出了，就省得再浪費時間。

夏維不知道呂偉良怎麼會這樣想，但是他相信呂偉良加上阿生，很少會無中生有的，何況還有林愛莉和江强呢！

在途中，夏維聽了呂偉良的解釋之後，說道：「檢驗儘管檢驗，你的想法很難成立，例如徐石平存心要害死他的替身，大可以叫人悄悄收起安全網，何必隔了將近三小時才把他推落街中？」

呂偉良說：「這就是我們要追查的答案！總之，我覺得徐石平如此精明，他不會死得太過容易，而且那數億元，根本未有下落！」

車抵殮房，大批警員奉命在現場戒備！

夏維令人把徐石平的屍體再從凍格中拉了出來！

本來對於一個死了的人來說，似乎太殘酷了，但是，爲了查明眞相，這也沒有辦法！

屍體雪得有如一條巨型的冰條，徐芝只瞥了一眼就痛哭失聲！

她的丈夫扶住她！

呂偉良走得十分接近，他特別留意頸項上那顆黑痣！

林愛莉不敢直視。

冷氣像蒸氣一樣，縷縷上升，令人看過去有如一重霧，更加增添了幾分可怖和寒意！

但是，呂偉良竟然把手指伸到了屍體的頸項之上！

「卜」的一聲，有些東西跌了下來！

呂偉良用手指觸及的，就是徐芝所說的「一顆黑痣」！

呂偉良回頭對夏維說：「如果徐女士的話不錯，這屍體當然不會是徐石平的！」

徐芝又驚又喜！

驚的是心理上的威脅，喜的自然是慶幸弟弟未死！

她說：「我不會記錯，舍弟頸上確實有一粒黑痣，大如尾指指頭！」

夏維剛才也看見了，他佩服呂偉良的頭腦和眼光，也同時覺得政府的驗屍官未免太兒戲了！

指紋組的人員開始工作！

各人仍圍在冷氣紛紛揮發的屍體旁邊，尤其是呂偉良師徒二人，他們一直瞪住體屍的面孔，只見屍體的面目四分五裂，像個恐怖影片中的殭屍一樣，胆小的難以多看一眼！

別說呂偉良他們，就是每日幾乎見過徐石平的正副總經理，霍棠和陳志高二人，也不敢肯定死者不是徐石平。

指紋組的人一邊替屍體印指紋，一邊就地顯影和檢討！

還好屍體是經過雪藏的，否則隔了這許多天可能已腐爛，那時根本不可能再按捺到一個完整的指紋。

答案很快就找到了！

這一具冷藏了數天的屍體，並不是徐石平的！

檢討過指紋底稿之後，指紋組的人證明死者原來是祈德成——電影界的龍虎武師，大明星的替身，馬戲班藝員！

所有在場的人都呆住了！

對警方來說，這是一個諷刺——絕大的諷刺！尤其是在徐芝這對來自外國的夫婦面前，夏維能不臉紅？

雖然這不是他的錯，要怪只怪警方的驗屍官太大意！但是身爲深長的他，多多少少也要負起一些責任的！

夏維有點生氣，他立即下令要緝捕徐石平歸案！

但是，呂偉良却在他身旁低聲說道：「如果你眞的要破案，請再聽我一次好嗎？」

「怎麼樣？」夏維問。

他心裏生氣是另一回事，總之他對於呂偉良這個朋友却是另眼相看！

尤其是眼前的事，如果不是呂偉良一再央求，明天或後天這具屍體便下葬，徐石平就可以永遠逍遙法外！

因此，無論夏維心裏如何生氣，他也得對呂偉良虛心請教！

呂偉良在他耳畔說了一些話！

只見夏維立即吩咐在場的警深，護送徐芝夫婦回酒店去！並對剛在場的警方人員作了一項指示。要他們對今晚的事保密！

這的確是一件令到警方十分尷尬的事，因此警方的人也只以爲夏維爲了「遮醜」！

就在這時候，外面人聲吵鬧！

夏維和三俠等人大吃一驚，立即衝到殮房外面去！

原來是一批記者，包括了電台，電視和報紙通訊社的記者！

他們正攔住徐芝夫婦二人的去路，但奉命護送他們回酒店的警深却不許記者羣接近，因此雙方發生爭執！

夏維見狀大吃一驚！

他一邊下令身邊的深員採取行動，一邊示意一名深員趕緊把車子開過來！

記者們紛紛攝影！

有許多記者都認識夏維深長，於是他們紛紛過來提出質問：「爲甚麼不許我們訪問？」

又有人問：「她是不是徐石平的姊姊？」

「你們警方妨碍了新聞自由的原則……」

一連串的吵鬧聲中，徐芝夫婦二人被警探們擁登車裏去！

車子立即開走！

夏維悄悄鬆了一口氣！

他含笑向在場的記者解釋：「徐女士剛由美國回來，他們非常困倦，不想說話。如果你們是她，見完唯一的親弟弟的屍體之後，相信也一樣說不出半句話來！」

「但是，你們警方不該阻撓……」有人大聲吵起來！

夏維立即又說道：「好了，大家靜些！既然各位想訪問她，明天，我們就開一個記者招待會，到時邀她出席，各位屆時大可以問個痛快！」

這樣才令到記者羣平息了怒火！

由於這是一宗奇案，死者又是那麼有名氣的人物，不管以後幾宗命案是否有牽連，總之，記者們就知道市民對此事十分關心！

於是當天晚上的最後新聞——電台和電視的新聞報導之後，許多人已經知道徐芝由外國回來，當晚已往殮房認了屍！

各大小報章，也準備明天以頭條新聞刊出這消息！

凌晨一時左右！

忽然有個電話打到大洋酒店！

這是一家十分豪華的酒店，許多的外國遊客都歡喜住在這裏。

徐芝夫婦也住在這裏。

電話就是搭到他們酒店的睡房中去的！

徐芝還未睡！

雖則當日舟車勞頓，但徐芝想起弟弟的一切，她就難以睡得入眼！

電話响了，徐芝走去接聽，她以爲是警方的人打來的！

但是，她只「喂」了一聲，便整個人呆住了！

「家姐嗎？你不要作聲，祗許聽我說，明白嗎？」對方是個男人！

徐芝差點不敢相信她的耳朵。

要不是她第二次往殮房認屍時目睹一切，這時她可能嚇得昏了過去！

但是，呂偉良已證明屍體不是她弟弟了，所以這個電話當然不會是鬼魂打來找她的，也祗有令她感到興奮！

不錯，電話中講話的是她弟弟——唯一的弟弟徐石平的聲音。

徐石平沉聲又道：「有人在你身邊嗎？」

「祗有你姊夫！」徐芝說道。

「外面可能有警探，你沒法擺脫他們吧！半小時後，我在郊區的露天通宵茶座見你！」

「好的，我會盡快來，你自已小心點！」

電話掛斷了。

徐芝對她丈夫講出了眞話！

她丈夫臨窗俯視街中，說道：「下面有警探，你可以由後門試試！或者冒險走太平梯下去吧！」

「我會想辦法的，你自已留下來，沒有人在這裏，他們可能生疑！」徐芝一邊更衣，一邊說道。

徐芝穿了一身黑色衣服，也只有黑色衣服在晚上容易掩飾。

他溜過酒店走廊，由後面太平梯落到街上，然後繞道避過前門的警深，截了一輛街車，直駛郊外！

三十五分鐘之後，比約好的時間遲了五分鐘，徐芝已到了露天茶座！

這是通宵營業的花園茶座，環境幽靜，到此茶座的都是有車階段，很少像徐芝這樣召街車來此。

徐芝爲了避人耳目，揀了一個樹蔭下的座位，她看看座中各人，她弟弟未到。

她叫了飲品，便四下裏張望！

她正想着等會兒對她弟弟說些甚麼，有人却像幽魂似的，出現在她的身旁，把她平空嚇了一大跳，還好沒有尖叫起來！

他正是徐石平。

雖然光綫昏暗，徐芝也認得她這唯一的弟弟！

她沉聲問道：「你怎會弄成這樣子？」

徐石平嘆氣說：「我是迫不得已的，家姐，如果我不用這辦法，他們就要我到我不願意去的地方，因爲他們很欣賞我的科學成就！」

「他們？你指誰？」

「R國，」徐石平說，「R國的特工，迫我就範，雖然他們聲稱出高價，但我沒有興趣，但又知道他們手段厲害，祗好一邊拖延，一邊設計自救，其實，我沒有死，死者是另有其人！」

「爲甚麼你不報警？」

「報警也沒有用，他們不可能長期保護我。」徐石平又說，「這樣不是兩全其美嗎？有人做我替死鬼，我名義上死了。」

「但是，那些錢……」

「放心吧！我已分批匯往瑞士，目前我正等候機會，偷渡出境，到那邊長居，今晚我在朋友家看到電視報導新聞，知你回來了，好容易才查到你的下落！」

「你殺了那麼多人，法律可以不追究，因爲，正如你所說，你已死了！但是，這在良心上——」

「家姐，別講甚麼良心了，這世界還有甚麼良心好講？其實我祗害死一個替身，至於報紙所講的其他人，我一概不知。」

「但是，今晚有人證明你未死！」

「誰？」

「探長的一個朋友，跛的。」

徐芝正想說下去，一名侍者過來，彎腰問道：「先生，喝點甚麼？」

侍者可能在剛才發現他的，因此徐石平不以爲意地說：「給我一杯咖啡！」

「好的！」祗見侍者手一揮！

徐石平在這一刹那大吃一驚！

可惜太遲了，侍者的手一揮之後，左右前後立即湧出數十人來！

他們有些扮成侍者，也有些扮成情侶和茶客，其實他們是警深！

夏維聽了呂偉良勸告，祗暗中監視徐芝夫婦，以及竊聽他們的電話！

記者們也眞的幫了警方的忙！因爲他們大力宣傳。

夏維依約在翌日召開了一次記者招待會，宣佈整個事件的經過！

人們幾乎不肯相信徐石平未死，但事實死者是另有其人。

當日徐石平爲了擺脫R國特務的糾纏，把策劃了三個多月的「自殺大計」付諸實行。

計劃是這樣的：由祈德成扮成徐石平，由三十二樓窗口跳下，事前不但要把陳志高調開，也要女秘書容麗麗合作，——後果就像那天一樣，容麗麗令到各人不能到窗前觀看！

原來的計劃是：由徐氏請回來的人，在「三〇〇六」室伸出安全網，接應祈德成，——這是徐石平和祈德成說好的計劃！

其實，徐石平早已有心要祈德成做替死鬼，故此吩咐接應的人屆時不要把安全網由窗口伸出，讓祈德成直墮街中。

但是，事發沒有屍體掉下，徐石平大驚，吩咐他僱用的打手在大廈展開搜索，直至兩小時又四十五分之後，才找到祈德成！

原來祈德成也早已識穿徐氏的陰謀，但他爲了賺取巨額酬金，也當演戲一樣，暗中主使一班弟兄，在「二九〇六」室佈下另一度安全網！

這就是他所以不立即掉落街中去的原因。可惜他的弟兄佈好安全網之後便安然撤出，終被夏維深長三俠等人洞悉加以逮捕，而他却在收藏好安全網之後，被徐氏的打手搜獲，來生推落街中跌死！

徐石平以爲這樣可以交代，豈料還是法網難逃！

與他同居的容麗麗，也是他殺的，因爲他有了新歡，這女人可以助他潛逃出境，但未成行便先落網。

至於史可則和洪烈，是給其他國家的特工所殺的，他們的目的，當然是爲了奪得太陽電池！

科學本身不是一種罪惡，但却被人利用它製造罪惡！

徐石平落網被判死刑，但其他兇手呢？

再也沒有人追究！

政治，眞是醜惡得很！

（全文完）

名著預告

鐵枴俠盜傳奇故事　蛇蠍春心　馬雲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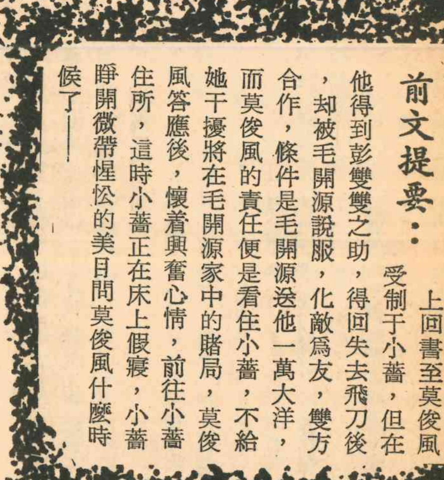
在這光怪陸離的社會裏，有些人爲了兩餐而疲於奔命，也有些人飽暖思淫慾。一種新興事業「婚姻介紹所」被人充份利用，有些王老五希望藉此財色兼收，也有些女人希望在這裏找到一個金龜婿。結果他們不但好夢成空，連性命也丟了！爲什麼？請注意鐵枴俠盜另一個新故事「蛇蠍春心」，將繼「太陽電池」之後不久刊出。



民初游俠傳奇故事

朱羽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莫俊風受制于小薔，但在他得到彭雙雙之助，得回失去飛刀後，却被毛開源說服，化敵爲友，雙方合作，條件是毛開源送他一萬大洋，而莫俊風的責任便是看住小薔，不給她干擾將在毛開源家中的賭局，莫俊風答應後，懷着興奮心情，前往小薔住所，這時小薔正在床上假寢，小薔睜開微帶惺忪的美目問莫俊風什麼時候了——



香風薰豪客

「下半夜啦！」莫俊風似乎不願被小薔看穿他心裏的激動，盡量使音調保持平靜。

「來！」小薔拍着床緣。「坐下，我要問你話……你整天都在東奔西跑的，到底在忙甚麼？」

「找我的刀。」

「結果呢？」

「找到了。」莫俊風非常吃驚，他不知道這三個字因何這麼快就溜出了口。他曾經下定決心，不將這個秘密告訴小薔，而現在……

「找到了？」她的眼睛變得好亮，好亮，以最快的動作坐了起來。

光滑如軟緞的頸項，在一襲輕紗掩遮下的豐腴胸域，使得莫俊風在不久以前所下定的「冷靜，冷靜，一定要冷靜」的決心又告崩潰。

「眞的。」莫俊風很興奮地說，而且還撩

媚笑降狂徒

起了衣襟。「看！在這裏。」

小薔伸出手去，輕柔地撫摸佩掛在莫俊風腰間的刀囊，輕柔得就像撫摸情人的面頰。然後，她重又躺下去，雙手枕在腦後，眼睛看着帳頂，一副落寞的神態。

「怎麼了啦？妳不高興？」莫俊風殷勤地問。

「我不知道該向你道賀，還是該爲自己悲哀？」

「小薔！爲甚麼要這樣說？」他俯下身子，伸手爲她理整鬢邊的亂髮，很輕，很仔細，幾乎沒有碰觸到她的面頰。其實，莫俊風心裏正翻騰着太多的慾望，而他却在盡力尅制。小薔在他心目中，似乎變成了女神，稍一碰觸都是褻瀆。

小薔抓住了他的手，將他的手背壓在自己的面頰上，憂戚地說：「俊風！你就要離開我了。是此刻？還是明晨？」

「小薔！妳爲甚麼說這種話？」

「俊風！別瞞我。」她轉過頭來凝視他，面露苦笑。「若是此刻，那你就快走，多一分流連，就多一分惆悵，若是明晨，那我們就不該浪費寶貴的春宵。」

她的聲音猶如琴音，字字迴盪，她的目光如火，雙頰酡紅，沒有人懷疑她，不是眞情流露。

「小薔！」莫俊風雙手捧着她的面頰。「我爲甚麼要離開妳呢？」

小薔幽怨地道：「因爲你找回了刀，已不再需要我了。」

「妳以爲我是因爲丟了刀才跟妳在一起的？」無論如何莫俊風都不承認這個事實。

「難道不是？」

「當然不是。」

「那麼，你是爲甚麼和我在一起呢？」

「呀！妳問這句話就好像問鳥兒是否會飛一樣。妳難道不曾照過鏡子？妳知道妳有多美？天下男人誰不想將妳據爲己有？難道我不是天下男人當中的一個？」

「我不相信。」

「爲甚麼不信？」

「傳言。」

「甚麼傳言？」

「很多人都說你對兩種人最冷酷無情。」

「那兩種人？」

「敵人和女人。」

「我承認。」莫俊風竟然沒有提出辯解。

「難道我不是女人其中之一？」

「妳不是女人，是女神。」

小薔笑了，笑得好開心，好美，她將莫俊風的雙手移開，將自己的臉頰貼在他的面頰上輕柔地摩挲着，這種行爲在小薔作來，既不是愛撫，也不是慰藉，而是撩撥。在她的撩撥下，莫俊風最後殘留的一絲冷靜也喪失了。

立刻有一團火，一陣風，一道海浪以雷霆萬鈞之勢捲向她。而她既不怕被火燄熔化，也不怕被狂風捲走，更不怕被海浪淹沒。她只不過輕輕一用力，就將莫俊風推開了。

「好好坐着，我要跟你說話。」小薔的口氣就像母親對待兒子，似命令，却够溫柔。

莫俊風眞够馴服，他坐直了身子。

很規矩，很規矩的樣子。唯一不安份的，是他的目光，小薔，的確有令人百看不厭的魅力。

「我問你，你在那兒找回的刀？」

莫俊風很不想說出實情，但他却沒有隱瞞的勇氣：「是彭雙雙代我找回來的。」

「彭雙雙？」小薔似乎很詫異。

「妳認識她？」

「別問我，」小薔面上的笑容消失了，態度非常嚴肅：「我在問你，你怎麼會認識彭雙雙？」

「不瞞妳說，多年前，我和她有過一段感情。」

「她是你的舊情人？」

「小薔！舊情人這三個字太難聽了。」

「舊情人就是舊情人，你不要否認……她爲甚麼要替你找刀？」

「既然是朋友，當然應該彼此照應……」

「朋友？」小薔的反應和語氣都非常尖銳。「那麼，你們舊日之情還在囉？」

「小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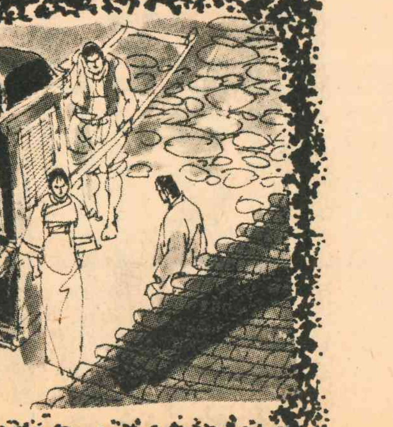
「你不要叫我，假的，甚麼都是假的！」小薔像發瘋似的嚷了起來：「把我一個人放在客棧裏，你却跑去會舊情人……」

「小薔！妳能不能聽我說一句……」

「我不要聽，我不要聽！」

「小薔！我跟彭雙雙打交道才眞是假的，一來她有辦法找回我丟失的刀，二來她對我們那宗大買賣還有幫助哩！」

小薔突然冷靜下來，她的情緒竟然變得如此之快。她很緩慢地說：「說吧！我會耐着性



子聽。」

「彭雙雙現在住在獅子山，是毛開源專程請她來接待貴客的。她也有意動那塊飛龍璧的腦筋，要我跟她合作。小薔！妳想想……」

小薔突然將莫俊風緊緊地抱住，甚麼話也沒有說。還用說甚麼呢？她的熱情就足以代表千般個歉意了。

夜深，人不靜。

男歡女愛，並不是一件邪惡的事。如果有人將這種事作爲達到某一個目的的手段，那麼這個人必定是世界上最邪惡，最可恥的人。

天終於亮了。

澈夜工作的鐵匠非但沒有疲累的現象，反而顯得精神抖擻。現在，他手裏正拿着一隻初步完成的鐵手。

他在晨光微曦中反覆檢視這隻鐵手，也可以說是在欣賞他的傑作，在鐵手的底端有一個按鈕，當他觸動這個暗鈕時，鐵手的五指會自動張合。他又撿起一塊小石子在地上畫着，他很認眞，也很用心，顯然他是在爲這隻鐵手作更精巧的設計。

那邊有人走過來，鐵匠立刻有所警覺，將初步完工的鐵手放進了熊熊的火爐，雙腳連掃，地上的一些圖樣也消失了。

來人是莫俊風。由此可見，他還是個了不起的男人，天剛矇矇亮，誰願意這早離開溫柔鄉？

看到一片斷瓦殘垣，莫俊風感到很驚訝：他問：「怎麼啦？」

「塌了。」

「怎麼塌的呢？」

「柱子朽了，我一不小心，鐵錘碰到了柱子。」鐵匠變得會說謊，而且態度極爲自然。

「你還照樣工作？」

「嗯！且還工作了一夜。」

「甚麼活兒這般重要？」

「我想爲你打刀。所以，連夜鍛了幾塊好鋼。」

莫俊風楞楞地望着他，以乎想找出鐵匠性情突變的原因何在。但是，鐵匠的臉上除了汗水和煤炭之外，再也沒有別的。

「我一定打造得比你原先用的那幾把刀更好，」鐵匠的口吻就好像在接洽一筆買賣。「不過，我得先問問你願意出甚麼價錢。」

「倘若昨天我聽你如此說，我一定非常高興，現在卻不需要了。」

「爲甚麼？」鐵匠緊跟着問。

「我不一定要作一個刀客。」

「你打算改行？」

莫俊風點點頭：「你能跑到這偏僻小鎭來作一個平凡的鐵匠，我爲甚麼不可以開一間雜貨店？」

鐵匠當然不會相信莫俊風的話，他明白，莫俊風已經找到了他所失去的刀。吳浩交代他的事已經作了，而且還得到了結果，他沒有必要再去和莫俊風搭三搭四。因此忙着在火爐裏加添煤塊，忙着拉動風箱。

「仇子玉！」莫俊風在他身旁蹲下來。「我要向你打聽一件事。」

「哦？」鐵匠偏過頭來，有些意外地看着他。

莫俊風道：「聽說昨天晌午，屠一堃的人又來過一次」

「嗯！」

「是不是又來找我？」

「不，是來找我。」

「找你幹甚麼？」

「找我打造一點東西。」

「屠一堃的人不是用槍，就是用拳頭，從來沒有用過別的利器，眞怪？噯！他要你打造甚麼東西？」

鐵匠冷冷地說：「我從來不將這一個顧客的需要告訴那一個顧客。」

莫俊風輕輕在鐵匠的肩頭上拍了兩下，表示讚許之意，又自言自語地說：「那幾個人先是找我，接着又找你，其間相距的時間不多，屠一堃一定在這小鎭的附近……噯！你見着屠一堃沒有？」

鐵匠搖搖頭。

「你答應了沒有？」

鐵匠仍是搖搖頭。

「你爲甚麼不答應呢？」

鐵匠連頭都不搖了，他猛拉風箱，就好像旁邊沒有莫俊風這個人似的。

莫俊風突然一伸手抓住了鐵匠的褲腰，一用力就將他提了起來，厲聲說：「仇子玉！你睜開眼睛看看清楚：今天的莫俊風不是昨天的莫俊風，我問你一句，你就要乖乖的回答一句，要不然你就會變成一個死鐵匠。說，屠一堃在甚麼地方？」

鐵匠無聲無息，甚至臉上連表情都沒有。

「說不說？」莫俊風的面孔猙獰可怖，像一頭擇肥而噬的野獸。

「如果你一定要我說話，我只回答你兩個字。」

「兩個字也行……」

「放手！」鐵匠的聲音好輕，好輕。

莫俊風突然放聲狂笑，那笑聲竟然驚飛了棲息在枝頭的鳥兒。

鐵匠右手正抓着一把鐵鉗，他向火爐內一伸，那隻燒得通紅的鐵手就拑了出來。莫俊風的笑聲戛然停住，手也突然放開，而且還向後退了好幾步。

鐵匠平靜地站着，那隻鐵手橫在胸前，沒有任何舉動。他當然不會主動地向一個聲名赫赫的刀客攻擊。

莫俊風右手輕微幌動了一下，幌動的幅度非常小，如果不留心，誰也不會注意到。

卡地一响，那隻鐵手的食，中二指之間竟然夾着一把閃亮的刀。

莫俊風的臉色大變，幾乎不敢相信他的眼睛，一隻沒有生命的鐵手竟能接住他那快如閃電的飛刀。

他再度探手入刀囊。……

「莫俊風！」鐵匠的聲音很輕，很慢，絲毫沒有恐嚇的意味：「最好不要再試，如果你要連試七次的話，今天的莫俊風又要變成昨天的莫俊風了。」

「那是甚……甚麼鬼東西？」

「一隻萬能的手。」

「萬能的手？」莫俊風又往後退了一步。

「我的手一定接不住你的刀，這隻萬能的手卻接得住。要不要再試試？」

莫俊風果然再試，這一次同時飛出了兩把刀，而且是分別指向兩個部位。

但是，這兩把刀還是被鐵匠那隻鐵手接住了。

「還要再試嗎？」鐵匠的聲音仍然很輕，表情也很平靜，並無絲毫躊躇自滿之色。

「我當然還要試。」莫俊風咬牙切齒地說道。

鐵匠道：「你已經損失了三把刀，最好不要再試了。」

鐵手一鬆，那三把刀落下了地，被鐵手夾着的部份變成黑色，刀落地的時候，就從黑色部份斷爲兩截。莫俊風臉上的驚慌表情簡直無法形容，他衝過去，檢起斷刀，激動得就像一個母親抱着剛剛死去的子女。

「走吧！」鐵匠擺擺手，輕輕地說：「响

午過後再來。」

「來幹甚麼？」

「來拿刀。」

「拿甚麼刀？」

「我要賠你三把刀。」

莫俊風的目光，突然明亮起來，他貪婪而又阿諛地說：「仇子玉，你既然如此仁慈，爲甚麼不替我打七把？七把跟三把，又有甚麼兩樣？」

「不！」鐵匠的態度顯得很固執。「我毀了你三把刀，所以只賠你三把。」

「七把刀由兩個人打造，只怕使用起來不稱手。」

「放心，這三把刀，會和你原來的刀一樣，唯一不同之處，是這三把刀，任何人也毀不了。」

莫俊風的眼前彷彿有一層霧，鐵匠的形象在他的眼中也變得模糊了。他喃喃地問：「仇子玉！你的性格是不是每天都在變？」

「人是會變的，你不要過份驚奇。」鐵匠的語氣很平靜。「昨天我根本就不理你，今天我卻覺得不能讓你平白地損失三把刀。走吧！我還要繼續工作，傍晚的時候再來。」

「你眞的不願意告訴我，屠一堃在甚麼地方？」

「不是不願意，而是不知道。」

「好！我不打擾你……」莫俊風走了兩步，又踅了回來。「我還想問你一件事，你好像學過武功，是不是？」

「我沒有學過。」鐵匠又開始忙着去加煤塊，拉風箱。「這一生中我只學過一件事，那就是打造利器。」

「你雖然沒有學過武功，卻已經有了深厚的基礎，這大概是因爲你天份高，資質好的關係……」說到這裏，莫俊風一個大步走到了鐵匠的面前，一個字一個字地說：「仇子玉！我很想跟你交一個朋友。」

「爲甚麼？」

莫俊風道：「如果與你爲敵，你將是最可怕的勁敵。」

「你記住一句話，」鐵匠緩慢而有力地說道：「天下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

他說完之後，又去忙他的工作，現在，他連看都不看莫俊風一眼了。

莫俊風對鐵匠凝視了許久，才悄然而去。從他的眼神中可以發現，他似乎領悟了甚麼。

火舌熊熊，風箱呼呼，鐵匠已經忘記了一切，燃燒在火爐中那塊千錘百鍊的紅鐵已經成了他生命中的一部份。

鐵匠的確是變了，他已深沉而富有心機。他不再以同一方法去對付各種不同的人，而是以千變萬化的方法去應付各種詭計多端的人。

莫俊風在晨曦中走得很慢。他似乎在欣賞這美好的早晨，也似乎在回味鐵匠所說的每一句話。

因爲心有所思，腳下也就漫不經意地偏離了道路。茸茸草地踏在腳下很柔軟，很舒服。

他從綠楊林繞過去，突然發現了雲翔。

雲翔並沒有看到莫俊風，因爲他正專心一致地凝視着綠楊枝頭的喜鵲。

喜鵲振翅飛起，雲翔的刀也同時出了手，喜鵲垂直地墮落在地上，身上帶着雲翔的刀。

莫俊風靜靜地站在那兒，連眼皮都沒有眨一下，他似乎從雲翔的每一個動作中看到了自己年輕的時候。

雲翔檢起喜鵲，拔下刀，這才看到了莫俊風。

莫俊風緩步走過去，先露出了友好的微笑：「你還可以更快。」

「你的意思是說我不够快？」雲翔的語氣中有明顯的挑釁意味。

「已經很快，」莫俊風毫無介蒂地說：「如果你的手臂揮動的幅度不要太大，還會更快些。」

「你已經找出了我的缺點？」

「是的，那是一個很大的缺點。」

「爲甚麼要告訴我？」

「希望你能改正。」

「你希望我的刀法更快？」

「你是一塊好材料，我不願意你蹧蹋了天份。」

雲翔很緩慢地，將刀上的血漬在喜鵲的羽毛上擦拭乾淨，凝視着莫俊風，一句話也沒有說。

莫俊風折下一根綠楊枝在手指上繞圈兒，以喃喃的口氣說：「你還年輕，不會了解我的心情。」

「我了解。」雲翔說得很爲用力。

「你了解？」

「嗯。」

莫俊風道：「你不會了解的，除非你到了我這種年齡。」

「我了解。如果將你比作太陽，你已經偏西，而我卻是初昇的旭日。說得現實一點，你需要我這個朋友，說得超脫一點，你想將你的刀法絕技傳授給我，使你的刀法留在世界上的時間久一些，因爲我一定比你活得更久。」

「你有自信？」

「當然。因爲我比你年輕。」

「黃泉路上無老少！」莫俊風突然以銳利的目光盯在雲翔的臉上，嚴厲地說：「你太鹵莽，太衝動，而且好勝心太强，這都是使你早死的致命傷。」

「我鹵莽？我衝動？……」雲翔不承認，但，他的語氣、神態，都顯示出他已經開始衝動了。

莫俊風道：「比如說昨夜的事，那幸虧是一把木刀。」

「不錯，」雲翔冷傲地說：「幸虧那是一把木刀，所以你現在才能站在這裏以老前輩的姿態和我說話。」

莫俊風笑了，似乎很欣賞雲翔那股冷傲勁兒，他抬起左臂，捲起衣袖：「瞧！這兒有一塊瘀疤，那把木刀射在這裏。如果那不是一把木刀，充其量也只不過傷害我一條左臂而已，你呢？」

雲翔的眼睛瞪得很大，咀抿得很緊，呼吸也逐漸急促，莫俊風說得不錯，他的確是一個易於衝動的人。突然，他的情緒在一眨眼間改變了，是那麼的安詳而穩定。

莫俊風立刻發現了，這不是一個好現象，因此他的目光一直盯在雲翔手裏的刀。

「這是一把眞刀。」雲翔終於挑戰了，顯然，他完全不了解莫俊風的心事。

「我知道。」

「但是有許多別的事情你並不知道。」

「那些事？」莫俊風表現的態度始終很沉穩。

「昨晚上那一刀被你用左臂擋住，可以說是我用刀以來的第一次失敗，我已經找到了失敗的原因。」

「這是你的長處。」

「現在如果我要再試一次，就一定不會再失敗。」

「嗯！還有甚麼我是不知道的？」

「如果我決心再試一次，而試驗的對象又是你的話，你就死定了。」

「哦？」

「你不相信？」

「我不敢相信。」

「為甚麼？」

「我不相信，我會死在一個後生晚輩的手裏。」

「當你嚥下最後一口氣的時候，你自然會相信。」

「雲翔！」莫俊風說得很慢，盡力使自己的語氣柔和：「我很欣賞你的剽悍，更欣賞你的冷傲，因為正和我的性格相似，但是我不欣賞你的輕率，誇張……」

雲翔沒有說話，握刀的右手緩緩垂了下去。這是一個準備攻擊的姿勢。

「雲翔，我希望你冷靜一點……」

「莫俊風！你是死定了。」

「你如此有把握？」

「是的。因為我的刀在手上，而你的刀卻在囊中。」

莫俊風的態度還是那樣冷靜而安詳，他緩緩地說：「雲翔！你要不要聽一個故事？」

「如果你認為死前應該講一個故事，那我就聽。」

「從前有一個人，」莫俊風眞像在和小孩子說故事那樣認眞。雖然雲翔手裏的那把刀隨時都可能穿透他的心臟，而他的聲音還是那樣沉穩：「這個人很自負，有一次他在離開他家裏很遠的地方受了傷，這種傷只有一個人可以為他醫治，那就是他的父親。因此他必須盡快趕回去。如果從大路走，要五天的時間，於是他詢問旅店的主人，可有捷徑。店主人告訴他，有一條山道，比大路要近一半。不過，店主人告訴了他一句話……」

雲翔聽得很神往。

莫俊風一停口，他就迫不及待地問道：「店主人說甚麼？」

「最近的路不一定是最快的路。」

「那人選了那一條路？」

「山道。」

「結果呢？」

「他死了，因為走了七天還沒有到家。」

「你的故事完了嗎？」

「完了。」

「那麼，我該動手了……」

「唉！」莫俊風突然嘆了一口氣。

「你感嘆甚麼？」

「我發現我這個故事白說了。」

雲翔道：「沒有白說，這個故事一定會流傳下去。」

「但是你沒有體會這個故事中的涵義。」

雲翔喃喃地唸着：「最近的路不一定是最快的路……哦！你是說，我手上的刀不一定有你囊中的刀快？」

「雲翔！你眞聰明。」

「正因為我聰明，所以你才活不成。」

「我不懂。」

「一個聰明人絕不會讓另一個强勁的對手活在世上。」

莫俊風深深吸了一口氣，然後緩緩地說道：「我對我自己太了解，我就像一條奇毒無比的蛇。」

「怎麼樣？」

「對於一條毒蛇，如果你沒有把握一棍子打死牠，就最好別去惹牠。」

「我是一個從不怕威脅的人，我想要作的事情，我就一定要作。現在，我唯一的願望就是要殺死你。」

「為甚麼呢？」

「因為你是一個很有名氣的刀客，也是一個很强勁的對手。」

「錯了。」

「不會錯。」

「錯了。還有 個人比我更有名，比我更厲害。」

「誰？」

「這個人剛才使我損失了三把刀，」莫俊風一面說，一面撩起了衣襟，露出刀囊。「看！我的囊中只剩下了四把刀。」

雲翔冷笑了一聲。「哼！你恐怕算錯了，我只看到了三把。」

「另一把在我的手上。」

雲翔目光一閃，心中更是一驚。不錯，莫俊風垂直的右手中已然扣好了一把刀，在指尖處露出一截閃亮的刀尖。他眞是狡如狐狸，終於被他挽回了劣勢。

最近的路不一定是最快的路，這應該是一句至理名言。

但是以現在的情勢來說，雲翔手裏的刀絕對要比莫俊風囊中的刀快。可惜雲翔這一點優勢也喪失了。

這是一場短兵相接的戰鬥，所凝聚氣勢並不因為莫俊風挽回了劣勢而告鬆懈，反而更緊張了。

雲翔在這一瞬間的表現，絕不像一個十九歲的年輕人，他冷靜得似乎全身的血液都已凝固，肌肉都已硬化，一切的一切都已喪失了機能。

莫俊風完全和他一樣，紋風不動。

雲翔緩慢地吁吐了一口長氣，然後以極慢的動作將短刀插回扣在左腕上的皮鞘之中。

莫俊風緩緩地說：「雲翔！你作了一件錯事，在這個時候絕對不該收回你的刀。」

「我想我作得很對。」

「理由呢？」

「大家刀在手中，我一定比你慢。」

「你將刀收回後，豈不是更慢？」

「我相信你不會殺我。」

「如此有把握？」

「嗯！」

莫俊風笑了，他也將手中的刀收了起來，笑着說：「我本來是你要殺的，我昨晚去獅子山就是要激你出面。後來在大街上相遇，我還是要殺你，你卻用狡計先手出刀，從那一刻起，我就決定不殺你了。」

「為甚麼？」

「因為你完全像我。」

「完全像你？」

「你難道不覺得？你的冷傲，你的殘酷，你的狡詐，那一點和我不一樣？你幾乎是我的化身，你還有超越我的地方——你比我年輕，比我瀟洒。」

在莫俊風的誇讚下，雲翔並沒有得意之色。他突然問道：「鎮上有沒有一大早開市的酒館？」

「幹嗎？」

「我很想跟你喝一杯。」

「我只是在兩種情況下喝酒，一是遇上了高興的事，一是遇上了失意的事……」

「這一點和我也很相同。」

「那麼，你現在是為甚麼要喝酒呢？」

「因為我很高興。」

「好，咱們去喝一杯，」莫俊風走過去摟着雲翔的肩頭。「要是酒館沒有開市，咱們就擂門。」

莫俊風和雲翔剛走上大街，就看到了一乘轎子。青布小轎，並不怎樣華麗。扛抬轎子的兩個轎伕卻是健步如飛。雲翔根本沒去注意，莫俊風卻停下步子深深地看了一眼。小轎擦身而過，撲鼻一陣香風。

雲翔的眼睛沒有去看，鼻子卻聞到了，他深深吸了一口，嘖嘖稱奇地說道：「好香！好香！」

莫俊風一直目送那乘小轎去遠，才回過頭來，緩緩地說道：「雲翔！只怕你還說不出這到底是那一種香味。」

「的確，像茉莉花，又像桂花，又像……」

雲翔道：

「這種香味名叫『枕留香』。」

「枕留香？」雲翔翻翻眼睛。「這名兒挺熟的，好像在那兒聽說過。」

「一定是在毛開源那兒聽說的。」

「不錯。轎中人莫非就是枕留香？」

「正是她。」

「她怎麼會一個人來？……」

「這沒有甚麼奇怪，是四豪客當中的一個，昨晚就已經到鎮上了。」

「誰？」

「吳浩。」

「哦！……」

「雲翔！」莫俊風又勾住了雲翔的肩膊頭。「那些都是晚上的事，現在還是一大早，咱們先去喝個痛快再說。」

「不行。」雲翔一臉凝重之色。「我要先回獅子山去一趟。」

「幹嗎？要向金毛獅子報告，四豪客已經到了兩個？」

雲翔並沒有回答他的話，只訂下了後會之期：「晌午，正陽樓，我作東，再見。」

雲翔急匆匆地走了，將莫俊風留在寂寥的大街上。

莫俊風站在晨霧中，而他臉上的神色也像一團霧。

× × ×

靑布小轎來到了四喜棧的門口，裏面似乎早有人在佇候，未待拍門那緊閉的棧房大門就豁然大開。小轎直接抬了進去，棧房大門重又關上。

開門的人既不是店東，也不是小二，而是吳浩。在他的手勢下，小轎停下，他一個大步搶過去，撩起了轎簾，轎中走出一個穿着華麗的婦人。

年紀約莫二十七、八，頭髮梳得溜光，身上穿得絢麗奪目，就像一隻彩色繽紛的開屏孔雀。她的姿色說不上很美，但是那一雙眼睛倒有勾魂攝魄的魅力，尤其是從她身上散發出來的那一股淡淡幽香，一旦吸入肺腑，頓時使人心曠神怡，飄飄欲仙。

她，正是四豪客之一的枕留香。

從兩個轎伕疲累的神色看來，他們顯然是趕了一夜的路，但是枕留香的神色間既沒有倦意，也沒有睏容。臉上淡淡輕勻的脂粉還是那麼光鮮，就像是剛抹上去的。對！一定是剛抹上去的。

女人天性愛美，枕留香當然不例外，而且她還非常講究。

吳浩在四喜棧訂下了最講究的雙套房，他很恭敬地將枕留香迎進，在她坐下之前，還抽出雪白的手帕將座椅拂了一下。

一落座，枕留香就嬌聲嬌氣地嚷了起來：「先給我一杯茶，渴死我啦！」

由這一點可以看出，枕留香在吳浩面前毫不拘泥，而且他們之間有着親密而又特殊的關係。

吳浩取過茶杯，又抽出一條潔白的手帕將茶杯擦拭一遍，從茶壺中倒出香噴噴的茶，近乎諂媚地笑着說：「剛泡上的明前龍井，是妳最喜歡喝的茶。我就知道，這小鎮上買不到特別帶了點來……」

枕留香瞟了他一眼，重重地說：「你就是這些地方討人喜歡。」

吳浩道：「還有，妳最喜歡吃的是酒釀糖心蛋，我已經吩咐厨下準備着，一會兒就送來，還有……」

「吳浩！」枕留香還是那麼笑瞇瞇的，語氣却變了。「談點正事行不行？」

「是！是！」吳浩畢恭畢敬地應着。「情況非常多，我簡直無從說起，還是妳發問，我答吧！」

「獅子山。」枕留香問得可眞簡潔。

吳浩道：「準備得非常週到，甚至還包括一名殺手。」

「鎭上。」

「羣雄畢至。」

「還有那些特殊的脚色？」

「小蕎！莫俊風，燕子飛，還有一個吃公事飯的人。」

「誰？」

「蕭子敬。」

「可眞熱鬧。羣雄畢至！哼！今晚上管教他們喝我的洗脚水。」

吳浩的神色很嚴肅，措辭更謹愼：「留香！我應該提醒妳，這一羣人並不好對付。」

「哦？」枕留香翻翻眼珠子，一股不屑的神色立刻從她的咀角溜出來。「你倒說說看，有甚麼不好對付的？」

「先說小蕎……」

「提她幹甚麼？她的花招只能對付臭男人，可對付不了我。」

莫俊風道：「但是，小蕎却和莫俊風擰成了股。」

「哦？」枕留香開始流露了驚色。「他倆怎會攪和到一起去？小蕎只會指使男人，絕不會聽男人的指使。但是，莫俊風是從不會聽女人使喚的。」

「他們之間一定有了相當好的默契，昨天晚上兩個人就是宿在一起的。」

「還有呢？」

「還有燕子飛。」

「那種脚色也配提？」

「他斷了一隻手，跑來找仇子玉。仇子玉竟然不計前嫌為他打造一隻鐵手。仇子玉在這一門手藝上的功夫我也不必多說了。燕子飛有了這隻鐵手，可就不是燕子啦！他簡直要變成一頭老鷹。」

「嗯！還有呢？」

「蕭老頭。」

「他帶了多少人？」

「就他女兒一個。」

「沒帶一個手下？」

「沒有。」

「那有甚麼可怕的？」

「從昨天晚上開始，他那寶貝女兒就突然不見了。」

「哦？」枕留香轉過頭來望着吳浩。「你認為其中必有特別的意義？」

吳浩道：「這有兩種可能，一是向保定府搬兵求救……」

「不可能。蕭老頭絕不會辦這種驢事。」

「另一種可能是，她是一支伏兵。」

「伏兵？哈哈……」枕留香不禁放聲大笑。「你太看得起這個小丫頭了。……這個小鎭上雖然聚集了不少高手，而我覺得只有一個人需要當心。」

「誰？」

「給你猜猜。」

「毛開源。」

「錯了。」

「如果不是毛開源，我根本就無法去猜測了。」

「仇子玉。」枕留香很用力地說。

「他？」吳浩先是一楞，接着輕鬆地笑了。「我敢打賭，他絕不會捲進來。」

枕留香冷冷地說：「如果你眞要打賭，你就輸定了。」

「爲甚麼？」

「他曾經和屠一堃見過面。」

「唏！妳的消息可眞靈通……那又怎麼樣呢？」

「你可知道這塊飛龍璧我們是從甚麼人手裏搶過來的？」

「留香！這話妳可問得新鮮，作案的時候我在場，怎會不知道……？」

「你可知道那幾塊廢料是甚麼來路？」

「對了！」吳浩的神色突然一凜。「他們都是屠一堃的徒弟。」

「現在你總算明白了。」

「屠一堃必然要千方百計地奪回這塊飛龍璧，於是，他找上了仇子玉。姓仇的傢伙就專門喜歡管這種閒事。別小看他，他經常會悶不吭聲地作出一番驚天動地的事來。」枕留香突然語鋒一轉道：「吳浩！你不是一直很欣賞他的麼？」

「我的確很欣賞他，甚至……」

枕留香的目光逼人，語氣更逼人：「怎麼不說下去呢？」

「說出來妳不但會笑我，還會罵我，」吳浩的言語有些支吾，而他的眸子裏却射出了熾熱的光。「像仇子玉這種人只能作我的朋友，不能作我的敵人。」

「爲甚麼？」

「因爲我太喜歡他，面對一個我喜歡的敵人，我怎麼下得了手？」

「很不幸。」枕留香的話很簡短，也很冷，這三個字像是從冰窖裏蹦出來的。

吳浩雖然不明白她這句話的眞正涵義，却與這三個字的森冷氣氛震懾住，只是以訝異的目光望着枕留香，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枕留香的神態很悠閒，她翻起手指頭察看她的指甲，而她說出來的話却與她的神態完全不同，使人聽起來驚心動魄：「吳浩！你還不明白我的意思。」

吳浩道：「最好……最好還是請妳說得明白一點。」

「我要你去作一件你最不願作的事。」

「是不是要我去與仇子玉爲敵？」

「不僅爲敵，我是要你去殺死他。」

「哦？」吳浩驚懼地後退了一步，彷彿他的面前有一條毒蛇。

「此刻。」枕留香又補充了一句。

「爲甚麼？」吳浩明知道不該問，但他還是鼓足勇氣問了出來。

「吳浩！」枕留香瞪着他，那凸出的眼睛子眞像是一對毒蛇眼睛。「以前你也爲我作過許多事，你都沒有問過爲甚麼，這一回因何要破例？」

「我只是覺得仇子玉沒有必死的理由。」

「有。」

枕留香說得很用力，就像一個飛刀高手閃電般擲出了一把刀。

「我很想知道。」

「他可能是我們的絆脚石。」

「祇是可能，就要殺死他？」

枕留香勃然大怒：「吳浩！你已經問得太多了。」

吳浩吁吐了一口長氣，面上浮現了慘淡的笑容：「留香！妳交代我的事，沒有一件我不樂意去作，唯有這一回……」

「怎麼？你想反抗？」

「不，在妳面前，我永不反抗。祇是，令我非常痛苦。這世上祇有仇子玉才令我欣賞，崇拜，他是一個眞正的男人，而我却要去殺死他……」

「好啦，」枕留香站起來伸了一個懶腰，露出了疲態：「我得歇會兒。吳浩！手脚俐落點，等我一覺醒來，你的事已經辦好，我一定會高興。」

「我看妳還是先用了糖心蛋……」她向床榻走去，突又回過頭來問：「你會讓我失望麼？」

「不，永不。」吳浩說得非常肯定。

枕留香給了他一個笑容，那笑，雖不比小薔嫵媚，却也使任何男人魂牽夢縈。

吳浩等她和衣躺下後，又爲她放下羅帳，這才走了出去。

他站在庭園中深深吸了一口清晨潮濕的空氣，使渾濁的頭腦畧微清醒。這時，突然有人在叫他：「吳浩！你也住在這裏？」

吳浩轉頭望去，發現是彭雙雙，於是向她點點頭。本來還要寒喧幾句，祇怕一搭腔又要嚕嗦半天，因此扭頭就走出了四喜棧。

× × ×

太陽已經昇得很高，鐵匠仍在繼續工作，他赤裸的上身全是汗水，一粒一粒在陽光的照射下像是珍珠。此刻，即使有人給他那麼多珍珠，他也不會停止工作。

鐵手的表面已不像初鍛時那樣粗糙，光滑閃亮，在陽光照射下幾乎像是一隻金手，看來，他的工作已經將要完成了。

吳浩來了，他走得很慢。似乎每一步都要用很多力氣。鐵匠自然看見了他，於是將那隻鐵手放進了一個破舊的木箱中。

人從生下來那一天就開始走向死亡，幾十年的生命不算短，總有到達盡頭的一天，儘管吳浩走得很慢，他還是走到了鐵匠的面前。

鐵匠以冷靜的目光注視他，沒有說話。

吳浩笑笑，在鐵匠面前蹲下，突然問：「仇子玉！你愛過一個女人麼？」

「愛過。」鐵匠回答得很快。

「這倒是一件新鮮事，是誰？」

「母親。」

「哦？那種愛不同。我說的是一種癡狂，痛苦的，而又非愛不可的女人……」

「沒有。」

「這個女人，能够讓你熱，讓你冷，讓你悲，讓你喜，讓你安靜，讓你瘋狂。她主宰你的一切，她不但控制了你的軀體，還控制了你的靈魂……」

鐵匠似有不耐煩地說：「吳浩！你告訴我這些幹甚麼？」

「我只是想使你了解——當一個男人完全受女人支配時，他是無可奈何的。」

「我永遠不會了解，也不想去了解。我認爲，一個眞正的男人應該無拘無束，隨時作自己想作的事。」

「我的想法跟你不同，一個眞正的男人應該遭受愛的折磨。」

鐵匠笑笑，他除了一笑之外，實在無法表示甚麼。

「仇子玉！」吳浩凝視着他，目光一絲也沒有眨動。「我一直都欣賞你的性格，但是我的性格和你又迥然不同。我實在不願傷害你，可是……」

鐵匠站了起來，站得筆直，筆直得畧顯僵硬，他的聲音也顯得很僵硬：「我明白了，有一個女人要你來殺我，對不對！」

吳浩沒有想到鐵匠的反應如此快，猛地跳了起來。乍看之下，那似乎是一個攻擊姿勢。鐵匠非常冷靜，竟然一動也沒有動。只是輕輕地問：「那個女人是誰？」

「枕留香。」

「她爲甚麼要置我於死地呢？」

「她說你是她的絆脚石。」

「吳浩！」鐵匠突然以企求的目光望向他。「你不能殺我。」

「你怕死？」

「不怕，只是不願意死。」

「不願意死你可以反抗。如果我不幸死在你的手下，我將死而無憾。」

「我也不願反抗。我只是需要活下去，因爲我還有一樁心願未了。」

「仇子玉！如果你想活下去，你只有拚命，我是絕不會違背枕留香的。」

「她有那麼大的魅力嗎？」

「不是她的魅力，是愛的魅力。」

「那麼，你動手吧！」

燕子飛突然從倒塌的房屋後面走了出來，他雖然只有一隻手，但是他給予別人的威脅仍然存在。他甚麼也沒有說，其實也不需要說甚麼。那隻萬能的鐵手沒有完成以前，他當然不能眼睜睜地看着鐵匠被人殺死。

吳浩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燕子飛的眼光盯在吳浩的臉上。他和吳浩都顯得有點緊張，鐵匠却非常平靜，他似乎根本就沒有把吳浩當敵人看待。

冷凝的僵持，時間雖然很短，在吳浩和燕子飛來說，却像過了一世紀那麼長。

吳浩將忍住的長氣緩緩吁吐而出，展露一絲苦笑：「看樣子我今天要失敗而歸了。」

燕子飛仍然沉默，但他的目光却表達了他的心意，他仍然戒備着的。

吳浩算起來是一個爽朗的人，但仍有其狡詐的一面，他表面上顯出無可奈何之色，而暗中却另有打算。他故意顯出一副頹喪的模樣，在有限的空地上兜起圈子來了。

開始，燕子飛的目光還跟着他移動。久久，他的眼睛漸感疲累，也就將吳浩放開了。

吳浩也停了下來，手扶一根插在斷瓦殘垣中的木柱。勾着頸子，彷彿若有所思。

鐵匠關切地問：「吳浩！你是不是怕回去無法向枕留香交代？」

「的確不好交代，」吳浩的語氣很沉重，「我正在苦思對策。」

「那你就慢慢想吧，我不打擾你……」

鐵匠這邊的話才說了一半，吳浩那邊就展開了行動，粗大的木柱在他手裏彷彿變成了一根輕巧的花槍，在空中劃了一道弧綫，直向燕子飛的頭部擊去。

鐵匠見過吳浩用釘耙連殺四人的狠招，見狀不禁大驚，正要張口大叫，而燕子飛已經覺察，雙足猛力一彈，眞像一隻燕子般，一掠而起。

唰！粗大的木柱從燕子飛脚下掃過。

不待燕子飛落地站定，吳浩手中的木柱又掃了回來，儘管燕子飛人如其名，身輕如燕，也使他手忙脚亂，閃躲不及。

這一次，木柱的前端擊上了燕子飛的足踝，似乎只是擦了一下，然而燕子飛已經有些站不穩了。

吳浩的攻擊眞是又狠又猛，他根本不容許燕子飛有喘息的機會，木柱又以雷霆萬鈞之勢掃到。

鐵匠飛身前撲，高舉左臂，木柱在碰觸他結實的臂肌之後彈開，再彈回，他右手一伸，抓住了木柱。吳浩的攻勢總算被他遏阻了，但他也付出了很大的代價——右臂被木柱撞擊處出現了一大塊瘀青。

鐵匠發出怒吼叫道：「吳浩，你是個外表豪爽，內心奸詐的小人，你爲甚麼要攻擊燕子飛？」

吳浩坦率地回答：「因爲燕子飛不先被我解決，我就不可能殺死你。」

「好！」鐵匠氣得臉色發青，結實的胸脯不停地起伏着。「我可以教燕子飛站開不管閒事，我倒要看看你用甚麼高招殺死我。」

「他不可能不管。」

「燕子飛！告訴他，你絕不管閒事。」

燕子飛沒有說話，事實上他絕不肯作這種承諾。

「仇子玉！」吳浩望着燕子飛，緩緩說：「他絕不可能不管，因爲你正在爲他打造一隻萬能的鐵手，你一死，他甚麼希望都沒有。」

「對的，」燕子飛開了口：「只要我有一口氣在，任何人都不能殺死仇子玉。」

「我沒有說錯吧？」

鐵匠看了燕子飛一眼，語氣平靜地說：「吳浩！如果你還不死心，我可以給你一個機會，燕子飛在一旁冷冷觀看，絕不動手。」

「不行！」燕子飛緊張地叫了起來。

「燕子飛！」鐵匠的聲音多少有點冷傲與自負的味道。「別人不清楚你應該清楚，像我這種人是不容易被人殺死的。」

燕子飛臉紅了，他想到那一刀，就會難爲情。他頹然地低下頭，坐在地上，這個動作似乎也表示他承担了（絕不動手）的諾言。

吳浩喃喃地說道：「仇子玉！你是一個怪人。」

「哦？」

「要不然你就是一個瘋子。正常的人絕不會給與敵人任何機會。」

「這個機會我是送給朋友的。」

「你還將我看成朋友？」

鐵匠道：「當然。我怕你回去不好向枕留香交代。」

「仇子玉！你可是以爲我根本不可能殺死你？」

「我並無這種僥倖的想法。」

「那麼，你是不怕死？」

「怕死的人經常比別人先死，不怕死的人反而活得更久。這叫作『置之死地而後生』，我沒有讀過書，不知道這句話說得對不對。」

吳浩吁吐了一口長氣，用力地說：「仇子玉！我放棄了。」

「爲甚麼呢？」

「因爲我發覺我根本不可能殺死你，任何高手都同樣不可能。並非由於你的武功高强，而是你的生存意志比任何人都强烈。」吳浩說完後，掉頭就走，儘管他的意志已經戰敗，但他的步履還是很鎭定。

一隻彩蝶迎向他，而吳浩却恍然未覺，他的腦海已被鐵匠的粗獷影子所佔據。

「吳浩！」一聲輕柔的呼喚。

吳浩這才看到了彩蝶：「哦！留香……很慚愧！妳交代的事我沒有給妳辦妥。」

「不怪你，」彩蝶的翅膀在晨風中翩翩飄動，陣陣幽香沁入他的肺腑。「你已盡心盡力，仇子玉的確是一個不易殺死的精怪。」

「那麼，晚上……」

「別管晚上的事，現在，我只要跟你在一起。」

街邊有好奇的兒童在窺伺，吳浩才管不了那麼許多，他甚至忘記了他們置身於一個風氣閉塞的偏僻小鎭，他興奮地挽着枕留香的手臂，聯袂向着四喜棧走去。

× × ×

桌上有三隻小罈子是倒過來的，他們已經喝掉了一斤半竹葉青。

雲翔的眼睛顯得特別亮，酒沒有使他迷糊，反而令他意氣風發。三罈酒他最少喝了兩罈，但他毫無醉意。

莫俊風還是那副冷傲而不容易衝動的神態，他現在所享受的並非醇厚香馥的佳釀，而是

回憶。每一個人都喜歡回憶年輕的時候。面對着雲翔，使莫俊風的回憶更加多采多姿。

二人相互舉杯，相互斟酒，相對凝視，相對微笑，都很少說話。

當第四罎酒打開的時候，莫俊風終於開口了：「雲翔！你的老板有沒有嘉獎你？」

「爲甚麼要嘉獎我？」

「因爲你趕着去報告他最重要的消息。」

「他從不輕易嘉獎，」雲翔停頓一下，又補了一句：「所以他的嘉獎才寶貴。」

「雲翔！」莫俊風輕柔地叫了他一聲，却又停下來對他凝視，隔了許久，才接下去說：

「我們能够談點心裏的話嗎？」

「當然可以。」雲翔毫不猶豫地說。

「你最大的願望是甚麼？」

「擁有像『獅子山』這樣堂皇的宅第。」

「那麼大的宅第一個人住不寂寞嗎？」

「當然還要有一個柔順的妻子。」

「這恐怕比那幢大房子還要難辦到……」

「我已經有了。」

莫俊風道：「有了？帶在身邊？還是留在廣東原籍？」

「不！」雲翔加以更正：「我的意思是，我心裏已經有了理想的對象。」

「哦！是甚麼樣的人？」

「這……」雲翔笑笑。「這不能告訴你。並不是我不願告訴你，而是我以擁有這個秘密爲最大的快樂。」

「其實，我也不該問……」莫俊風眉頭忽然皺了起來，輕喟地說：「年輕人都有綺麗的夢，但是夢和殘酷的現實總有一段距離……今晚獅子山將有驚天動地的事發生，想必你也知道了。」

「嗯！」

「在那件事情的發展中，你將遭遇到甚麼情況你可知道？」

「我置身局外，毫無相干。」

「這是毛開源許諾你的？」

「嗯！」

「他可是一個守信不渝的人？」

「應該是。」

「毛開源請了一個名叫彭孌孌的女人來侍候那幾位豪客，因爲她了解那幾位豪客的性格，而且侍候人的功夫也的確不同。酬勞是一千塊大洋，四豪客進入賭局之後，她就離開獅子山，這一筆酬勞照說賺得很輕鬆。」

「嗯？」雲翔只是漫應，而未接腔。

「但是，當她離開了獅子山之後，就要被殺。」

「哦？」雲翔免不掉要追問一句：「爲甚麼？」

「滅口。」

「滅口？我不明白。」

「毛開源的用心，人人皆知，像彭孌孌這種身臨其境的人當然知道得更清楚，他爲了不更多的讓人知道內情，他必須殺死彭孌孌。」

「哦！哦！」雲翔一副恍然大悟的模樣。

「那個執行彭孌孌死刑的人一定是你。」

照說雲翔應該吃驚，而他並沒有。

只是淡淡地問：「這是你的猜想？」

「是事實。」

「哦？……」

「這好像是你前來此地唯一的任務，毛開源一定答應過你，你的任務完成後，就可以離開。」

雲翔心頭開始驚異了，但他的語氣仍然是淡淡的：「你好像甚麼事都知道。」

「只有一件事不知道。」

「甚麼事？」

「不知道毛開源要派誰來殺死你。」

好像椅子上突然間冒出來一根針，雲翔霍地站了起來。

莫俊風等待着，也許是一場狂風暴雨，也許是一股巨大的山洪，也許是一陣飛砂走石……結果是甚麼也沒有。只不過眨眼間，雲翔又恢復了平靜，緩緩地坐了下去，輕輕地吁了一口氣。

雲翔的語氣也和他的神色一樣地平靜無波：「我不怪你有這種想法，因爲你不了解我和毛開源的關係。」

「難道還有甚麼特殊的關係？」

「我是一個孤兒，是他撫養我長大成人的。他教我如何保護自己，也教我如何去打擊別人……」

「這樣說來，你欠他太多的恩情？」

「不欠。」雲翔說得斬釘截鐵。「我小時候從來不曾吃過友伴的零食，也沒有共用過友伴的零錢，大概我天性中就沒有欠債的習慣。在我稍稍懂事的時候，我就和他約定了報償養育之恩的方式。」

「哦？……」

「在廣東，他雖然很罩得住，却也樹敵無算。我爲他剷除異己份子，一個，兩個……一年，兩年……我終於還清了那筆恩情債。」

莫俊風驚異地問：「你殺第一個人的時候多大的年紀？」

「十六歲零三個月又三天。」雲翔記得很準確。

「你是孤兒，怎麼知道你多大年紀呢？」

「我並不是一生下來就沒有父母的孤兒，雙親是在七歲那年過世的，自然記得我的生辰年月日。」

「唔……是不是因爲有這層關係，你就認爲毛開源絕對不會殺你？」

「不！」雲翔回答得很快。

「那麼……？」

「他絕不會殺死一個對他很有利用價值的人。」

「嗯！你的估計不錯。不過，情況是會變的，因爲你不是庸才，你有野心，有抱負，像你這種人，隨時會爲自己的利益而反叛他，他不得不防。」

「至少目前我還不至於反叛他呢。」

「未必。」莫俊風的神色很冷，語氣也很冷，說完之後，斟滿一杯酒，慢慢地啜飲，完全不去理會雲翔的反應。

雲翔面現怒容，連喝了三杯酒，顯得非常激動。

許久之後，他才沉聲問：「你怎麼知道我目前就會反叛他？」

「你不是想要一幢華麗的宅第，像獅子山那樣大，那樣够氣派……？」

「不錯。這是我心中的許多願望之一。」

「你馬上就可以達到這個願望。」

「馬上就可以達到？難道要我去殺死毛開源，將獅子山佔爲己有？」

「我不會教你用這個笨法子。」莫俊風的語氣很柔和，臉上的笑容也非常親切，不過，他却突然用力地說出三個字：「飛龍璧。」

「飛龍璧？」雲翔顯得很吃驚，而回應的聲音却非常輕，因爲這時已經不僅只有他們這兩個食客了。

「價值五十萬大洋。」莫俊風打鐵趁熱，又加了一句。

「你教我去刦那塊飛龍璧？」

「我們兩個。二十五萬大洋蓋獅子山那樣一幢宅子，綽綽有餘，我的經驗，你的內綫，那塊飛龍璧簡直是垂手可得。」

「聽說那塊飛龍璧很難賣得出去。」

「別人也許賣不出去，我却不同，關外有

的是土財主，買主早就找好了。不然我千里迢迢跑到這裏來幹甚麼？」

雲翔凝望着莫俊風，久久沒有說話。

「怎麼樣？」莫俊風逼問了一句。

「你爲甚麼要找上我？」

「因爲我們可以合作無間。」

「你有把握？」

「絕對有把握，」莫俊風的語氣充滿了自信。「因你現在就好像年輕時的我，我倆如同一個人。」

雲翔一時沒有說話，但是從他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他已動心。沉默良久，他才緩慢地問：

「你有了週密的計劃？」

莫俊風含笑不語。

雲翔將杯中酒一乾而盡，站了起來：「我先走一步，夕陽含山的時候，我們在鎮外的山神廟一晤。」

莫俊風仍是含笑不語，不過，他的笑容比方才濃郁得多。

×　×　×

大氣很悶，沒有風，連樹上的蟬都沒有勁兒鳴叫。晌午過後，整個客棧中靜得出奇。

小蕾在對鏡理粧，薄若蟬翼的夏衣沓汗微透，使她的肌膚隱隱顯現，如果有一個男人突然闖進，必然會當塲楞住。

門並沒有上閂，很可能有男人闖進來。不是很可能，而是絕對可能。

門，好像幌了一下，就有一個壯漢站在那裏。

一身黑衣，黑巾蒙頭，露在黑巾上端的兩粒眼珠也是漆黑一片。

小蕾在鏡中看到了，而且她的目光還藉着鏡子的反射和對方的目光牢牢地接觸，她沒有吃驚，更沒有動，只是展顏一笑。

這正是江湖上聞名的笑。

那個壯漢只是靜靜地站在那裏，絲毫沒有動。他是被小蕾的笑容迷惑了嗎？未必，他那兩道目光是仍鋒芒畢露。

「坐呀！」小蕾開口了，那樣嬌美，那樣親切，就好像在招呼老朋友似的。而且她還在梳頭，動作優美得讓人激賞。

但是那個壯漢仍然沒有動。

「你喜歡站着麼？」小蕾放下梳子，又拿起了胭脂。「那你就站着吧！我就好了。」

她若無其事地往頰上塗抹胭脂，慢慢地勻開。

好像她身後根本沒有一個陌生而不懷好意的男人。

那個壯漢終於動了，動得好快，快得像一陣風，這是晌午過後唯一的一陣風，連小蕾披着的衣袂都飄了起來，然而她還是沒有動。

壯漢已經貼到了小蕾的身後，右手中閃動着一道亮光，那是一把鋒利無比的匕首，匕首正刺向小蕾的右脇，部位非常好，使被襲擊的人幾無迴旋的餘地。

這樣一個高招的狙擊手，一旦出刀，被狙擊者似乎已無逃生的可能。

但是，這個被狙擊者是小蕾。她的身子還是沒有動，而她坐的椅子却突然滑開，雖然只滑開了幾寸，對方的匕首就落了空。

匕首刺向粧枱，狙擊者的手腕也落入了小蕾的掌握中。

小蕾這才緩緩地回過身來，笑得好媚，好嬌：「幹嗎呀？一見我就動刀，多沒意思？」

她的笑語可人，而手上却使出了勁道，那個壯漢的額頭上已冒出了冷汗。

小蕾左手一抬，幪面黑巾被她撕了下來。她仔細端凝，陌生！陌生，一個從未見過的陌生者。

「是誰教你來的？」

壯漢沒有出聲，他進來之後沒有說過一句話。

「他是個啞吧！」門外有人回話，聲落人進，是毛開源，他臉上浮現着詭譎的笑。「小蕾姑娘！關於你的傳說，我聽得太多，眞美，眞美，美得無法形容。」

小蕾當然知道他是誰，但她不說，眉頭輕輕一蹙，問道：「是你教他來的？」

「不錯。」毛開源含笑點頭，還大模大樣地在椅子上坐了下來。

「爲甚麼要置我於死地？」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而小蕾的語氣和神情却不見凝重。

「我只不過想試試姑娘的鎮定功夫。」

「我鎮定與否，與你何干？」

「大有關係。」毛開源仍在詭譎地笑。

「哦？這我倒要聽聽。」

「飛龍璧。」毛開源簡潔地說。

「飛龍璧？」

「長話短叙。如果妳想得到飛龍璧，就非找我不可，我若想得到飛龍璧，也非找妳不可。換句話說，我們必須合作。」

小蕾瞅着他，慢慢地說：「嗯！你倒是一個合作的好對手，問題是，成功之後，那塊飛龍璧怎樣分法。」

「給妳。」

「哦？」小蕾眞的有些吃驚了。

「獅子山的產業也全部給妳。」

「哦？」她更吃驚。

「我只要一樣東西。」

「甚麼東西？那一定比飛龍璧更值錢。」

「妳！」

小蕾眞的楞住了，她那黑白分明的眸子瞪得溜圓，許久沒有說話。突然，她如銀鈴般笑了起來。

「妳笑甚麼？」

「很有趣。」

「有趣？妳以爲我在說笑話？」

「以往都是我在誘惑男人，現在居然也有男人來誘惑我。」她飄逸地走到毛開源的面前，繼續說：「女人用美色勾引男人，男人用金錢勾搭女人，各取所喜，各投所好，這不是太有趣了麼？」

毛開源示意那壯漢退出後，拉住了小蕾的手。

小蕾摔開，輕斥道：「小心點，我現在是屬於另一個男人的。」

「莫俊風！」

小蕾含笑點頭。

毛開源冷冷地說：「妳也應該小心點。」

「小心甚麼？」

「他絕不會眞心愛妳。」

「我從來沒有企求過一個男人的眞愛。」

「妳最少希望他對妳忠誠，是不是？他不但不忠誠，反而在算計妳。」

「你在惡意中傷？」

「句句實言……」他又拉住了小蕾的手，這一次，她沒有抗拒，反而在他身邊坐下，他將咀吧湊在她的耳邊，低聲細語一陣，自然也趁機會享受了軟玉溫香的滋味。

小蕾的臉色突然變得很冷，咀角處還流露出陰狠的笑意。

毛開源悄聲說：「等一會我派一乘小轎來，接妳去獅子山，到時我再跟妳詳談。」

「多久？」

「立刻就到，」毛開源站了起來。「最多半個鐘頭。」

「不忙，我要先辦點事。過兩個鐘頭再派人來接我。」

「完全遵命。」毛開源表現得一副非常恭順的樣子。

（未完）

驚魂六記之一

血鸚鵡

古龍·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王風因身中要命閻王針，雖幸得名醫拯救，但也只保僅能再活百天，他爲了要在有生之年幹下一番對人羣有益的事，便不惜拚命，把爲害人羣的盃賊們殺了七八個，當他戮除了七海山莊莊主海龍王後的一個晚上，在墳地裏遇到一名老者，向他述說血鸚鵡的故事，並說他躺在墳裏就是要見血鸚鵡，求告三個願望，以解救絕大的困難，並說出當年他兄弟就曾向血鸚鵡求過三個願望，那是在七年前富甲天南的富貴王，庫藏珠寶一夜間全部失踪——

鐵手踩巨案　劍客掘秘辛

在這件案子中干係最重，嫌疑最大的，當然是當時王府的總管郭繁。

他本來是富貴王的連襟，又是富貴王的親信，可是這件事發生後，他也自知，脫不了關係。

老人道：「他本來是想用死來表示清白的，誰知就在他已將氣絕的時候，就遇見了血鸚鵡。」

王風苦笑吐出口氣，道：「所以他第一個願望，就是要把那批失竊的珠寶找回來？」

老人道：「當然！」

王風道：「這願望有沒有實現？」

老人道：「當時已是深夜，他雖然也曾聽過血鸚鵡的傳說，却還是半信半疑，只不過抱着萬一的希望而已。想不到……」

王風忍不住道：「難道第二天早上眞的有人將那批珠寶送回來了？」

老人道：「眞的！」

王風怔住，只覺得全身寒毛都幾乎一齊竪起，過了半天，才問道：「是誰送回來的？」

老人道：「是個衣冠楚楚的中年人，却是從……從……」

他目中又露出了恐懼之色，連說話的聲音都開始發抖。

王風道：「難道他就是從幽冥中來的？」

老人點點頭，又過了很久才能開口：「他說他就是陰曹地府中的判官！」

王風怔住。

老人道：「他說他手下追魂索命的鬼卒，昨夜拘錯了一個人的魂魄，說死的本來是另一個人，却拘走了郭繁的獨生子郭蘭人。所以他就特地去找到這批珠寶，作爲補償！」

他額角上已流出了冷汗，接着道：「說完了這句話，他的人就忽然不見了。」

王風道：「郭蘭人眞的死了！」

老人黯然道：「是眞的，那位判官剛走了不久，就有人將他屍身抬了回來！」

王風道：「他是怎麼死的？」

老人道：「是失足落水，被淹死的，死得很可怖，也很可怕！」

王風也不禁長長嘆息，道：「郭總管雖然尋回了珠寶，却失去了兒子，心裏一定難受得很！」

老人道：「王爺那時也知道錯怪了他，所以一直在安慰他！」

王風道：「最難受的，也許還不是他，是

他的妻子、孩子的母親？」

老人嘆道：「我弟妹已哭暈過三次，可是我兄弟倒還很鎭定，因爲他知道自己還存兩個願望！」

王風道：「血鸚鵡又出現了？」

老人點點頭，道：「就在王府的大廳中出現了，就像是一團火燄。」

王風道：「郭總管的第二個願望，當然是希望能救活自己的兒子！」

老人道：「是的！」

王風道：「這願望也實現了？」

老人道：「是的！」

他勉強控制着自己，終於說出了那天晚上發生的事——

那天晚上狂風暴雨。

那時郭蘭人的棺木還停在靈堂裏，王爺也陪着郭總管在旁邊的花廳中等着。

甚至王妃都在。

他倒也想看看這件不可思議的事，是不是眞的會發生。

夜更深，風更急。

靈堂中雖然傳出一陣敲打的聲音，敲打棺材的聲音。

接着，就有人在棺材中大喊，要人打開棺材，放他出來。

悽悽的呼聲，赫然正是郭繁兒子的聲音，他們都聽得出。

王爺和王妃都幾乎快嚇暈了。

郭繁又準備衝出去救他的兒子，王爺和王妃都拉住他，求他不要去。

這件事實在太神秘，太可怕。

郭繁不肯。

王爺最寵愛的一個妃子就忽然拔出把短刀，一刀刺死了他。

就在他氣絕的時候，靈堂中的呼吸敲打聲也立刻停止了。

甚至，連風雨都漸漸停止，大地又歸於平靜。

血鸚鵡也已重回幽冥！

×　　×　　×

王風的胆子一向不小，可是聽到這裏，已忍不住打了好幾個寒噤！

他忍不住道：「爲什麼郭繁一死，他的兒子就不能復生？」

老人黯然道：「因爲他的人一死，他的願望也就消失了。」

王風道：「那批珠寶呢？」

老人道：「珠寶當然也跟着神秘消失。」

王風道：「這樣說來，血鸚鵡帶給人的三個願望，並不是幸運，而是災禍！」

老人道：「可是牠答應人的願望，畢竟是眞的實現了！」

王風沉默。

他也不能否認，這一點才是最重要的。

老人道：「這件事後來還有些餘波！」

王風在聽。

老人道：「郭繁死了後，她的妻子也死了，殺他的那位王妃，不到三天，就發了痴，寶庫的護衞們，也全都自殺謝罪，王爺既心痛他的愛妃又心疼他的珠寶，竟變成了個白痴。」

這實在是個很大的悲劇。

王風道：「也許這就是魔王要他的血鸚鵡每隔七年來一次人間的原因！」

老人道：「爲什麼？」

王風道：「因爲他知道意外的願望所帶給人的，有時並不是幸運，而是災禍！」

讓人間充滿了災禍和不幸，才是魔王最大的願望和目的！

老人道：「我也知道，血鸚鵡的願望是一定要付出代價的！」

王風道：「但你卻還是想見到牠？」

老人點點頭！

王風道：「因爲你也有很大的困難，若是不能見到牠，就只有死！」

老人沉默着，神色更淒涼，過了很久很久，才緩緩道：「現在我已是個死人。」

有些人縱然還沒有死，也等於是個死人。

也有些雖然眞的死了，卻永遠是活着的，活在人們心裏。

×　×　×

荒墳，冷霧。

老人靜靜的躺在棺材裏，又閉上了眼睛，道：「現在你總可以走了吧！」

王風道：「我不走。」

老人道：「你還想知道什麼？」

王風道：「你解決不了的困難是什麼？」

老人道：「那跟你沒關係！」

王風道：「有！」

老人道：「有什麼關係？」

王風道：「我驚走了血奴，血鸚鵡就不會來了，你的困難，我當然要想法子解決！」

他笑了笑，又道：「說不定我也可以像血鸚鵡一樣，給你三個願望。」

老人冷笑。

突聽一個人冷冷道：「我知道他第一個願望是什麼。」

×　×　×

冷霧中又出現了一個人。

一個身子標槍般筆挺的黑衣人，冷漠的臉，殘酷的眼神。

王風道：「你知道他的願望？」

黑衣人道：「他想我死！」

王風笑了笑，道：「只要他眞的有這願望，說不定我眞的可以替他做到！」

老人忽然嘆了口氣，說道：「我並不想他死！」

黑衣人道：「我也不想要你死，因爲我還要問問你的口供！」

王風道：「問口供？你是幹什麼的，憑什麼要問人口供？」

黑衣人道：「我叫鐵恨！」

×　×　×

鐵恨。他的名字已經替他解釋了一切。

他就是六扇門裏，四大名捕中的「鐵手無情」，他恨的是亂臣賊子，盜匪小人。這七年來，被他偵破的巨案，已不知有多少。

王風的態度立刻變了。

他知道這個人，而且一向很佩服這個人。

他一向佩服正直的人。

鐵恨盯着他，道：「你知道我，我也知道你！」

王風道：「哦！」

鐵恨道：「你就是王風！」

王風笑了笑，道：「想不到我居然也已經有名！」

鐵恨道：「可是你本來的名字更有名，你本來並不叫王風！」

王風笑得已有點勉强。

鐵恨道：「你本來叫王重生，『鐵胆劍客』王重生名滿天下，你爲什麼要改名字？」

王風拒絕回答。

他的生命已像是一陣風，來時縱然猛烈，可是隨時都會消失。

王風道：「改名字犯不犯法？」

鐵恨道：「不犯法。」他盯着王風，一字字接着道：「殺人才犯法！」

王風道：「你知道我殺過人？」

鐵恨道：「不知道！」他的眼神更銳利：「我只知道海龍王一家數十人，忽然在一夜間死得乾乾淨淨！」

王風的眼睛也變得刀鋒般銳利，也在盯着他，道：「你知道殺人的是誰？」

鐵恨道：「我也不知道！」

他的神情忽然變和，慢慢的接着道：「可是我倒也想見見這個人！」

王風道：「爲什麼？」

鐵恨道：「因爲我佩服他，他殺的是該殺的人，殺人後空手而去，不取分文，救了別人後，也不希望別人報他的恩！」

兩人面對面的站着，眼睛裏都帶着種很奇怪的表情。王風忽又笑了笑，道：「我保證遲早總有一天你會見到他的！」

鐵恨道：「但願如此！」

×　×　×

老人還躺在棺材裏。

王風道：「他知道你會來！」

鐵恨道：「這是我給他的最後限期，他知道逃不了的！」

在鐵恨的追捕下，沒有人能逃得了。

王風道：「你找他幹什麼！」

鐵恨道：「只想他告訴我一件事！」

王風道：「什麼？」

鐵恨道：「富貴王府的珠寶，究竟到那裏去了？」

王風道：「那已是七年前的事！」

鐵恨道：「可是這件案子還沒破，只要案子還沒有破，我就要追下去！」

王風道：「爲什麼要追他？」

鐵恨道：「因爲他是郭繁一家中，唯一還活着的一個人。」

可是他錯了。

等他們回過頭去時，棺材裏的老人已眞的變成個死人，不但呼吸脈搏停頓，連手腳都已冰冷。

屍體並沒有埋葬，卻送入了縣的衙門，交給仵作檢驗。

——這個人眞正的死因是什麼？

鐵恨一定要查出來，只要有一點綫索，他就絕不肯放棄。

王風沒有走。

他也在等着檢驗的結果，對這件事，他已有了好奇心。

現在鐵恨就眞想趕他走，他也不會走了。

仵作停屍的屋子前面，有個小小的院子，院子裏有棵很大的樹。

他就坐在樹下面等。

鐵恨道：「現在這裏已沒有你的事了！」

王風道：「有。」

鐵恨道：「還有什麼事？」

王風道：「你怎知道他不是我害死的？」

鐵恨道：「這次我願意冒個險！」

王風道：「可是只要有嫌疑的人，你都該留下，我也有嫌疑，你怎麼能讓我走？」

鐵恨瞪着他看了很久，才問道：「你究竟想要幹什麼？」

王風笑了，道：「想要你請我喝酒。」

×　×　×

一壺茶，一壺酒。

王風看着鐵恨慢慢的在啜着茶，自己先灌了幾杯下肚，道：「你從來不喝酒？」

鐵恨道：「我已接下了這件案子，現在這件案子還沒有破！」

王風道：「案子沒有破，你就不喝酒？」

鐵恨道：「絕不喝。」

王風道：「破了案之後，你能喝多少？」

鐵恨道：「絕不比你少。」

王風忽然一拍桌子，大聲道：「快把這件案子的詳情告訴我。」

鐵恨吃驚的看着他，道：「三杯酒你就醉了？」

王風道：「你不服現在我倒還可以拚。」

鐵恨道：「我說過……」

王風打斷他的話，道：「就因爲你說過，不破案，不喝酒，所以我非幫你把這件案子破了不可。」

鐵恨在喝茶，喝得很慢很慢，喝了一口又一口。

王風在等。

他不急，有些事他很能沉得住氣。

鐵恨忽然抬起頭，盯着他，道：「你眞的相信那故事？」

王風道：「什麼故事？」

鐵恨道：「十萬神魔，十萬滴魔血，滴成了一隻血鸚鵡，和牠那見鬼的三個願望！」

王風並沒有直接回答這問題，卻嘆了口氣，道：「世上本就有很多事是令人無法相信的，有時卻又令人不能不信。」

鐵恨冷笑，道：「那也許只因爲世人的愚昧無知，所以才會有這種故事。」

王風道：「你不信？」

鐵恨道：「連一個字都不信。」

他冷冷的接着道：「我只相信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王風道：「你也不信太平王府的那些珠寶會無緣無故的神秘失踪？」

鐵恨道：「有竊案，就一定有主謀，就算世上眞的有妖魔鬼怪，也不會來偷竊人間的珠寶。」

王風道：「你認爲那一定是人偷走的。」

鐵恨道：「一定。」

王風道：「可是郭繁的妻子兄弟現在的確已全都死盡死絕了。」

鐵恨冷冷道：「我並沒有說主謀一定是他們。」

鐵眼吃驚的看着王風，道：「三杯酒你就醉了？」

王風道：「不是他們是誰？」

鐵恨道：「我遲早一定可以找出來。」

王風道：「現在你已有了綫索？」

鐵恨道：「沒有。」

王風嘆了口氣，道：「看來你這一生中如果還想喝酒，最好趕快忘了這件事。」

鐵恨道：「只可惜我忘不了。」

王風道：「爲什麼？」

鐵恨道：「因爲，有樣東西隨時都在提醒我！」

王風道：「什麼東西？」

鐵恨慢慢伸出手，攤開來，掌心赫然有塊晶瑩無瑕的碧玉。

王風動容道：「這也是太平王府失竊的珠寶？」

鐵恨道：「這是其中之一，本是太平王冠上的，價値連城。」

王風看得出。

他當然是個很識貨的人，他確信世上絕不會有第二塊同樣的寶玉。

鐵恨道：「這塊碧玉既然還在人間，別的珠寶當然也在。」

王風道：「你是從那裏找到的？」

鐵恨道：「從滿天飛的手裏。」

王風道：「獨行大盜滿天飛？」

鐵恨道：「就是他！」

王風道：「現在他的人呢？」

鐵恨道：「人已死了。」

王風長長吐出口氣，道：「滿天飛輕功暗器都不弱，行踪更飄忽，怎麼會突然暴斃？」

鐵恨道：「他是被毒死的，中毒七日後，毒性才發作，一發作就已無救。」

王風道：「好厲害的毒藥。」

鐵恨道：「他死的時候，手裏還緊緊抓着這塊碧玉，死也不肯放鬆。」

王風道：「你看這是不是因爲他已查出那批珠寶的下落，所以才被人殺了滅口？」

鐵恨道：「很可能。」

王風道：「臨死前，他有沒有說出什麼綫索？」

鐵恨道：「只說出兩個字。」

王風道：「兩個什麼字？」

鐵恨道：「鸚鵡。」

他眼睛裏充滿了憎惡之色，對這兩個字顯然已深痛惡絕。

王風卻笑了笑，道：「據我所知道，鸚鵡只不過是種很靈巧可愛的鳥，有時甚至還會說人話。」

鐵恨道：「哼。」

王風道：「不管怎麼樣，一隻鸚鵡絕不會是那種竊案的主謀。」

鐵恨道：「所以我才奇怪，滿天飛臨死時，爲什麼要說出這兩個字來。」

王風淡淡道：「也許他說的只不過是個人的名字。」

鐵恨道：「江湖羣盜中，並沒有叫鸚鵡的人。」

王風道：「也許他說的只不過是個女孩子，是他的情人。」

鐵恨冷笑，冷笑着站了起來。

話不投機他顯然已不準備再繼續說下去。

王風卻偏偏又攔住了他，道：「我只不過說也許而已，也許還有另外很多種可能。」

鐵恨盯着他，總算沒有走。

王風慢慢的接着道：「也許他臨死時眞的看見了一隻鸚鵡，血鸚鵡。」

鐵恨道：「絕不可能。」

王風道：「爲什麼？」

鐵恨道：「因爲他臨死前的半天裏，我一直坐在他對面，問他的口供。」　（未完）

精選俠情短篇

血指羅剎

君中子·文
盧令·圖



鴛侶除巨患

湖南湘江之畔的岳麓山下，建築着一所富麗堂皇的巨宅，紅墻綠瓦，雕樑畫棟，與附近的茅舍陋屋，形成强烈對比！

何以如此富有的人家，會居住在窮鄉僻壤之中呢？多少年來，在村民心中一直是個啞迷。而且這座碩大無朋的屋宇，好像極少人居住，平日只見到幾個僕人打扮的老漢出城購物，除此以外，從來也不見有人出入，至於巨宅的主人是誰，更是無人得知。

饒是如此，但安份儉樸的農民，很少對這件事有所過問，而且他們感到這所巨宅好像經常籠罩着神秘的色彩，避之則吉，故向來很少人接近。

但是三年之前的一個夜間，這座巨宅中，突然響起了一陣哀怨的簫聲，直有如鬼哭神號！此後每一天晚上，這種如泣如訴的簫聲，從來未間斷過；而所吹出的調子，旋律雖極其優美，但總帶着一種令人不寒而慄的感覺！

這一天晚上，夜凉如水，月色清清，在月光下的巨宅，更給人一種神秘飄渺的感覺，簫聲，又嬝嬝而起了！

「青山隱隱水迢迢，
秋盡江南草未凋；
二十四橋明月夜，
玉人何處敎吹簫。」

一陣清吟響自西北角，在山脚下，蕩起了陣陣回音！

吟聲飄散，大地又回復了寧靜，只有微風送來約斷約續的簫聲，使深秋的夜間，倍增悲涼！

不一會，從西北面的竹林中，走出一位少

魔簫成絕響

年，青袍摺扇，意態瀟洒，顧盼神飛，乍看之下，就像一位學識淵博的風流才子。

只見他以不徐不速的脚步向前走去，在離那巨宅約二丈許的地方，突然站住了。仰首望着那巨宅中珠簾低垂的閣樓，咀唇微作掀動，但却聽不到他說些什麼。

凡是學武之士皆曉得，這便是一種上乘的武功，「傳音入密」了。

不久，那水紅色的珠簾緩緩地掀開了，一個千嬌百媚的少女，正憑窗俯視，「水是眼波橫，山是眉峯聚」，却是含愁脉脉！

當她看到那少年後，心中猛地一怔！

青袍少年向她淡淡一笑，右手揚處，一道白光已向那少女激射而出！

這突然而來的變化，直把那少女嚇得花容失色，趕忙退回房中，但已慢了一步，電光石火之間，那件白色的事物，已然嵌入她的髮髻中，但却毫無傷害到那少女絲毫。

那少女驚魂甫定，伸出微微顫抖的素手，將髮髻上的事物取下，只覺觸手柔軟，定睛看去，原來是一塊白絹，裏面還裹着一塊堅硬的東西，那少女立刻將白絹打開，一塊綠瑩瑩的玉珮立時出現眼前，那少女忍不住發出了一聲驚呼；細看下，只見玉珮還壓着一封書信！正待取出細看……

「盈翠！」一個冷冰冰的聲音響自背後。

那少女心中一驚，白絹隨着玉珮已然摔到地上，立時已被另一人以迅速無比的動作拾了起來！

少女抬頭看去，一個三十餘歲的中年美婦已站在她跟前，冷若冰霜的面上，兩道寒厲的

目光直盯着那少女。

那被稱作盈翠的少女，更是手足無措，連忙叫了一聲：「姑姑……」

那中年美婦冷冷地道：「這是什麼？」

那少女忙道：「我也不知。」

中年美婦望了那少女一眼，然後退出了房間。

不到片刻工夫，那中年美婦又復竄入少女房間，神色極是張惶，焦急萬分地對那少女道：「盈翠，你剛才有沒有看過白絹內的信？這又是誰給你的？」

那少女道：「沒有……沒有，是誰給我的，我也……看不清，只是，突然從窗外飛進來的。」

「眞的？」

「姪女敢騙姑姑嗎？」

中年美婦像是甚信任那少女，長長地吁了一口長氣，面色也緩和下來，輕嘆了一聲，說道：「你不要怪姑姑對你不好，只是你父親葉濰死後，我悲憤過度，以至性情大變，盈翠，你必須勤練『斷情簫』，才有報仇雪恨之一日呀！」

葉盈翠眼中已泛起淚水，正如「一枝梨花春帶雨」，幽幽地說道：「姪女怎敢怪姑姑呢，姑姑爲我爹的事經常茶飯不思，更令姪女內疚神明。只是……姪女還有地方不甚明白，望姑姑能爲我解答。」

「唔，什麼事，你盡管說吧！」

葉盈翠頓了一頓，終於鼓起勇氣說道：「姑姑說我練成『斷情簫』，就可以報父母大仇，但如今我練『斷情簫』已逾三載，仍參悟不出其中有何妙處，可以誅殺仇敵，還有我的仇人又是誰呢？如姑姑能代爲解答，姪女則感激不盡。」

中年美婦點點頭道：「你所練的『斷情簫』，必須配合『眞陰玄功』，才能發揮效力，由下月開始，我就助你練『眞陰玄功』，不消半年，你就能手双仇人了。至於你的仇人，幷不止一個人，他們是誰，現在暫不能告訴你，等你武功上有了成就，姑姑自會一一相告，你繼續練習吧，我走了。」

「姑姑……」葉盈翠見姑姑要走，胆怯地叫了一聲。

「什麼事？」

「剛才那封信……是說些……什麼？」

只見那中年美婦冷笑了一下，道：「是一個黑道中人，約我見面，根本不干你的事！」說罷，頭也不回，便走了出去。

葉盈翠關上房門，走到窗前眺望，那青衣少年已不知何時離去，只留下空山寂寂翠影珊珊。

往事，又浮現在葉盈翠眼前——

葉盈翠本出身於武林世家，父親葉濰是縱橫大江南北的著名鏢頭，母親則是峨嵋派女弟子，他們夫婦倆在長安城開設的「龍鳳鏢局」，在武林中如日中天，加上葉濰夫婦嫉惡如仇，綠林草寇，黑道中人，一見到龍鳳鏢旗，莫不豕突狼奔！

兩人中年才得一女，夫婦倆皆視如掌上明珠，但因葉盈翠體質孱弱，加上葉濰夫婦飽經風霜，不想女兒將來再捲入武林仇殺中，所以只讓女兒學文却不讓她習武。直到十五歲那年，葉盈翠仍是一個三步不出閨門的少女。

就在這一年的八月初七，正是葉雄五十大壽，那天龍鳳鏢局的大門前，車如流水馬如龍，四方八面的武林豪客，紛紛至賀，可謂高朋滿坐。

但葉盈翠却被母親關在房中，因爲武林中認識葉濰的人雖多，而知道他有一位女兒，却只有幾位與葉濰有莫逆之交的朋友。

直到黃昏，葉盈翠終於忍不住，偷偷走出房門，在花園的圍墻隙縫中，偷窺着門外的來賓。

這時，從走廊盡頭處走進兩位客人，後面跟着的，是葉濰。

葉盈翠心中一驚，立刻躲入假山後，不料踼着一堆石頭，「砰」的一聲，驚動了來人。

葉濰一步搶先，躍到葉盈翠面前，一看原來是自己女兒，便埋怨道：「你一個人怎麼隨處走？」

「哈哈，葉兄，你這人眞是的，怎能整天把女兒關起呢！」

葉盈翠回頭一看，原來是父親的老相識，忙叫了一聲：「張伯伯。」便低下頭來。

這位被稱「張伯伯」的人，是一位五十來歲的老者，神情氣宇，高朗得儼如碧空古月！

葉盈翠曾多次與他見面，也就是父親經常提到的「凌霄劍客」張陸飛，武功之高，在武林中屈指可數！

只聽那張陸飛又是「哈哈」一笑，說道：「盈翠，我來介紹，這位是我去年收的徒兒白雲峯，這位是葉大俠的千金葉盈翠。」

葉盈翠只是低着頭輕輕一揖，叫了一聲：「白公子。」

「葉姑娘不必多禮。」那白雲峯答道。

「葉兄，你看我這徒弟如何？」張陸飛問道。

葉雄笑道：「氣宇不凡，將來必能駕馭羣雄！」

「哈哈，你的眼光不錯呀！」

葉盈翠忍不住偷偷望了那白雲峯一眼，恰巧那白雲峯也向她望來，幷對她微微一笑，只見白雲峯面上雖然還畧帶稚氣，但却風神俊朗，有如玉樹臨風！

三年後的今晚，葉盈翠又見到他雖相貌已畧有改變，但葉盈翠却清清楚楚認得，他便是三年前的白雲峯！

記得當天晚上，酒盡人散之後，葉濰將葉盈翠喚到後堂，這時，一個中年美婦正和葉盈翠父母侃侃而談。

「盈翠，快上前叫姑姑。」

葉盈翠不禁一愕，但父命難違，只好上前叫了一聲：「姑姑。」

那中年美婦讚道：「大哥，賢姪女資質上佳，美貌出衆，我眞替大哥高興呀！」

這可把葉盈翠弄得莫名其妙。

葉濰向葉盈翠解釋道：「這位便是你父親失散近二十年的妹子葉清玉，今天我們兄妹意外重逢，可說是雙喜臨門啊！」

葉盈翠也替父親高興，一家人暢叙直至夜闌人靜。

一個月後，葉雄夫婦受人所托，要親自押鏢至東北，路途是遙遠，葉清玉力言與葉雄夫婦同行。

十日之後，一個凄風苦雨的深夜，在龍鳳鏢局門前，突然停了一輛遮掩着厚厚黑布的馬車，從車上跳下一個女子，這女子幷非別人，正是葉盈翠的姑姑葉清玉！

葉清玉一下車，便直奔入葉盈翠房間。

鏢局中的人見她行動大異尋常，心中駭然，但鑑於她是葉雄的妹子，也不便立刻詢問。

却說葉清玉走入葉盈翠臥房，一把將她拉起。

葉盈翠從夢中驚醒，覺得一隻冰冷的手正緊緊握着自己，這一驚非同小可，但又立刻覺出，這正是自己姑姑葉清玉！

「姑姑，什麼事？」

這時葉清玉已將燈點上，在昏暗的燈光下，葉清玉面如紙金，神色凄愴，呆了半响，才說出一句話：「你爹娘已遭仇人暗害了！」

這句話，有如晴天霹靂，葉盈翠只覺眼前陣陣發黑。好一會，才顫聲說道：「我爹娘的屍體呢？」

葉清玉領着葉盈翠緩緩走到大門前，停在那輛車子之前，回頭向鏢局中正在驚惶失措的人一招手，鏢局中人立時趨之若鶩，將那輛車子團團圍住。

葉清玉慢慢將遮蓋在車子上的黑布掀起，當各人看清車中的情況時，皆聳然動容！

只聽葉盈翠一聲撕心裂肺的驚呼：「爹，娘！」立時撲向車中，大聲痛哭起來。

直至聲嘶力竭，才站立起來，無限淒酸地向父母屍體望了一眼，這時，她發覺在父親背後的衣服，像是穿了五個小洞，葉盈翠雖然見識淺薄，但也可認出，這正是被五隻手指插入過的痕跡！再翻看母親背後，情況竟與父親一模一樣！

葉盈翠正想追問，心中突然閃過一個念頭，便住口不言了。只是追問葉清玉殺死父母的仇人。

葉清玉搖搖頭道：「仇人是誰，我也不知，只是鏢局中各位兄弟暫時萬莫透露葉鏢頭夫婦的死訊，并且立刻解散龍鳳鏢局，我要帶盈翠遠走他方，防仇敵前來斬草除根，至於葉鏢頭的大仇，將來盈翠一定可以親手報却，盈翠，你願跟我走嗎？」

葉盈翠已是六神無主，只有默默點頭。

鏢局中的人本就不大願意如此離去，希望能查個水落石出，但既然少主人也同意跟葉清玉遠走，也就無話可說。龍鳳鏢局就在一兩日之間風流雲散了。鏢局中的人，也從此魚沉雁杳！

葉盈翠在悲憤交織之下，被葉玉清帶到岳麓山下的巨宅居住。當天晚上，葉清玉含淚道出葉雄夫婦遇害的經過：「數日前，當大哥及嫂子與我押鏢至河北薊縣時，晚上在一家客棧中投宿。當晚，他倆人却無聲無息離開了客棧。直到黎明，才見他們夫婦負傷回到客棧中，見到了我，立刻將一本書及一支簫交給我，又寫了一封血書。」說到這裏，葉清玉從懷中取出一片染滿血漬的白布。

葉盈翠含淚打開血書，只見上面寫着幾個觸目驚心的血字：

盈翠：練成斷魂簫及眞陰玄功，爲父母報仇，今後一切必聽從姑姑指點，切記！　父親絕筆

看罷，葉盈翠已哭得像淚人般。

葉清玉接着說道：「你父親寫完血書之後，已是奄奄一息，可嘆我回天無術，你父母終於雙雙而亡了。」

「那麼我父母仇人到底是誰？」葉盈翠强抑住心中的傷痛，向葉清玉追問。

「盈翠，這一點，你父親已對我說了，仇人並不止一人，但在你武功未有成就，我是暫時不會告訴你的。」

開始，葉盈翠對這位相認才一個多月時間的姑姑，確是有所芥蒂，但時間的飛逝却使葉盈翠對葉清玉的狐疑漸漸地消滅。她只感到，這位姑姑除性情冷酷，及不讓她走出巨宅半步外，處處都表現出她對自己及父親之事極度關心，且經常悉心指導自己練習「斷情簫」。

但是今天晚上的事，葉盈翠却感到十分意外，一向道貌岸然，冷若冰霜的葉清玉，自見到那白絹及玉珮後，立時變得焦躁驚惶，閃鑠其詞！

最重要的，便是那塊玉珮，葉盈翠無論如何也不會忘記，正是母親經常配戴的物件。

這一來，又重新使葉盈翠對姑姑發生了重重疑雲。因此，平時對葉清玉千依百順的她，此次居然對她說起謊來，這才把精明的葉清玉輕輕瞞過……

葉盈翠從沉痛，雜亂的回憶中清醒過來時，已是二更時分。正是「夜參半而不寢兮，悵盤桓以反側」！

一日，兩日……七日的時間轉瞬間過去了，在這七日中，葉盈翠心中總是無法平靜，她希望白雲峯再來！爲她解答心中的疑竇。

每天，她都佇立窗前，希望再睹白雲峯那飄逸的身形，每天給她帶來的，只是失望與惆悵！

直到第八天的晚上，這是一個雷雹交轟的夜間，葉盈翠在房中思潮如湧，低廻不已！

就在這時，突然一縷細若游絲的聲音在葉盈翠耳邊响起：「葉姑娘，我是白雲峰，你能出來和我見面嗎？」

葉盈翠認出了，這正是白雲峰的聲音，心中又驚又喜。

但無奈自己毫不會武功，想走出這座巨宅簡直全無可能，只有走到窗前，她日夕想念的人，已站在遠處，向她招手！雨水不斷打在他身上。

葉盈翠只有灑一灑手，表示自己無法出外了。

這時，白雲峰的聲音又傳來了：「葉姑娘，你既然不便外出，可容我進入姑娘房中，因爲在下有緊急事情要與葉姑娘商量！」

葉盈翠究竟缺少了江湖兒女的豪邁氣概，覺得私自讓一個男子進入房中不甚方便，一旦被姑姑發現，便會惹出很多麻煩，但她又多麼想能和白雲峰談話！

沉吟了半响，葉盈翠終於向白雲峰招了一下手。

只見白雲峰衣袂飄飄，已向前疾掠而來。

當他快要接近巨宅的圍牆時，縱身一躍，已站在巨宅中一所房子的瓦面上，接着，又見他足尖一點，已輕飄飄地穿過葉盈翠房間的窗戶，安然立在葉盈翠面前。

葉盈翠被他那美妙無匹的身法吸引得如痴如醉，直至白雲峰立在她面前才醒覺，不禁面上一紅。

白雲峰微微一笑道：「葉姑娘，三年不見，你還認得我嗎？」

葉盈翠也笑了一下，說道：「你就是白公子，怎不認得呢？張伯伯他老人家可好嗎？」

白雲峰面上立時出現黯然之色道：「家師在一年前已仙逝了。」他頓了一頓，又道：「葉姑娘，前幾天我路過此地，聽到這種奇異的簫聲，尋聲至此才知是你吹奏的，葉姑娘可知道這簫的名字嗎？」

葉盈翠一怔道：「白公子何以對簫聲如此注意呢？」

白雲峰道：「這簫聲，可能與武林命運有莫大關係。上次，我怕你不肯與我相見，才先把令母的玉珮交與你，我的信中已說明一切，相信你已明白了。」

這幾天來，葉盈翠正爲這件事忐忑不安，信中寫些甚麼，她的確一點也不知，如今經白雲峰一問，更不知如何答覆才對！

葉盈翠躊躇不決的神色，何能逃過白雲峰雙目，只聽他問道：「葉姑娘，難道你沒看過我的信嗎？」

葉盈翠本就不慣於說謊，在白雲峰面前，更是感到不該對他有所隱瞞，只有吞吞吐吐地說道：「那封信給我姑姑取去了。」

「怎麼，你姑姑是誰？」

「她叫葉清玉。」

白雲峰一聽到「葉清玉」三字，面上勃然變色，急說道：「葉姑娘，你可知殺害你父母的人是誰嗎？」

葉盈翠見他語無倫次，心中好生怪異，茫然地搖了搖頭。

「唏，葉姑娘，她就是……」

「哈哈哈……」一陣尖銳無比的笑聲响自門外！

白雲峰心中一凜，知道自己行藏已被發現，心中暗叫不妙，當下身形一幌，已來到窗前，接着一式「燕子穿簾」，已穿窗而出！

葉盈翠被這突然而來的變化，嚇得目定口呆！就在這時，在葉盈翠面前閃過一條黑影，接着眼前一黑，就昏過去了。

站在昏到地上的葉盈翠旁邊，正是葉清玉！在她似笑非笑的面上，現出一副令人極難捉摸的神色，沉聲道：「好小子，看你有何本領走出我的『梅花陣』！」

只見葉清玉仰天發出一聲令人驚心動魄的尖嘯！隨着尖嘯之聲，從西北面的竹林中，人影一閃，五個紅衣少女，以極其怪異的身法，先後向白雲峰着地處疾掠而出！

却說白雲峰自聽到那「哈哈」笑聲，心想這回惡門難免，但這所巨宅危機隱伏，還是離開再算，於是毫不遲疑地躍了出去。

他一落地，便向前滑出！

但當白雲峰掠出四，五丈遠時，五個紅衣少女，已沒聲沒息地從竹林中掩出，頃刻間，便包圍白雲峰，成形五瓣梅花式樣！

白雲峰見狀，連忙歛神凝立，游目四顧，只見圍着自己的五個少女，粉面含煞，每人手中，都緊握着一把藍汪汪的七首！一看就知是淬有劇毒！

白雲峰不愧爲名家弟子，大敵當前，仍面不改容，只是微微一笑道：「五位姑娘，這樣對付在下不知是何意思？」

那五個少女却一聲不出，冷森森的目光一齊投注在白雲峰身上，面上出現一派不屑的神色。

白雲峰心想：這五個少女的陣法，像是有些邪門，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不了解對方的底細而貿然出手，對自己甚是不利，還是以靜制動。

雙方一直相持了約莫一盞茶時間，表面看來，各人面上皆淡然無色，又豈知這時的氣氛，緊張到極點，已達弓張劍拔，一觸卽發的地步！

白雲峰腦中，突然閃過一個少女的影子，她如今，她如今在何處，她會遇到危險嗎？

想到這裏，白雲峰情不自禁地向那所巨宅望去，希望能看到葉盈翠憑窗佇望！

但就在白雲峰神情一鬆懈之際，那五個少女已一躍而上，手中七首，化成五道寒芒，直取白雲峰各大要穴！

白雲峰一怔，想還手已來不及，在百忙之中，提了一口眞氣，身子猛向上一竄，已拔起丈許，在空中一個翻身，一式「雁落平沙」，斜斜向外飛出，當他剛落到地上，五個紅衣少女已然向他撲來！

不等白雲峰有機會向外逸出，已然又對他團團圍住！

白雲峰心中有氣，於是力透掌心，駢指如戟，向其中一個少女疾抓過去！

但就在白雲峰五指將要觸及那少女手腕時，四把藍汪汪的七首，已從萬萬想不到的方位向他激射來！

白雲峰在不得已的情況下，連忙沉肩縮肘，接着右掌斜斜向上洎出！

一陣勁柔的力道撲面而來。

只見五個少女身形展動，倏地分開，又形成梅花式樣，並繞着白這峰緩緩移動，位置，步法，都配合得天衣無縫。

暴雨，漸漸停住了，月亮的光華，普照大地。

五個紅衣少女，圍着一位青衣少年，一分一合，一來一往的動作，正有如霓裳羽衣舞，令人嘆爲觀止！

此時的景物，確可稱得上一句「雲破月來花弄影」，又豈知五個如花少女，與白雲峰正在進行生死之鬥呢！

這時，白雲峰心念電轉，對陣法的奧妙已有所領悟，主意打定，斷喝一聲，雙掌猛地推出，夾着雷霆萬鈞之勢，向面前兩個少女當頭罩下！

那兩個少女却不甘示弱，皓腕一翻，也向前疾泊而出！

「砰」的一聲，那兩個少女各自泊出的一掌，正好與白雲峰雙掌交合！响聲兀自在耳邊縈廻不絕。

剎那間，三人又倏地分開。

只見白雲峰退開一步後，面帶微笑，神采飛逸。

那兩個紅衣少女，却有如斷綫風箏般，向後倒退了六七步，一齊跌坐地上，口角已滲出鮮血！顯然，那兩少女已受傷不輕！

其餘三個少女，都被白雲峰驚人的掌力嚇得呆了半响，接着一聲尖嘯，已向外逸出！

在三個少女逸出之際，一條黑影却向着三個少女相反的方向撲來！動作凝而不滯，輕而不浮，自然是第一流的輕功身法。

白雲峰心中也暗暗喝彩。

只見那輕烟般的黑影，來到白雲峰面前五，六尺處，便停下來。

白雲峰定眼看去，却是一個秀麗動人的女子，面上却像籠罩着一層寒霜。

那女子冷冷地打量了白雲峰一眼，沉聲道：「閣下武功不錯啊，竟能破我『梅花陣』，請問尊姓大名？」

白雲峰掀眉一笑，朗聲道：「在下雕虫小技，何足掛齒，小姓白，名雲峰，不知閣下如何稱呼？」

那女子道：「在下葉清玉，白公子今夜闖少女香閨，豈非越禮行爲？」

白雲峰不禁面上一紅，叱道：「原來你就是葉清玉，你殺人父母，奪人幼女，如今又逼葉姑娘練這種可迷失人本性的『斷情簫』，難道又是武林人的行爲嗎？」

葉清玉不聽尤是可，一聽白雲峰說出這幾句話，神色大變，又驚又怒地道：「白雲峰，你休得含血噴人！」

白雲峰說這話，本屬猜度，如今看葉清玉神情，對自己的推測又確定了三分。

於是「哈哈」一笑，傲然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你爲達到稱霸武林的目的，竟以慘絕人寰的手段傷害他人，居心叵測，必爲天下武林同道所不容！」

葉清玉陡地一呆，隨卽發出兩聲陰惻惻的冷笑，狠狠說道：「好！一切你都知道了，但你也別想活着回去！」

一個「去」字剛出口，只聽葉清玉一聲怪嘯，已連人帶掌，一齊向白雲峰撲了過來。

葉清玉的那一掌，可說發得突然之極！

白雲峯已知面前的葉清玉絕非庸手，絕不敢輕率從事。因之，他身子一側，避開葉清玉正面的攻勢，順手也泊出一掌。

他那一掌，純是守勢，對對方的招式，封在離身三尺之外。

只見葉清玉一招不中，身子陡地一躍，立卽向後退去，可是她在退出三步之後，身子突然彈向半空，竟在白雲峯頭上掠過，到了白雲峰的身後！

白雲峯一見敵人已到了身後，不禁大吃一驚，連忙轉過身來。他一轉過了身來，更是吃驚。

只見葉清玉正向他發招！

葉清玉到了他身後，自然是準備向他發招的，這本沒甚麼值得吃驚之處，但是，他看見葉清玉的招式，却是十指如鈎，圈成犄角向他襲來！而且葉玉清的十指，在黑暗中發出血般的紅光，駭人之極！

白雲峯腦中閃電般掠過一個念頭：血指羅刹！因為他曾聽師傳說過，十年之前，在武林中曾出現一個年輕女子，專以血指傷人，濫殺無辜，不知多少武林高手，喪命於她手中，但這個被稱為「血指羅刹」的女子，却在六年前突然消聲匿跡！此後，武林中很少提及她。

白雲峯這一驚非同小可，也不及還手，向後疾退而出！

那知葉清玉已如影隨形地跟在他身後，葉清玉本來輕功造詣已達登峯造極，如今既存拚命之心，更是快疾絕倫，轉瞬間已追上白雲峯！血紅的十指，已然又向他抓到。

葉清玉右手的五指，本是抓向白雲峯頭部，但當她伸出的五指，將要接近白雲峯面頰時，突然招式一變，從上而下一滑，已改抓他胸前！

白雲峯萬萬想不到有此一着，要躲避已來不及，在頃刻間，已存了與敵同歸於盡之心，遂以畢生功力，運於右掌，向葉清玉胸口疾拍而出！

葉清玉也是一驚，身子微偏，招式却不改，說時遲，那時快，她那五指已插入白雲峯胸前三分有餘！但就在她剛得手之際，肩頭也感到一陣劇痛，原來白雲峯那孤注一擊，也已經將她肩頭的關節全部擊碎，痛截心肺！

葉清玉強忍疼痛，將肩頭各大要穴封住，再看白雲峯時，只見他胸口血如泉湧，一個踉蹌已跌在地下，昏了過去。

世界珍聞

湖中水怪

神龍

這是一件眞實的事情。

在一九三二年以前，蘇格蘭的「洛納湖」是一個美麗的風景區。但是，到了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二日，情況有了驚人的變化。

那一天，有一個名叫格雷的商人，走去洛納湖欣賞風景。他一邊吸烟斗，一邊在湖邊散步。

驀然之間，湖水沸騰，一隻巨大的、黑色的動物從湖水中冒出。那動物的形狀很古怪，六七丈高，沒有手，也見不到大腿。但是，牠有一條長長的尾巴，搖呀搖的，濺起不少浪花。

格雷携有一架舊式的照相機，見到這個怪物，以極其敏捷的手法拍了五張照片。當他拍了五張照片的時候，那水怪沉入水中，湖面在幾分鐘之後復歸平靜。

格雷常在「洛納湖」畔散步；但是，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怪物。他匆匆趕回家去，將照片冲晒出來。使他感到失望的是：這五張照片都是模糊不清的。縱然模糊不清，水怪的形狀仍能依稀辨得出來。格雷向警方報告。

第二天報紙將這件事當作新聞刊出。

住在「洛納湖」邊的老居民，看到這個報導後，並不感到驚訝。他們都說：

「我們也曾見過的。」

當別人詢問他們為什麼不報警時，他們說出兩個理由：「一，事情是如此的出奇，即使講出來，大家也不會相信；二，這水中的動物可能是神靈。」

有人說：那水怪在湖中可能已有一百年……也可能已有一千年；或者，一千年以上。

格雷發現那水怪後，不到半年，有幾個來自倫敦的獵人，應一位醫生之請，到「洛納湖」北岸去獵野禽。這些富有的獵人在湖邊射野禽時，忽然見到一個巨大的怪物從水中冒昇。

那醫生拍到兩幀照片。但是，這兩幀照片，與格雷拍到的五幀照片一樣，也是模糊不清的。理由是：醫生見到水怪，心情緊張，手持照相機時，雙手發抖。所以，拍出來的照片也不清楚。

倫敦一家報館的記者獲悉此事後，立刻走去訪問那個醫生，將這件事當作新聞刊出。新聞刊出時，還附刊那兩幀模糊不清的照片。

這件事，引起了許多好奇的注意。

「洛納湖」的水怪變成了酒後茶餘的談話資料。談論這件事情時，人們的看法有兩種：

一種是：這是荒謬的。一種是：既有照片的作證，事情必有其眞實性。

數以百計的「專家」們，讀到報紙上的記載，紛紛走去現場觀察。

他們沒有見到水怪。

但是，他們作了種種猜測。有人認為水怪是一隻海狗。有人認為水怪是一條鱷魚。有人認為水怪是一條白鯨，有人認為水怪是一條鱘魚，有人認為水怪是一條鯰，有人認為水怪是一隻烏龜，有人甚至認為水怪是一條樹幹。……

這些都是猜測。

猜測是靠不住。

為了明瞭事情的眞相，有人糾集幾位科學家，組織一個委員會，去研究「洛納湖」。

洛納湖，深七百呎，四週皆是陸地。

湖水很冷，沒有魚。

湖中沒有魚，是一件值得研究的事。

一九三四年七月，蒙頓爵士集合了二十位科學家，坐在湖邊，各持望遠鏡，每日走去湖邊，等候水怪從湖中冒出。

他們曾經不止一次見到水怪出現。蒙頓爵士還用電影機拍到了水怪的動態。之後，不斷有人見到水怪。不過，誰也不知道這水怪是什麼東西。

一九五四年，一輛巴士司機在湖邊行駛，那水怪忽然從湖中冒昇了。巴士司機為了使搭客獲得欣賞水怪的機會，將車子停下。

就在這批搭客的眼前，水怪在湖面「玩」了十分鐘左右。水怪的形狀，與多年前格雷所描繪的形狀完全一樣。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一個名叫李伐的拖撈漁夫，坐着拖撈船在湖中撒網。

忽然，船底浮出一樣古怪的物件。李伐不知道這是雷達器，益感好奇。

這雷達器記錄了水中的情形。在距離湖面五百四十呎的水中，有一個怪物。這怪物身長六七丈，頭不大，頸很長，沒有手，却有四條腿。除此之外，還有一條長達十五呎的尾巴。

後來，李伐將雷達器所得的圖表拿給專家們觀看，終於證實了水怪的存在！

葉清玉發出一聲厲笑，說道：「我只傷了一條手臂，你却賠上了一條性命，這也是值得啊！臭小子，不出半個時辰，你便魂歸地府了，哈哈！」

「師父！」一個惶急的少女呼聲，在遠處響起。不一會，那少女已跑到葉清玉面前，只見她面色蒼白，氣息不均，正是剛才被白雲峯擊傷的兩個少女之一。

只見她急說道：「師父，葉姑娘已被一個幪面人刧走了，是由巨宅後面走去的！」

葉清玉一聽，面色又是一變，回頭望了白雲峯一眼，便一溜烟地向巨宅那邊逸去！

那少女目送葉清玉身影消失在茫茫的黑夜中，才一躍上前，將昏在地上的白雲峯輕輕抱起，右手連點他胸前要穴，阻止鮮血外滲。

只見那少女又機警地向四面環視一下，然後抱着白雲峯直向一條狹窄的小徑奔去。

那少女沿着那蜿蜒曲折的小道，一口氣奔至盡頭處，便停了下來，飛起兩脚，將前面的兩塊大石踢開。石頭滾開處，出現了一個僅可容身的小洞。那少女助白雲峯進入洞口後，自己也一躍而進，隨手用石塊將洞口封回。

然後，點着火熠子，在搖幌不定的火光下，那少女神色極是痛苦，呆了一陣，終於輕輕嘆了一口氣，將白雲峯扶起，一隻手抵在他後心的「靈台穴」，另一隻手則緊貼白雲峯受傷處。如今，却說葉清玉，當她疾馳到剛才葉盈翠被點暈穴而昏迷的地方，見到葉盈翠仍好好地躺在地上，那有甚麼幪面人將她刧走，轉念一想，已知中計，心中怒到極點，一個箭步竄下樓，來到另一所房子之前，揮起一掌，已將房門劈開！只見房中盤膝坐着一個紅衣少女，正在運氣療傷，不用說，這位就是被白雲峯掌傷的另一少女。

葉清玉厲聲喝道：「李寶屏，你妹妹到了何處？」

那喚作李寶屏的少女竭力掩蓋心中的驚惶，震聲道：「我……不知……」

「你不知！你日夕與她形影不離，對李寶梅的居心行動焉有不知之理，我看你說不說！」說罷，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將李寶屏的手腕扣住，並用力一揑。

李寶屏痛得冷汗由額角涔涔而下。

葉清玉又道：「那不知死活的丫頭一定救走那白雲峯！如果你能指出她的去向，便免你一死，否則！哼哼！」

李寶屏滿面沮喪之色，低聲道：「師父，那你就隨我來吧！」

於是李寶屏領着葉清玉，走出了巨宅之門，直向前奔去。

葉清玉順着李寶屏所指點的方向，找了半响，仍不見方才那少女，已氣得七竅生烟，扣着李寶屏的手又一用勁，痛得李寶屏嬌呼連連，但她却仍咬緊牙關說道：「我實在不知！」

葉清玉見硬來不行，心中一想，以李寶梅的脚程，必走不遠，於是帶着李寶屏在山脚下方圓數里的地方疾行了一圈，以她絕頂的輕功，不出半個時辰，已將附近一大片山林都搜遍了，仍不見李寶梅的蹤跡。

葉清玉又猜度了一會，已想出李寶梅極可能帶着白雲峯躲在附近。主意打定，便氣納丹田，高聲叫道：「李寶梅，如你仍不交出白雲峯，你姐姐就立即死在我手中。但如果你能交出他，我就可讓你們姐妹重獲自由！」她停了一下，又繼續高聲道：「李寶梅，在我數十下之內，你如仍不回答，那你姐姐便要命喪當場了！」

葉清玉眞氣何等充沛，她高聲一叫之下，山谷蕩起了陣陣回音，悠久不散！

這時，在小道盡頭，山洞裏面的那個少女李寶梅，正為白雲峯療傷，當她聽到葉清玉的說話時，確是五內如焚，痛苦，懼怕，矛盾的心情，在她面上表露無遺！但到最後，她終能抱元守一，專心為白雲峯治傷。

但她的耳邊，又傳來葉清玉的聲音：「一—六——七——八——」

「寶梅，千萬不能出來！」這是她姐姐的尖叫！

一聲撕心裂肺的少女慘呼劃破了夜空！

李寶梅已知道這是甚麼一回事了，在她慘白的面上，出現了一陣茫然的神色，但她却拚命控制着自己，堅持、堅持……

黎明前的黑夜，寂靜得可怕，李寶梅也已然精疲力竭，百骸欲散，她緩緩地放下雙手，斜倚在岩石上大聲喘息！

第一綫陽光射進了山洞，照在白雲峯微帶蒼白的面上。白雲峯緩緩睜開雙目，眼前的情況使他吃了一驚。尤其是當他看到黛眉緊蹙的李寶梅，更是不勝驚訝！

「姑娘，你怎麼啦？」

李寶梅無神的雙目轉移到白雲峯面上，便停住了，在她憔悴不堪的面上，露出了一絲微笑，低聲道：「公子，你沒事了？」

白雲峯道：「我沒事了，姑娘，是你救了我的嗎？」

李寶梅微點了一下頭，說道：「我們昨天交手時，如不是公子手下留情，我們姐妹已命喪當場了。」

原來昨天白雲峯與李寶屏姐妹對掌時，本來無意傷人，一掌泊出，已覺對方武功遠不如自己，才不惜逆轉眞氣，將掌力收回一半，使她們不至受極重內傷而亡。

李寶梅又道：「小女子名李寶梅，與家姐李寶屏，本是農家女。六年前，那女魔頭葉清玉，突然闖進我家中，將小女子一家大小盡行殺死，又將我們姐妹擄來，並以歹毒無比的藥丸，給我們服下！此後，每隔一月，如得不到她的獨門解藥，必毒發身亡。我們姐妹在此為奴為婢，已逾六年，也全然洞識她的陰謀。我聽她說，如果葉姑娘練成了『斷情簫』，她就可獨霸武林！如今，我們姐妹因感公子之德，又為了能夠挽回武林浩刧，不惜犧牲性命，與那女魔頭相抗！我姐姐……昨天已死在葉清玉的手下了。」

白雲峯聽後，大是感動，忙道：「李姑娘，我眞不知如何感激你們姐妹！但葉清玉必不放過你，李姑娘，快跟我一齊走吧！」

李寶梅這時氣息已極其微弱，只見她星眸微閉，吃力地擺了擺手，說道：「公子，多謝你的好意。但我一離開葉清玉，便不能活命。況且我方才為公子療傷吸毒，毒氣已深入體內，命在旦夕，在我死之前，我要將一件關係武林命運的秘密告訴公子，那就是兩日前，我無意中聽到葉清玉提及，她使葉姑娘所練的『斷情簫』，任何武功皆不能將之尅制，但她只担心着一個人，這人名叫甚麼『段不磊』。我和姐姐知道後，本想拚着一死，逃出魔掌以通知武林各大派，如今我將這事告訴公子，望能從中挽救武林浩刧。」

白雲峯聽到這裏，不禁滴下了英雄之淚，他深為這位捨己為人好姑娘所感動！

他激動地說：「李姑娘請放心，我白雲峯赴湯蹈火，也要挽救武林浩刧，為姑娘報仇！李姑娘的偉大精神，千秋萬世，武林中盡傳你之名。」

李寶梅滿足地笑了一下，又道：「白公子，你立刻由山洞後面的隧道走去，就可擺脫葉清玉的搜索，祝你成功……」李寶梅的聲音已越來越微弱了。

白雲峯向李寶梅安詳的面上望了最後一眼

，終於黯然離去。

白雲峯走出隧道後，已到了一個頗高的山峯，山下的景色，可一覽無遺。當白雲峯向巨宅所在一望之時，不禁呆住了，原來那座巨宅在一夜之間盡成灰燼！

白雲峯何等聰明，一想之下，已恍然大悟，那是葉清玉因被白雲峯走脫，雖然生死未卜，但她心思極之細密，爲了逃避武林人對她的虎視，便將巨宅付之一炬，挾着葉盈翠另走他方！

天涯海角，何處覓伊人！白雲峯懷着滿腔愁緒，折向東北，不分晝夜，直奔嵩山少林寺而去！

花開兩頭，筆只一支，如今說到，葉盈翠被葉清玉點了暈穴後，也不知昏迷了多久，當她甦醒過來，發覺自己躺在一間簡陋的茅舍中，身邊坐着熱淚盈眶的葉清玉，只見她無限凄酸，自言自語地說道：「想不到白雲峯這等鼠輩如此狠毒，竟連大哥唯一的骨肉也要誅鋤殆盡！」

葉盈翠聞言猛地一驚，問道：「姑姑，你說甚麼？」

葉清玉好像被葉盈翠的突然發問嚇了一跳，呆了一呆，無可奈何地說道：「盈翠，如今姑姑也不該瞞你了。殺害你父母的主謀，就是張陸飛和白雲峯師徒！那天晚上，白雲峯要和你會面，目的也是將你剷除！」

葉盈翠更是吃驚不已，難道外表溫文儒雅，虛懷若谷的白雲峯，竟會是殺人不眨眼的魔頭？

她想着，耳邊又響起葉清玉無比關切的聲音：「盈翠，你世故不深，不知會有人金玉其外，敗絮其中。姑姑數年含辛茹苦，在深山窮壑之中教你武功，是爲了甚麼？你也許對姑姑的行爲有所懷疑，這又是爲了誰？盈翠，你相信姑姑的話嗎？」

葉盈翠究竟是胸無城府，生性柔弱的姑娘，她想：「對呀，若是姑姑對我存心不軌，又何必費了三載時光教我武功？」想到這裏，她已深信姑姑對自己確是一片苦心，也不深慮到葉清玉的說話中，處處流露出破綻。

只聽葉清玉又輕輕嘆了一口氣，說道：「你不相信姑姑的話，也不打緊，只要你學成武功，遲早也可從名武名宿，前輩高人中，打聽出你眞正的殺害父母仇人。那時，你姑姑也可了卻這一宗心事，然後歸皈佛門，長伴青磬紅魚，了此下半生。」她的一番說話，說得聲淚俱下。

葉盈翠眼中也是淚花亂轉，撲到葉清玉懷中，凄然道：「姑姑，別說了，侄女努力練習武功就是了。」

從此，葉清玉每天都帶葉盈翠到人跡罕至的地方，練習「斷情簫」與「眞陰玄功」！

「斷情簫」，這個可怕的名字很快就在江湖中沸騰起來，正義的武林中人，一時風起雲湧，紛紛謀對策！

這天，嵩山少林寺外，數百僧人正在門前低頌佛號，梵音佛曲，有說不出的清靜壯嚴。少林方丈可眞禪師，武當掌門百極眞人，峨嵋掌門丘妙妙，青城派丹心劍客歐宏，還有武林後起之秀白雲峯正在少室峯下揮手話別。

何以少室峯下，突然龍蟠虎踞呢？原來自「斷情簫」一事傳遍武林後，可眞禪師立時邀請各大派掌門到少林寺共謀對策。經過數天商議，他們決定用雙管齊下的辦法，以圖挽救這場浩刼。

第一，就是飛函武林中人，請他們密切注意葉清玉與葉盈翠的行蹤，希望能及時制止葉盈翠練「斷情簫」！

第二，就是設法找到段不磊這個人。

而白雲峯，就負起了第二個責任——找段不磊。他聽武當百極眞人說，段不磊乃遯跡江湖已近十年的武林異人，傳說他隱居在崑崙山的「海天坪」，但這卻是毫無根據的說法，而段不磊，與葉清玉又有何淵源？他是否有能力阻止葉清玉的歹念呢？

由嵩山至崑崙山的路途迢迢遙遠，而白雲峯也沒有一定找到段不磊的把握，更有前路茫茫之感。

沿路的如畫江山，只引起白雲峯惆悵的嘆息！

行了個多月，白雲峯已踏入青海省，一望無際的崑崙山，山脈連綿千里，「海天坪」在何處？眞令他躊躇不決！

起初，白雲峯所經過的地方，還有人居住，越往前走，便人跡越少，他向當地的居民打聽了千百次，仍問不出「海天坪」的去向。

這時，已是深冬季節，紛紛白雪，使天地間都蒙上了一遍銀灰的顏色。

又是一場大雪之後，白雲峯發現自己正站在一個峭拔奇突的山腹中，他稍爲忖度了一下，便沿着小徑向前滑去。突然，他發覺在鋪滿白雪的地面上，出現了一些極淺的腳印，細看之下，竟不是野獸足跡，而是一個輕功極高的人在雪上行走。

白雲峯精神爲之一振，順着足跡向前追尋而去。

大約走出四，五里路，眼前的景色爲之一變，只見地上積雪至此已盡行溶解，形成了一條小溪，潺潺的流水，夾着落英片片，正向前緩緩而流，足跡也至此中斷。

小溪的盡頭，景色又豁然開朗，原來這裏正是一個小小的山谷，谷內野花匝道，芬芳襲人，更有不少嵯峨怪石，與叫不出名堂的樹木鳥獸，儼然一個世外桃源。

這時，滿天黑雲，隨風飄蕩，一抹夕陽，已是黃昏來臨了。白雲峯數天奔馳，已覺心力交瘁，於是，信步走入這個山谷，準備作一小憩。

剛走入山谷，白雲峯又霍地想起那個雪上行走的人來，四處張望之下，竟然發覺在不遠處有一座小小的茅舍。

白雲峯連忙施展輕功，向那座茅舍掠去。

當他快要接近那座茅舍時，一陣朗吟的讀書聲從屋中傳了出來：「歐陽子方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聞有聲自西南來者——」屋內之人，一連將後面一句話反覆頌了數次。

白雲峯聽了，暗嘆這人聽覺之靈敏，那是什麼隱居的文人雅士所具有？

於是朗聲問道：「屋內的朋友，可否出來與在下相見？」

不久，那茅舍的門已打開了，從裏面走出一位書生打扮的少年人來，清秀絕俊中，還帶着幾份高華的神態，令人忍不住要向他多望幾眼。

只見那少年人微微一笑，說道：「花徑不曾緣客掃，蓬門今始爲君開，這位仁兄自遠道而來，如不嫌棄的話，請進敝舍稍坐。」

他談吐的文雅，全然一個讀書人漢樣，白雲峯心中暗自好笑，便答道：「如此有煩兄台了。」

茅舍內的陳設極是清簡雅緻，令人有一種飄然欲仙的感。

那書生問道：「請問兄台高姓大名？」

白雲峯道：「在下姓白，名雲峯。閣下大名，不知可否相告？」

那書生微笑道：「小弟姓凌，名逸文。白兄，想你必是高人雅士，尋幽問勝至此，此地景物也不算壞呀，白兄可否吟詩賦詞，一展才

華呢？」

白雲峯見他裝腔作勢，心中大是不耐煩，笑了一下，沉聲說道：「誰能書閣下，白首太玄經！」

「喔！原來白兄自比朱亥，侯嬴，而將我比成楊雄了？」

白雲峯苦笑一下，道：「我不是這個意思，凌兄也是學武之士，在下也不妨坦誠相告，當今『斷情簫』已出世，武林人將陷於水深火熱之中，我此來目的，是爲了找段不磊老前輩，如果凌兄知道這位前輩的下落，希能見告，當感激不盡！」

凌逸文聽罷，神色一變，驚訝地道：「斷情簫？好！如白兄能接得住我三招，我便引你與段老前輩相見。」

白雲峯眞是又驚又喜，轉念一想，便道：「如此，在下只有捨命陪君子了。」

說罷，兩人已走出屋外。

兩位少年人，就在屋外展開了龍爭虎鬥，正是棋逢敵手，將遇良才，轉眼兩招已過。

凌逸文見白雲峯武功不凡，人才出衆，更是暗自心儀，但又不想就此罷手，當下招式一變，使出生平絕學，直取白雲峯「帶脈穴」。

當他的手快要點中白雲峯「帶脈穴」時，心中一怔，電光石火之際，白雲峯已從他身邊掠過，所帶起的一陣強烈勁風，把凌逸文戴在頭上的帽子拂落地上，立時露出如雲青絲。

凌逸文竟然是易釵而弁，使白雲峯吃了一驚。

凌逸文見剛才自己手下留情，反給白雲峯佔了便宜，心中不知是什麼滋味。一扭身說道：「你跟我來！」人已輕烟般向前滑出。

白雲峯只有跟在她身後，向前掠去。

過了一會，凌逸文已在一個頗大的山洞前停住了，只見她高聲叫道：「師傅，有人來找你。」

山洞中傳出了一個蒼老的聲音：「請他進來吧！」

凌逸文回頭對白雲峯道：「段不磊就是家師，你有何事盡管和他商量吧！」

白雲峯與凌逸文一齊走進了山洞，只見一個老者正坐在一塊大雲石上。

白雲峯連忙上前，向那老者深深一揖，道：「晚輩白雲峯拜見段老前輩。」

於是，白雲峯便將「斷情簫」出世之事詳細道出。

段不磊聽後，不禁感慨萬千，原來那葉清玉，自幼便拜在段不磊門下，但她天性狠毒，在她已獲得段不磊六，七分眞傳時，竟毒害恩師，使段不磊武功盡廢，段不磊突然隱跡山林，便是這個原因。

只聽段不磊又道：「我在十多年前已料到『斷情簫』會再次出現，想不到竟落在那賤人手中。幸好，皇天不負有心中，在這十多年間，我已悟出可尅制音波的武功，但是否眞正能達到目的，卻誰也不曉得。而且，練這種武功，成功則已，不成功的話，便會送命於斷情簫下！」

白雲峯忙道：「爲了挽救武林浩刼，晚輩萬死不辭！」

段不磊讚道：「好，有志氣！但是這種武功非要兩人合練不可，逸文，你願意與白雲峯合作嗎？」

凌逸文望了白雲峯一眼，笑道：「師傅常教弟子俠義爲懷，難道這點也做不到嗎？」

山中歲月，彈指而過，白雲峯在山中練武，不覺已有一年，他和凌逸文所練的武功已然告成。

他們雙雙拜別段不磊，回到武林中，負起了這項艱巨的任務。

行至大雪山的山麓下，他們已可見到武林人的行踪，打聽之下，不禁令他們大驚失色。

原來早在半年之前，「斷情簫」已經出現，一個中年美婦，帶着一位手執玉簫，已失去理智的美麗少女，跋涉於武林間，只要玉簫之音一響，那些不肯順從的武林人士，即盡遭毒手！半年以來，爲虎作倀的黑道中人，竟趨之若鶩，恃勢行兇，武林中人，已被弄到鷄犬不寧。

同時，白雲峯和凌逸文又聽說在十月初七，武林各大派將要集結在嵩山太室峯頂，與葉清玉作一生死決鬥，以維持武林正義。

他們聽後，不禁暗自焦急，因爲據段不磊所說，除了他們所練的武功之外，已沒有一種武功能與簫聲對抗，如今的決鬥，豈非白白送死！

十月初七，已距今不遠，他們兩當下不分晝夜，飛奔太室峯。

當他們到達太室峯下，已是十月初七的黃昏。

只聽得峯頂響起了靡靡之音，夾雜着厮殺之聲。

兩人不再遲疑，立刻向峯頂躍去。

太室峯頂，現出了一場觸目驚心的畫面。攝人心魂的簫聲，變化萬千，直把各大派的高手，震得魄蕩魂離，迷情痴呆，而葉清玉血紅的十指，正向衆人揮舞，饒是各派高手，功力深厚，但仍經不起簫聲的震動，對於葉清玉的攻勢，竟毫無還手的餘地，眼看着十多名高手已喪在她「血指神功」之下。

就在這武林面臨厄運的危急關頭，突然響起了兩聲響遏行雲的清嘯。

一位英姿勃勃的少年，與一位風神絕世的少女，雙雙以快疾無倫的身法，撲向葉盈翠，也就是正在吹奏出殺人之音的那位少女！這兩

人，正是白雲峯，凌逸文。

只見他們兩人躍到接近葉盈翠屹立處三尺左右，便停了下來，又以極快的速度圍繞着葉盈翠旋轉。

葉清玉見狀，不禁大驚失色，猛地向葉盈翠撲去。

但當她走近白雲峯與凌逸文的包圍圈三尺開外，立時身子突然被一股陰柔無比的力量，震了開去。

這時，葉清玉更有如喪家之狗，木然站在當地。

被白雲峯與凌逸文兩人包圍下的葉盈翠，面色越來越難看，驚心動魄的簫聲，也漸漸微弱了。

約莫過了半個時辰，白凌二人旋轉的速度已由急而轉緩。

衆人皆屏息觀戰。

突然，白雲峯身形震動，閃身上前，五指一抓，已將葉盈翠手中玉簫奪了下來。

但就在白雲峯得手的一刹那，三點寒芒，成鼎足之勢，向他疾射而來，要躲避已來不及，正在千鈞一髮的危急關頭，只聽得一聲嬌叱，凌逸文已斜斜拍出一掌，三枚暗器立刻被震開。

凌逸文冷「哼」一聲，已滑到葉清玉身邊，當胸一掌，拍在葉清玉胸前。

只見葉清玉「騰騰騰」退了數步，口中鮮血狂湧，慘笑一聲，跌到地上。

一直呆呆站立的葉盈翠，突然發出一聲驚呼，眼睛發直地，瞪着躺在地上的幾個武林高手，原來這些人的身上，都有五隻深深的手指痕。

這時，白雲峯也走上前，說道：「葉姑娘，當年殺你父母的仇人，正是葉清玉！」

葉盈翠身子猛地抖動了一下，目光轉移到躺在地上的葉清玉。

葉清玉滿面猙獰之色，大聲喊道：「不錯！我當日確是殺死了你父母，因為他們要將無意中得到的『斷情簫』與『眞陰玄功』燬去！哈哈！如今我卻是死而無怨。」

葉盈翠又驚又怒，一躍上前，向着葉清玉一脚踏下。

可憐這個一生作惡的女魔頭，立時間便死於自己侄女手下。

葉盈翠殺了葉清玉後，又呆呆佇立，她的腦海中，浮現出一幕幕可怕的場面，自己以「斷情簫」殺盡了多少武林高手，雖然自己當時理智全泯，受葉清玉的支配，但是，親手殺死這些人的，卻是自己。

葉盈翠本是一個自卑感較重的人，一想到自己雙手種下的罪孽，更是五內如焚，痛不欲生。

只見她一手奪回白雲峯手中的玉簫，以哀切而又深情的眼光向白雲峯望了一眼，隨即發出了反常的狂笑，直向懸崖狂奔。

衆人皆吃了一驚，連忙蜂湧上前。

葉盈翠走到懸崖邊緣，猛地回過頭來，嘶聲欲裂地大叫道：「我葉盈翠今天一死以謝武林！」

話聲未畢，已縱身一跳，萬丈深淵之下，雲蒸霧湧，一個無辜的少女，便葬身其中。

「阿彌陀佛！」可眞禪師，低頌了一聲佛號。

衆人目睹一切，皆惋惜不已。

只見可眞禪師緩緩走近白雲峯與凌逸文跟前，說道：「兩位施主勇敗強敵，挽救武林浩劫，可謂功德無量！」

白雲峯和凌逸文謙然向衆人環視了一下，在衆人飲佩無比的目光下，揮手道別，雙雙離開了太室峯，飄然而去。

（完）

新派武俠長篇

慕容美·文

盧令·圖

龍虎殺手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關洛七雄老大高大爺六十華誕的前夕，蜈蚣鎭上來了龍劍公冶長，他過去曾在富貴鎭上高大爺的賭館中殺過人，高大爺要找他算帳，但派去尋釁的人却不是公冶長的敵手，就連七雄中艾四爺收買的雲燕七殺手中的血刀袁飛也敗在他的手下，高大爺的心腹葛師爺却勸高大爺放棄算帳的念頭，反過來收買公冶長爲臂助，高大爺答允後，葛師爺便秘密往找公冶長。高遠鏢局是高大爺開設的，高大爺六十壽誕的收禮處，也設在鏢局，這日下午，馳來一輛騾車，跟車大漢向鏢局楊師爺詢問高大爺在不在——

陰霾從天降　殺風四野來

楊師爺陪笑道：「不在，不過……」

那漢子一擺手道：「那就用不着麻煩了，禮是閻五爺送來的，一點小意思，不成敬意，請大管事先行點收，我們五爺等壽辰正日，再來喝高大爺的壽酒！」

楊師爺作受寵若驚狀道：「啊啊，原來是閻五爺——眞是不敢當，眞是不敢當——兩位不下馬歇歇脚，喝杯茶？」

這當然只是一種場面話，他其實根本就不知道閻五爺是何許人。

不過，這一點並不稀奇。

高遠鏢局只是高大爺無數事業中的一小部份，他只是這一小部份中的一名小管事，高大爺的朋友，他又怎能個個認識？

那兩名藍衣漢子並沒有接受楊師爺的這番盛意，他們不等楊師爺話說完，就一邊搖着頭，一邊撥轉馬頭走了。

直到兩名藍衣漢子去至十數丈外，楊師爺這才突然想起那輛騾車。

送禮那有連騾車一起送的道理？

可是，來人已愈去愈遠，他即使喊破喉嚨，對方也聽不到了。

鏢局中的總鏢頭，雙掌開碑關漢山，正在後院陪兩位洛陽來的客人喝茶聊天，聽得小伙計報告，立即趕了出來。

他問楊師爺道：「這一車壽禮誰送的？」

楊師爺道：「閻五爺。」

關漢山一楞，道：「閻五爺？那一位閻五爺？」

楊師爺呆住了！高大爺的朋友，他不認識，並不稀奇。總鏢頭關漢山，已跟隨高大爺十多年，居然也不知道那位閻五爺，豈非咄咄怪事？

關漢山又指着騾車道：「車上裝的是些甚麼東西？」

楊師爺道：「我還沒有看過。」

他口中說着，連忙走過去，伸手掀開那幅紅布。

紅布揭開，驚呼四起。

甚麼禮物？

一口白皮棺材！

棺材蓋上，一行紅漆大字：「高敬如，六

十大收！」

從蒼勁的筆力看來，「大收」顯非「大壽」之筆誤。旁邊另有一行小字：「五殿閻羅謹贈！」

白皮棺材，紅漆大字，在四月明媚的陽光下，看來份外觸目驚心。

四週閑人，竊議紛紜。這口棺材，是誰送來的？是誰這麼斗胆，竟敢跟高大爺開這種大玩笑？

楊師爺僵在那裏，臉色如土，半晌說不出一句話來。

關漢山沉臉冷冷道：「送禮的兩個傢伙，是打那邊走的？」

楊師爺抖手指着鎮頭道：「那……那……那邊。」

雙掌開碑關漢山不愧爲老江湖，他朝鎮頭那邊溜了一眼，知道追已不及，且亦無濟於事，於是擺手冷冷吩咐道：「蓋好，抬進來，我去稟報東家！」

× ×

高大爺今天的興緻特別好。

因爲西席葛老昨天說到做到，最後果然不費吹灰之力，就將一名可怕的敵人，轉變爲一名得力的助手。

昨天，葛老趕去美人酒家時，公治長已離開甚久，他最後找到公治長的地方，是鎮尾上的一家小客棧。

當時公治長正倒在炕上呼呼大睡，似乎已經有了幾分酒意。

——實際上公治長只不過比他早回到客棧一袋烟的光景。

也許正因爲公治長已有了幾分酒意的關係，結果雙方之間的談判，非常融洽而順利。

公治長一共只提到了兩個條件。

第一：月俸五百兩。

第二：名義必須是高府總管。

這兩個條件，葛老統統代表高大爺，一口答應下來。

一月五百兩銀子，在高大爺來說，不過是九牛一毛而已。

至於總管的名義，在高大爺來說，更是求之不得！他找上這位年輕的殺手，本來就是爲了要壯壯自己的聲勢，即使公治長不作如此要求，總管一職，無疑也不會落去別人頭上。

高大爺只要興緻一來，就會自然而然的想到一個地方。

萬花樓！

如今，他們就坐在萬花樓後院一個特別的房間裏，一桌豐盛的酒菜，三個最好的姑娘！

三個姑娘的花名都很清新別緻。一個叫紅紅，一個叫藍藍，一個叫花花。

能坐在這樣一個房間裏，喊上這樣一桌酒菜，召來這樣三名姑娘，在蜈蚣鎮上，只怕也只有高大爺這樣的人物才能辦得到。

如果換了別人，就是你有銀子叫這樣一桌酒菜，酒樓管事的也不見得就會給你這個房間；就算給了你這個房間，也不見得就會替你一下把這三名紅姑娘全找來；就算你指名非叫這三個姑娘不可，她們勉勉強強來了，也絕不會像現在這樣老老實實歡歡喜喜的從頭陪到底！

能叫萬花樓的紅姑娘不端架子，不使小性子的客人，只有一個高大爺。

因爲高大爺是她們的衣食父母，在關洛道上混生活的人，人人都必須記牢一點，能讓他們有一碗飯吃的人不是他們自己，是高大爺！

高大爺的酒量很好，公治長的酒量也不錯，就只是葛老的酒量稍爲差了點。

不過，葛老酒量差，今天的興緻可不差。

花花是個很懂得老人心理和需要的姑娘。

她知道一個像葛老這種年紀和本質的老人，既不會在女人身上付出太多的熱情，也不會希望在女人身上獲得太多的熱情，這種老人，只要摟着一個溫柔標緻的女人，到處聞聞摸摸，瞧瞧捏捏，就很滿足了。

所以，她儘量坐得近些，讓他聞，讓他摸，讓他瞧，讓他捏。高大爺不能得罪，高府西席當然也得罪不得。

她只是咬牙忍住那種痠痲的感覺，不笑出聲來就行了。

紅紅和藍藍則在忙着添酒。

高大爺和公治長這一老一少，以酒爲媒，由淺入深，愈談愈投機，大有英雄識英雄，相見恨晚之意。

只可惜這種歡洽的氣氛，並未能維持到終席。

當雙掌開碑關漢山匆匆闖入，說出鏢局門口發生的事故之後，房間裏的空氣，像是突然凝結了起來。

紅紅、藍藍、花花——三個姑娘的花名，也一下變成了高大爺臉上神情變化最傳神的寫照。

葛老溜了高大爺一眼，忽然發出一聲輕咳，望着那位侷促不安的總鏢頭道：「關老總當時爲什麼不帶人追下去？」

他這句話當然是替高大爺問的。

高大爺像酒醒了一樣，果然兩眼一瞪，沉臉怒聲接着道：「是啊！當時你爲什麼不馬上帶人追下去？」

關漢山見高大爺臉色不對，心下一慌，本來想好的一番話，一下竟給忘得乾乾淨淨。

是啊！他當時爲什麼不帶人追下去？

他當時本來覺得有很多理由不該那樣做，但如今仔細一想，忽又覺得幾乎沒有一個理由，可作爲他當時不立即追下去的藉口。

高大爺的天下，是當年憑着一根蜈蚣鞭，自己一個人出生入死打出來的。

高大爺請他當鏢頭，也正是爲了欣賞他過去在黑道上的一股狠勁。

如果高大爺認爲他當時沒有立即帶人追下去，是因爲他當時缺乏這份勇氣，那麼，他這個總鏢頭，就完定了！

靜靜地坐在一旁的公治長，這時忽然淡淡接口道：「如果東家不見怪，我倒很想替這位關老總說幾句話。」

關漢山闖蕩江湖數十年，當然不是一個沒有見識的人。

他剛才一跨進門，眼見這個昨天還被高大爺恨入骨髓的青年人，今天竟已成了高大爺的座上佳賓，心中雖然納罕，但也想到這可能是怎麼回事。

只是他怎麼也沒有想到，這個跟他從無一面之緣的青年人，竟然會在這種緊要關口上，不但不附從高大爺，反而出頭爲他解圍！

他忍不住又朝公治長望了一眼，眼光中充滿感激之意。

高大爺輕輕一哦，連忙轉過臉去道：「公治總管的意思……」

公治長緩緩接下去道：「我認爲關老總處理這件事的方式，完全正確！」

高大爺道：「哦？」

公治長道：「這件事可以分做兩方面來講。第一：對方東西送到，立即離去，顯係有所備而來。關老總就是立刻追下去，也不一定就追得着，如果追不着，鬧的笑話只有更大。」

高大爺點點頭。

這是實情。

收下棺材，不予理睬，可以表示風度；追趕若無結果，只有喪失威信。

公治長道：「第二：對方送來這口壽具，只是一種帶有恐嚇意味的警告，我們即使置之

不理，對方也絕不會就此罷手。我們若想弄清楚對方是誰，只要沉住了氣，相信不消多久，對方自然會露出狐狸尾巴來的。」

高大爺大爲欽佩，連連點頭道：「依公治總管之意，這件事是不是就這樣讓它過去？」

公治長沉吟了片刻，才道：「不！我覺得應該先請丁二爺他們幾位來一下，把這件事提出來大家商量商量，似乎比較妥當。」

高大爺眼珠子轉了轉，突然一拍桌子道：「不錯，他們兄弟幾個，最近這兩年來，一個個瞞住我私下招兵買馬，顯然沒安着好心眼兒，我看這事準是他們之中那一個攪的花樣！」

公治長忽然微笑着轉向那三個姑娘道：「關總鏢頭來了，你們不去另外張羅酒菜？」

三個姑娘識趣，一個個起身含笑，彎腰退去。

高大爺眼中不禁又露出讚許之色。

他等姑娘們離去之後道：「老夫這種想法，公治總管是不是不以爲然？」

公治長微笑道：「東家的想法，我沒有資格批評。我只希望，東家這種想法不論對與不對，都最好暫時放在心裏，而不必明白表示出來。」

高大爺道：「如果老夫料斷無誤，是他們包藏了禍心，打算對付我，我爲什麼還要對他們客氣？」

公治長微笑道：「他們——他們六兄弟全部？」

高大爺不覺微微一怔。

他幾幾乎又鑄下大錯！

公治長笑着接下去道：「對方故意製造這種神秘氣氛，無疑就是希望東家對每一個人都產生懷疑。這樣演變的結果，他們六兄弟爲求自保計，最後只好站到一條戰綫上去，我不相信東家眞願意會有這種情況發生。」

高大爺不禁豎起了姆指道：「好！小兄弟，有你的。」

他接着轉向關漢山，點點頭道：「就這麼辦，你去請丁二爺他們幾位到這裏來一下。」

× ×

沒隔多久，矮矮胖胖，滿面紅光的丁二爺，身材高大，生滿絡腮鬍子的胡三爺，說話口吃，左腿微瘸的艾四爺，八字眉毛，一臉睡相的巫五爺，衣着攷究，一臉大麻子的花六爺，氣血不足，眼神閃灼不定的孫七爺，一個接一個，陸續來到萬花樓。

——送棺材的人，就是這六兄弟之中的一個？

——他究竟是六兄弟之中的那一個呢？

高大爺因爲經過公治長事先一番指點，這時已換上一副爽朗的神態，他含笑將六位賢弟迎入房間，並爲六人一一介紹與公治長相見。

六兄弟見這位年輕的殺手，昨天還是他們老大的寃家，今天却已成了高府的總管，人人心中稱奇，但又不敢追問。

高大爺等六位賢弟坐定，便將早上發生在高遠鏢局門口的事情，詳詳細細的從頭說了一遍。

六兄弟聽了，個個顯得又是驚訝，又是憤怒。

丁二爺第一個道：「老大放心，我們七兄弟今天都在蜈蚣鎮，相信對方縱有三頭六臂我們也會揪他出來，瞧他奶奶的是什麼變的！」

胡三爺接着道：「老二說得不錯，誰想找我們關洛七雄的麻煩，那是他自己找死。老大把那口棺材留着，它是誰送來的，我們就叫誰躺進去！」

艾四爺結結巴巴的道：「我……我也正在……正在這樣想。」

這位艾四爺非常清楚自己的毛病，所以他一向很少跟別人搶着說話。

就是輪着他開口，他也說得很少。

巫五爺像打呵欠似的接着道：「這件事的確有追查清楚的必要，就算你老大忍得下這口氣，我們兄弟幾個，也不會放它過去。」

花六爺激動得麻坑兒全發了紫道：「不錯，這件事如今已不是你老大一個人的事，誰要跟你老大作對，便等於是跟我們七雄全體作對，如果這件事不查一個水落石出，以後這條官道上，就沒得我們兄弟混的了！」

孫七爺最後一個慢吞吞的道：「後天就是老大的壽辰，小弟認爲最好能在這一二天內，就把這件事向江湖朋友有個交待，這樣對我們七兄弟顏面上才够光彩！」

六兄弟按着排行次序發言，一個個都說得恰如其份，語氣也都極爲眞誠懇摯，在不明內情的外人看來，根本不可能會想到這件事會與其中任何一人有關。

高大爺似乎相當看得開，他等六兄弟分別表示過意見之後，擺擺手笑道：「我們兄弟難得聚在一起，來來來，喝酒，喝酒！這其實也不是件什麼大不了的事情，過了今天，還有明天，大夥兒且放寬胸懷，喝個痛快再說！」

× ×

大地岑寂，夜色淒迷。

萬花樓歡宴已散。

像濃霧似的月色下，一條矯捷瘦小的人影，正越過重重屋脊，直奔萬花樓斜對面的太平客棧。

× ×

太平客棧後院，只剩下西廂一間上房，尙有燈光隱隱透出。

丁二爺坐在燈光下，手托旱菸筒，正在默默出神。

他因爲剛才在萬花樓多喝了幾杯酒，那張原就紅得發亮的面孔，如今在燈光底下看來，更像是每個毛孔都在閃着油光。

丁二爺眼光望去的地方，是面前桌上的一本帳簿。

帳簿旁邊放着一把算盤，算盤上的數目字尙未抹去，依順序讀起來是：「四——七——八——六——三。」

四萬七千八百六十三兩。

如果寫在帳簿上，應該是紅字——因爲它既不是盈餘，也不是積蓄，而是丁二爺歷年虧空的總數！

沒有人知道丁二爺擁有這樣一本帳簿，正如沒有人知道丁二爺已於暗中拖欠下這樣一筆驚人的債務一樣。

這種事就是說出去，恐怕也沒有人相信。

誰會相信關洛七雄中，赫赫有名的丁二爺，經濟狀況已糟到這種地步呢？

這是丁二爺個人最大的一個秘密。

一個痛苦的秘密！

丁二爺無論走到什麼地方，都會帶着這本帳簿；當天的應酬無論有多忙，夜晚更深人靜後，他都會拿出這本帳簿來，仔細核算一番。

每一次核算的結果，赤字均是有增無減。

他丁二爺怎麼會負下這麼一身巨債的呢？

這也是個痛苦的秘密。

這個秘密，也只有丁二爺自己一個人心裏清楚。

只要知道了他丁二爺負債的原因，相信誰都不會爲他負下這筆巨債感覺意外。

如果形勢無法改善，這種惡劣的情況，無疑還要繼續下去。

直到越滾越大的債務，將他整個人壓垮爲止！

丁二爺並不是一個喜歡揮霍的人。

他負債的原因非常單純——那是因爲他管

轉的地段，緊隣着高大爺！

說得更明白一點，他無法跟高大爺爭利！

高大爺是他們七兄弟中的老大，名氣响亮，交遊廣闊，別人要走門路，多半會撇開他這位丁二爺，而不惜多跑幾步路，越界去投向高大爺。

高大爺的賭場，經常有人滿之患，他的賭場則經常門可羅雀。

高大爺的三家鏢局，客戶源源不絕，他的兩家鏢局，從年頭到年尾，難得接上三兩宗交易。

場面需要維持，人手無法減縮，他手底下吃飯的人，並不比高大爺少，如果談到收入，他幾乎連高大爺的十分之一也沒有。

日積月累下來，試問他怎能不負債？

就這次送壽禮來說，八百両銀子買的一套玉器，在六兄弟之中，並不是頂厚的一份禮，但爲了籌措這八百両銀子，却幾乎逼得他要上吊！

這種苦衷，向誰訴說？

誰叫他們是結義兄弟？

又誰叫他的地盤，跟高大爺的地盤緊連在一起？

× ×

丁二爺輕輕嘆了口氣，放下菸筒，合上帳簿，漫慢的從椅子裏站了起來。

就在這時候，窗外忽然响起了一聲輕笑。

丁二爺一張面孔，馬上變了顏色。

他一口氣吹熄油燈，沉聲喝問道：「誰在外面？」

窗外，有人輕聲笑答道：「我——收帳來的。」

以丁二爺目前的經濟狀況來說，忽然聽得債主上門，心中是股什麼滋味自是不問可知。

可是說也奇怪，丁二爺於聽出來人口音之後，居然像放落一塊石頭似的，長長的噓了口氣，早先那股戒備的神情，也隨之一下解除。

他定定神，重新點亮油燈，同時走過去拔開房門門閂。

房門打開，一人含笑走了進來。

走進來的，是個女人。

一個像花一樣的女人。

× × ×

蜈蚣鎮上美得像朶花的女人，只有一個。

花十八！

這位美人酒家的老板娘，如今以一身勁裝，出現於搖曳的燈光下，本就十分苗條的身段兒，益發顯得婀娜有緻，全身從頭到脚，幾乎處處都在散發一股令人不可抗拒的魅力。

她笑吟吟的跨入房中，朝丁二爺飛了個媚眼道：「恭喜你了！丁二爺。」

丁二爺紅紅的面孔上，沒有任何表情。

他退回桌後坐下，又拿起那根旱菸筒，慢慢的裝滿一袋菸絲，湊向燈頭，點上了火，一口一口的緩緩吸着，就像正在享受着飯後的第一筒菸。

他兩眼望着屋頂，像是根本就不知道，如今他面前正放着一個不知顛倒了蜈蚣鎮上多少大男人的美人兒！

花十八似乎並不在乎丁二爺這種冷漠的態度。

她逕自在丁二爺對面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臉上仍然帶着花一般的笑容。

她含笑望着吸菸的丁二爺，就好像她這個時候突然跑來，爲的便是要欣賞丁二爺這種吸菸的姿態一樣。

丁二爺緩緩噴了一口烟霧道：「你爲什麼要趕在這個時候來？」

花十八微微一笑道：「依你的意思，我該什麼時候來？」

她又笑了笑，道：「僱一班吹鼓手，於光天化日之下，坐着八抬大轎來？」

丁二爺冷冷地道：「你應該知道我不會少了你這個月的銀子。」

她果然是要帳來的。

他們是什麼關係？

要的又是什麼帳？

花十八忽然嘆了口氣道：「我果然來的不是時候。」

她說着，緩緩起身，準備離去。

丁二爺眼珠轉了轉道：「剛才進門時，你說什麼？」

「我說恭喜您二爺。」

「什麼事值得恭喜？」

「恭喜你丁二爺有眼光！」

丁二爺怔了怔道：「什麼眼光不眼光？你到底在說些什麼？」

花十八緩緩坐下，又嘆了口氣道：「您二爺要是早來這一手，這些年來，事實上根本就不必承受這麼多的苦難。」

丁二爺的一張面孔又脹得血紅。

他的處境瞞不了花十八。

花十八說他有眼光，究竟意何所指，他雖然還不清楚，花十八現在這幾句話，他還是聽得懂的。

花十八緩緩接下去道：「同樣的情形，如果你二爺早有這番決心，這些年來，你其實也大可不必在我身上花費成千成百的銀子。」

丁二爺像聽呆了一樣，兩隻眼睛，愈瞪愈大，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他根本聽不懂這女人在說些什麼。

但花十八却把這位丁二爺當作知音般的娓娓接下去道：「昨天可說沒有一個人比我看得更清楚，那小子果然有一套。血刀袁飛，在燕雲七殺手中，也算得上是個厲害的角色，但在這小子手底下，却幾乎連人家的衣邊子，都撈不着一片。」

丁二爺一呆，愕然失聲道：「什麼？你，……你……以爲公冶長那小子，是……是……我丁某人的人？」

花十八眼角一飛道：「難道不是？」

丁二爺嘆了口氣，只有苦笑，似乎連分辯的氣力都沒有了。

花十八也跟着嘆了口氣道：「如果不是，那就大糟了。」

丁二爺那張血紅的面孔上，有汗珠在閃着光亮。

事情的確糟得很。

本來就很糟，現在更糟。

在他丁二爺來說，糟就是絕望！

因爲他若想改變目前七雄分割的局面，只有先從排除高大爺的影响力着手；要排除高大爺的影响力，無疑只有一個方法：取而代之！

如何才能取而代之呢？那無疑也只有一個方法。便是昨天高大爺原先想用以對付公冶長的那種方法！

這些年來，他不惜按月付給這女人一筆銀子，要這女人時時刻刻爲他留意高大爺的一舉一動，就是爲了這一點——等待可趁之機！

但如今事實演變的結果，這種機會顯然是愈來愈渺茫了！

高大爺雖然是個快六十歲的人，但身手依然十分矯健，他手底下的死士本來就很可觀，如今再加上公冶長那樣一號人物，取而代之？嘿嘿！高大爺不動他的腦筋，就已經是算好的了。

花十八悠悠然瞅着丁二爺道：「這樣說起來，今天早上送去高遠鏢局的那口棺材，也跟您二爺沒有一點關係了？」

丁二爺緊皺着眉頭，沒有開口。

花十八明眸一轉，忽然注目接着道：「您二爺有沒有想過，這口棺材出現之後，誰是第一個受害人？」

丁二爺怔怔然道：「誰？」

花十八微笑道：「丁二爺——你！」

丁二爺一呆道：「誰？我？我是第一個受害人？這件事跟我有甚麼關係？」

花十八微笑道：「正因爲跟你沒有一點關係，所以你才是第一個受害人！」

丁二爺瞪大眼睛，露出滿臉迷惑之色道：「這話怎麼解釋？」

花十八道：「現在，讓我且先問你：你知道高大爺這些年來，有沒有結下甚麼厲害的仇家？」

丁二爺思索了片刻，搖頭道：「沒有。」

花十八道：「如果沒有仇家，早上那口棺材，是那裏來的？」

丁二爺眨着眼皮，沒有接腔。

這不是個他能回答的問題。

事實上到目前爲止，這個問題恐怕誰也無法回答。

丁二爺同時也知道花十八這樣問他，並不是一定要他回答，而顯然只是想藉此說明某一件事，他等這女人接着說下去。

花十八果然很快的接下去道：「高大爺自問這些年來，並未得罪道兒上的朋友，如今在他六十大壽前夕，居然發生了這種事，我請問：如果換了你是高大爺，你會有甚麼想法？」

丁二爺臉色突然轉爲一片蒼白，額角上又冒出閃光的油汗，因爲他已聽懂這女人的言外之意。

若是追查不出送這口棺材的主使人，高大爺會有甚麼想法，那是不難想像得到的。高大爺無疑一定會這樣想：誰希望我死？我死了究竟對誰有好處？

有好處的不是別人，正是他丁二爺！

花十八望着丁二爺，微微一笑，又道：「我說您二爺將是第一個受害的人，現在您該懂得這意思了吧？」

丁二爺抹了一把汗，訥訥道：「老大，他……他……」

花十八微笑道：「他怎樣？他不會懷疑你？還是不該懷疑你？」

她不等丁二爺開口，微笑着又道：「所以，嚴格的說起來，這口棺材帶來的麻煩，對你丁二爺實在要遠比高大爺多得多。如今該多想想的，其實該是你丁二爺，而不是高大爺！」

丁二爺道：「想甚麼？」

花十八微笑道：「想你丁二爺如果死了，究竟對誰有好處！」

丁二爺眼珠滾個不停，忽然帶着疑問的口氣道：「難道是老三攪的花樣？」

花十八道：「你說胡三爺？」

丁二爺像是沒有聽見，自語的喃喃接着道：「否則會是誰呢？這鬍子一直以爲我的日子很好過，對我去年收的兩名侍妾，也一直讚不絕口，想想倒是不無可能。」

他忽然抬起面孔，望着花十八，像求教似的道：「這口黑鍋，看樣子我像是揹定了，如今你說我該怎麼辦？」

花十八微微一笑道：「好辦得很。」

丁二爺道：「怎麼辦？」

花十八微笑道：「以毒攻毒！」

丁二爺不覺一楞，道：「怎麼說？以毒攻毒？」

花十八笑道：「這意思就是說：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如果有人希望你跟高大爺發生火併，你不妨也替對方製造一個同樣的機會！」

丁二爺眨着眼皮道：「這種機會，如何製造？」

花十八笑道：「要製造這樣一個機會並不難，只是有件事，我還沒有想通。」

丁二爺道：「一件甚麼事？」

花十八微微一笑道：「我不知道我有甚麼理由一定要帮你出這種主意。」

丁二爺面孔一紅，有點發急道：「哎呀，我的好姑奶奶，你又拿矯了！這些年來，我丁某人幾時虧負過你這位大姑奶奶？」

花十八笑道：「我們是先小人後君子，最好先把話說明白了，免得以後傷情感。」

丁二爺道：「甚麼條件，你說吧！」

花十八笑道：「事成之後，別的我也不想，我只希望藍田的那座玉礦，能讓我搭上一半股份。」

丁二爺忙道：「行，行，一句話！」

這條件可說一點也不苛刻。

藍田玉礦是胡三爺的產業，胡三爺去掉了，他丁二爺的好處，眞是數說不盡，對方爲他運籌策劃，結果只要這麼一點酬勞，他還有甚麼話說？

花十八見丁二爺答應得非常爽快，顯得相當高興，當下豎起一根春葱似的指頭，輕輕勾了勾道：「你過來！」

丁二爺連忙傾身送上耳朶。

花十八湊在丁二爺耳邊，不知低低說了幾句甚麼話，丁二爺一邊聽一邊點頭。

花十八最後眼角一飛，嫣然道：「這個主意如何？」

丁二爺露出思索之狀道：「這個主意倒是不錯，只是不曉得行不行得通。」

花十八微笑道：「你等着瞧好了！」

× ×

正午，萬花樓。

今天還是高大爺請客。

高大爺昨天請的是六位盟弟，今天請的客人，還是六位盟弟，唯一不同的是，今天多請了六位陪客！

這六位陪客，依順序是：——

穿心鏢谷燕。

魔鞭左天斗。

血刀袁飛。

鬼斧桑元。

雙戟溫侯薛長空。

病太歲史必烈。

這是西席夫子葛老獻的另一條妙計。

這條妙計，共有三點作用。

第一：藉這一頓酒，可以暗示他們弟兄六個，他們兄弟六人私下招請殺手的事，他這個當老大的完全清楚。

第二：趁這個機會，可以將六名殺手聚集在一起，仔細觀察一番，所謂燕雲七殺手，都是些甚麼樣的角色！

至於第三點妙用，那就不足爲外人道了。

今天的宴會，葛老將不參加。

等客人到齊，宴會開始之後，他將秘密挑選六名精幹得力的家丁，分赴六兄弟落脚的客店，暗中偵察六兄弟一些隨從的行動，然後加以綜合剖析，以斷定前天那口棺材，究竟跟六兄弟有無關係，到底是六人之中誰的傑作？

十二位客人，都到齊了。

六兄弟之中，僅胡三爺、巫五爺、孫七爺三位的神情稍稍有點不自然。

因爲丁二爺、艾四爺、花六爺三人招請的穿心鏢谷燕、血刀袁飛，以及雙戟溫侯薛長空，早爲外界所知，已經不是一件秘密。

而他們三人收下魔鞭左天斗、鬼斧桑元、病太歲史必烈，則是最近的事，同時他們這一次來，也沒向高大爺提起。

高大爺的表面功夫做得很好，他絕口不提

各人找到這些殺手的事，只是面帶笑容，見一個招呼一個：「謝謝賞光，謝謝賞光！請，請！坐，坐！」

酒席一共擺了兩桌。

座位安排得很技巧。

公冶長以總管的身份，與六兄弟共坐一桌；高大爺則以主人身份，親陪六名殺手，以示尊敬之意。

席間，高大爺分別向六名殺手一一敬酒，一巡酒畢，高大爺打着哈哈道：「難得，難得，燕雲七傑，濟濟一堂，只可惜還少不了那位虎刀段春段小老弟，不然今天這場聚會，可眞是一段千古佳話！」

不料高大爺最後一句話尚未說完，忽聽大廳門口有人冷冷接口道：「多謝高大爺關懷，段春不請自到，正想叨擾高大爺一杯壽酒！」

× × ×

衆人循聲轉頭望去，只見一個高高瘦瘦，驃悍精壯的勁裝少年，正挺着腰幹，扶着刀柄，帶着一臉冷傲的神情，緩緩走進大廳。

沒有人認得這名少年是誰。

但有人認得那把刀。

刀柄上鑲着七顆銀星的北斗斷魂刀！

威鎮東北七省的長白三怪，便是喪生於這把北斗斷魂刀下。

那是江湖上近數十年來，空前慘烈的一場血戰。

虎刀段春，一戰成名！

現在走進來的這名少年，就是虎刀段春？

高大爺飛快的朝同席其他六名殺手掃了一眼，病太歲史必烈和鬼斧桑元同時點頭，那意思是告訴高大爺：不錯，這小子，正是虎刀段春！

高大爺表面上不動聲色，心裏却止不住有點嘀咕。

因爲聽這小子剛才進門時的口氣，便知道這小子突然露面現身，絕不會是像他小子口中所說的，是爲喝壽酒而來！

最近這段日子，他遇上的麻煩已够多了。

萬一這小子又是找碴來的，當着六位盟弟和殺手的面前，他眞不知道要如何應付，才能在不傷和氣的情況下保住顏面。

就在高大爺念如電轉，進退維谷之際，另一席上的公冶長，已長身離座，面帶微笑，迎了上去。

高大爺暗暗噓了一口氣，如釋重負。

他如今才深深感覺到葛老勸他收下公冶長這樣一名總管的好處。

經過短短兩天的相處，他已發現無論從那一方來衡量，公冶長無疑都不比燕雲七殺手之中任何一名殺手遜色。

剛才因爲變化來得太突然，他幾乎忘了自己旗下還有這樣一員虎將；如今一見公冶長代他出面招呼，他才發覺自己早先簡直是白想了一番心思。

他百分之百的相信，段春這小子今天不管來意如何，公冶長都必然能够從容應付過去！

大廳中登時靜了下來。

送酒菜的伙計走到大廳門口，一看廳中氣氛不對，不禁又端着酒菜，悄悄退了回去。

虎刀段春停下脚步，冷冷的瞟了公冶長一眼道：「尊駕是誰？」

公冶長抱拳陪笑道：「在下公冶長，高府總管。」

虎刀段春冷冷地道：「我是找高大爺來的，你這位大總管請去一邊歇歇吧！」

公冶長微微一楞，似乎沒料到這位虎刀段春竟會如此不近人情。

這一來，大廳中的氣氛更緊張了。

除了這位虎刀段春之外，刻下大廳中幾乎人人都清楚公冶長是一位甚麼樣的角色。

龍劍公冶長的名氣，也許不及長白三怪的名氣響亮，但長白三怪却不一定能使燕雲七殺手中的血刀袁飛成爲手下敗將；一個能勝血刀袁飛的人，就絕沒有人能對他這樣不客氣。

關洛七雄不能，燕雲七殺手也不能。

公冶長轉臉望向高大爺。

這時高大爺只要點點頭，或是輕輕哼上一聲，一場好戲無疑就要開鑼了。

但高大爺並不是一個容易上火的人，也許他是爲了想先聽聽對方來找他的原因，所以他沒有向公冶長發出任何指示，他慢慢的站起來，和悅地望着虎刀段春道：「高敬如便是老夫，段少俠有何見教？」

現在，他大可以顯顯關洛七雄老大的氣派和氣度了。

如今別說六位盟弟尚未完全背叛他，單單就是一個公冶長，也足够他放心大胆，跟這個跋扈的小子打打交道了！

虎刀段春昂然而冷漠地道：「有一件事，高大爺諒必早已接得報告，那便是扶風珠寶商人羅大發，二十多天前，帶着一批珠寶，從扶風起程，於潼關失蹤，羅大發事前曾向貴盟弟花六爺領有花符，而潼關亦屬貴盟弟艾四爺的轄境，如今羅大發人財兩亡，音訊杳然，段春敢請教高大爺：賢昆仲對這件事，打算如何向羅大發家族交代？」

高大爺一哦道：「原來羅家的人把這件事委托了你老弟？」

段春道：「不錯！」

高大爺道：「如果羅大發眞的發生意外，羅家的人要求賠償多少？」

段春道：「人命不計，珠寶部份的價值是紋銀三萬兩！」

高大爺眼珠子轉了一下，道：「這件事老夫正跟我們老六和老四全力查究之中，能否請你老弟轉達一聲，請他們羅家的人稍稍寬限幾天？」

段春道：「事情已經過去二十多天，如能追查得出，早該有點眉目了。」

他滿廳緩緩掃了一眼，沉聲冷冷接着道：「如今趁花六爺和艾四爺兩位都在座，你們不妨馬上就商量商量，明天這個時候，在下坐守太平客棧，專候您高大爺的回音！」

他話一說完，不再等高大爺有何表示，身子一轉，大步出廳而去！

高大爺望着虎刀段春漸漸遠去的背影，雙眉微皺，不發一語。

胡三爺忍不住一拍桌子，怒聲道：「好個目中無人狂小子，明天待我胡三去會會他！」

花六爺和孫七爺，也面現忿忿之色，似乎恨不得現在就追出去，給虎刀段春一個教訓。

高大爺轉過身去，擺擺手，嘆了口氣道：「算了，老三，人家是辦交涉來的，辭嚴義正，理由堂皇，我們如果亂發脾氣，讓別人誤會了我們的用心，傳出去可不好聽。」

他又朝公冶長揮揮手，示意公冶長返座，然後轉向花六爺道：「老六打算怎麼辦？」

花六爺一張大麻煩臉脹得通紅道：「我已經說過了，當然要賠。」

高大爺又向艾四爺道：「老四的意思？」

艾四爺的一張面孔，紅得更厲害，他掙了又掙，才結結巴巴的道：「我我……也也……說過了……」

他的確也已說過了，而且說過不止一次。

他不願賠。

一個大錢都不賠！

因爲他認爲這是一趟暗鏢，花六爺事先沒有知會他，他沒有理由要對失去的那批紅貨負責！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蕭逸·文
盧令·圖

火雷破山海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杜鐵池隱居雁蕩，五年來，修文習武，無師自通，感覺一身修爲，已具火候，尤其是心靈上的修養，更有深度，當他正欲檢拾行囊，打算下山行道之際，那曾與他有三面之緣，也令他日夜縈思的梁瑩瑩突然自動前來結交，並勸他仍居山上，容她先傳授她本門坐功心訣，杜鐵池欣然答應下來，約定翌早再見，梁瑩瑩走後，突來一白猿，引領杜鐵池至後嶺，抵埗後，杜鐵池他發現有黑、白猿羣毆鬥，原先引他來的白猿，正遭一黑猿痛毆，杜鐵池急躍身而出，發出一塊石塊，擊中黑猿面頰之上——

巧入古仙洞　緣獲玄門笈

這塊石頭，他有備在先，力道勁猛，加以大黑猿未會注意，頓時打了個滿臉發花，身子一個疾蹌，翻身向後跌倒！

白猿待機一滾躍起，乃得絕處逢生——

牠乍見杜鐵池躍身而出，不禁大爲振奮，咧着一張闊口，發出喜悅的叫聲，兩隻大手，砰碰作响的，在自己發光無毛的前胸上用力拍着。

大黑猿身子一個倒折，張惶站起，面頰上頓時現出了一片血漬。

他乍見杜鐵池這個人，更不禁兇性大發，咆哮一聲，猛的向着杜鐵池身邊撲了上來，手上的松幹，摟頭直揮而下，「呼——」的一股勁風，其勢銳猛已極！

杜鐵池方才是一鼓作氣，一時基於意氣才現身而出，老實說，面對這類巨猿，他却是毫無制勝的把握！況乎對方黑猿共有八頭之多。

眼前大黑猿這一撲上來，他不禁大吃一驚，只是却也不容他再多猶豫，不容他少緩須臾，本能的快速向着一旁閃開。

這一棍險到了極點，「呼！」的一聲，擦身而過。

杜鐵池說不得只好出手一拚了！——

他右手向上一個提翻，「[illegible]！」一聲，已把掌中劍揮了出去，直向那頭大黑猿股胯間撩去。

大黑猿想係知道對方這口劍的厲害，怪叫着向後就翻，只是慢了一步，「嘶——」一聲，吃杜鐵池劍尖劃過左腹，頓時現出了大片血漬。

這一劍雖然勞了個正着，也確實傷了對方，却吃大黑猿左手一把抄住了劍鋒——

這畜牲竟不識劍鋒的鋒利，竟然空手捉刃，雙方力持不下的拉奪起來。

他頓時覺出黑猿力道奇大，如非自己是持在「柄」一邊，只怕早已爲牠將劍奪了過去。

畢竟寶劍是鋒利的。

雙方力較之下，杜鐵池施出全力，向後用力一拉，大黑猿怪嘯一聲，手掌間一片怒血溢出，不容得牠不鬆開掌心。

杜鐵池身形再欺近，掌中劍第二次揮出。

大黑猿怪嘯着躍身而起，只是牠身子才躍起一半，卽爲杜鐵池銳利的劍刃砍中腰側！

這一劍砍的不輕。

大黑猿慘嗥一聲，斜着縱出丈許以外，身子踉蹌着一路歪斜的直向嶺上逃逝。

那頭白猿立時發出喜悅的嘯聲，雙手擂鼓般的在自己胸上擂着，作出一副勝利姿態！

杜鐵池心中方自慶幸，猛可裏，由兩側陡然間又撲來了兩頭黑猿。

二猿想是眼見方才同伴負傷，物傷其類，自然大怒，相繼怒嘯着，直向杜鐵池身邊撲到，其中較矮的一頭最是兇猛，怪叫一聲，首先騰身而起，運使着一雙長臂，直向杜鐵池臉上抓去。

杜鐵池想不到五載練劍，第一次運用對敵，竟是用來對付這些畜牲。

面對着這些身手矯健的動物，他不得不抖擻精神，努力以拚——

在兩頭黑猿的夾擊之下，他施出了渾身解數，把一口長劍運轉得風雨不透！

未幾，兩頭黑猿各自身上多多少少都帶了些傷，却並不退後，兀自戀戰不已。

白猿方面原本已是潰不成陣，只因猝然加入了杜鐵池這個人，一上來就重塲了對方三頭黑猿，是以聲威大振，頗有反敗爲勝的趨勢。

與杜鐵池正面交攻的二黑猿，高的一頭，身上最少受了三處劍傷，矮的一頭也爲杜鐵池利劍，劃傷了背部，俱是鮮血淋漓，只是二猿却拚死以赴，大有與對方玉石俱焚的意思——

驀地，二猿爲杜鐵池的劍勢逼躍出去，其中矮的一頭口中咭呱着不知叫了些什麼，高的一頭回聲以應，竟似人般的交談起來。

杜鐵池到底與這些畜類，談不上什麼仇恨，只不過受那頭白猿引道來此，一時激於義憤而已，這時劍傷二猿，心已不忍——

他心裏打算着，對方黑猿如萌退意，也就不必迫其過甚。

這時見狀，不禁力揮着手中劍，高聲叱道：「爾等黑猿還不速退，想死不成？」

不意叱聲方住，卽見二黑猿相互對鳴一聲，倏地騰身躍起，宛似兩朵黑雲，一左一右，同時向着杜鐵池身上襲來，也就在二猿騰身撲

上的同時，另一頭黑猿怒嘯一聲，手持着一截大棍，猛地由杜鐵池背後襲過來。

一時間，杜鐵池乃成了三面受敵之勢——

是時，原本負傷站立一旁的那頭大白猿，見狀怪嘯一聲，陡地向持棍的那頭黑猿撲去，甫一交手，即石破天驚的扭打成一團！

杜鐵池原本有就此罷手之意！這時也不得不全力以赴，二猿想係經過一番彼此研究之後，動手的戰畧果然較之先前大為不同，每次出手，必聯手對敵！如此一來，杜鐵池立刻感覺到極大的威脅！

一場混戰之後，杜鐵池的劍，雖然重創了其中之一，只是背部卻不慎，為一猿利爪抓中，頓時皮開肉裂，現出了五道血痕！

——他憤怒裏大吼一聲，倏地揮臂揚劍，「孔雀剔羽」，施展出全身之力，直向這頭黑猿長臂上斬去！

黑猿想係知道這一招的厲害，咀裏咭呱一叫，倏地向後收手，快雖是快，較諸杜鐵池的劍勢，仍然是慢了一步，隨着杜鐵池的劍鋒過處，只聽得「嗆！」的一聲，那頭黑猿一隻右掌，竟然齊着手腕子，被杜鐵池長劍斬落在地，怒血如同噴泉般的自牠傷處狂噴了出來。

黑猿斷腕負重傷，厲啼一聲，身子向外騰了出去！

其他各猿見狀也都停止了鬥毆，俱都向着那隻負傷黑猿擁了過去！

現場四頭白猿，也瞬息間向着杜鐵池身旁集中，黑白壁壘分明，成為兩大陣營！

有了連番獲勝的經驗，杜鐵池倒也餘勇可賈，他雖然背後被那頭黑猿抓傷，疼痛十分，到底究竟是皮肉之傷，不甚碍事！

這時他緊握長劍，有意作出一副耀武揚威的樣子，用力的向着空中揮着！

幾頭黑猿低聲嗚叫着，各自把一雙眼覷向杜鐵池，那種神情彷彿是又恨又懼怕的樣子！

杜鐵池大聲喝道：「爾等還不服輸麼？再來就休怪我劍下無情了！」

說罷上前一步，倏地以手中劍，向着一棵海碗般粗細的松樹幹上用力砍去！

他有意借此示勢，是以劍上注滿了眞力，劍鋒過處，只聽見「嗆！」的一聲，橫着樹腰一掃而過，緊接着轟然一聲大响，丈許方圓的半截樹身，推金山倒玉柱般的由半空中倒了下來，聲勢端的驚人已極！

衆猿眼見這等聲威，俱不禁都嚇得咭呱怪叫起來！

白猿歡呼，黑猿哀鳴！

也就在這時，空中忽然傳來一陣隱約的異聲！

如非留心細聽，你根本聽它不清！

似乎猿類對此具有一種特有的感應！

就在這種聲音方起的一刹那之間，黑白猿陣頓時停止了嗚叫與聳動！

眼前立刻恢復了寂靜！

杜鐵池原本不曾留神，可是此刻氣氛突然靜下來，他才留意到——

那是一種低沉婉轉的吹竹之聲！

低沉、婉轉、苦澀，乍起之時有如秋虫振翅，幾不聞其聲，後來才畧帶尖音，甚是婉轉，只是並不悅耳，聽在耳朵裏，說不出的一種氣悶的感覺！

聲音來處，虛無飄渺，似自高原，又似起自低澗，又像是對峯……

隨着風的傳送，這種聲音緩緩散在眼前這片翠谷盆地散佈開來！

杜鐵池心正驚訝，卻見衆黑猿，立時有了反應，先是一陣嘩亂，緊接着紛紛低頭哀鳴起來！

這些舉動，也只以黑猿看來才是如此，反覷那四頭白猿卻只是好奇而已，並沒有甚麼特殊的反應！

杜鐵池回劍入鞘，仔細聆聽着這陣吹竹聲的來處，卻依然不能辨別來自那裏？

他正覺得奇怪，卻見黑猿中一頭壯猿率先躍起，叫了幾聲，倏地轉身向着對峯間奔去，下餘各猿也都以牠馬首是瞻，相繼跟隨牠，越山渡澗，向着對峯落荒而去！

轉瞬間走避一空！

衆黑猿離開以後，又過了甚久，那陣吹竹聲音，才漸漸為之收斂，陡地拔上一個尖兒，即趨於寂靜！

四頭白猿待吹竹異音方自一停的當兒，俱都紛紛揮臂起舞，作出一時歡欣鼓舞形態！

只是當牠們顧及到地上的死難同伴時，又不禁泣鳴成聲，紛紛撫弄着死去同伴的屍身，狀至可憫！

先時引導杜鐵池來此的那頭白猿，這時卻走到了杜鐵池的面前，突地伏下身來，用一雙人也似的手掌，伏向杜的雙脚，頻頻彎腰叩首，作出一副由衷感激形像！

杜鐵池由於與白猿聯手對敵的一層原因，平白的與這些白猿拉上了關係！

尤其是這頭白猿，更像是與他緣份頗深，此刻見狀，不禁慨然嘆息一聲，坐下來道：「你們這些畜牲，既然深通靈性，又何必手足相殘，弄得這般景像，豈不可慘，又何苦來？」

那頭白猿，像係不明白他在說些甚麼，只是聳耳聆聽，卻又哀鳴起來！

杜鐵池拍拍牠的頭，比手勢要牠站起，卻不意白猿會錯了意，竟然連連折翻起觔斗來。

杜鐵池笑了笑遂即把身子坐下來。

他背後方才為黑猿抓傷之處，十分疼痛，流了不少的血，這時脫下上衣，正感不知如何是好！

那頭白猿原本在翻着觔斗，這時忽然湊了過來，只見牠俯首在杜鐵池背後看了一會兒，倏地咭呱！叫了一聲，立時就有一隻長瘦的白猿奔過來！

大白猿向牠比了個手式，又指了一下杜鐵池背後傷處！瘦猿立時會意——

牠原本正會同二同伴在搬運地上的棄屍，這時聽了大白猿的指示，立刻叫了一聲，撒腿就跑！

杜鐵池心中甚感納悶，也不知道牠們是在幹些甚麼！

眼看着那頭瘦猿，一路狂奔着，直撲向嶺上——

那裏秀石林立，萬花吐芬！

所謂「萬花」乃是當地適宜高山氣候而滋生的一些特殊花卉，這些野花在寒冷的氣溫下，卻綻開得一片斑爛，遠遠看去，萬紫千紅，有若一片花海！卻有無數銅錢般大小的黑蜂嗡噪其間！

那頭瘦猿奔入花叢裏，想是為防止黑蜂的侵襲，首先在地上打個滾兒，如此前進幾步，又打個滾兒，牠就是用着這種姿態前進的！

杜鐵池遠遠看着牠，眞不知道牠是在弄甚麼玄虛！

牠好像在採摘一種甚麼花卉，過了不久，返回到杜鐵池近前！

杜鐵池才注意到，牠手上拿着一種近似麥多菓那類的菓子，色作紫黑，粒粒圓潤明亮。

瘦猿摘了滿滿一捧，兩隻手捧着，送陳到杜鐵池面前，杜鐵池怔了下轉看向那頭大猿！

大白猿頓時會意，牠頓時上前，就瘦猿捧握之中拿了幾顆這類草菓。

只見牠就口咬了幾下，即將咬爛的菓渣吐出，然後用以敷向傷處！

杜鐵池頓時會過意來！

是時另外兩頭白猿也已將現場打掃整理乾淨，俱到了近前！

二猿身上也都帶着傷，紛紛也都自瘦猿手中拿起菓子就口咬爛後，分別向身上傷處敷塗不已！

杜鐵池見狀十分感激的道：「這樣我明白了！」

說着遂即就瘦猿手中拿起了幾粒這樣的菓子依樣入口咬爛，敷向傷處。

他只覺得這種菓子入口奇澀，待敷向傷處時，卻又有一種清涼舒適之感！

用不了一會的時間，就覺出傷處已止住了疼痛，再看血已止住，果是意想不到的神速！

當時，他又塗敷了幾粒，遂即把長衣撕開成帶，由前胸兜轉過來，綁了個十字結，模樣兒雖是不倫不類，倒也沒有外人看見，可以不必顧慮！

這地方，是他近年以來第一次發現，風光又如此之美，不禁使他十分的留戀！

那頭大白猿因杜鐵池為牠們驅走了黑猿，似極感激，四頭白猿，不時在他身邊跳來跳去！似乎對於方才那一場凌厲的廝殺以及衆多同類的死亡事情，已經忘記了。

杜鐵池仔細打量這四頭白猿，高矮倒是相差不多，只是看上去年歲有很大的差距，那頭引導自己來此的白猿，是頭老猿，其他三猿俱都年少。

這一點，杜鐵池是由牠們的行動以及顏面上的皺紋分辨出來的！

不過是很短的一刻，杜鐵池已與牠們混熟了，分別給牠們取名字為大白二白三白四白，人獸相處極為融洽！

西邊的那輪老日頭早已沉下，嶺陌上飄浮起一片沉沉的暮色！

杜鐵池由地上拿起了長劍，方待思歸，卻見那頭老猿忽然拉住了他的手，頻頻向後面扯動不已！

其他三猿，也都咭呱叫着，紛紛上前拖拉不已！

杜鐵池甚感狼狽的笑着，一面道：「不用拉，不用拉，我跟你們走就是！」

大白像是會意，立刻趨前帶路，其他三猿推的推拉的拉，杜鐵池只好跟着牠們前進！

一人四猿穿過這片松林，越過一片澗谷，當前有一堵高聳的石峯，其下為萬丈深淵。

杜鐵池不禁心內納罕，卻是不知牠們把自己帶來這斷崖之畔，又意欲何為？

他心裏正感不解，卻見大白回頭對自己叫了一聲，遂即向那堵石峯前繞去！

峯前有一棵老松樹，佔地極大。

像是年份太久了，樹身一半呈腐爛狀，另一半依然欣欣向榮！

就在那腐蝕的一半樹身上，開有一個五尺見方的樹洞，樹洞本身，卻為寄生樹上的籐蔓所遮住，如非大白由此而出，杜鐵池根本無法看出！

杜鐵池跟着四猿鑽出樹洞，眼前頓時一亮，現出斗轉星移的一番新的氣象！

首先入目的是片片疊狀白雲！和高挺雲天數以百計的一片石峯！——

峭壁間雜花叢生老樹糾葛，一彎五彩長虹，巨蟒伏波般的由眼前不足十丈處高高邁過！

說不出的一種世外雲天感覺！

杜鐵池只覺得眼前一亮，心胸無限開濶，禁不住暗暗的讚嘆一聲妙呀！

是時四猿已叫跳着踏過緊附於壁間開鑿而成的一條廊道，向前蜿蜒盤繞行去！

杜鐵池又讚了一聲妙！

他情不自禁的緊緊跟下去！

但見這道附貼在峭壁間的迂廻廊道寬約丈許，因開鑿於峭壁大石之間，上攬靑冥，下臨絕壑，中望雲天萬里，端的是奪天地造化之能事！此情景，簡直非一般凡俗所能夢窺！

廊道迂廻，因佔天時地利之故，光采適度，雲氣與西天落霞互為表裏，映襯出一天異彩，瑞起千條，舉步生輝，幾令人置身仙境，飄飄欲仙之感！

杜鐵池站住腳步，心生納罕，實在難以想像出這迂廻鑿道是人工開鑿抑或渾然天成！

但只見廊壁間，滿爬着山籐，其上盛開着一種紫色小花，密如繁星，煞是好看！

是時前行四猿已繞向後壁深處。

杜鐵池忙快步躡上……

即見廊道盡頭，正在斷壁之中，齊着廊道之端，開有丈二見圓的一個月亮洞門！

四猿由門內躍出，向着杜鐵池雀躍不已。

杜鐵池跨步邁入眼前月亮洞門，見有石室一間，平列正前，佔地甚廣，雲氣開合，光采舒徐，置有石几石鼓，並設有一副古石書案，其上滿置亂草雀羽，也有幾張剝下的破爛獸皮，幾隻毛髮不全，鮮皮寡肉的小猿踞高蹲矮，相互鳴應着。

不可置疑的，這是不折不扣的一處猿窩！

猿類豈能有這等造化？

杜鐵池四下打量了一眼，已判斷出，這裏早先必是有人居住的地方，曾幾何時物換星移，在沉淪了無窮歲月之後，後繼乏人，而淪為荒山野猿的居住地方，怎不令人大興嘆息！

杜鐵池也顧不得看視那些小猿，遂即四下裏觀看着這片洞府！

明的這一間，三面石壁上，鬼斧神工的石刻畫圖，乍看上去，形形色色，只是細看去，人物卻只有兩個——

一個神采飛揚的中年羽士，和一個羽衣雲裳的妙年道姑！

圖像顯示着這對神仙美眷的各種坐姿，間或也有幾個站立姿態，看上去幾乎一般模樣，甚少變化！

這些圖像早年必然是曾經着色，可能年月太久之故，畫上色澤早已斑蝕風化，僅僅現出一點點色跡，也都晦暗不堪！

杜鐵池看了一刻，絲毫不通！

迅時衆猿會合，自有一番悲歡情景，幼猿中甚多喪親者，更是啼聲悲烈！聲音在洞室裏迂廻盪漾，眞有驚心動魄聲勢！

杜鐵池心忖着，此處必為古仙人洞府，自己冒然撞來，諸多失禮——

當下恭恭敬敬的朝着後洞拜了三拜，存着滿腔虔誠之心，站起來，才繼續向後室步入！

原來這洞府共分前後中三層，直串貫連，祗前洞最為光明軒亮，中洞深藏山腹，雖高大宏深，惜光不如前洞明亮。

杜鐵池步入之後，微微定神，才可看清一切，但見上下四壁，到處卻是殘破痕跡，也不知是甚麼原因！

他一直走向壁頭盡處，見有一塊高約兩丈，厚有三尺的石碑，直竪面前！

那塊石碑形同一面屏障，意在與後室隔離，其上並沒有字跡！轉過碑後才是後洞門戶。

這最後的一間洞府，較諸前一間更為黝黯，說不出的一種陰森氣氛！

杜鐵池原練過內家功夫，目力過人。

這時他仔細定目尋視，卻也只能看出三分，僅僅依稀畧能辨出一點痕跡！

這間洞室，似乎比前二者都要大得多。

家內正中設有一個石墩，零零落落還豎立着許多長短石柱，除此之外，似乎無甚出奇景物。

他定了定神，再向前後用盡目力搜視之下，才恍惚的覺出四壁上，也像前洞間，有些圖

解！用手摸上去，果然證實不錯，只是壁石奇冷砭骨，摸了幾下，即覺得吃受不住，慌忙收回！

杜鐵池時濟運轉，一日之內竟然先識梁瑩瑩於先，後又誤入此前古仙人「七修眞人」之修眞洞府——此洞已閑置千年，無人問津，洞內一切，無不爲當年七修眞人所着手之遺跡！

那洞上石刻圖像，乃眞人當年潛習默會之心法動態，飛昇前，指繪石壁，留待後世有緣參透！

前後洞室這般的巧奪天工，卻又掩飾得那般隱秘，如非借助猿類的無孔不入，尋常人就是找上一年也難以發現。

他預料着後洞必有出路，只是天色不早，由此返回，還要趕上許多的路，好在這地方自己既已熟悉，以後倒可以常常來，即使搬來這裏居住，也無不可！

想着，他遂即向前室步出！只見前室白猿，正在分食着山菓，各自把一雙紅晶晶的眼珠正盯着他看個不停！

那頭大白更偎近過來，在他身側左右來回的挨擦不已，人猿之間，已似建立了極深的情誼！

杜鐵池分別在各猿頭上拍按了一下，遂即向洞外步出！

四頭大猿繞膝左右，一直把他送出壁廊，如非是洞內小猿的出聲招喚，還要走得遠些！

杜鐵池由老松腹側轉出來，但見嶺上已現出沉重暮色，山上晨昏都較平地要來得早些。

他加快了步子，一路攀上山脊，循着來路向峯下小心翻越前進，等到到了草舍之後，天色已經黑了。

× × ×

這是一項不平凡的遭遇！

在床上，他反覆思索着這件事，卻是够新鮮刺激，倒是那陣吹竹聲，來得離奇！

他記得白天梁瑩瑩好像說過，這裏除了自己以外並沒有外人居住，那麼這個吹竹人又會是誰？

吹竹人的行止離奇，那座峭壁間的洞府，更令人離奇！

這一切都是謎——不過他卻感覺到，不久自己即將要解開這個謎團！

他不禁又想到了甜蜜的梁瑩瑩，頓時心裏充滿了愉快與和諧！不知不覺間，沉入夢鄉。

× × ×

瑩瑩並沒有如她所說的準時而來！

杜鐵池在崖前一直等到了日上三竿時分，才失望的轉回，然後在他足步方才踏入草舍的一剎間，但見眼前青光乍閃，一道青光，電捲而入，不過一閃即隱，卻現出瑩瑩娉婷身影！

杜鐵池大喜道：「妳來了？」

瑩瑩看了他一眼，失意的點了點頭，遂即走過去坐下來——她穿着一襲火紅色的裙衫，腰上紮着彩帶，一雙玉腕上，各自佩戴着一隻紅晶晶的鐲子，襯以花容玉貌，看上去較諸昨日更見嬌艷！

杜鐵池幾乎怔住了。

瑩瑩看了他一眼，氣喘喘的說道：「我來晚了——」

杜鐵池點了點頭，因見她面色沉重，也不知發生了什麼事，卻也不便追問！

梁瑩瑩一笑，微嗔道：「呆子——你在想些什麼？怎麼不說話？」

杜鐵池道：「我正要說話！妳就說了！」

「你要說什麼？」

「我想問，妳爲什麼來晚了？」

「當然有事——」說到這裏，她微微皺了一下眉，道：「你當然不知道，這一早晨可把我累死了——」

「爲什麼？」

梁瑩瑩嬌嗔着道：「我們收養的一羣黑猿，死了一半——」

杜鐵池登時大吃了一驚！

瑩瑩冷笑着又道：「反正，我知道是誰幹的，要是找着了他，非禀明師父，給他一個厲害不可！」

杜鐵池心懷鬼胎的道：「妳可以說淸楚一點麼？」

瑩瑩看着他，不由失笑道：「你當然不知道——我跟你一說就知道了！」

杜鐵池勉強鎮定着，沒有出聲。

梁瑩瑩長吁一口氣，道：「眞氣死人了，是這樣的，前年我師父收服了一羣黑猿，原打算調教牠們，用以鎮守這山上三十六處隘口，誰知道——」

看了杜鐵池一眼，她接道：「昨天這些黑猿返回以後，才發現被人殺害了一多半，剩下的七八隻，也都受了重傷，你說氣不氣人？」

杜鐵池心裏暗叫一聲苦！臉上微微一紅！

梁瑩瑩氣呼呼的道：「我知道這附近山上，還藏有一批白猿，前些年我師父曾經擒捉過兩隻，可是這兩隻白猿竟然十分倔强，寧可絕食而死，也不甘爲人豢養，後來我們收服了黑猿以後，再想找這些白猿，卻是一隻也找不着了，也不知牠們藏到了什麼隱秘的地方去了！可恨的卻是，專給我們所養的黑猿作對！只要被我找着了，非用飛劍把牠們殺死不可！」

杜鐵池心中一驚，他原想將昨日的那番奇遇道出，可是聽她這麼一說，卻又不敢說了。

梁瑩瑩道：「我師父氣的不得了，命我搜索全山，可是我找了一上午，卻連一點影子也沒有！」

杜鐵池頓了頓，道：「聽妳剛才口氣，好像這山上還藏有別的外人不成？」

「怎麼沒有？」梁瑩瑩道：「這個人滑透了——神出鬼沒，道法很是高深，自從五年以前，與我師父鬥法輸了以後，這些年就很少見他出現過，只是我師父卻一直提防着他！」

杜鐵池一驚道：「他是誰？」

「詳細情形，我也不知道：只是師父卻要我萬一遇見這個人，要千萬小心——」她皺了一下眉道：「聽師父說，他好像姓桑，成道很早，是由西崑崙遷來的——是個奇怪的人！」

杜鐵池忽然想到了那個吹竹的人，腦子裏盤算着，終於未曾道出！——

那是因爲杜鐵池對於雙方認識得都不淸楚，梁瑩瑩的師父是什麼樣的一個人？那個吹竹人又是何許人？他可謂一無所知，至於他們對方誰是誰非，更是毫不知情，如果冒然道出那人可能藏身之地，而導致那人傷害時，豈非是自己的罪過！

再者，如此一來，那羣白猿很可能也會暴露了身份。而遭致殺身之禍！

是以，他把這些利害關係，在腦子裏略一分析，遂即緘口不言！

然而他實在已對那個人起了極大的好奇，盤算着自己有機會，一定要暗中查出一個究竟來——

當下，他忍不住問道：「這個人爲人怎麼樣？」

梁瑩瑩道：「不好也不壞，要是他眞是個壞人，我師父早就容不得他了！可是好也談不上，聽我師父說，這個人早年極是難惹，自從在南荒吃了『天殘子』老前輩的大虧以後，多年來銷聲匿跡，才再也不思逞强鬥狠！」

杜鐵池一笑道：「這麼說起來，他和令師倒眞是無獨有偶，理應同病相憐才是！」

瑩瑩嘆道：「誰說不是？我師父原來也有此意，本想與他道義結合，以圖聯手共守此山

，不容外敵來侵，可是這個人竟然一口拒絕，這麼一來，我師父才與他打了起來！」

「結果呢？」

「他們一直打了兩天兩夜，後來那個姓桑的才自願服輸，退居後山——與我們隔着雁蕩山脊爲界，兩不侵犯，這件事已經有很多年了！彼此相安無事，可是，哼，現在他竟然敢下毒手，一下子把我們的黑猿殺害這麼多，看我師父饒得了他才怪呢！」

杜鐵池道：「妳怎麼知道是他下手殺害的呢！」

「那還錯得了？」

她好像把一肚子的氣，全都莫須有的發洩到這個人身上——

冷笑了一聲，她才道：「兩年以前，我們養的那些黑猿，有兩隻跑到了他所居住的後山，不知怎麼被他發現捉住，竟然用飛劍各斷一臂遣回，還爲此與師問罪，派說師父許多不是——我師父居然忍下了這口氣，沒有發作，現在是第二次了！眞是欺人太甚了！」

杜鐵池對於這第二次的事件，自是再清楚不過，聽她這麼說，心裏不禁暗暗爲這個人呼起寃來！

「所以……」梁瑩瑩接下去道：「我師父氣得不得了，雖然這是一件小事，可是他顯然太也沒有把我們師徒看在眼裏，所以一大早師父就同我找到後山，去找他與師問罪去了！」

「你們可曾找着他了？」

杜鐵池大爲緊張！

梁瑩瑩搖了一下頭，哼了一聲，撇了一下小咀道：「要是找着了，就沒話說了！」

「莫非這個人不住在後山？」

「很可能！」她說：「聽師父說，這人精擅五行神遁，神出鬼沒，我們找了半天也找不着，師父還用『青羅沙手』的仙法，搜遍了後山各峯，卻也不見他的踪影，眞氣死人了！」

杜鐵池道：「這麼說，很可能他不住在後山，殺害那些黑猿的，也不是他了！」

「一定是他！」梁瑩瑩挑了一下秀眉道：「一定是他看見我師父去了，才藏起來了，哼——我就不信他眞能藏起來，我師父因爲要練習上乘心法，每日必定要面壁十個時辰，不能久等，他走了以後，我又搜了半天，還是沒找着，才來到你這裏，一路上越想越氣，他憑什麼要這麼欺侮人？我非要給他談談理不可！」

杜鐵池道：「冤家宜解不宜結，聽妳這麼一說，這個人，分明也是一個得道的高士，你若爲了一點小事傷了兩家的和氣，不如就算了吧！」

「哼——你倒是好心！」

說着，她瞟了他一眼，忍不住一笑道：「這件事暫時不提——對了，我該教你練功夫了，你倒是想不想學！」

杜鐵池恭敬的站起來，說道：「姑娘如肯授我道法，不啻再造恩師，怎敢不學？請受我一拜——」

說着當眞恭敬的向着瑩瑩拜下！

梁瑩瑩一笑閃身，道：「不敢當——」

五指向外微伸，杜鐵池頓時就覺出一股極大的無形力道，彷彿一面無形的力網，一下子把他身子罩住，休說是彎腰作揖行禮，就想移動一下也是萬難！

那陣子怪異的力道，只持續了極短的一剎，遂即自行消失！

杜鐵池眼見對方一個年輕少女，竟然有如此功力，心中大生感觸，由是更加深了他向道的決心！當時一雙眸子只管直直的盯視着對方，臉上現出欽慕之容！

梁瑩瑩冰雪聰明，一看即知！

她微微一笑道：「每人的造化，早已天定，你也不要羡慕我今天的成就，說不定你踏入此門以後，另有仙緣遇合，將來成就比我更大也說不定！」

說罷，探手入身畔軟皮革囊之內摸出了一本小才逾寸的手册。迎空一幌，即大了數倍！

杜鐵池心內暗自納罕，瑩瑩已把這本書放置桌上，向他招手道：「你來！」

杜鐵池忙走過來！

就見桌上那本書，此時看來，約有五寸長四寸寬，通體上下全係上好素綾所製，封面上書寫着幾個梅花篆字爲：「青城開府秘笈」。

梁瑩瑩笑道：「這本書，乃是我們青城派入門造基的秘本，我已經用它不着，可以暫時借你，只是一百天以後，你一定要還給我！」

杜鐵池喜道：「多謝姑娘！」

梁瑩瑩道：「按說本門心法，非得師父同意，不得擅自傳人，只是你人很不錯，況且這入門築基一課，各派也都大同小異，將來就是師父知道，我卻正好代你關說，要是師父眞能破格答應收你入門，那就好了！」

杜鐵池慨然道：「這件事多賴成全，只怕我這凡夫俗子沒有這個緣份，令師看不上眼就糟了！」

梁瑩瑩笑道：「你要眞是凡夫俗子，不要說我師父，就連我也怕瞧你不上！」

說着，她隨手翻開了一頁，乃是一式站立的圖解，畫着一個站立的道人，正自雙手捧腹向外作吐氣狀！

再翻一頁，依然是那道人，卻作仰首吸氣狀——

一吐一吸，是爲「吐納」！

妙在這兩式圖影，並非一般圖册所繪製的那般呆板模樣，看上去卻栩栩若生，宛若生人一般！

梁瑩瑩道：「吐納你可懂得？」

杜鐵池道：「懂得！」

「知這個一樣麼？」

杜鐵池細看了看，實在看不出有什兩樣！

他肯定的點了點頭道：「完全一樣！」

「不對吧！」說時她伸手隨意的由那張畫面上摸過去，頓時畫面上遂即起了微妙變化。

但見圖畫中的那個道人，居然宛同生人一般的移動了起來！

剎時間，畫面上形成了無數影子，這些影像，無不維妙維肖，影影相聯，層層相疊的顯示出一系列的連續動作！

舉凡轉側、仰俯、開口、撟舌，無不同於生人，細看他俯吐仰吸，前六後九，轉側時兩膝的「左弓右箭」無不清晰在目！

如此一遍實習完畢，畫面上輕輕浮現出一片濛濛白烟，即見影像還原如初！

杜鐵池大感驚訝，內心由不住狂喜不已，蓋如此一來可以避免他研習時的動作虛擲，給他以極正確的動作示範提示，自是難能可貴！

梁瑩瑩遂即往下又續翻了一頁，笑向杜鐵池道：「你來試試看！」

杜鐵池依法泡製，學樣的伸出一隻手，自畫面上輕輕掠過，果然這張畫面上，如前頁一般的起了變化，只是動作姿態有異罷了。

等到一系列生動舒徐的動作演習過後，畫面上遂即浮起一片白烟，如同前頁一般的回復到原來動作。

梁瑩瑩笑道：「這本書一共只有十六頁，但是所顯示的動作，卻多達一百卅六式，足够你百日晨昏練習之用，以後我每十天來此攷驗你的進展如何，這本青城秘笈就先交給你保管吧！」

說完合上書面，交到他手裏，道：「你好好收着，千萬可別弄丟了！」

杜鐵池道了聲謝，小心的接過來，卻不知

往那裏收藏才好！

梁瑩瑩一笑，即由身畔革囊裏，拿出一個烏黑發亮的網袋，遞給他道：「這個袋子，原來就是用來裝這本書的——」

說着即爲他把這個袋子套在頸項上，拿起那本青城秘笈道：「這本書大小隨心，你只要心裏默念着『青城鼻祖，無所不能』八字，就可大小隨心了！」

就在她嘴裏方自道出那八個字時，手上那本青城秘笈，已自動的縮爲手掌大小。

杜鐵池接過來，依其說法試了一下，果然大小隨心，微妙得不可思議，仙家物件，畢竟不同一般，當時即把這本秘笈收入絲袋之內。

梁瑩瑩遂即又傳授了他一套簡單的內功口訣，並且以身示範，二人肌膚相近，耳鬢廝磨，不知不覺共處了一個多時辰，時已過午，只聽得杜鐵池肚子「咕！」的叫了一聲。

梁瑩瑩看着他噗哧一笑，說道：「怎麼？餓了？」

杜鐵池道：「有一點！」

「我都忘了！」

一面說着，梁瑩瑩含笑站起道：「你如今尚未學得辟穀之術，自然是要吃飯的，你平常吃些什麼？」

杜鐵池道：「不一定，有什麼吃什麼，眞要找不着好吃的，野芋山薯也能將就！」

「那又何必！」梁瑩瑩微微一笑，說道：「我今天正好閒着沒事，你大概好久沒有嚐過鷄味了吧？」

「鷄？」

一提起「鷄」來，杜鐵池幾乎都饞得要流出了口水。

瑩瑩笑道：「可不是普通的鷄，是由天台山新近遷居來這裏的一羣雪鷄，來，我帶你找牠們去！」

杜鐵池甚爲好奇的跟着她步出室外。

梁瑩瑩回眸看向他道：「我帶你去的這個地方，你一定沒去過，只怕你穿得太少，會有點冷！」

杜鐵池道：「不妨事！」

說着遂即返身入室，拿了一件短襖出來，穿好身上！

梁瑩瑩道：「這樣就好，你站過一點！」

杜鐵池依言向她身前走近一點，卻被梁瑩瑩一把挨過來貼近他身邊站好。

杜鐵池正自不解。

梁瑩瑩微微一笑，道：「你可別害怕，一切都有我呢！放心好了！」

說着分出一隻玉腕，緊緊摟向杜鐵池腰間，並把那隻柔荑玉手，與杜鐵池的手掌緊緊握在一塊，杜鐵池頓時就覺出一種奇妙感覺，不由自主的分出一臂，緊緊摟着了她的纖腰。

瑩瑩笑道：「這樣就好！」

杜鐵池手握玉人，只覺得對方纖腰，軟膩溫香，那滿握柔荑，更似無骨，瑩瑩天眞無邪，竟把嬌軀緊緊依偎過來，半面香腮，就枕靠在他肩上，透過的絲絲髮香，如蘭氣息，眞不禁令杜鐵池心搖意盪。

他這裏正自無窮受用的當兒，卻感覺到瑩瑩桃腮櫻唇，已貼向他左面臉上——

「別怕——我們要走了！」

話聲出口，即見她右腕輕輕往空一放，一片青霧閃處，二人已電掣般的投身青冥。

但見一道約是合抱般粗細的閃爍青光，緊緊包裹着二人全身——

這道青光，矯若游龍，長數十丈，有如經天長虹，又似青泉湧空，閃得一閃，已貫向當空。

杜鐵池只覺得身軀乍起，彷彿化爲一枚箭矢般的銳猛，但見環身四側的青光閃處，空中大片雲層，遠遠迎着一點，即四下披靡，烟消雲散。

二人駕御的青色遁光，更似一道凌空的光橋，起自北雁峯間，卻墜向南雁峯梢，一起一落，不及交睫！

待到杜鐵池再次驚覺時，那道青色光橋已把二人身軀，送在了「南雁」冰峯上的一塊平滑凸出的大石之上，光華一閃而收。

梁瑩瑩這才鬆開了握住他的手，笑道：「到了！」

杜鐵池恍然驚覺，忙鬆開了抱在對方腰間的手，果見自身已站在一座山峯的頂梢。

放目望過去，眼前是一色的白，簡直是處身在一片銀色世界裏。

這裏氣溫原已夠冷，再加四下裏如臨的寒風，簡直就像是萬千把鋒利的小刀在凌割着皮膚一般——那是一種極爲難耐的痛苦。

杜鐵池當着梁瑩瑩面前，不願示弱，生怕爲她竊笑，只是凌厲的罡風，確是非他所能忍受。

梁瑩瑩忽然發覺到他臉色有異，突地驚覺過來，當時叱了聲：「走！」拉着他身形一幌，已掠出數丈以外，落身於一塊巨石之後。

杜鐵池這才感覺到身上鬆快了一些。

他嗤笑道：「好冷……」

梁瑩瑩目注着他道：「我竟然忘了，這裏地處極高，已然遠出雲層之上，四面罡風凜烈，一般人萬難抵受，須要習過入門四十九日『盤元固本』之術，才可任意行動，常人只怕上來骨肉就分了家，看起來，你還眞不錯！居然還能忍受得住，可見你功力不弱了！」

杜鐵池聽她這麼說，心裏好不高興，當時道：「妳也先不要誇我，其實我早已經受不了啦！」

梁瑩瑩又看了他的瞳子一下，笑道：「不要緊，你的眞力還未會散開，我給你吃一顆禦寒聚元的靈丹，就沒有事了！」

說罷由囊內取出一個大小僅如姆指的青色玉瓶，瓶上有一顆凸出的紅色玉豆。

瑩瑩用手輕按了一下那顆凸出的豆子，即由瓶內跳出了一粒大小僅如相思豆般的黃色藥丸。

杜鐵池道聲謝接過，急不及待的，放入嘴裏。

藥丸方一入口，馬上就有一股奇暖熱流，直貫丹田，頃刻之間，全身大暖，所有寒冷感覺，一股腦的全數驅出體外。

小小一顆藥丸，竟有如此功效，杜鐵池不禁大感驚異。

梁瑩瑩道：「你最好先調息一下，等到藥力完全發揮，才可以行動如常！」

杜鐵池料想她所說有理，當時即盤膝坐下，試着調息一下，果然眞氣過處，遂即會同一股奇熱暖流，暢行全身無阻，自此非但絲毫不覺寒冷，反倒身上熱烘烘的已見了汗珠。

瑩瑩笑道：「這還差不多，我們可以出去了！」

當下拉着杜鐵池轉出石外。

二人方自步出石外，一陣罡風，迎面襲來，只聽得「哧！哧！」一連數聲，杜鐵池身上衣襖，竟然如刀剪裁般的散破如縷。

只是他因服了那粒靈藥的關係，藥力既已發作，倒也無甚痛苦，只是急促的風力，迎面吹襲着，卻使他有呼吸不及的感覺。

梁瑩瑩要他緊閉着嘴，舌抵上顎，果然大見輕鬆。

二人一路向峯下步來，沿途所見，除了冰雪以及色作青紫的大石以外，無什可看，只是前行不久，即可見到聳立雲間的一行松樹，一棵棵如同寶塔般的聳立着——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臥龍生·文　盧令·圖

無形劍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杜天龍、雷慶、苗奇、黃蜂女及王人傑五人脫險後，得到綠竹堡伏椿的通知，前往一處民房，與綠竹堡二少堡主歐陽成方和總管陳奇會晤，共商應付那勢力龐大，神出鬼沒的歹徒組織，杜天龍建議由彼等五人現身街上，引誘對方釘梢，再由歐陽成方和陳奇在暗中反釘梢，冀能摸清對方落脚地點。當日杜天龍等五人採用梅花型行路方法在街道梭巡，不旋踵即發覺有很多人釘梢，杜天龍等遂向城郊行去，在一座雜樹林中，追來一輛篷車，杜天龍喝叫暫勿動手，要詢問兩事——

雜林遭伏擊　荒舍驚巨變

趕車老人一皺眉頭，道：「對一個將要死亡的人，老夫破例代答一二，但你問的簡單一些，老夫的耐性不大。」

黃蜂女對杜天龍的武功，充滿着信心，低聲說道：「杜兄，這老匹夫兇霸的很，不用和他囉嗦了。」

杜天龍淡淡一笑，道：「動手搏殺，生死難料，豈能糊糊塗塗的拚命。」

目光轉到那老人身上，道：「閣下和杜某人素未晤面，爲何要追蹤搏殺。」

趕車老人道：「因爲老夫收了人家的銀子，只好殺你了。」

杜天龍笑了一笑，說道：「又是受人僱請而來，閣下，這苗兄和黃蜂女二位，也和閣下一樣，原本是受僱而來追殺杜某的人……」

趕車老人接道：「這個老夫知道，他們拿人錢財，不肯賣命，所以，他們也得死。」

雷慶突然接道：「閣下，世上的銀子很多，咱們也化得起。」

趕車老人冷哼了一聲，道：「那是你們的事了，老夫既然收了別人的錢，那就鐵案如山，决不會再返悔了。」

雷慶道：「閣下只是要銀子，咱們的銀子也不棘手啊。」

趕車老人道：「行有行規，國有國法，老夫既收了人家的錢，自然，不能再收你們的銀子，不過，你們倒有一個報仇的辦法。」

杜天龍道：「什麼辦法？」

趕車老人道：「大約你們心中明白，什麼人出錢買你們的命了，老夫殺了你們之後，你們的後人家屬，也可以和老夫談談生意，如是他們出的銀子夠多，價錢夠大，老夫可以替你們報仇。」

杜天龍苦笑一下，道：「這麼說來，你老兄，是一位很講信用的人了。」

趕車老人道：「收錢殺人，一向是金字招牌。」

雷慶哈哈一笑，道：「朋友，你想的很絕啊！殺了我們，再着我們的兒女出錢

，偏你報仇，這生意當眞是好賺的很。」

黃蜂女突然微微一笑，道：「老大，我有一些明珠，雖然不敢說價值連城，但也不是三五萬兩的銀子，能夠買到，但不知你老大是否喜歡？如是你喜歡，咱們就談談條件。」

趕車老者道：「老夫愛財，愈多愈好，珠寶之物，更爲歡迎，不過，那要看什麼條件？」

黃蜂女道：「自然是買人性命了。」

趕車老人道：「可以，告訴我他是什麼人，老夫只要收下珠寶，那人就死定了，殺過你們之後，老夫就立刻動身，去取那人的性命。」

黃蜂女道：「不行，我得活着看到他死之後，才能束手就戮。」

趕車老人道：「這生意很難談了，老夫不能殺了那人後，再回頭來殺你們。」

黃蜂女一面從衣袋中取出十餘顆明珠，日光下閃動着眩目的光輝，一面緩緩說道：「其實，你不用跑很遠，那人就在你面前。」

望了那耀目的珠光一眼，趕車老人緩緩說道：「就在眼前，那是什麼人？」

黃蜂女一掠四個黑衣女一眼，道：「他們四位，隨便那位就行，只要你殺了她們之中的一個，我就立刻奉上明珠。」

趕車老人怔了一怔，道：「你是說她們四個？」

黃蜂女道：「我只要一個，我一個女孩子家，死了之後，未免有些孤苦伶仃，但如有了他們中間的一位，能夠陪我，陰遭地府之中，也好有個伴兒！」

趕車老人搖搖頭，道：「這件事不行，我這四位殺手，化了我不少的心血，死一個可惜的很。」

黃蜂女目光轉動，仍不見歐陽成方和追魂箭陳大可等趕到，只好收起明珠，準備放手一戰，口中却緩緩說道：「看來，咱們這生意是無法談成了。」

趕車老人突然呵呵一笑，道：「黃蜂女，你如不幸死了，留下那些明珠，也是無用。」

黃蜂女道：「你自承金字招牌，殺人取值，你沒有替我殺人，總不好意思取我的明珠了。」

趕車老人道：「你是說，只要他們四人中一人之命？」

黃蜂女聽他似是有答允之意，倒是吃了一驚，在她本意，只想拖延一些時間，等候援手趕到，却不料幾句話，眞能會使他們自相殘殺。

心中念轉，口中却說道：「不錯，只要她們四位中一位人命，就行了。」

趕車老人道：「唉！妳那幾顆明珠，顆顆大如貓眼，實在動人的很。」

原來，黃蜂女覺着提個箱子，行動不便，把箱中珠寶倒出，放入衣袋之中。

四個仗劍的黑衣女人，都已停了下來，她們似是根本沒有聽到趕車的老人和那黃蜂女的交談，靜靜的站着，臉色仍然是那樣木然，沒有一點表情。

黃蜂女又從衣袋中掏出了明珠，一顆顆閃耀着眩目的光輝。

突然間，趕車老人一揮右手，長鞭閃動，像一條活蛇一般，掠過黃蜂女的頭頂，鞭梢纏在一個仗劍黑衣女的頸子上。

那黑衣女，仍然提着長劍，靜靜的站着。

好像，皮鞭不是纏在她的頸上一樣。

另外，三個黑衣女也冰冷的站着，沒有回顧一下同伴。

趕車老人冷冷說道：「黃蜂女，把明珠拿過來。」

他出手太快了，一條長過九尺竹桿子，加上鞭梢子一丈八尺的長鞭，在他手中却有無比的靈活。

黃蜂女笑一笑，道：「爲什麼？她還好好的活着啊！」

突然間，雷慶想到了來的是何許人物，不禁臉色大變。

杜天龍回顧了雷慶一眼，低聲道：「大哥，想出這人是誰麼？」

雷慶道：「索魂手冷八公。」

趕車老人冷冷說道：「不錯，老夫是冷八公。」

突然一抖長鞭，一條黑影，騰空而去，跌落在杜天龍等身後兩丈以外。

是四個黑衣女中的一個。

只見她直挺挺的躺着，似乎是已經斷了氣。

沒有人會想到冷八公會在和強敵對峙時，眞的下手，先摔死自己的人。

連黃蜂女也有些意外。

冷八公冷冷的接道：「黃蜂女，可以交出明珠了。」

黃蜂女倒也是言而有信，雙手奉上明珠。

冷八公伸手接過，約畧瞧了一眼，收入懷中。道：「黃蜂女，老夫最痛恨，擅於背叛的人，你自己動手吧！」

黃蜂女淡淡一笑，說道：「你要我自絕？」

冷八公道：「不錯，要你自絕，那樣，你可以落下一個全屍。」

黃蜂女望望三個執劍而立黑衣女，高聲說道：「妳們瞧到了自己的同伴麼？」

三個仗劍黑衣女，依然故我，彷如未聞。

黃蜂女暗暗歎息一聲，忖道：「不知他用的什麼方法，竟把這些黑衣女劍手，訓練的全沒有了一點人味。」

冷八公舉手一揮，道：「殺過去！」

一個黑衣人忽然飛躍而起，寒芒閃動，連人帶劍，撲向黃蜂女。

黃蜂女揮動右手，迷魂帶疾飛而出，迎向那黑衣女。

這些黑衣女劍手，雖然表情木然，不帶一點活人氣，但手中的長劍，却是凌厲無匹。

但更可怕的是，她們有一股勇往直前的豪氣，一面揮劍攻敵，一面步步向前逼進。

黃蜂女雖然被迫的步步後退，但她手中彩帶，却是變化無方，並無慌亂之勢。

冷八公似是未料到黃蜂女竟有着如此的身手，不禁一皺眉頭，一揮手，另一個黑衣女飛撲而上。

黃蜂女距離雷慶最近，雷慶立時一揮過關刀，迎了上來。

過關刀雷慶，在刀上下了四十年苦功，又有豐富的對敵經驗，一上手，不求有

功，但求無過，過關刀封緊了四面門戶。

黑衣女劍勢如虹，着着進擊，但都被雷慶的刀勢封開。

冷八公怒聲說道：「好啊！老夫是低估了你們。」

又一揮手，另一個黑衣女，又疾衝而上。

王人傑大喝一聲，十三節亮銀軟鞭，劃起一道疾風，捲了過來。接下第三個黑衣女。

一時間，空洞的荒野中，閃起了漫天的刀光劍影。

三個黑衣女劍手，雖然步步逼進，攻勢猛烈，但黃蜂女，王人傑，過關刀雷慶，都非弱手，而且，又都打的很穩健，以守爲主，一時間，倒也無法分出勝敗。

冷八公突然口發厲嘯，三個黑衣女劍法一變。

但見劍光急閃，有迅雷電掣一般，陡然間加强了一倍攻勢。

這一來，雷慶，王人傑，黃蜂女，立刻間被逼的手忙脚亂，應接不暇。

杜天龍大喝一聲，金背大砍刀，掄起一股强勁的刀風，衝上去。

一陣金劍交鳴，接下一個黑衣女劍手，刺出的八劍快攻，解救了雷慶之危。

這當兒，那倒摔在地上的黑衣女，却突然挺身而起，舉起了手中的長劍。

敢情她並沒有死。

苗奇一抖腕，一條青竹兒，脫手而出，飛向那黑衣女。

但聞拍的一聲，空中飛過一條長鞭，鞭梢捲起青竹兒，生生捲作兩斷，洒下一串鱗片血雨。

那挺起的黑衣女，已然疾快欺近身側，一劍刺向苗奇前胸。

苗奇對那飛來的鞭勢，竟具有如此威力，大感震駭。

黑衣女手中的長劍，就在他震駭的一瞬間，突飛而到。

但蛇怪苗奇，究竟是久經大敵的人物，臨危不亂，急急一側身子，讓過要害。

但那黑衣女快速的劍招，仍然劃破了苗奇前胸的衣服，在苗奇肌膚上劃了一道七八寸長血口。

鮮血泉湧而出。

苗奇右手一抖，袖口中一道黑光，疾衝而出。

黑衣女一劍得手，正待施下毒手，把苗奇斬傷劍下，但苗奇那突射而出的黑芒，迫使黑衣女不得不先求自保，回劍封架，拍的一聲，震開了那近身的黑芒。

原來，那黑芒，正是苗奇的鐵甲蛇。

苗奇逃過了殺身之危，立刻向後退了三步。

黑衣女長劍一振，逼了上來。

這時，另外三個黑衣女，突然劍勢擴大，故意讓出了一個空隙，使苗奇和杜天龍等會合於一處。

四個黑衣人分站在四方位上，長劍連結成一個圓形的劍網，緩緩向內壓迫。

很自然的形成了合圍之勢。

但聞索魂手冷八公哈哈一笑，道：「杜天龍，江湖道上，無數成名人都毀在老夫這索魂四釵的合擊劍陣。」

杜天龍等五個人，已被四女劍勢的壓力，迫的聚於一處，而且，圈子也愈縮愈小。

王人傑手中施用的十三節亮銀軟鞭太長，首先施展不開來，數度幾乎傷到了自已人。

四個黑衣女，分由四面的合擊之勢，不但威勢極大，而且變化詭異，變招換位，展佈成一片劍網。

雷慶見聞廣博，立刻感覺到這打法不行，高聲叫道：「人傑，你退守中間，黃姑娘，黃兄，杜兄和老朽，分成四面，咱們各守一個方位，拒擋敵勢，人傑居中策應。」

杜天龍也感覺出，這是唯一拒敵的辦法，大喝一聲，掄開金背大砍刀，全力反擊，刀光重重，攔住了四名黑衣女的聯手劍勢。

雷慶等迅快的佈成了拒敵方陣。

黃蜂女道：「苗老怪你傷的如何？」

口中說話，手中彩帶，却未停下。

苗奇道：「不碍事，這點傷，老夫還撐得住。」

黃蜂女道：「這四個丫頭，手中劍勢結合嚴密，只怕咱們無法支撐太久了。」

苗奇手中的鐵甲蛇，忽以蛇頭攻敵，忽以蛇尾橫掃，竟有兵刃擊敵的變化，極具威力。

雷慶和杜天龍的雙刀，連結成一片刀幕，抗拒住索魂四釵的迫攻劍勢。

王人傑亮銀鞭居中策應，一時間竟把形勢穩住。

但聞苗奇說道：「小丫頭，妳爲什麼還不放出黃蜂傷敵。」

黃蜂女歎道：「我身上只有一隻黃蜂了，不會有太大的威力，萬一被他們利劍劈死，豈不是可惜的很，倒是你身上的毒蛇，爲什麼還不放出來。」

苗奇道：「老夫身上這毒蛇，也損傷了大半，今日拚着它損傷殆盡，也要全數放出了。」

手中墨鱗鐵甲蛇疾翻而起，擋開刺來一劍，微微一抖身軀，十幾條色、形不同的毒蛇，突然由褲筒，袖管中，滑落而下。紛紛向四個黑衣女行去。

王人傑手中亮銀鞭，一記「神龍擺尾」，掠過苗奇頭頂，擋開了攻向苗奇的劍勢。

黃蜂女却突然急揮彩帶，攻出三招，右手一抬，一隻黃蜂，閃電飛出。

但那隻黃蜂並未攻向敵人，却由刀光劍隙中，破空而上。

這時，索魂四釵的劍上壓力，更見强大，杜天龍等圈子，被迫又縮小許多。

黃蜂女突然歎一口氣，道：「杜總鏢頭，咱們的形勢不利，你好像，還不肯全力施爲。」

其實，杜天龍手中金背刀，已然用盡了全部精妙招數，累出了一身大汗。

過關刀雷慶年紀已大，這一陣全力拚搏，更是累得不住喘氣。

他知道杜天龍有苦難言，只好代爲解說道：「黃姑娘，咬着牙再支撐一陣，杜兄弟實有苦衷。」

黃蜂女道：「唉！你們這些號稱白道上的人物，果然是很有耐心，面臨性命交關，竟還是不肯全力施展。」

忽然間，一聲嬌嚶，綿密的劍網，也突然現出一個破綻。

原來，索魂四釵中，一個被毒蛇咬中，倒摔地上。

但聞拍的一聲，長鞭飛至，捲起了那倒摔在地上的黑衣女子，帶退到冷八公的身側，同時，傳過一聲低喝道：「退後八尺。」

餘下的三個黑衣女應聲退出八尺。

凝目望去，只見地上蛇屍縱橫，苗奇放出的毒蛇，大都被四釵劍勢斬斃，只有四條毒蛇，昂首吐信。

強大的壓力，驟然消退，雷慶等都不禁長長吁一口氣。

冷八公雙目盯注在苗奇的臉上，說道：「你放的蛇？」

苗奇道：「不錯，除非你不被我苗某人的毒蛇咬中，咬中了，活命的機會就不大。」

冷八公道：「你沒有解藥。」

苗奇道：「就算有解藥，老夫也不會給你。」

冷八公道：「咱們試試看，你會不會交出解藥，我冷八公殺了數十年人，還沒有遇上過辦不到的事情。」

突然一揮長鞭，活龍般，飛捲而至。軟皮鞭梢，在空幻起一片鞭影，使人眼花繚亂。

蛇怪苗奇，眼看那鞭影落下，呼的一聲，纏在了腰上。

雷慶轉身一刀，向鞭上削去。

那知軟鞭突然一收，避開雷慶的刀勢，却順勢把苗奇帶飛起一丈多高，飛落在冷八公的身前。

一條趕車的長鞭，在冷八公手中，竟然具如此威力，當眞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奇幻武功。

苗奇在被皮鞭捲中之時，感覺到一股強烈的收縮力道，使自己的力道施展不出，待脚落實地，力道恢復，正想放出手中僅有的鐵甲蛇，冷八公指風如箭，已然點中了「風俯穴」。

冷八公道：「願不願交出解藥？」

苗奇冷笑一聲，道：「你是個人物，就宰了我姓苗的。」

冷八公道：「那太便宜你了，在老夫手下，就算你是一塊頑鐵，老夫也要把你化成柔汁，我不信，你能忍受老夫懲治手段。」

忽的一聲，把苗奇摔出了七八尺遠，道：「過來，搜出他身上的解藥。」

兩名黑衣大漢，應聲奔了過來，開始在苗奇身上搜查起來。

苗奇穴道被點，四肢無法伸動，鐵甲蛇雖然還盤在他手臂上，却是無法用牠傷敵。

三個黑衣女劍手，佈成了一個三角方位，攔住了杜天龍等無法救助。

兩個黑衣大漢，在苗奇身上搜出一個玉瓶，恭恭敬敬的遞到了冷八公的面前。

冷八公瞧了一陣，道：「姓苗的，這是不是解藥。」

苗奇道：「不是。」

冷八公一笑，說道：「倒出粒藥物，讓她服下，再搗碎一粒，糊在她的外傷口處。」

兩個黑衣大漢，盡管心中有疑問，却是不敢多問，拔開瓶塞，倒出兩粒解藥，依法施爲，一粒服下，一粒敷於毒蛇咬傷之處。

那黑衣女人在服下藥物之後，竟然緩醒了過來。

冷八公哈哈一笑，道：「苗奇，你那點手段，怎是老夫之敵，不論是武功，機智，……」

突然間，住口不言。

原來，這時，耳際間，突然間聽得了一陣嗡嗡之聲，樹林之中，突然飛出了一片巨蜂。

當先一蜂，飛行時速，超越蜂羣十餘丈，盤着黃蜂女頭頂打了一轉，疾向冷八公飛了過去。

這一片蜂羣，足足有萬隻上下，遮天蓋地而來，任他冷八公久經大敵，也沒有見過這等陣勢。

呆了一呆，突然口發長嘯，長鞭一抖，捲起那甦醒不久的黑衣女，轉身奔向篷車。

另外三個黑衣女，在聞得嘯聲後，也轉向篷車奔去。

三個黑衣女動作極快，眨眼間，已奔上篷車。

兩個黑衣大漢，行動畧慢一步，巨蜂已到了頭頂。

烏雲蓋頂一般，萬隻巨蜂，一齊向兩人身上落去。

兩個黑衣大漢，口中發出驚心動魄的大喝之聲，但却又不甘任那毒蜂螫斃，拔出兵刄，揮動着，擊打蜂羣。

塞芒飛舞中，羣蜂像雨點般，紛紛落下。

一隻特大巨蜂，飛行也特別快速，盤繞在兩人頭頂之下，萬隻巨蜂，奮不顧身的，向下疾撲。

突然間，一個黑衣大漢，疾叫着，丟去了手中的單刀，雙手向臉上蒙去。

原來，他刀勢畧慢，被兩隻巨蜂，乘隙而入，螫在了眼皮上，本能的棄刀向臉上抓去。

這一來，無疑是開門揖盜，千百隻巨蜂，齊齊落下。

另一個黑衣大漢，目睹同伴，全身落滿巨蜂，只驚個魂飛魄散，突然翻身向前奔去。

羣蜂如雨，飛撲而上。

那大漢也立刻落滿了一身巨蜂。

但聞悽厲的婉轉呼號，傳入耳際，聽得人驚心動魄。

雷慶和杜天龍，都是經過大風大雨，大陣大仗的人，但却也沒有見過這等蜂羣螫人的慘事。

兩個人的身體，已然無法看到，全身上下，都落了巨蜂。

這等含着奇毒的巨蜂，千百齊集一身，那人就算是內功精深，也是承受不住，哀號停止，只餘下兩具屍體。

黃蜂女突然口發奇嘯，那隻繞飛在兩丈以上高空的巨蜂，突然轉頭，向林中飛去。

羣蜂在那巨蜂導引之下，來如驚雷駭電，去如狂飇掠空，片刻間，只餘下傷死逾千的巨蜂，和兩具全身脹腫的屍體。

但這兩個黑衣大漢一擋，冷八公已率領索魂四釵，走的蹤影不見。

目睹兩具在羣蜂毒刺下，腫大變形的屍體，過關刀雷慶長長歎一口氣，說道：「好厲害的蜂羣，來的遮天蔽日，就算是世上第一等高手，也是無法和這等蜂羣抗拒的。」

黃蜂女神情很怪異，望着那屍堆累累的蜂羣，緩緩說道：「其實，以冷八公的身手，不用逃走的，他只要擊斃那帶頭的巨蜂，我就無法控制這些蜂羣了。」

雷慶呆了一呆，道：「姑娘可是無法差使這蜂羣麼？」

黃蜂女搖搖頭，道：「我能運用自如的，是一種特異的奇種毒蜂，而且，也要經過一番時間訓練，我帶了五隻這等毒蜂東上，但已五死其四，只餘下那一隻了，但那種異種巨蜂，却對天下各種毒蜂，都有役使之能。」

雷慶啊了一聲，道：「原來如此。」

黃蜂女道：「有了這一次的教訓，下一次，我就要多帶一些毒蜂了。」

談話之間，一隻巨蜂，突然疾飛而至，繞着黃蜂女頭上打了一轉，鑽入黃蜂女衣袖之中。

那巨蜂長過寸多，鑽入一個人衣袖之中，和那玉膚冰肌相觸，想想看，實叫人頭皮發麻。

但聞苗奇的聲音，傳了過來，道：「小丫頭，快過來，解開我的穴道啊！」

黃蜂女突然回頭望着杜天龍古怪一笑，舉步行近苗奇，伸手拍活他的穴道。

苗奇伸展一下雙臂，歎口氣，道：「小丫頭，看來，你那黃蜂，比我這毒蛇，高明多了。」

黃蜂女歎口氣，道：「苗老怪，黃蜂，毒蛇，均不可恃，遇上了武功特別高強的人，就不容咱們放蜂放蛇，就取了咱們的性命。」

苗奇道：「不錯啊！老夫這麼想一想，也覺着邪門歪道之術，終是難登大雅之堂。」

黃蜂女沉聲道：「苗老怪，咱們出身不好，難以和杜總鏢頭這等正人君子相處的。」

這幾句話，沒頭沒腦，苗奇聽得瞠目結舌，不知如何回答，楞了半天，才道：「小丫頭，我聽不懂妳言中之意。」

弦外之音，只有杜天龍心中明白，黃蜂女責怪他沒有全力施爲。

她堅信中牟縣那夜所見的是杜大龍，大火中救四羣豪的也是杜天龍，他明明身負絕世武功，但，不肯施展出手。

杜天龍心中之苦，却又無法明言。

黃蜂女道：「唉！咱們本沒有甚麼能耐，却竟然受人財物，東來取人性命，反勞動人家救了咱們性命……」

目光突然轉到杜天龍的身上，接道：「杜總鏢頭，你大人不記小人過，我黃蜂女年幼識淺，不知天高地厚，開罪之處，還望別記心上，今日獻醜，放蜂追敵，畧効微勞，雖然我明白，情勢迫不得已時，你杜總鏢頭自有退敵之策……」

杜天龍無法解釋，只好歎口氣，道：「姑娘之意是……」

黃蜂女接道：「我想告別了，我還有幾天好活，也只餘下了一隻隨我東來的黃蜂。只怕無法再爲杜總鏢頭効命了，唉！今日，如是在開封府中，如是這附近沒有毒蜂盤居，只怕苗奇早已先死了。」

杜天龍道：「看起來，姑娘對在下，似有誤會。」

黃蜂女道：「不敢當，杜總鏢頭，你沒有虧欠我甚麼？說起來，還是我們對不起你！」

杜天龍道：「萬年虎可能是個假名字，但他不像是個虛施恐嚇的人？」

黃蜂女道：「我知道，我還有幾天壽命，我原想盡幾天之力，和他們拚一陣，但經過了冷八公這一股之後，我實在感覺到，江湖浩大，高人萬千，我黃蜂女這點能耐，只不過螢火之光，如何能和日月爭明，跟着你杜總鏢頭，也無法對你有甚麼幫助，所以，我想死的安靜一些，我到人間來了一趟，却連十八歲都未曾活過，雖然生命太短促一些，但我却能在死去之前，悟出了很多的道理，認識了是非，死的也算無憾了。」

雷慶插口說道：「姑娘，準備到那裏去呢！」

黃蜂女道：「只有幾天時間了，我還能到那裏去，我要找個很淸靜的地方，死的安詳一些，然後，希望苗老怪能够帶封信，給我母親，說明我是死在萬年虎的手中，別要我娘，誤會到你們身上。」

蛇怪苗奇道：「原來，你這丫頭快死了。」

黃蜂女道：「我中了萬年虎的奇毒，還能活得好久。」

苗奇苦笑一下，道：「小丫頭，你這麼年輕輕的，而且長的又嬌艷，美麗，死了實在可惜。」

黃蜂女笑道：「比我年輕早死的人，多的很，這又算得甚麼？」

她小小年紀，對生死大事，看的如此開朗，大大出了人意料之外。

輕輕咳了一聲，杜天龍接口說道：「姑娘，是否願意相信在下一次。」

黃蜂女聳聳肩，道：「我一直很相信杜總鏢頭。」

杜天龍笑一笑，道：「那就請姑娘，聽我一句話。」

黃蜂女道：「我在洗耳恭聽。」

杜天龍道：「妳死不了……」

她究竟是花樣年華的少女，還有着無數綺麗的夢，想到非死不可，能把生死事看的很開，但驟然聽說可以不死，心中那份高興，簡直無法控制，笑一笑，道：「你能醫好萬年虎在我身上下的毒。」

杜天龍道：「我沒有這能耐，但我認識一個有救你能耐的人，他給了我一粒丹丸，可以解去你身上之毒。」

黃蜂女呆了一呆，道：「誰？」

杜天龍道：「不用問誰了，我本來，想等到妳毒性發作時，才給你服下此藥，現在，我決定讓你提早服下，走！咱們到樹林中去。」

轉身當先而行。

羣豪魚貫隨行入林。

這是個很荒凉的雜林，林中有一座水塘，水塘旁邊，有一座茅舍，房門半開半閉，似是一座無人居住之屋。

雷慶低聲道：「黃姑娘服用藥物之後，想必得坐息一陣，那座茅舍，大概不錯，我先去瞧瞧。」

他老成持重，處事謹愼的很。

一步踏進入門內，頓然呆在當地。

以他的老練，也不禁倒抽一口冷氣，失聲而叫。

杜天龍，王人傑，黃蜂女，全部急步奔了過去。

大白天，幾人都有毛髮聳然的感覺。

原來，那茅舍中直挺挺的躺着四個人，竟然是索魂四釵。

冷八公盤膝倚牆而坐，緊閉着雙目，也不知是死是活？

對羣豪，奔入茅舍的事，五人全無所覺，不知是故意如此呢？還是已遭變故。

雷慶輕輕咳了一聲，道：「不像是詐死。」

杜天龍壯着胆子，道：「你們替我掠陣，我去瞧瞧。」

羣豪各自運功戒備，杜天龍手持金背刀，行了過去。

先經過索魂四釵，杜天龍伸手一探鼻息，竟是早已氣絕。

杜天龍長長吁一口氣，緩緩說道：「死了。」

黃蜂女奔過去，伸手按在那黑衣女的前胸之上，緩緩說道：「身上餘溫尤存，似是剛剛死去不久。」

苗奇道：「傷痕呢？怎的死的不見一點傷痕。」

黃蜂女仔細查看一遍，搖搖頭，道：「沒有傷痕……」突然住口，雙目盯注在那黑衣女頸子上。

羣豪隨着她目光望去，只見那黑衣人頸間有一道紅色的痕跡。

只是米粒寬窄的一條紅痕，但却很鮮明的紅痕。

除了頸上有那道紅痕之外，全身再無傷痕，連衣服也未損傷。

雷慶伸手一撥，只見冷八公的頸間，也有一道紅色的細痕。

紅痕雖然鮮明，但，沒有血流出來。

杜天龍輕輕咳了一聲，道：「雷兄，這是甚麼武功所傷？」

雷慶搖搖頭，道：「不知道，這不像刀，劍一類兵刃所傷，我活了幾十年，從沒有見過這樣的傷痕。」

王人傑突然接口說道：「像是用很細的索繩，勒死的。」

苗奇說道：「世上如有人能用一條細索，作爲兵刃，殺死了像冷八公這樣的人，那人的武功，似已到了不用兵刃的境界了。」

王人傑苦笑了一下，說道：「除此之外，實叫人想不出，他傷在甚麼兵刃之下的了。」

苗奇道：「一提索繩，我倒想起一件事了，小丫頭，令堂的迷魂帶和黃蜂，馳譽江湖，你此次，迷魂帶好像沒有發揮出一點威力。」

黃蜂女道：「帶中迷藥，如是飛洒出來，也許能迷倒索魂四釵，但你們在場的人，只怕也很難躲得過去。」

苗奇啊了一聲，道：「說的是。」

杜天龍望着那索魂四釵的屍體，呆呆的出神，心中若有所思。

黃蜂女望望杜天龍，低聲對雷慶說道：「雷兄，杜總鏢頭在想甚麼？」

雷慶答道：「大概在想這些人如何處置。」

黃蜂女道：「可以挖個坑，把他們埋了，也可以置之不理，咱們離開此地。」

杜天龍歎了口氣，道：「可惜呀！可惜。」

雷慶道：「杜兄弟，可惜甚麼？」

杜天龍道：「到現在爲止，咱們還不知道甚麼人，在幕後主持這件事，也不明白，他們爲甚麼苦苦要殺我杜天龍……」

苦笑一下，接道：「雷兄，像這樣一個具有實力的組合，實也用不着和我杜天龍作對啊！」

雷慶道：「不錯，到此之後，才發覺到敵人組合的强大，事實上，他們確也用不着和你兄弟作對，我也有些想不明白，不過，這和索魂四釵及冷八公的屍體，又有些甚麼關連呢？」

杜天龍道：「如若咱們能够扮作成冷八公和索魂四釵，豈不是，可以混入了敵人之中，探明內情。」

苗奇道：「辦法是不錯，只可惜，索魂四釵是四個女的。」

突聞王人傑厲聲喝道：「甚麼人？」

來人的行動快極，王人傑話說出口，來人已出現茅舍門外。

正是歐陽成方和追魂箭陳大可。

陳大可經過了一番改扮，完全變了樣，有如一個隨行老僕。

歐陽成方說道：「原來，是你躲在此地。」

目光一掠冷八公和索魂四釵，接道：「這五個人是怎麼回事？」

杜天龍說道：「他們已變成了五具屍體。」

歐陽成方道：「是姊夫你們殺的？」

杜天龍道：「我沒有這個能耐，而且，我們是幾乎傷在他們的手中，多虧黃姑娘招來黃蜂相助，才解了我們之危。」

簡畧的說明了事情經過。

歐陽成方一跺脚，道：「可恨啊！可恨，我們被他們引入岐途，寃枉的跑了十幾里路，還是陳老提醒了我，才折轉而回，就誤了不少時間，唉！我如能早來一會，就可以遇上他們了。」

黃蜂女道：「現在也遇上了，只不過活人變成了死人。」

歐陽成方輕輕啊了兩聲，不知道如何回答。

陳大可輕輕咳了一聲，道：「姑爺，可曾想過，他們把索魂四釵及冷八公的屍體，送到此地作甚？」

杜天龍道：「在下正爲此不解，還望指點一二？」

陳大可道：「姑爺言重了……」

沉吟了片刻，道：「照姑爺的說法，黃姑娘放蜂退敵，驚退了冷八公，你們入林到此，中間的時間，並不很長，有人在這段時間中，却殺了冷八公和索魂四釵這等高手？」

杜天龍忖道：「除了凌度月外，世上，還有甚麼人能够辦到。」

盡管他心中如此猜想，但口中，却是無法說出。

追魂箭陳大可的神色，變的十分凝重，接着說道：「冷八公和索魂四釵，是江湖上有名的殺手，計價殺人，已有數十年之久了。」

歐陽成方接道：「殺了數十年人，這索魂四釵，有多大年紀……」

陳大可接道：「索魂四釵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冷八公，索魂四釵，只不過是他的工具，不過，就老朽所知，訓練索魂四釵，也不是一樁很簡單的事，冷八公有一種特別的藥物，服用之後，不但使一個人氣力增長，而且可使一個人的神智，逐漸的減退，他練的是陰毒之功，所以，索魂四釵，也都學的是極惡毒的武功，除了冷八公之外，連親生父母，也不再識得，因此，索魂四釵對冷八公絕對忠實，甘願効死。」

杜天龍道：「勿怪索魂四釵，看上去鬼氣森森，原來她們都已變的接近白痴，唉！這手段不但可怕，而且也很殘酷。」

陳大可道：「當年老堡主，本有殺他爲武林除害之意，但兩度圍襲，每次，都是只能殺死索魂四釵，却被冷八公漏網而去。」

歐陽成方道：「這麼說來，冷八公只要不死，他就有不停製造出索魂四釵的能力。」

陳大可點點頭，道：「是的，二少東，冷八公能不停製造出無數組索魂四釵。所以，他對這些殺人的助手並不惜愛，但當年老堡主曾使他身受重傷，所以，他息隱了一段很長的時間，未在江湖上出現，想不到這一代老魔，竟會畢命於此……」

神情突然間，轉變的十分嚴肅，緩緩說道：「就算老堡主親自出手，也無法在極短促的時間中，殺死冷八公和索魂四釵，但當今武林之上，竟然有一個人辦到了，只可惜，咱們却不認識他。」

歐陽成方道：「這些人全身無傷，是甚麼武功所傷？」

黃蜂女道：「唯一的制命傷痕，就是頸間一道紅痕。」

陳大可突然奔向前去，拉開冷八公的衣領瞧了一陣，道：「無形劍……」

杜天龍接道：「甚麼叫無形劍？」

陳大可道：「沒有人見過無形劍，只聽說過，死在無形劍下的人，只有一道紅色的傷痕。」

歐陽成方道：「江湖之大，無奇不有，那無形劍傷人，一定在頸子上麼？」

陳大可道：「不一定，有的在前胸之上，不過，不論傷在何處，都有一道紅色的傷痕。」

杜天龍道：「陳老，目下有一件最費疑猜的事，就是那人殺死了冷八公和索魂四釵之後，却把他們的屍體，運來此地，用心何在呢？」

陳大可沉吟了一陣，道：「這個，就很難猜測了，殺死這幾個人後，又不惜大費手脚，把屍體運到這座茅舍中來，自然是別有原因……」

捋髯沉吟，不再接言。

顯然，他已無法推論下去。

王人傑突然接道：「會不會，想把這四具屍體暫藏起來，留作他用？」

陳大可說道：「冷八公有一身精深的內功，但他死了之後，屍體一樣會壞，除非這屍體能够在今夜或明天之前，派上用場，……」

輕輕吁一口氣，又道：「姑爺，不論那人移屍到此的目的何在，但有一件事不會錯了，那就是除了咱們之外，有一位武林高人，也和咱們的對頭，發生了很大的衝突，殺死冷八公和索魂四釵，想是先剪除對方羽翼的用心。」

歐陽成方道：「如若那施用無形劍的高人，只是想對付某一個人，似乎用不着這樣大費手脚，先剪除他羽翼。」

陳大可楞了一楞，說道：「二少東高見。」

歐陽成方有些得意地說道：「所以，我想他別有用心，也許他移屍來此，正在茅舍中準備甚麼？聽到了動靜，才離此而去。」

杜天龍幾乎想說出凌度月來，雖然，他還未確定凌度月就是殺死冷八公和索魂四釵的無形劍手，但却有很大的可能。可是他終於忍了下去。

陳大可又望望五具屍體，道：「咱們不宜在此停留了，先回城裏吧！老堡主趕到之後，再由他拿個主意，綠竹堡雖然退出了江湖，但也不能讓綠竹堡的姑爺任人欺侮，開封府，咱們還有不少人手，老堡主只要一聲令下，我相信，三五天，就能辦出一個眉目。」

也許是，在場之人，都被無形劍殺人移屍快速行動震住，翻動的屍體，全都又移回了原位，才退出茅舍。

這次，歐陽成方等未再和杜天龍分開，一行人直回到大祥記綢緞莊。

這是座很大的綢緞店，四開間的大門面，十幾個站櫃的伙計。

陳大可似是也不再準備掩飾，雖然已入城門，就發覺了釘梢的人，但他一直沒有行動，行入店中，才低聲吩咐了兩位在門口的伙計幾句話。

兩個伙計點點頭，悄然出店。

陳大可帶幾人，直行入三進院內的廳中，才笑笑說道：「二少東，咱們是濕手抓麵，想甩不行了。」

歐陽成方道：「怕什麼？水來土掩，兵來將擋，我不信他們都是三頭六臂的人物。」

陳大可笑道：「二少東，老朽不是怕對頭厲害，而是担心老堡主怪罪下來。」

歐陽成方道：「人家已經找上了門，咱們總不能關着門躲起來吧！爹如沒有重振綠竹堡雄風之心，不會要我來，也不會親自趕來了。」

陳大可道：「說的也是，老朽也蹩不住這口氣了，如非姑爺這件事，鬧到開封府來，我還眞不知道，有一個這樣龐大的組合，在開封地面上如此霸道。」

雷慶道：「陳老，他們似乎是和官府中也有來往。」

陳大可道：「這倒是一個麻煩，老堡主有一個特異的規定，那就是任何情況下，都不許和官府中人動手。」

歐陽成方冷笑一聲，道：「如若官、匪眞的勾結起來，官和匪有何不同？咱們總不能伸長了頸子，任他砍去腦袋。」

陳大可笑一笑，道：「二少東，看起來，這件事，十分曲折，一旦放手幹，有得你施展身手的機會，問題是，咱們還得老堡主到來後才能決定，二少東還得忍耐一二。」

歐陽成方道：「鬧了半天，咱們還不知道對方是誰，至少陳老也該想法子，摸摸對方的底子，等我爹到了之後，咱們就來一個迅雷不及掩耳，先找上他們的窩裏去，一下子把事情了斷。」

陳大可道：「二少東，這個，老朽自有準備，不勞費心，我已吩咐厨下備了酒菜，咱們一面喝酒，一面等候老堡主的大駕。」

杜天龍突然想起了凌度月，一個人還在客棧之中，半天歷經事端，有如瀑布流泉，緊張的叫人喘不過氣，無暇想到凌度月還在客棧，當下站起身子，一抱拳，道：「陳老前輩，客棧中，還住有一個朋友，咱得先回客棧瞧瞧去。」

歐陽成方說道：「大姐夫，住的什麼人？」

杜天龍微一沉吟，道：「我回去把他接來，再替你們引見一下。」

陳大可經驗豐富，察顏觀色，已知杜天龍有難言之隱，當下說道：「那很好，你去接他來此，老堡主如在今日趕到，必然有很多的話要問你，這裏地方很寬大，多上三二十人，也有安歇的地方。」

杜天龍點頭道：「晚輩盡力勸他來此就是。」

歐陽成方站起身子，道：「走！我和你一起去。」

杜天龍回顧了雷慶，苗奇，黃蜂女一眼，道：「三位不用去，我和人傑，及成方去一趟就行了。」

雷慶心中已然明白了杜天龍的用心，點點頭，道：「三位早去早回。」

杜天龍由懷中取出一粒藥丸，道：「黃姑娘，這藥丸姑娘先請服下。」

黃蜂女接過丸藥，未再多問，杜天龍也未再詳作說明。帶着王人傑，歐陽成方，直向下榻客棧。

一出門，歐陽成方就發覺有人追踪，不禁心頭火起，冷哼一聲，道：「大姊夫，他們似是怨魂纏身，步步不放，你們先走一步，我要教訓他們一下。」

杜天龍笑道：「見怪不怪，其怪自敗，現在先忍耐一下，等岳父大人到來之後，再作計議，衆目睽睽的大街之上，量他們不敢再要什麼花樣？」

歐陽成方強自按忍下心頭怒火，沒有發作出來。

回到下榻客棧，杜天龍安排了歐陽成方和王人傑，在跨院中上房等候，獨自繞入了凌度月的房中。

凌度月仍然是一身車夫裝扮，獨坐在小室之中。

杜天龍一抱拳，道：「凌兄，我們兩度遇險，兩度獲救，都是凌兄之力吧？」

凌度月淡淡一笑，未承認也未否認，却一轉話題，道：「聽說綠竹堡的人，也到了開封府？」

杜天龍道：「不錯，這一路上委屈了你，現在，似已用不着再掩飾身份了，家岳今夜，可到開封，凌兄請換過衣服，恢復本來面目，在下爲凌兄引見家岳。」

凌度月沉吟了一陣，道：「如論行事方便，還是凌某人目下這身份好些——」

杜天龍急道：「如何能再這樣委屈凌兄，而且，目下局勢，已漸明朗，凌兄，如仍以扮裝身份，也無法掩飾本身的鋒芒了。」

凌度月笑道：「對方情形，我已摸了一點邊，杜兄既然覺着不用再暗中行事，兄弟就恢復本來的面目了。」

揭下人皮面具，換過衣衫，立時恢復了豐神俊朗的瀟洒形貌。

帶着凌度月同回上房，引見歐陽成方，算過店錢，一行人立時轉回到大祥記綢緞莊去。

這時，大廳上盛宴已開。

歐陽成方似是和凌度月十分投緣，拉着凌度月坐在一起。

黃蜂女似乎是從沒有見到這樣俊秀動人的男人，兩道目光不時在凌度月的臉上打轉。

杜天龍一一替羣豪引見姓名，但並未把凌度月的詳情奉告。

自然，那是事先得到凌度月的囑咐。

所以，陳大可，歐陽成方，黃蜂女等，對凌度月的瞭解並不太多。

陳大可很注意凌度月，只覺此人表面雖然謙和，骨子却有一股冷傲之氣，隱隱間，有一股目空四海的味道。

他歷練數十年，閱人千萬個，心中明白，凡是具有這等冷傲之氣的人，必然是身負絕技的高人。

但仔細觀察之下，却又瞧不出他有什麼特異之處。

端起了一杯酒，陳大可緩緩說道：「凌兄，老朽敬一杯。」

凌度月端起酒杯，笑道：「不敢當，在下的酒量不太好。」輕啜一口，放下酒杯。

太陽還未下山，綠竹堡的老堡主帶着歐陽鳳，也趕到了開封府。

陳大可，杜天龍等，恭迎廳外，只有凌度月，候在廳中未迎出去。

陳大可一個長揖，恭聲說道：「見過老堡主？」

老堡主一拱手，道：「不用多禮，咱們大廳詳談。」

當先舉步入廳，歐陽鳳緊隨身後。

凌度月一抱拳，道：「末學後進凌度月，見過老堡主。」

歐陽鳳早已經告訴過父親，老堡主心裏有數，連忙還了一禮，道：「老朽當不起，少俠請坐。」

凌度月微微一笑，原位坐下。

凌度月一閃身，道：「不敢，杜夫人請坐。」

歐陽鳳福了福道：「見過凌少俠。」

目睹老堡主和歐陽鳳對凌度月的敬重，陳大可暗暗奇怪，老堡主爲人雖然和氣，但對一個如此年輕的人，這般敬重，還是從未有過的事。

歐陽成方性子急，一欠身，急水下灘般，說出了趕到開封的經過。

歐陽老堡主點點頭，目光轉注到杜天龍的身上，說道：「事情怎麼會演變至此的呢？」

（未完）

萬能俠女故事之一

肉棺材

諸葛青雲

「珠懸甲帳天雞夜，肉代屏風雪不寒」，這是胡大川孝廉「幻想詩」中的名句，可見得「肉屏風」者，古已有之，但「肉棺材」者，却屬今猶罕見。「肉屏風」是要生前風流，「肉棺材」則是怕死後寂寞。兩者之間，目的不同，本質上却有一共同之點，就是無論「肉屏風」或「肉棺材」的「肉」，必須是「女人之肉」，最好是「絕美女人之肉」。

當然囉，即以「肉屏風」而論，倘以一排關東大漢，赤膊爲屏，汗臭薰人，葱蒜撲鼻，豈不大煞風景？必須是些不勝羅綺的絕代嬌娃，媚態撩人，清音低轉，蘭香暗度，薌澤時聞，方足使被圍在「肉屏風」中之人，心蕩魂飄，怡然自悅，享盡富貴驕人的風流滋味。

享受「肉屏風」的古人今人甚多，如今且來談談企圖享受「肉棺材」的峙殊人物。

古代帝王崩薨，每有妃嬪殉葬，或係自願投繯，或係勅令服毒，但也不過留屍於輝煌陵墓之中，不是要把活生生的大美人，硬塞在棺材之內。這位發明「肉棺材」，企圖享受「肉棺材」的峙殊人物，不是帝王，不是將相，是位黑道梟雄，江湖豪客！

「血掌血刀」四字，在江湖中響亮了三十多年，由於郝赤身享有這項外號，便可想見他那一雙「五毒血掌」，和一柄「化血神刀」之下，製造過多少血腥？飲過多少英雄碧血？

郝赤身好殺，好貨，更復好色！他有項峙殊怪癖，凡遇勁敵，必裸體上陣，或一面動手，一面解衣，等到脫得半絲不掛，袴下郎當之際，便狂性大熾，悍狠萬分，可以把平生功力，發揮盡致！郝赤身也知江湖險惡，資財既足，退隱山居，在「九華山」的「九華巖」上，建築了一片巨大莊院，與他獨子「小霸王」郝天保，以及三名如花似玉的愛妾，享受着傲視王侯的豪華淫侈生活。

在他五十九歲生辰之日，便開始定製一具峙殊巨大的棺木，這棺木比尋常壽具，大了五倍以上，換句話說，就是有五個人的容量。

因爲郝赤身覺得，自己在生前享受已够，死後更不甘寂寞，遂定製了這具棺材，準備在自己死時，把愛妾花好，月圓，錢多等三人殉葬，一齊半絲不掛，赤裸入棺，錢多放在底下，作爲「墊背」，花好和月圓放在兩側，作爲「擱手」，但美中不足地，却還缺少一名裸女，扒在自己身上，作爲「蓋被」。

郝赤身認定，不單非再找床「蓋被」，並因這「蓋被」與自己臉對臉兒，咀對咀兒，關係最爲親近，更非具有天人容光，超越其他三名愛妾的頂尖貨色不可。

花好，月圓，錢多，能再找個「人壽」麼？倘眞天從人願，則告萬事無憾，恐怕到了「森羅殿」中，連那「地府閻君」，也會對自己艷羨不已！爲成全老莊主心願，郝赤身的三名愛徒，一個獨子，都替他出山搜覓足以在「肉棺材」中，充任「蓋被」地位的絕色美人。

今天，是一年中最毒的日子，五月端陽，也是「血刀血掌」郝赤身整整六十歲的生辰正日。當地風俗，作九不作十，故而郝赤身的花甲大慶，去年業已作過，今年並未鋪張，只來了兩名如今尚在黑道走動的昔日死黨。

三名愛徒，昨夜便已趕回，只有他那獨子郝天保，到了天將午正，仍自未見回莊。

郝赤身一看天光，對他兩名死黨好友，「陰陽判」鍾奎，「三陰絕戶」歐陽泰，含笑說道：「天保大概有甚羈絆，不及回莊，我們且開懷暢飲，不必等他……」

說至此處，側顧侍立身邊的首徒孟彬道：「彬兒吩咐厨下開席上菜，今天我要和你鍾師叔，歐陽師叔，傾盃賭酒，不醉無休……」

「三陰絕戶」歐陽泰笑道：「郝大哥是滄海之量，小弟與鍾兄則係斗酌之飲，開拳喪胆，望杯披靡，怎敢當『賭酒』二字……」

話方至此，有個莊丁持了桃紅名帖呈上。

郝赤身接過一看，只見那桃花名帖之上，只寫了「任壽兒」三個簪花小字。

他因從未聽得江湖中有這麼一位人物，遂向那莊丁問道：「這壽兒有多大年紀，長相如何，可看得出是什麼來歷？」

莊丁垂手肅立地，恭身答道：「是位年約二十一二的絕色美女，她手上並戴了少莊主那枚『寒鐵星環』，說是由少莊主引介前來，要代表有事不及趕回的少莊主，向老莊主呈獻一件名貴壽禮。」

莊丁剛把話兒稟完，「陰陽判」鍾奎已自連聲「恭喜」地，向郝赤身笑道：「恭喜，恭喜，大哥已有了『花好』，『月圓』，和『錢多』，如今竟再添一名『人壽』，向平心願，業已全酬，天保侄兒眞是個大大孝子，他所送的這份『活壽禮』，委實太名貴了！」

郝赤身也樂得哈哈大笑地，向莊丁說道：「請，請，快請任姑娘入廳待酒，看看她是否當得起『絕色』之稱？」

一語方畢，有個清圓朗脆語音，應聲笑道：「村野蒲柳之姿，怎敢當『絕色』二字，到是我替老莊主帶來的一份壽禮，會名貴得令人出於望外的呢！」

隨着話聲，人影微閃，頓覺眼前一亮！

有位年約二十才過，柳眉杏眼，瓊鼻桃腮的絕色白衣少女，站在廳中，不單面貌絕美，身材更修短適中，穠纖合度，這份姿容，頓使郝赤身覺得原先頗爲嬌美的「花好，月圓，錢多」等三名愛妾，均一齊宛如秋螢映月，失了光彩！唯一的缺點，是這位任壽兒既來爲自己祝壽，似乎不應該一身白衣，上下縞素，至少也須在襟上戴朵紅花，圖個吉利！

但郝赤身驚艷之下，那還會在乎這種小事，趕緊請任壽兒入席，並向她含笑問道：「任姑娘怎樣認識我兒天保，他爲何還不回莊？」

任壽兒落落大方地，坐了下來，一面玩弄着指上所戴的「寒鐵星環」，一面低聲答道：「我與少莊主倘屬風萍初識，他憐我伶仃孤苦，飄泊無依，才以這『寒鐵星環』爲介，命我來以投庇，侍奉老莊主……」

郝赤身樂得呵呵大笑，接口說道：「好，好，任姑娘既來此處，包管你從此錦衣玉食，一世無憂的了……」

任壽兒笑道：「多謝老莊主慨允收容，少莊主因發現一處稀世寶藏，需加整理，大概三五日內，尙無法趕回，老莊主要不要先看看少莊主托我帶來，孝敬你的那件名貴壽禮？」

郝赤身以一種狂騰慾火的目光，看着任壽兒的絕代姿容笑道：「看看也好，其實只要有了任姑娘，任何名貴壽禮均將大爲減色的！」

任壽兒不去理會郝赤身的調侃之言，只向廳外畧一招手，便有人抬了一具相當巨大的五角星形木盤，置放在庭院以內。

星形木盤之上，作「大」字形綁着一人，全身白衣，頭上也戴着白布面罩，但在雙肩雙腿，以及咽喉部位的白衣之外，卻各有一個比核桃畧大的紅色機鈕。

郝赤身目光一注愕然道：「這是何人？」

任壽兒笑道：「少莊主爲博老莊主高興，特別嚴囑我不可事先說明，只叫我把這五枚暗器，呈給老莊主過目，便可明白大半。」

說完，由身邊取出五根長約三寸，粗如人指，上方下銳的黝黑鐵釘遞過。

郝赤身才一接過，覺得鐵釘入手極沉，不禁大吃一驚道：「這是當代武林中的絕傳暗器『天狼釘』，難道那星形木盤上，所綁的白衣人，竟是我生平大對頭，昔日曾中我埋伏暗算，先被石灰包迷瞎雙目，然後身中五種毒藥暗器，雖然突圍逃去，風聞已死掉多年的『聖手天狼』任伯黨麼？」

任壽兒妙目中閃射出一種異樣光輝，嬌笑說道：「老莊主不必猜測，少莊主要你先將這五枚『天狼釘』，親手打在那五枚紅色機鈕上，然後再揭去白布面罩，包管老莊主會喜心翻倒，縱聲狂笑地，連浮三大白呢！」

郝赤身「哦」了一聲，軒眉笑道：「好，我就聽從我兒天保之言，試上一試！」

語音才落，右手已翻，五枚「天狼釘」，化作五縷精芒，電閃飛出！

他當着任壽兒，要顯示自己人老功夫不老，是凝足眞力出手，「天狼釘」帶起了破空銳嘯的「呼」然聲息，顯得去勢奇快！

不單奇快，並且奇準，「奪奪奪奪奪」五聲起處，每根「天狼釘」，都準確無比地，釘在那五枚紅色木鈕之上。

每中一釘，五角星盤上所綁白衣人的全身肌肉，便起了一陣彷彿痛苦已極的強烈顫動，但似啞穴被點，卻無法叫出聲來！

五聲響畢，人不再動，但所着白衣之上，卻漸漸溢出鮮紅血水。

怪事來了，那血水極有規則，毫不亂滲，好似經過了妙手巧匠佈置，竟在白衣上，滲成了「小霸王」三個紅色大字。

「小霸王」是郝赤身獨生愛子郝天保的外號，這三字看在眼中，卻叫郝赤身怎不驚心？

他虎吼一聲，縱身趕過，伸手把星形木盤上所綁那人的身穿白衣，和頭戴白套，一齊揭掉！那人不是自己的獨生愛子郝天保是誰？但星形木盤，以及紅色木鈕，製作得太以巧妙，一被「天狼釘」打中後，業已發動機械作用，把郝天保的咽喉，暨雙臂，雙腿，一齊生生勒斷！換句話說，也就等於是郝赤身用大對頭任伯黨的獨門暗器「天狼釘」，親手殺死自己接續香烟的獨生愛子郝天保，並把他屍分六段。

郝赤身不愧是個一代凶人，他在急痛攻心，眼前畧爲發黑，全身一陣抖顫以後，居然立即強自鎭定，回過身來，恍然有悟地，指着任壽兒，咬牙問道：「任壽兒，你……你是任伯黨的女兒？……」

任壽兒從「陰陽判」鍾奎，「三陰絕戶」歐陽泰身上，收回剛剛點了他們死穴的纖纖玉手，站起身形，嬌笑答道：「不錯，你這老賊大概惡貫滿盈，痰迷心竅，其實你在見了『天狼釘』後，便應該想起我一身白衣，以及恰巧姓任之事，有點不大對勁才是！」

郝赤身一面緩緩解衣，一面咬牙問道：「任伯黨老賊呢？他到底死了沒有？」

任壽兒妙目之中，突閃淚光地，悲聲答道：「我爹爹中你暗算，勉強仗恃藥力醫道，苟活三年，忍受百般痛苦，利用這段時間，把一身絕藝，悉數傳我，然後撒手塵寰，否則，我今日也不會用這慘酷手段，向你報復，準備請你睡睡『肉棺材』了！」

郝赤身詫道：「你請我睡『肉棺材』？」

任壽兒哼了一聲道：「我不單盡得我爹爹的醫道，暨製造各種巧妙之物的『聖手』絕藝，並還善役百獸，如今驅來大批狼羣，在你莊外，殺你之後，分屍盡膏狼吻，讓你以狼腹爲棺，豈不是如你心願睡了『肉棺材』麼？」

郝赤身此時已把全身上下，脫得一絲不掛，目注任壽兒，厲聲喝道：「丫頭，你的手段雖辣，但郝赤身並非易與之輩，老夫這雙『五毒血掌』……」說至此處，功力暗聚，他那兩隻手掌，便告漸漸粗大，並變成紫紅色澤！

任壽兒哂然道：「我知道你這老賊，除了『五毒血掌』以外，還有柄『化血神刀』，不如一併取出來吧，不然你會死不瞑目！」

郝赤身此時也不再倚老賣老地，有所狂傲，雙眉一挑，高聲喝道：「取我神刀！」

他手下自驚巨變，早已取刀備用，聞呼之下，一道血虹，便告淩空飛過。

郝赤身接得自己兵刃，精神更振，目光獰注任壽兒，咬牙叫道：「丫頭，亮兵刃吧！」

任壽兒不慌不忙地，走到星形木盤前，竟把「小霸王」郝天保的兩隻斷臂，取在手內！

郝赤身見她竟以愛子斷臂，充作兵刃，不禁恨得厲吼如雷，一式「血洒長空」，揮刀劈去。任壽兒左手揮處，「克察」一聲，郝天保的斷臂又被郝赤身的「化血神刀」削去一截！

郝赤身饒是如何凶橫，似乎也對已死愛子的肢體，有點不忍殘損！

就在他微皺眉頭的一怔之間，任壽兒右手揚處，另一隻郝天保的斷臂，便如降魔金剛杵般，向郝赤身當頭猛砸而下。

高手對敵，只消有絲毫遲疑之處，便易失卻先機。郝赤身疏神一怔，已被任壽兒所發招勢，把前後左右的所有退路，均告封死！

他退無可退之下，只有橫刀擋架一途。

雖然郝赤身有點不忍再毀損愛子遺體，但爲勢所逼，仍不得不橫刀擋去。

一擋之下，郝赤身上了大當，那柄「化血神刀」，竟然立告斷折！

並不是郝天保的斷臂硬度，超過了郝赤身的「化血神刀」，而是任壽兒早有預謀，竟在郝天保斷臂之中，藏了一柄比「化血神刀」鋒利多多的前古神物「魚腸短劍」！

「化血神刀」一斷，郝赤身頭顱也開，他那相當厲害的「五毒血掌」，根本還沒有機會施展，便被任壽兒由頂至尻地，劈成兩爿！

任壽兒一聲清嘯，引起了無數狼嗥。千百條巨狼，衝進莊來，把郝赤身，郝天保父子遺屍，撕成了片片碎肉！——完——

新派武俠長篇

東方英·文
盧令·圖

金縷衣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葉慈輝爲血手魔功迷矇靈性，助紂爲虐，大鬧惜玉山莊，震傷莊主，又助血手惡煞向東洋，擊傷雲鶴道長，衝出惜玉山莊，因向東洋也是練血手神功，葉慈輝心靈上竟與向東洋有點契合，對向東洋很投緣，再經向東洋的一番花言巧語，竟和向東洋盟結兄弟，向東洋歹說，葉母已安然脫險，葉慈輝大喜，便隨向東洋返家，抵埗後，向東洋爲葉慈輝引見了一些人後，便領他進入後廂，葉慈輝一踏足入房，便見到慈母安坐椅上，拜見後，葉母問他此地是何處，葉慈輝瞠目以對，葉母輕言責他太大意了——

狹路相逢鬥 生死一髮間

葉慈輝訕訕的一笑道：「孩兒心裏念着娘，那還管他甚麼地方。」

葉老夫人道：「你是怎麼找來呢？」

葉慈輝道：「孩兒與此間主人結了金蘭之好，是他領孩兒前來的，娘，你來了多久了？」

葉老夫人道：「大約比你們早半天時光。……」

話聲一頓，忽然雙眉一蹙，接着道：「你這金蘭之好，是怎樣的一個人？」

葉慈輝猶豫了一下，道：「血手惡煞向東洋。」

葉老夫人一震，道：「你怎會和他交上朋友？」

葉慈輝嘆了一口氣，道：「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在娘的面前，當然不會有所隱瞞，於是一五一十的告訴了葉老夫人。

葉老夫人「啊！」了一聲，道：「原來刼持着娘的是武當派的人……。」

搖了一搖頭，不勝其感慨的接着又道：「武當大門大派，想不到也做出這樣事來。」

葉慈輝腦念如飛的一閃，接問道：「娘，你原來不知道，刼持你的人就是武當派麼？」

葉夫人道：「不知道，一路上，他們不是蒙住爲娘的雙目，就是點了爲娘的穴道，被關進牢房之後，爲娘的才能看到四週的環境，可是，那時已經只能看到地上臭草和四週的石壁了。」

葉慈輝道：「向大哥就被關在娘的隔壁，娘知不知道？」

葉老夫人道：「當時爲娘只知道隔壁關得有人，可不知道他就是血手惡煞。」

葉慈輝道：「你老人家不知道他，他可知道了娘，所以才能把娘從當武派手中救出來。」

葉老夫人一嘆道：「慈輝，過去的事，娘也不說你了，只是，這裏也不是好地方，你要想法快快離開才是。」

葉慈輝在母親慈暉照耀之下，心境是出奇的平靜，出奇的清朗，智珠活潑。不沾點塵，母親的話他完全明白，也有同感，當下滿口地道：「你老人家說的是，孩兒想法盡早離開這裏就是。」

母子兩人一拉開話題，談的話可就多了，不知不覺之間已是日暮西山，房中點上了燈火。

突然一聲哈哈大笑，打斷了他們母子的談話，血手惡煞向東洋大踏步地走了進來。

葉慈輝趕忙離座而起，葉老夫人也同時站了起來相迎，一面向血手惡煞向東洋欠身一禮道：「晚輩母子，……」

她這一聲晚輩剛出口，血手惡煞向東洋已是搖手急口道：「夫人，老夫與令郞乃是忘年兄弟之交，夫人……。」

血手惡煞向東洋一語未了，葉老夫人面色一正，截口道：「老前輩，請聽晚輩

一言，慈輝年少無知，不知天高地厚，妄自尊大，殊屬非禮，晚輩……。」

血手惡煞向東洋皺眉道：「夫人，你說得一點不錯，不過，老夫與令郎的事，其中另有別情，倒不是令郎不知禮數，這一點尚望夫人不要怪責令郎才好。」

葉老夫人目光一轉，望着葉慈輝道：「還有甚麼隱情？」

葉慈輝向母親什麼事都說得相當詳細，甚至討了兩個老婆的事，都告訴了母親，唯獨身習血手神功的事，因怕母親担心，所以瞞着沒有告訴母親，這時母親問起來，只好吞吞吐吐的道：「因爲孩兒習了一種武功，與向老哥哥的師門心法有所損益，所以認了兄弟，以便探討切磋。」

葉老夫人不以爲然的道：「不認兄弟就不行麼？」

血手惡煞向東洋道：「在老夫立場來說，那是犯了門規大罪，因此結了兄弟就可以開誠研討了。」

葉老夫人目光一轉，落回葉慈輝臉上，仍待有所責難，血手惡煞向東洋一笑說在前面，道：「葉夫人，令郎與老夫結義金蘭之事，早已指天爲誓，叩地爲盟，夫人就賜准吧。」

葉夫人一嘆，道：「晚輩不是不同意，只氣慈輝太不知輕重，太沒教養，照說，他就該拜在老前輩門下才是正理吧。」

葉老夫人跑了半輩子江湖，吃盡了江湖人的苦頭，那有看不出其中必有蹊蹺之理，因聽血手惡煞向東洋說，他們已正式一盟在地，也只罷了，於是語氣一轉，說得更大方了。

血手惡煞向東洋心中原本不大高興，聽葉夫人這樣一說，哈哈大笑了起來，道：「令郎不世之才，老夫不敢作那痴心妄想，如今得爲兄弟，已是事出望外，夫人就不必再提了。」

葉老夫人搖了一搖頭道：「好吧，慈輝的事，那是老前輩與他的緣份，你們稱你們的兄弟，但是晚輩與老前輩之間，我們一切稱呼，還是按照江湖輩份爲準，不要改變才好。」

血手惡煞向東洋笑道：「夫人這樣未免太客氣了。」

葉老夫人道：「禮當如此，否則晚輩於心難安。」

血手惡煞向東洋嗟嘆一聲，點頭道：「夫人如此拘禮，老夫還有什麼話可說，以後我們各自隨便吧。」

話聲一頓之後，不待葉夫人再說什麼，接着又道：「老夫已在內堂擺好了筵席，爲賢母子接風壓驚，兩位請吧。」

葉夫人欠身道：「這叫晚輩母子如何敢當。」

血手惡煞向東洋道：「不成敬意，夫人賞光。」

葉老夫人退了一步，說道：「老前輩先請。」

血手惡煞向東洋只好一笑道：「那麼老夫有僭了。」轉身走到前面。

葉慈輝掺扶着葉老夫人隨在後面。

三轉兩轉之後，來到一座華麗絕倫的花廳之內，這時廳內已擺好了一桌酒席。

廳中相陪的人，只有個——梁七姑。

血手惡煞向東洋始終表現得彬彬有禮，和顏待客。

梁七姑那張冰凍的面孔，對葉老夫人也收斂了不少，她雖然還是不苟言笑，却再沒有那股驕狂凌人之氣了。

葉老夫人更是言行正常，大家談得一團和氣，賓主相得。

酒酣耳熱之際，血手惡煞向東洋忽然停杯向葉慈輝道：「老夫看令堂頗有歸心似箭的心理，兄弟你如果不介意的話，老夫想今晚就本門心法傳授給你，你只要坐關七天，就可以陪同令堂回轉止水山莊去了。」

葉老夫人確然有着早日回轉止水山莊的心意，聞言之下，心中大爲高興，不待葉慈輝說話，便接口道：「那可太好了，如此多謝老前輩了。」

血手惡煞向東洋笑着道：「在慈輝這七天坐關時間，老夫也想替夫人盡一份心意，不知夫人意下如何？」

話說得不明不白，葉老夫人微微一愣道：「請老前輩明示。」

血手惡煞向東洋指着梁七姑，說道：「老夫七妹，早年在江湖上乃是有名的整容聖手，對夫人臉上這張面具，或能稍効微勞。」

葉夫人原是極爲沉穩之人，這時一聽梁七姑能够替她將那臉上面具除去，當下高興的大叫一聲，道：「此話當眞？」

梁七姑冷冷的道：「我有把握替你取下這張面具，對你原來的面貌，却無法完全恢復。」

葉老夫人激動地道：「這面具加在晚輩臉上，令我苦不堪言，只要能除去這面具，就是變成一個醜老太婆，我也絕不在乎。」

梁七姑道：「醜倒不會變醜，只是無法恢復你原來的樣子罷了。」

葉老夫人欠身道：「如此，晚輩感激不盡，有勞老前輩妙手解厄了。」

話說定了，酒筵過後，葉老夫人與葉慈輝母子便各自分手，隨同梁七始與血手惡煞向東洋而去。

且說，葉老夫人隨着梁七姑，進入一間地下室內，那地下室一共是三間：第一間，牆壁上掛滿了一張張的人皮，各式各樣的人皮都有，叫人看得毛髮悚然；第二間，却是擺滿了一顆顆的人頭，只見那些人頭，個個栩栩如生，也不知她是怎樣處理的。

在這間擺放人頭的房子裏，梁七姑帶着葉老人看了一遍道：「夫人，你頭上面具取去之後，面目將不成形像，唯一的補救之法，就是替你覆上一張人皮，這些人頭，都經過老身藥物處理，隨便那一張面皮，都可以使用，你可以自己擇選定一張，作爲你將來的面貌。」

葉老夫人仔細打量那些人頭，老老少少不下七八十具之多，其中醜美不一，樣樣俱全。

葉老夫人暗忖道：「我的實在年齡已是四十七八了，兒大女大，總該恰合身份才對。」

於是，她選了一個四十多歲的婦人頭皮，交給梁七姑。

梁七姑帶了那顆人頭，領着葉老夫人走進最裏面一間。

這是一間手術室，梁七姑要她坐在一張靠椅上，給她喝了一杯水，三顆藥丸，葉老夫人但覺神智一迷糊，便什麼都不知道了。

當她再次回醒來時，她已是在自己房中了，頭上左包右纏的，包了一頭的白布，除了留出一張嘴給她進飲食外，眼睛都被包扎在白布之中。

七天工夫，眨眼而過，葉慈輝坐關出來，心境果然平靜了很多。

血手惡煞向東洋把他送到葉老夫人房中，這時葉老夫人頭上的白布尚未除去，母子相見之下，心裏都担着一份心事，不知這次手術能否差强人意。

梁七姑跟着也走進來了，這次她臉上竟然有了一絲笑容，遞給葉慈輝一把剪刀道：「慈輝，這份光榮是你的！把你娘頭上的白布剪開了。」

葉慈輝伸手接過剪刀，叫了一聲：「娘，孩兒要動手了。」擧起剪刀的手，竟然有點微微的發顫。

葉老夫人點了一點頭，道：「你動手吧！」

葉慈輝剪刀一落，葉老夫人頭上的白布一層一層翻裂起來，隨着翻裂起來的白布之後，是一張細皮白肉面孔現了出來。

葉慈輝歡呼一聲，落剪如飛，片刻之間，葉老夫人頭上的白布盡被除去，現出一張慈和富泰的美貌面孔來。

葉慈輝「啊！」了一聲，拋了手中剪刀，抱住葉老夫人，高興得只叫：「娘……娘……。」

梁七姑伸手遞過來一面銅鏡，破天荒的帶笑道：「兄弟，讓你娘自己看看你老姊姊的傑作。」

葉慈輝趕忙鬆開葉老夫人，接過銅鏡，照着葉老夫人，叫道：「娘！你看，你的新面貌多慈和啊！」

葉老夫人看了自己容貌之後，只歡喜得眼淚像珍珠般滾了下來，拋開葉慈輝便向梁七始拜了下去，道：「老前輩這份大恩大德，晚輩是沒齒不忘……。」

梁七姑居然也曉得笑，一把拉住葉夫人道：「夫人不要客氣，我們與令郎誼屬兄弟，擧手之勞，何用記掛。」

正當他們大家高興的時候，忽然走進來一個三十多歲的婢女欠身道：「筵席已經準備齊全，有請入席。」

葉老夫人對血手惡煞這個人，原本懷着無比的恐懼之心與戒備之意，詎料這幾天下來，血手惡煞向東洋不但對他們母子毫無惡意，而且處處成全，使她這飽受苦難的老江湖也不禁暗忖道：「他們聲名雖壞，看來倒是血性中人，傳言誤人，眞是害人不淺。」

葉夫人對血手惡煞向東洋的看法大是改變，一聽那丫頭又來請他們入席，眞心誠意的說道：「老前輩，晚輩母子所受已多，老前輩這般欵待，實在叫晚輩寸心難安。」

血手惡煞向東洋搖了一搖頭道：「夫人，老夫今天倒不是特別欵待你們，不過是爲賢母子送行而已。」

葉老夫人一怔道：「爲我們送行？」

血手惡煞向東洋道：「夫人思家心切，如今慈輝兄弟與夫人都已沒有留在老夫這是非之地的必要，所以，老夫準備今天就送夫人與慈輝老弟離開此地，逕回止水山莊。」

葉夫人望了葉慈輝一眼道：「慈輝，你有什麼意見？」

葉慈輝道：「你老人家與向老哥哥逃出武當派『惜玉山莊』之後，武當派自是難以善罷甘休，其遲早必定找來此地，你老人家留在此地實在不妥，還是回到止水山莊去爲上。」

葉夫人道：「我回到止水山莊去，武當派還不一樣會找到止水山莊去，那樣豈不更連累了你大姨。」

血手惡煞向東洋道：「這一點夫人無需顧慮，因爲你容貌已改，武當派已經認不出你來了。」

葉夫人嘆息一聲，道：「堂堂武當大派，晚輩如果不是親受其害，任何人說他們的壞話，晚輩也不會相信他們是道貌岸然的僞君子，老前輩既然如此顧慮周詳，那麼晚輩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血手惡煞向東洋欠身肅客道：「夫人請！」

一頓送行宴，送走葉夫人和葉慈輝。

山路崎嶇，不能用車，也不能騎馬，血手惡煞向東洋替葉夫人準備了一乘爬山虎，給葉夫人乘坐。

可是，却被葉夫人拒絕了。

葉夫人本來就是一位江湖女俠，如今一切恢復了正常，心情愉快，又有愛子相隨，自是不耐煩再坐那爬山虎了。

血手惡煞向東洋向葉慈輝指明了出山方向道路，一聲：「珍重！」葉夫人與葉慈輝便飄身向巫山山外行去。

他們母子兩人一口氣走了十幾里地，葉夫人突然停了下來，長長嘆息一聲，回頭對葉慈輝道：「血手惡煞向東洋惡名滿天下，今日對我們母子，倒是出奇友善，人之善惡，眞是實在難以論斷。」

葉慈輝聽她對血手惡煞向東洋的看法，已不如從前那般厭惡，順着乃母的語氣，道：「人之爲惡爲善，全在一念之間，向老哥哥被武當派囚禁了數十年，面壁思過，自是性情大變，悔過自新了。」

葉夫人望了一眼心愛的兒子道：「起初，爲娘眞担心他們對我們沒安着好心啦！現在可好了……。」

話聲未了，葉慈輝耳中忽然聽得有人走來的聲音，輕叫一聲，道：「娘，有人來了，我們避他們一避吧。」

葉夫人一笑道：「怕什麼，我們又不是什麼壞人。」

話聲一落，眼前已是人影閃動，一個身穿灰色道袍道士落身在他們丈外附近。

葉夫人望了那道士一眼，冷笑一聲，道：「慈輝，我們繼續上路吧。」

葉夫人當先擧步向前走去，葉夫人她這身形一動，那道士身形一橫，擋住了葉夫人去路。

葉慈輝雙肩一幌，搶在葉夫人面前，凝目如鋒的打量了那道士一眼，道：「道長意欲何爲？」

那道士倒是很有禮貌，稽首一禮道：「貧道請問少俠可是葉少俠？」

葉慈輝點頭道：「不錯，在下就是葉慈輝。」

那道士道：「貧道奉了敝掌門人之命，有請少俠枉駕一行。」

葉慈輝一笑道：「貴掌門人居然知道江湖上還有在下這一個人，實在榮幸極了，不過目前在下另有別事，未便應命，有請上回貴掌門，改日有空當專程請益。」

那道人微微一笑道：「敝掌門人就在前面不遠之處，來往費時不多，少俠何不成人之美，免叫貧道作難。」

葉慈輝劍眉一軒道：「道長之意是在下非去不可？」

那道士道：「不敢，貧道只是以禮相請。」

葉慈輝道：「如果在下不去呢？」

那道士道：「少俠如果堅不願往，貧道自是不便如何，只有告辭了。」

說着稽首一禮，轉身自行而去。

葉老夫人道：「這位道長倒是很好說話。」

葉慈輝一笑道：「他那裏是好說話，自知無能為力，只好識相退去……孩兒如果沒有猜錯的話，只怕前面路上有更多的道士在等着我們了。」

葉老夫人搖頭一嘆道：「少林武當，並稱武林之中的泰山北斗，少林如何，不得而知，以武當對付為娘的手段來說，實在叫人有着虛偽不實之感。」

葉慈輝道：「他們謀人不成，遺禍無窮，看來是有心在守着我們母子了。」

葉老夫人道：「你是說他們還要對我們有所不利？」

葉慈輝道：「他們怎能丟得這人。」

葉夫人輕輕嘆息一聲，道：「我們另覓下山之路，避過他們了吧。」

葉慈輝道：「他們已是有心而來，只怕到處都有他們的人，要避也避不了。」

葉老夫人有點担心地道：「這却如何是好……我們是不是退回那黑森林去？」

葉慈輝輕輕的嘆了一聲道：「我們不能回去，要一回去，等於帶領他們去找向老哥的麻煩，是好是歹只有走着看了。」

葉老夫人本來有一身極好的武功，只因連遭不幸，壯志全消，所以變得沒有一點自信心了。

這時見葉慈輝意氣軒昂，一副勇者不懼的神態，不由得引發了她內心之中豪情，點了一點頭，道：「你說得也是，反正躲不過，我們就迎上去吧。」

葉慈輝搶着走在前面道：「娘，遇上了事，您要儘量靠近孩兒。」

葉老夫人道：「這個為娘知道，不過，你要小心謹慎，不可過份好強逞能。」

葉慈輝應了一聲：「孩兒知道。」身形一起，便循着山路向下走去。

他又走了二十多里地，前面是一道峽谷，峽谷前面有一片平坦之地，遠遠只見那裏人影閃動，聚集了幾個道士，剛好把出峽之路擋住。

葉慈輝暗笑一聲，忖道：「我們還沒準備找你們算賬，你們倒先送上門來。」

忽然，口中發出一聲長嘯，身形加快，流星飛瀉般掠了下去。

片刻之間，葉慈輝母子已飛身落在那草坪之上。

道士羣中，走出一個老道士，稽首一禮道：「來人可是葉慈輝少俠。」

葉慈輝冷冷的道：「不錯，在下就是葉慈輝，你們這次的人，倒是不少。」

那老道士道：「貧道奉敝掌門人之命，在此恭候少俠，有請少俠枉駕一行。」

葉慈輝道：「對不起，在下沒空，請道長讓路放行。」

那老道士臉色微微一變，臉上陡然之間泛上一道怒色，但，最後還是以極大的忍耐之力忍了下去，打了個哈哈道：「少俠此去止水山莊，路途不近，急也不在一時，少俠，何不賞敝掌門人一個面子。」

葉慈輝冷笑一聲，道：「在下無意與貴掌門人論交。」

道士道：「少俠是打定了主意嗎？」

葉慈輝道：「在下年紀雖輕，說話可是向來實實在在。」

那老道士道：「少俠如此不給面子，貧道只怕要得罪少俠了。」

葉慈輝哈哈一笑道：「在下早就知道你要說這句話，你現在這樣坦然說出來，倒是顯得坦誠可愛極了。」

說話之間，目光流轉，選定一處沒有山壁的處所，傳聲向葉老夫人道：「娘，你站在那山壁下面，孩兒只要照顧一方面，就不在乎他們人多勢衆了。」

葉老夫人身形一閃，掠身站在那山壁之下，葉慈輝望着那老年道士道：「道長，你們就一起上吧。」

那老道士道：「少俠功力過人，貧道等也不和你虛情假意的客氣了。」

忽的一揮手，走出七個道士，向葉慈輝逼來。

葉慈輝因為要保護母親葉老夫人，所以不敢遠離身後的山壁，昂然一笑道：「在下久仰你們武當七星劍陣，厲害無比，今天正好看看你們是否虛有其名。」

那七個道士本想把葉慈輝團團圍在當中，但葉慈輝為了保護母親，選了以山壁作為屏障的位置，那七個道士受地形限制，只能迎面接近。

只見那七個道士，身形一閃，當先衝上了三個人，劍光一繞，指向葉慈輝。

葉慈輝微微一笑，短劍一劃而出，左掃右擊，一招之下，就把那當先出來的三個道士迫的退了回去。

這種地勢，對武當派的七星劍陣，顯然無法展開來，那三個道士一出手便被迫了回來，另外那四個道士就沒接連而上。

那七個道士彼此對望了一眼，保持着對峙之勢。

那老道士站在後面，輕喝一聲，道：「時間不多，不能久耗了。」

接着，只見那七個道人之中，有一個道士長嘯一聲，喝道：「看劍！」振臂躍起，凌空出劍，一招「火樹銀花」連人帶劍向葉慈輝猛衝過去。

他這一發動，另外那六個人，也人人叱喝，紛紛向葉慈輝攻去。

武當派被尊為江湖上第一大劍派，這時七劍齊上，顯然有着不同凡響的威勢，七支劍施展開來，攻勢凌厲絕倫，結成一片劍幕，但見寒光漫天，劍氣如虹，一上來就把葉慈輝困入了劍光之中。

葉慈輝剛才揮劍之下，擊退了三個武當道士，心中不免暗笑一聲，忖道：「原

來也不過爾爾。」

現在，他們這七人同時出手，攻了上來，威力之大，竟是大得出奇，自然結成一道罡炁劍氣，向葉慈輝上下四週，壓擠而到。

葉慈輝揮動短劍抵擋了一陣，竟是感到非常吃力。

他本來屏障一方，保護着葉老夫人，這樣一來，他已無法緊守防綫，被那七個道士團困在中央。

動手中，葉慈輝偷眼向乃母望去，武當道士倒沒有另外分出人手去對付他母親，這使他心裏尚能保持穩定。

葉慈輝一面與那七個道士動手，一面還得隨時留心自己母親的安全，因為一心兩用，所以不能全力施為。

那七個道士個個都是傑出高手，不但劍術上有着甚深的造詣，內功方面，亦皆達到爐火純青的境界。

因此，雙方這一打上手，就打得難解難分。

場中，本來還有十幾個道士，因見他們打得甚是激烈，同時，自己這一邊，更是打得非常順手，料來勝券在握，無需全體同上，所以，大家都悠閑的作着壁上觀，因此也沒有人，去向葉老夫人進襲。

因為他們的目的物是葉慈輝，只要制住了葉慈輝，葉老夫人自是不在話下。

葉慈輝經血手惡煞向東洋授以「血手神功」眞言心法之後，心性上的控制確然有了顯著的進步，過去那種易怒激動的情緒，也能保持相當的穩定了。

雙方好一場猛烈拚鬥，貶眼間不知不覺過去了半個時辰，依然分不出勝負來。

不過話又說回來，如果葉慈輝痛下殺手的話，當然勝敗早就決定了。

雖說那七個道士都有着過人的功力，但要以他們來對付葉慈輝，實在還是差了一段距離。

至於葉慈輝之手下留情，沒有痛下殺手，乃是因為當着自己母親的面，不敢過份之故。

正當雙方鬥得難分難解之際，猛然響起一聲震喝道：「大家與我退下！」

那七個道士聞聲之下，立時抽劍而回，幌身退出丈遠開外。

葉慈輝循聲定神看去，只見一個身佩寶劍的中年道人，站立在三丈開外。

這時，那為首的道士忽然走了過去，向那中年道士欠身行禮道：「弟子參見師叔。」

那中年道士一揮手，揮退了那為首道士，舉步向着葉慈輝行來。

那道士年紀不大，但身形移動之際，看似從容慢步，實則其快無比，葉慈輝但覺眼睛一花，那道士已經到了身前。

葉慈輝口齒欲動，忽然又停止了，因為，他發現那道士一臉倨傲凌人之氣，因此，也就懶得自討沒趣了。

那中年道士冷冷的望了葉慈輝一眼道：「你就是血手魔徒葉慈輝？」

葉慈輝一聽他出言不遜，心中便老大不舒服，面色一扳，冷得比那道士更冷的道：「不錯，在下就是葉慈輝，誰是血手魔徒，你怎可如此血口噴人。」

那中年道士修眉一揚道：「你出手就用血手魔功傷人，不是血手魔徒是什麼！你是乖乖的束手受擒呢？還是要本道爺親自動手。」

葉慈輝哈哈一笑，道：「你的口氣倒是不小，報上名來，本公子伸手不殺無名之人。」葉慈輝氣他無禮，索性也給他來一個橫蠻無禮。

那中年道士一揚頭道：「貧道武當玄靈。」

玄字輩的道士，正是武當掌門人同一輩份的人，怪不得自以為高人一等。

葉慈輝「嗤！」笑一聲，道：「不錯，武當『玄』字輩的道士，身份算是不低了，可惜你今天面對的是我葉某人，你最好能夠識趣一點，領着你們這些道士夾着尾巴快滾，不要惹得我葉某人火起，給你們來一個血濺荒郊。」

葉慈輝實在氣那玄靈道長不過，所以，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給他一頓臭罵。

要知，葉慈輝的童年生活，只是一個小花子，整天在市井中打滾，和人鬥口相罵，可說是當年本事之一，如今這一反唇相向，可就把一個武當派特出高手罵得乾瞪眼答不上話來。

這位玄靈道長確是一位眼高於頂的高傲人物，他的年紀在玄字輩中可說是最小的，但以他的成就來說，在玄字輩中可又秀出羣倫，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才。

武當派的大清罡氣，號稱武林中的無上絕學，目前武當玄字輩一代中能有才智一窺大清罡氣門徑的弟子，除了掌門人玄眞人之外，就只他這位玄靈道長了。

因此，這位玄靈道長在武當派可成了天之驕子，在武當掌門人期望之下，全體同門愛護之中，使他無形之中養成了一副目中無人的態度。

再加他因資質奇佳，乃是難得一見的練武奇才，所以武當掌門人，只責成他努力進修，無需兼理任何外事。

因此，他功力雖然練得很好，做起人來可就不能相提並論了。

這次，葉慈輝大鬧「惜玉山莊」，救走了血手惡煞向東洋，打傷了呂莊主父子，第一個最不服氣的，就是這位不懂人情世故的玄靈道長，所以，他也一反常態的，離開了武當山。

這時，兩人却偏在這裏遇上了。

玄靈道長對葉慈輝可說是早有成見，所以一見面就沒有好顏色。

葉慈輝因為母親的事，對武當派的看法，可說由極度的崇敬一變而為極度的輕蔑，他現在不去找武當派的麻煩，已是極盡了忍耐的力量，如今武當派反而找上頭來，他再好的修養，也無法忍受了。

何況，葉慈輝自領受了血手神功心法眞言之後，表面上看來，他已能自由控制自己的心性，保持平穩的理性，其實眞的說來，他目前情況，可說比從前更糟糕。

從前，他只不過是身受血手神功功力反應的影響，而暴怒激動。

現在，血手神功的潛移默化之力，已經深入了他的心靈深處，慢慢的腐化他，一到血手神功與他心靈合一的時候，他就會不知不覺的完全迷失去自己。

葉慈輝現在當然還沒有迷失自己，但對武當派可有了勢不相容的恨意。

現在，葉慈輝與玄靈道長相對之下，可就都有了一分强弱高低的決心。

玄靈道長聽得葉慈輝比他說話更狂妄的，只覺一股憤怒之氣，直衝上來，大聲喝道：「你好大的口氣，貧道就要叫你見識見識我們武當派的眞正功夫。」

說着一翻腕，抽出背上長劍，指着葉慈輝道：「你出手吧！」

葉慈輝本已動用短劍，這時正橫劍當胸，當下冷笑一聲，道：「武當劍法有什麼了不起，你看看我這一招！」

「招」字出口，短劍一刺而出，寒光一閃，一股劍泓，迎面捲向玄靈道長。

玄靈道長可是識貨的行家，一見葉慈輝出手劍勢，竟有這般凌厲威勢，心中甚感震駭，暗道：「無怪此人在惜玉山莊橫行無忌，武功確有過人之處。」

玄靈道長心驚而不亂，脚下移形換位，輕飄出去七尺，先避過葉慈輝來勢，接着，大喝一聲，道：「你也嘗嘗我武當劍法的味道。」

身形一翻而轉，右腕長劍一震，抖出七朵劍花，分取葉慈輝七處生死重穴。

葉慈輝冷笑一聲，短劍盤空一旋，嘯如龍吟，直向玄靈道長長劍上迎去。

但見一片銀色光芒飛舞交織在一處。

兩個人一上來，似乎都存心要把對方壓了下去，所以一出手都使上了眞實功夫，打得捨死忘生。

詎料，力拚之下，很快的就是三四十招，竟然打了個功力悉敵，無分上下。

葉慈輝自練成絕世武功以來，每每與人動手，都是三下五除二，勝負立判，從來沒有遇見過玄靈道長這樣强勁的對手，因此心中暗暗吃驚，對這位玄靈道長不得不刮目相看。

他那裏知道，這位玄靈道長年紀雖輕，其實一身成就，遠在其他玄字輩師兄弟之上，就是目前的武當掌門人玄玄眞人，也不見得比他這位師弟强過很多。

玄靈道長一上來就使出了武當派的震山劍法，沒想到這葉慈輝眞有兩手，一連幾十招下來，竟未能討得一點便宜，這時，他固然心中着急，但也對葉慈輝不敢再稍存輕視之心了。

兩人一陣猛攻急打之後，都發現了對手的强勁，也發現了今天要想獲得勝利，非全力以赴不可。

二人心中各有所見，打到後來，手底招式，也就越來越穩重，越來越謹愼了。

這樣又打了二三十招，葉慈輝雖然穩重謹愼，但在劍法上却沒有獨特的手法。

蓋因葉慈輝一身所學，來得太意外，是有什麼學什麼，他下的功夫最深的，是內力修爲與拳掌功夫，對於兵刄方面的成就反在其次。

但，玄靈道長可就完全不同了，他這一由浮躁中冷靜下來，可就把他武當劍法的精奧之處發揮出來了。

只見玄靈道長的劍式，突然緩慢了下來。

玄靈道長他這劍式一緩了下來，武當劍法的威力立時陡增，葉慈輝可就相形見絀，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了。

葉慈輝勉强支持了一陣，自知在劍法上已是毫無勝算，當下心念一轉，大喝一聲，突然使出一招奇奧的劍法，急刺而出，逼得玄靈道長閃身急讓。

當玄靈道長讓開葉慈輝來劍，尚未出手還擊之際，葉慈輝已是將短劍一收，空着雙手，拉開架勢，目光炯炯的注視着玄靈道長。

玄靈道長暗笑一聲，忖道：「哼！你想用血手魔功來對付我，你可是完全打錯算盤了。」

剛才那等目空一切的玄靈道長，到底是經過武當派嚴格訓練出來的高手，這時態度一變，變得非常守禮的一收式，把寶劍揷回鞘中，道：「好，我們改一種打法也好，請！」

葉慈輝是去短取長，反過來，玄靈道長却成了去長取短了。

葉慈輝見玄靈道長也棄劍不用，等於是自己取了巧，玉面不禁微微的一紅道：「道長劍術高强，在下遠非道長敵手，但在下拳掌上另有功夫，自有取勝之道，道長無須謙讓，仍請用劍就是。」

葉慈輝說的是老實話，但聽在玄靈道長耳上，却成了嘲笑他只擅用劍的挖苦話了。

玄靈道長剛緩下來的臉色，忽的一變，冷笑一聲，道：「你掌上另有功夫，難道貧道掌上就弱於你不成。」

葉慈輝道：「好，咱們就掌法上見高低。」

話聲一落，遊身進步，擧手就是一掌，向着玄靈道長肩頭上拍去。

但見紅光一閃，竟是使的血手神功。

玄靈道長冷哼一聲，道：「你的魔掌果然出籠了。」

葉慈輝身具「神武神功」與「血手神功」兩大絕學，但在意識上，「血手神功」與他已是息息相通，隨手之間，就使出了血手神功，這在他是無心之擧，而在玄靈道長看來却是暗藏凶心了。

玄靈道長冷哼聲中，暗中提起一口眞元內力，把他傲視同門的武當「大清罡氣」凝聚於胸腹之間，揮手相迎。

兩人這一改用拳掌交鋒，搭上手之後，又是四五十招，依然不分勝負。

葉慈輝使用的「血手神功」，經過這四五十招的培養運轉之下，神功威力，已是發展到極點，只見他每一擧手投足，都有一股濃烈的血腥之氣，發放出來。

玄靈道長如果換了另外一個，只怕無需眞的挨上葉慈輝的一招手式，早就沒被葉慈輝放出來的血腥之氣，薰得頭昏腦漲了。

玄靈道長運起「大清罡氣」，已尅制住了葉慈輝的血腥之氣，葉慈輝的血手神功雖厲害無比，却是奈何玄靈道長不得。

兩個人你來我往，越打越兇，但也越打越驚悸於對方功力的深厚，與手法的奇奧，把對方認爲平生僅見的對手。

葉慈輝久戰之下，心中殺機隨着時間延長，而越來越强烈，現在是一心一意要把玄靈道長置於死地了。

玄靈道長在葉慈輝殺氣籠罩之下，心中暗自忖道：「此子年歲不大，血手神功已是如此了得，將來氣候一成，武林之中那還有寧日，我今天非爲武林之中除去這禍害不可。」

兩個人都有着把對方置於死地的意圖，也都在等待有利時機的來到。

時間一久，機會果然來到了，只見葉慈輝發出一聲長嘯，身子一躍而起，升高約四五丈，半空中打了一個旋身，疾撲而下，雙拳一併，泰山壓頂般，一擊而下。

玄靈道長口中叫了一聲：「來得好！」雙脚一分，穩住下盤身形，接着雙掌一翻迎出。

兩人拳掌相交，實實的硬碰了一招。

葉慈輝下撲的身子，被彈得倒飛而起，在半空之中打了兩個轉身，身形落地之後，脚下飄忽又退後二三步才穩住身形。

玄靈道長因爲是由下而上，人却被那巨大的壓力，壓得身形一矮，陷入地下二尺多深。

兩個人的拚鬥，在一招硬拚之下，立時停止了下來。

兩人各自凝神小息了片刻，重復動手，掌風足影，急如驟雨，刹那間又打得難解難分。

不久之後，兩人又硬拚了一掌。

但聽轟然一聲，葉慈輝的一條身子，被震得倒飛了出去，實實的落在地上，便躺在地上動也不動一下了。

但玄靈道長的身形雖然也倒退了四五步，但最後仍然穩住了身形。

葉慈輝身形一震飛了出去，接着口中便滲出了鮮血。

葉老夫人睹狀之下，口中驚叫了一聲：「慈輝！」身形一搶而出，疾快無比的把葉慈輝扶起靠在自己懷中。

一面急口連聲的叫道：「慈輝！慈輝！你……你怎樣了。」

葉慈輝吐過一口鮮血之後，神智顯得甚是淸明，苦笑了一下，道：「沒有關係，孩兒還挺得住，只要調息一下，就無妨碍了。」

葉老夫人淚眼婆娑的道：「那你好好的調息吧，由娘替你護法。」

葉慈輝雙目一閉，就靠在慈母懷中行功運氣，調息起來。

葉老夫人搖頭一嘆，伸手把葉慈輝身上短劍取在手中，橫在胸前。

這時，全場沒有一點聲息，就是玄靈道長亦在運功調息。

靜寂的時光，維持了約半盞熱茶時光之久，首先玄靈道長睜開了雙目，打量了全場一眼，然後，擧步向着葉慈輝母子身前走來。

葉老夫人見玄靈道長走了過來，輕輕將葉慈輝放落地上，挺身站了起來，鳳目含威的叱喝一聲，道：「你給我站住。」

玄靈道長戰勝了葉慈輝，雖然使盡了全身能耐，辛苦得來的勝利，使他內心之中有着無比的高興與滿足，因此，人也現得有寬雅的容量了。微微一皺眉頭，停住了身形，道：「你是什麼人？」

葉老夫人道：「老身就是他娘親。」

玄靈道長臉色微現疑訝之色，道：「此話當眞？」

葉老夫人冷哼一聲，道：「老身爲什麼要騙你。」

玄靈道長心神不屬的猶豫了一下道：「令郎的傷勢怎樣了？」

葉老夫人道：「這個不勞動問。」

玄靈道長道：「如果令郎傷勢無碍，貧道可要帶他去見敝掌門人了。」

葉老夫人修眉一蹙道：「他現在那裏都不能去。」

玄靈道長沉思了一陣，道：「好，貧道再給你們半盞熱茶時光，時候一到，不管令郎傷勢如何，我們都得帶他走了。」

葉老夫人聽得心中一陣難過，正想嘲笑他兩句的時候，玄靈道長已身形一轉，走出丈遠之外去了。葉老夫人話到口邊，輕輕嘆息一聲，忍下去了。

葉老夫人幾經憂患，少女時代的爭强豪氣，業已消磨殆盡，目前所剩下，僅有葉慈輝這個愛子了，爲了愛子的安危，她什麼氣不能够忍，什麼委屈不能够受。

玄靈道長遠出丈遠之外後，忽然一招手，把那爲首的道士叫到身前吩咐道：「半盞熱茶時間之後，將他們母子帶回，我先走了。」

「且慢！先別得意太早，鹿死誰手，尚在未定之數哩！」

玄靈道長聞聲一震，回頭望去，只見葉慈輝已從地下挺身站了起來。

玄靈道長回身走到葉慈輝面前，冷笑一聲，道：「你爲什麼不裝死到底，等貧道離去之後，乘機而逃。」

葉慈輝昂然道：「在下今天拚不過你。你就是請我離開，我也不會離開。」

玄靈道長用鼻子「哼！」了一聲，道：「看你不出，倒還有二分骨氣。」

葉慈輝冷笑道：「凡是江湖人物，那一個不比你們武當道士有骨氣。」

玄靈道長雙目一瞪道：「你……。」

葉慈輝道：「我要和你硬拚三招。」

玄靈道長哈哈一笑道：「你血手魔功豈是貧道大清罡氣的敵手，貧道勸你死了這條心吧。」

葉慈輝道：「大清罡氣又怎樣，我今天就要叫你見識見識比大清罡氣更厲害的絕藝神功。」

玄靈道長傲聲大笑道：「你眞有什麼絕藝神功，剛才也就不會裝死現醜了。」

葉慈輝面色一變，喝道：「你少發狂，我今天就要你被人抬着回去。」

玄靈道長「哼！」的一聲，道：「人貴自知，你這叫自速其死，好！盆道今天就替武林之中除去你這惡毒的魔崽子。」

葉慈輝大喝一聲，道：「誰是魔崽子，我看你們武當派才是披着人皮走獸。」

玄靈道長氣得面色一青，連話都說不出了。過了半天，才悻悻的道：「你過來領死吧！」

葉慈輝暗中提聚一口眞元之氣，運起了「神武神功」，「神武神功」一經運行，只見一股晶瑩發亮的光彩泛上臉來，片刻間，好像變了一個人，變得神采逼人。

玄靈道長睜大着一雙眼睛，怔怔的望着葉慈輝，臉上是一臉迷惑之色，心中更是震駭無比的忖道：「奇怪，血手魔功怎會有這種天人一體的無上佳境？」玄靈道長算是識貨大行家，可惜他不知葉慈輝練成了「神武神功」，光從「血手神功」去想，那能想得出所以然來。

（未完）

「神眼遊龍」作者因事，續稿未到，是期暫停。

精選俠情短篇

雲龍・文
盧令・圖

除奸衣

刦財又刦色　强盜遇强人

「爹媽請茶！」

晨早，黃員外和夫人坐在廳上，女兒黃桂芳捧着茶向爹媽請安。

黃員外是當地的首富，僕人很多，但是晨早斟茶請安，必定是黃桂芳親力親爲，從不假手於僕人。

「夫人啊，你看桂芳已經長得亭亭玉立了，我們得要替她找一個如意郎君才是。」黃員外撫鬚對夫人道。

「是啊，我剛剛跟媒人談過這件事，她說隔村方員外有個兒子，長得非常英俊，而且讀書用功，今年還考得一個秀才……」黃夫人笑瞇瞇的望着女兒道。

「爹，媽，你們眞是的。」黃桂芳怯羞地垂低了頭，嘟起咀巴說道：「女兒不想嫁出去，要永遠侍候爹媽！」

「傻女兒，男大當婚，女大當嫁，乃是人之常情，何必畏羞啊！」黃員外說着呵呵地大笑。

黃桂芳掩着紅得像蘋果的臉從側門走到內廳去，黃員外跟夫人相顧而笑。

突然，「拍」的一聲響，天外飛來一支箭，箭正揷在廳中一條大樑上。

黃員外和夫人嚇了一跳，睜開眼睛看清楚，這支箭還掛着一張白紙。

「來人呀，來人呀！」

黃員外大聲嚷道。

幾個僕人從外面慌忙走進廳裏來。

「員外，有甚麼吩咐啊！」

「你們立刻跟我爬上這條大樑去，取下這一支箭來！」

黃員外指着樑上的箭道。

僕人這才發現樑上揷着的一支箭，這一回可把僕人苦了，因爲樑太高，僕人爬梯，費了很大氣力才算把箭拿下來。

「快把箭和信拿過來給我看！」

黃員外大聲道。

僕人雙手遞過信和箭，黃員外把信拆開來了，面色不禁大變。

「究竟發生甚麼事情啊？」黃夫人問道。

黃員外望望僕人呆在廳子裏，立刻喝道：「你們都到外面去。」

「是，是。」

僕人紛紛離去了，黃員外才長長地嘆一口氣道：「唉，我們黃家，一向都是行善的，眞想不到會飛來這一個大禍。」

黃夫人道：「員外，究竟發生甚麼不得了的事情啊？」

「夫人，你看看這封信吧！」

黃員外把信遞給夫人，夫人把信接過來，面色也立刻大變。

「東山的大盜吳天霸要娶我的女兒做押寨夫人，這還了得。」

黃夫人的眼淚奪眶而出了。

「唉，叫我怎樣辦呢？」黃員外頹然地坐在椅上，又長長地嘆一口氣，「這個吳天霸，手下嘍卒甚多，政府曾經派兵圍剿過他，可是都被他殺得落荒而逃。」

「那，唉，那我們的女兒，就給白白的送給了他不成！」

「夫人，這事情我當然不想這樣做呀，但是叫我怎樣抵擋他啊！」

「我們請保鑣，」黃夫人道。

「對，我有的是錢。」黃員外拍掌道：「卽使把我的錢全花光，我也絕不後悔。」

「我們就這樣辦罷，一引面報告官府去，另一方面去請保鑣。」

黃員外的住宅佈滿了官兵，請同家的保鑣則留在院子裏。

這時正値深秋，刮一陣大風，把樹上的葉子又刮下來了不知多少片，枯葉在空中飛舞一陣，然後落在地上。

「哎唷，哎唷，眞是討厭，這些葉子一天到晚也掃不完。」

一個瞎了眼睛的僕人，拿起了掃把，一壁掃着落葉，一邊嚷着。

「喂，瞎了眼的人也知道落葉，眞怪呵，」保鑣的大漢與另一個保鑣的說道。

「你們的眼睛如果眞的瞎了，就眞的看不見！」瞎子笑嘻嘻地道：「可是我嘛，比你們睜大眼睛的還看得眞切呢。」

兩個保鑣互望一眼，其中一個保鑣走上前去，說道：「瞎子，你說你的眼睛比我們還要看得眞切，我們比比看如何？」

「好呵！」瞎子笑道。

「瞎子，不要說我們欺侮你，要比嘛，由你出主意好了。」保鑣的道。

「不必，還是你們出主意吧，否則勝之不武！」瞎子得意的道。

兩個保鑣給說得有點氣憤不耳，心想，「好罷，我就叫他試試厲害吧。」於是從腰間掏出一把小刀子，說道：「瞎子，你瞧清楚了。落葉在空中落下來，我一把飛刀把落葉釘在樹幹上。」

那個保鑣說罷，「颼」的一聲，白光過處，樹幹上一把小刀果然揷着一片落葉。

「哼，何必大驚小怪，看我的罷！」瞎子的手中不知在甚麼時候也掏出了一把小刀子，一條白光在空中成弧形飛舞，然後又圍繞樹幹轉了兩個圈，刀子才揷在樹上。

「你們兩個開眼的人，看看我的刀子揷着幾多片落葉呵！」瞎子笑瞇瞇道。

兩個保鑣呆住了，想不到這個瞎子的本領如此高强，刀子飛出去不是成直綫的，而且還能够在樹幹轉兩個圈，小刀子釘在樹幹上，最少也揷有十幾片落葉。」

「哈哈，你這認輸了罷。」瞎子大笑着，一壁拿起掃把，掃着地下的葉子。

黑夜，是吳天霸約定來搶親的日子，官兵，請來的保鑣，個個人的神情都非常緊張，黃員外，夫人和女兒則躲在樓上一個角落，驚得牙關也打顫了。

「唉，不知道這些官兵，保鑣是否能抵擋得住這些强盜呵？」夫人憂心的說道。

「夫人，你放心好了，這許多人在此，而且個個保鑣的武功非常了得，官兵雖然不濟，但那些保鑣却成呵！」黃員外在安慰他的夫人，但是心裏却仍然是在擔憂的，但是却無法把心裏的話說出來。

夜更加深了，四周萬籟無聲，保鑣們心裏想道：「這些强盜，知道我們有了準備，不敢到來搶親了吧！」

黃員外，夫人和女兒則在樓上，兩眼向窗外瞭望，四週黑沉沉，沒有星星，也沒有月亮。黑得像一團墨，突然遠遠出現了火光，遍山滿野的正向着黃家莊而來。

黃員外非常緊張，把頭伸出窗外，大聲喊道：「喂，你們留意呵，强盜吳天霸向我們這裏來了。」

黃員外喊了兩聲，立刻把頭縮回來，跟着把窗戶關閉好。

這時候保鑣和官兵們也聽到遠遠傳來的吶喊聲，亦知道强盜來了，於是紛紛拿出兵器，人人戒備着。

强盜很快就來到黃家莊前，他們首先把黃家莊包圍，火把照得如同白日，吳天霸當中站着，向四週一望，大聲喊道：「黃員外乖乖把女兒送出來，否則這個莊，我要把它弄到玉石俱焚。」

「哼，別嚇人了，吳天霸，我們捕捉你很久，今天是你送上門來的。」統領官兵的張捕頭，越衆而出。

「哈哈，莫說你們這裏小小官兵，就是朝廷調動大軍到來，我也不懼。」吳天霸道，說後同身對衆人大聲喊道：「弟兄們聽着，今晚把新娘子搶回大寨，我們衆弟兄痛痛快快的飲一杯！」

强盜們一陣雷動的歡呼聲。

「好，我們衝呀！」吳天霸大喊一聲，强盜們一蜂窩擁了上去。

頓時間一陣兵器的撞擊聲，跟住則是震人心弦的慘號的叫聲。

一陣衝殺之後，官兵似乎抵擋不住了，紛紛向後退，有一些强盜已經抬起大木，把莊門撞開來。

百多個保鑣早已經拿刀在手，强盜一來便手起刀落，斬死了幾個衝進莊來的强盜，暫時也阻住了强盜的攻勢，可是强盜是四方八面而來的，保鑣集中在莊門，强盜則由爬牆進來，莊內到處都是强盜，保鑣與强盜進行一場大混戰，個個保鑣雖然武功高强，但强盜却是人多勢衆，保鑣們漸漸有點處於下風地位了。

吳天霸向四週視察一下，知道自己已經控制住優勢了，於是來到樓前，大聲說道：「黃員外，現在你請來的官兵，保鑣，都被我消滅了，快快的把女兒請下樓來，否則我們便上樓來搶了。」

「哼，吳天霸，好蠻橫啊！」這聲音是發自屋簷上的。吳天霸循聲望去，只見屋簷上坐着一個瞎子。

吳天霸覺得這個瞎子非常奇特，竟然走上這屋簷上坐着，這當然不是一件尋常之事，但是吳天霸怎會把他放在眼內。

「瞎子，我蠻橫你又怎奈得我何啊！」

「聽着，吳天霸，如果你贏得我這個瞎子手中的盲公竹，我就任你横行，否則……哼……哼……」

「好大的口氣，快快下來。」

「不過，我要跟你講實了才好。」瞎子說道：「你們恃着人多勢衆，勝之不武，我瞎子要和你單打獨鬥，你有這個膽量嗎？」

吳天霸在衆人前被瞎子如此挑戰，當然不會示弱，況且挑戰者又是一個瞎子，他怎會把他當作一回事，於是高聲說道：「瞎子，快下來吧，我怕你還沒有下來，就摔死了。」

「這個你放心好了。」

瞎子慢慢地從屋簷爬了下來，然後在吳天霸的面前站着，一頓手中的盲公竹，說道：「吳天霸，來吧！」

吳天霸一舞手中大刀，便向瞎子的盲公竹砍去，盲公竹向大刀敲落，「噹」的一聲，說也奇怪，震得吳天霸的手一麻，大刀幾乎脫手，吳天霸咬一下牙齦大力一彎一圈，刀鋒正向瞎子的頭上砍去，瞎子大叫一聲身子往地上一滾，口中喊道：「吳天霸，小心我的飛刀！」

兩條白光一左一右成弦形綫向吳天霸射來，吳天霸舞動大刀，把飛來的小刀一擋，「噹噹」兩響，以爲把飛刀擋落了，但奇怪的是飛刀沒有給磕飛，小刀子被大刀一擋，立刻轉了彎，兩把小刀彎向背後，向吳天霸的背部揷來，吳天霸想也想不到，如此奇妙的兩把小刀揷入吳天霸的背後，刀尖直透到胸前。

强盜見寨主死了，其他人無心戀戰，都紛紛逃退。

黃埔喋血記

犂庭掃穴奏凱還（大結局）

諸葛青雲

·前文提要·

上文書至朱天佑應化名爲胡萍的日本女特務美空枝子之約，到舞廳幽會，日本特務機關方面不特調來大批日軍，且在舞廳中安排下由卓槐爲首的一般漢奸，但朱天佑旗高一着，調來憲警，迫使日軍撤離，又把卓槐擊傷，然後扶持美空枝子，安然離去。刁拱北跟着朱天佑坐在一輛出租汽車上，目睹卓槐率領手下扶傷而去，心中猜想不透朱天佑何以肯讓不共戴天的仇人卓槐離去，遂向朱天佑詢問，方才卓槐這老狐狸已經自投羅網，爲何還要放他離去？朱天佑微笑答稱，實際上，並沒有放他離去——

刁拱北道：「這是說，站長已暗中派人釘上他了？」

朱天佑道：「不錯。」

「我可以知道原因嗎？」

「當然可以，由于這一行動，我不敢說有十分把握，所以，我本來想等胡二弟到來之後，再一併向刁兄解說的。這也就是方才你問我，我們要在這兒等誰，而我却故意賣關子的原因。」

刁拱北若有悟地一「哦」道：「原來站長派去釘梢，以及我們在這兒要等的，都是胡先生？」

「不錯，」朱天佑含笑接道：「既然說到這兒了，倒不如一併加以說明，不過，如果事實發展，証明我的判斷有錯誤時，刁兄可別見笑。」

刁拱北笑道：「站長，我相信你的判斷不會錯，即使萬一有甚錯失，我也不敢笑，因爲，人畢竟不是神，又怎能萬事前知哩！」

「對，對……………」朱天佑連連點首接道：「刁兄，今宵的一切措施，都是針對日本人那個準備將我們亡國滅種的工廠。」

畧爲一頓話鋒，又正容接道：「到目前爲止，對那個鬼工廠，以及那兩個發明家，我們仍然茫無頭緒，雖然我們方才已將美空枝子和卓槐控制，但如果要直接由那兩人口中問出甚麼消息來，是絕對不可能的，因爲，我們不會用那種慘無人道的非刑去逼供。」

刁拱北苦笑了一下道：「站長，我實在太笨，你已經說得很明顯了，但我却還是想不出你放走卓槐的道理來。」

朱天佑淡然一笑道：「刁兄太謙虛了，現在我問你，那兩個發明那種歹毒藥物的發明家，是否本來應該是一位醫師？而且，還應該是一位技術非常高明的醫師？」

「唔……………」

「也就爲了這原因，所以，方才我才特地擊傷卓槐的孽根，目的就是希望能證實我這一個推想，因爲，普通的外傷，一般醫師都可以治療，但像卓槐方才所負的傷，就非得有技術特優的名醫才可醫治。……」

「有道理，有道理……」刁拱北連連點首，說道：「站長這一手，既可以由卓槐身上找出那兩個發明家來，同時，也可以順理成章地找到那家工廠，而卓槐那老賊也不怕他飛上天去……」

朱天佑也自我調侃地笑道：「一舉三得，高明、高明……」

刁拱北連忙截口接道：「站長，我說的可是由衷之言啊！」

朱天佑苦笑道：「我知道刁兄說的是由衷之言，但敵人並不笨，誰也不敢保證我們會一帆風順，而這，也正是我方才不肯加以解說的原因。」

刁拱北正容接道：「我敢保證，站長，我保證你這一措施，有百分之九十九會成功。」

「只保證百分之九十九，也還差百分之一呀……………」

朱天佑的話沒說完，一位摩托騎士已由外白渡橋上疾馳而下，就在他們那出租汽車丈遠外停了下來。

朱天佑向那摩托騎士招招手道：「二弟，我在這兒。」

摩托騎士就是胡立民，他，推着摩托車緩步走了過來，朱天佑搶先問道：「二弟，怎麼樣？」

胡立民目注司機座上的司機，向朱天佑投過詢問的一瞥。

朱天佑點點頭道：「是自己人………」

胡立民立即接道：「大哥，一切都如你所預料………」

刁拱北立即接道：「站長，恭喜你啦！」

朱天佑却反而神色冷肅地說道：「刁兄，二弟，俗語說得好，行百里者半九十，愈接近勝利，任務也必然愈艱險，今宵，我們要全力以赴，可一點也不能掉以輕心！」

刁拱北也正容說道：「但請站長吩咐，即使赴湯蹈火，我刁拱北也一定走在最前頭。」

「刁兄義薄雲天，我這裏先謝了。」朱天佑目光移注車外的胡立民，道：「二弟，快將那邊的情況解說一下，咱們馬上分派人才，火速進行。」

「好的………」

當胡立民將他所探悉的情形簡畧地說明，

朱天佑將任務分配之後，胡立民先行離去，朱天佑所乘的出租汽車，也經由外白渡橋，進入日租界。才經過一個折轉，司機已低聲說道：「報告站長，後面有車子跟踪。」

「是怎樣的車子？」

「是一部小轎車。」

朱天佑向反光鏡中瞄了一眼，立即作了新的指示：「車子駛向江灣，並通知指揮所和六號，說明這兒的新情況。」

既要開車，又要分別與指揮所和六號聯絡，司機的工作是够忙碌的。

三分鐘後，司機才低聲說道：「報告站長，六號已趕了上來，指揮所請示知胡先生等人的行動方針。」

朱天佑沉思着接道：「告訴指揮所，胡先生等人，照預定計劃部署，候命行動，特別注意候命二字。」

「是……………」

後面跟踪的車子，始終以大約二十公尺的距離，緊隨不捨。

當司機對着無綫電對講機重複朱天佑的命令之後，他已發現前頭十字路口佈了拒馬，也有武裝軍警佈崗。

這情形，當然朱天佑也看到了。

也由于這再一次的意外變化，使得他們想將跟踪的敵車引往郊外的計劃落空。

好在朱天佑反應神速，目光一掃之下，一把奪過司機手中的無綫電對講機，並促聲喝道：「轉入小巷，準備棄車………」

話聲中，車子猛然一個急轉，拐入就近的一條小巷中。

而且，就在拐入小巷的刹那之間，車子尾部忽然噴出一股烈焰，使得那隨後跟踪的小轎車，陷入烈焰之中，而發出一片驚呼。

也就在慌亂的刹那之間，朱天佑、刁拱北和司機等三人，已棄車而飛登屋頂。

朱天佑帶着無綫電對講機、刁拱北與司機各自帶然一挺最新式的衝鋒槍。

由于變出意外，也由于朱天佑等三人都有着一身高來高去的輕身功夫。因此，他們三人棄車上了屋頂，居然沒被人發覺。

他們三位就着屋頂陰影的掩護，朱天佑一面以對講機向指揮所和即將趕來的六號聯絡，一面注視下面那已被烈焰包圍的小轎車。

很顯然，那小轎車的人，也有一身不俗的武功。

只見兩道人影，由小轎車疾射而出，就地打了四五個滾，將身上的火焰撲滅之後，起身拔槍就射，射向朱天佑所棄置的那輛出租汽車，口中並以日語怒叱着：「巴格野鹿……」

「轟」然兩聲巨响，兩部車子幾乎是同時爆炸開。

在熊熊烈焰中，可以看得很清楚，那兩個被燒得狼狽不堪的日本人，年紀都很輕，在日本特務機關中，想必最多不過是中尉階級。

也由于兩部汽車燃燒的烈焰，將屋頂也照亮了，朱天佑等人不便行動，只好暫時的隱伏着。

只聽那兩個日本人中之一恨聲說道：「這樣炸死他們，可太便宜了。」

另一個却苦笑道：「吉川兄，我料他們絕對沒有死，你想想看，你我都逃出來了，他們是能够高來高去的人，又是謀定而後動，他們會呆在車中等死嗎！」

「有道理，有道理……只是，這麼一來，枝子面前，可如何交待？」

「管她哩！她只要我們等在舞廳外，負責釘梢，可並沒作別的交代。」

「話是不錯，但我們還是先將這兒所發生的一切，儘速通知她才對。……」

在聞聲趕來的軍警人員搶救之下，很快地將火勢撲滅，而朱天佑等一行，也悄然離去。

爲防再度發生意外，于到達和川與服部兩個日本人的住宅之前，朱天佑特別將無綫電對講機交與刁拱北，並正容說道：「刁兄，由于方才的意外，我發現，美空枝子這個人，可實在不簡單……」

「站長不要長他人志氣……」

「不！我從來不輕易推許任何人，但這位日本女間諜，却是特別例外，刁兄請想想看，在舞廳中，她應該算是一敗塗地的了，沒想到她事先還另有安排，如非是那兩個跟踪的人太差勁，那後果可就太嚴重了。」

刁拱北點點頭，苦笑道：「是的，這個妖女，可實在不能輕視她。」

朱天佑正容接道：「所以，目前由我先下去，刁兄與九號（九號卽司機）在這兒替我掩護，以免萬一發生意外時，三個人同時陷入敵手……………」

刁拱北截口接道：「站長，應該由我先下去……………」

「不！除掉這兩個日本人，以及摧毀他們的一切發明，是現階段的第一大任務，我身爲站長，理當由我親自去執行。」

畧爲一頓話鋒，才聲容俱莊地接道：「刁兄，萬一我有甚不幸時，執行這一任務的千斤重担，就落在你和二弟二人的肩上，爲了我們多難的祖國，也爲了我們民族的生存，希望刁兄和胡二弟，能儘速完成這一艱鉅任務……」

刁拱北苦笑道：「站長，請別說了……」

朱天佑淡然一笑道：「凡事先作最壞的打算，是不會錯的……」

也不等刁拱北接腔，身形微閃，立失于沉沉夜色之中。

和川與服部所住的這幢日式小洋房，四週有着一道矮牆，內有小院，和一些其高不滿三尺的龍柏和花木。……包括房子在內，一切的一切，都是小巧的，一如日本人那矮胖的外形，短視的目光，和狹窄的胸襟。……

朱天佑等三人，起先是隱身在這幢小洋房邊的一幢三樓洋房的屋頂上，居高臨下，一目了然。

已然沒看到甚麼特別警戒，洋房四週，也沒甚麼隱蔽之處，依理，朱天佑似乎用不着這麼愼重其事。

而事實證明，他的確太過謹愼了。

因爲，當他捷如狸貓似地，一閃而進入那日式小洋房的玄關時，竟然沒聽到一絲聲息。

他，心念電轉着！像這麼兩位重要的人物，居然以一個普通工程師的身份，住在並不特別惹眼的洋房中，不論明裏暗裏，連一個保鏢的都沒有。

很顯然，那是日本特務的障眼法，所謂寓機密于平凡之中，藉以避免我方工作人員的注意力。

心念轉動，他輕輕拉開玄關的紙門，悄然步入走道，凝神傾耳聽着。

裏面兩房間都有燈光透出。

其中一個房間，有輕微的男女調笑聲，另一個房間則傳出重濁的牛喘，和輕微的呻吟聲，很顯然，兩個日本人都有女人伴宿。

朱天佑一蹙眉峯，在心底罵了一聲：「死到臨頭，還在作樂………」

電話鈴忽然响了，而且，那電話機就在朱天佑身邊不遠處。

這情形，使得朱天佑連忙閃入一旁的暗影中，屏息靜待着。

其中一個房間的門開了，一個日本男人一面胡亂披着和服出來，一面以日語嘮叨着：「甚麼人，眞不識趣，偏偏這時候打電話來。」

不過，當他拿起話筒時，卻立即換上一副笑臉，嘿嘿邪笑道：「枝子，我一聽聲音就知道是妳……是的，我是服部……和川……和川正在欲仙欲死哩……」

他的臉色忽然一變，道：「怎麼？……有人要殺我們……好好……我們馬上避到領事館去……」

放下話筒，立即疾聲喝道：「和川，快逃命……」

「來不及了……」

隨着話聲，朱天佑一閃而前，一指點了服部的死穴。

「服部，甚麼事呀……」

「沒甚麼……」朱天佑拉開和川房間的紙門，目注還糾纏在一起的榻榻米上的兩條肉虫，將服部的屍體向旁邊一扔，冷笑着接道：「為了獎勵你們這兩位偉大的發明家，我奉命接引你們到天國去……」

由歡樂的巔峯一下子掉入恐怖深淵中的和川，是一個外貌忠厚，而心藏奸詐之徒。

此刻，他外表裝出一副無限驚恐的神態，目光發直，凝注着滾到他身邊的服部的屍體，好像嚇呆了似地，仍然膩在那女的身上。

其實，他的右手正在枕頭底下探索着手槍的槍柄。

不過，這一些，可逃不過朱天佑的如炬目光。

就當和川猛然將手槍由枕頭底下抽出的同時，朱天佑已飛起一腿，將和川的手槍踢飛。

而且，朱天佑的雙足是連環踢出，右足才將對方的手槍踢飛，左足卻相繼將那全裸的軀體，踢得摔落五尺之外，暈死過去。

由於這一切的變化，實在太快了，快得使那兩個房間中的女的，給嚇得目瞪口呆，連驚呼聲也發不出來。

一直等和川的軀體被朱天佑一腳踢飛時，兩個女的才不約而同地，由自己的房間中發出一聲尖呼：「救命啊……」

朱天佑沉聲怒叱道：「別鬼叫，快點穿好衣服，火速離開這兒……」

說話之間，已經暈死過去的和川，也在他的特殊手法之下，魂歸天國了。

宰掉兩個主要敵人之後，朱天佑毫不怠慢地，立即就着寫字檯搜尋文件。

所謂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朱天佑於匆促之間，一心只想毀掉那些歹毒的發明文件，卻忽畧了那兩個正在手忙脚亂地，忙着穿回衣服的裸女。

這該算是百密一疏，他以為那兩個女人不過是應召伴宿的普通女人，因而於喝令對方快滾之後，即未再加以理會。

不料，正當他忙着將抽屜中的秘密文件，塞向懷中，隔壁房間中，原先給服部荐枕的那個女人，忽然拉開紙門，沉叱一聲：「舉起手來！」

朱天佑心中一凜，但他卻並未立即舉起手來，只是停止搜尋文件的行動，苦笑了一下道：「這該算是陰溝裏翻船。……」

他背後的那個女的，也突出手槍，瞄準着他，冷笑一聲道：「少廢話！舉起手來！」

朱天佑仍未舉手，顯得很鎮靜地問道：「你們兩個，是奉命保護這兩位天才發明家？」

「不錯，我再說一遍，舉起手來！」

「舉就舉吧！不過，我要提醒妳們，我這個人，舉起手來，也能制敵。」他已徐徐舉起手來。

「我倒要好好見識一下。」她冷笑着，向同伴一呶嘴，沉聲接道：「先將他身上的文件搜出來！」

「是……」另一個一手持槍，戒備着向朱天佑背後走了過來。

「對了，兩位天才發明家已死，這些文件，成了無價之寶，可必須完整無缺地收回才行……」他，一面侃侃而談，一面目注桌面上的一個小型鏡子。

當兩個女的同時在鏡中出現，也就是當那個準備向他搜身的女的快要逼近身邊時，他那高舉的雙手中，忽然發出一縷黑影，使得那兩個女的一聲痛呼，手槍也隨之掉落地下。

朱天佑的動作快如脫兎，當那兩個女的手槍落地的同時，他已身軀疾旋，「叭叭」兩聲，那兩個女的，都被他踢倒五尺之外。

朱天佑俯身將兩個女的拎在一起，含笑接道：「現在，你們見識到了吧？」

這刹那之間，那兩個女的都看清楚了。那將她們手中的手槍擊落的，是兩片手指大小的木片。很顯然，那是當朱天佑舉手之前，由搜尋文件的抽屜上以指力硬行揑下來的，這情形，自然使那兩個女的，暗中倒抽一口冷氣，作聲不得。

這時，刁拱北也到達門口，悄聲說道：「站長，咱們快點撤退。」

朱天佑頭也不回地，接道：「好的，刁兄，這兩個女的，暫時交給你，我還要到服部的房間搜查一下……」

當他走向隔壁房間時，又扭頭問道：「刁兄，九號呢？」

「他在掩護我們。」

「很好……」

還不到兩分鐘，九號在屋頂上以貓叫聲示警，朱天佑一面加速收集服部的文件，一面促聲說道：「刁兄，點住那兩個女的昏穴，先行退到安全地點去。」

事實上，刁拱北於聽到九號示警時，已經點了兩個女的昏穴，聽到朱天佑的話後，他一面退向有掩蔽的安全處所，一面答道：「站長，你也要快……」

這日式的小洋房，除了木料，就是磚頭，因此，刁拱北所退到的所謂較安全地點，也不過是一道磚牆拐角處而已。

外面來的是載着日本武裝憲兵的四輛三輪摩托車，和一輛出租小汽車。

車子一停，八個武裝憲兵立即紛紛下車，對這小洋房採取包圍之勢，並熟練地利用地形地物以資掩護。

出租汽車中下來的是美空枝子和田中少佐，這兩位也迅疾地找好掩蔽處所，並由田中少佐揚聲說道：「朱天佑，你們已被包圍了，還是乖乖地投降吧！」

小洋房內，所有燈光，一下子全熄了，卻沒人答話。

約莫停了半分鐘，田中又冷哼一聲道：「朱天佑，你應該已經看清楚了，輕機槍，手榴彈，都準備好了，即使你武功再高，也插翅難逃。」

室內仍然沒人答話，美空枝子嬌笑一聲道：「朱天佑，龜縮着可不是辦法呀！」

室內，忽然傳出朱天佑的語聲道：「依妳之見呢？」

他的話聲才落，田中已向着朱天佑發話處開了一槍，但美空枝子立即沉聲喝道：「少佐，不要開槍！」

朱天佑的語聲笑道：「不要緊，像田中這樣的飯桶，再開十槍、百槍，也傷不了我一根汗毛……」

就這說話之間，朱天佑至少已換了五個地方，而田中也連續開了四槍。

田中這四槍是否打中了目標，沒法知道，但他自己忽然「哎喲」一聲手槍也掉落地下。

由於田中的不聽話，因此，美空枝子對他

的莫名其妙的傷勢也並不怎麼關心，只是冷冷地問道：「好好的幹嗎丟下槍？」

田中痛得齜牙咧嘴，以左手握着右腕，語聲也顯得顫抖地，苦笑道：「妳瞧……」

原來他的右腕上釘着一段約莫二寸長短的釘子，不！那不是釘子，是折斷的一段竹筷，由於留在外面的一截並未沾上血漬，就着不遠處的路燈光輝，可以看得很清楚。

美空枝子目光一觸之下，禁不住臉色為之一變。

田中卻是痛在手上，驚在心頭。

試想，他們之間的距離，少說點也總有二十來公尺。

以此等距離，居然能以一段竹筷釘入對方的手腕中，那是何等的腕力與眼力。

就這刹那的沉寂間，只聽朱天佑的語聲又朗笑道：「田中，滋味如何？」

田中不理會朱天佑的譏笑，只是蹙眉切齒說道：「這忘八蛋方才還是一面說話一面移動身子，居然還能打得這麼準……」

美空枝子截口接道：「不！這一段竹筷，不是朱天佑打出的。」

「不是朱天佑，還有這一份能力？」

「刁拱北。」

「啊！待會，我要剝他的皮！」

朱天佑的語聲笑道：「別夢想了，田中，像你這樣的飯桶，也吃這碗飯，那實在是浪費你們小日本的民脂民膏……」

田中氣得怒叱一聲：「巴格野鹿，老子跟你拚了……」

扭頭向一旁的一個憲兵喝道：「給我一枚手榴彈……」

美空枝子連忙截口喝道：「不可以！少佐，你瘋了！」

田中冷冷地一笑道：「我沒瘋，我不過是要提前解決，不想這樣乾耗着，浪費時間。」

美空枝子俏臉一沉，沉叱道：「我自有道理，少佐，我不能不提醒你，今宵行動，是我負責。……」

田中也不甘示弱地冷笑道：「這些，我知道，但妳這麼乾耗着，能解決問題嗎？」

美空枝子忽然貼着他的耳朵低語了一陣，田中才「哦」了一聲道：「這個……我倒是不曾想到。」

朱天佑的語聲朗笑道：「田中，我說你是飯桶，你還不服氣，你沒想到的事情，還多着哩！」

「我不信你就能猜透枝子的意圖！」

「這有甚麼稀奇，服部、和川是你們的國寶，目前，對你們來說，那兩個天才發明家是生死不明，退一步來說，那兩個就算是死了，他們的遺稿，也是無價之寶，如果照你的意思，固然可以達到殺死我們的目的，但這些無價之寶也一齊毀掉了……」

美空枝子截口苦笑道：「朱天佑，我不能不讚美你一聲，你，實在是一個可愛而又可怕的敵人。」

朱天佑的語聲笑道：「咱們是彼此彼此，枝子，說一句老實話，妳能由卓槐的負傷，連想到我此刻的行動，我也是由衷的佩服妳，不過……」

「這些，不用談了，朱站長，咱們談正經的。」

「我正聽着。」

「眼前情況，你該已經看清楚，要想活着衝出去，是絕不可能的。」

「所以，妳準備就這麼乾耗着，等天亮之後，來一個甕中捉鼈。」

「既然明白這些，你就該聽我的勸導，早點自動投降。雖然間諜人員一向不能享受俘虜的待遇，但我以人格担保，你們這幾個人，可以特別例外。」

「枝子，妳這番好意，我是心領啦……」

刁拱北悄然挪移到朱天佑身邊，將對講機向他手中一塞，低聲說道：「胡先生要和你通話。」

刁拱北已經將音量調整到最低，只聽胡立民的語聲道：「大哥，這一切都已部署好，距我們預定行動時間，只差十分 了。」

朱天佑低聲說道：「二弟，預定行動的時間，可能要稍延，因為，我們所要求的，是毫無損傷的全勝。」

「這可能嗎？」

「可能的，你走了之後，我又臨時加了一番部署，現在，我授權給你：不必等我的通知，虹口區的電燈，幾時熄沒，你就立即採取行動。」

「哦！我明白了。」

「這是在敵人租界之內，敵衆我寡，要想毫髮無損地安全撤退，只有電燈全熄之後，才有可能。」

「好，好，我知道了。」

「請保持通話狀態，以備萬一電燈不能熄沒時，我好通知你。」

「是…………」

美空枝子的語聲訝問道：「咦！朱天佑，怎麼不說話了？」

朱天佑笑道：「枝子，妳要我說些甚麼呢？現在又不是談情說愛的時候。」

美空枝子冷笑一聲，說道：「別打哈哈，我知道你詭計多端，如此鎮定，必然是另有所恃……」

「我所恃的，就是諒準妳不敢毀掉那兩個死鬼的遺稿，所謂投鼠忌器，我才可以安心的等待後援。」

「別作夢了！整個租界都已戒嚴，別說是人，連飛鳥也不能飛進來。」

一頓話鋒，又冷笑着接道：「如果我的猜想不錯，你既然知道和川、服部二人的身份，當也知道那座工廠的地址……」

朱天佑道：「這一點，妳倒是猜錯了，我正想請教哩！」

美空枝子道：「別裝蒜！我不妨老實告訴你，我來到這兒的同時，已通知機關長派人保護那工廠，照時間推算，那些保護工廠的人，也該到達了……」

這幾句話，倒的確使朱天佑吃了一驚。

他，一面示意一旁的刁拱北趕快與胡立民聯絡，一面卻故意笑道：「那我應該感謝妳才對，我不妨坦白告訴妳，今宵，本站工作人員已全體出動，所遺憾的就是不知道那家工廠的地址，妳這一派出機關長帶路，對我來說，那是正中下懷啦！」

由於朱天佑的話，虛實莫測，因此，這一來，倒使得美空枝子驚疑不定地接不上腔。

這當兒，刁拱北已遞過對講機，悄聲說道：「站長，那邊情況不妙。……」

朱天佑就着對講機，以最低語聲說道：「二弟，情況如何？」

「大批日本軍警，已將工廠包圍，正實行地毯式的嚴密搜查，如果三分鐘之內不發動，以後就沒機會了。」

朱天佑暗中一挫鋼牙，道：「好！不必等電燈熄沒，我授權你便宜處理！」

「遵命……」

這時，美空枝子也正以無線電對講機在跟特務機關長通話，朱天佑將對講機掛在身邊，向刁拱北悄聲說道：「刁兄，我們得立即變換位置，準備突圍。……」

刁拱北苦笑道：「目前這情景，突圍太困

難。」

「現在已顧不得那麼多了，咱們且見機而行吧！」

一陣「隆隆」馬達聲過處，一輛軍用大卡車疾馳而來，在約莫百公尺處停了下來。

朱天佑目光一掃之下，苦笑一聲，道：「卡車上載的是探照燈，看情形，我們非硬拚不可了。」

刁拱北一挑雙眉道：「站長，不論湯裏火裏，我都聽候吩咐，唯命是從……」

患難見眞情，此時此地，刁拱北能有這種表示，自然使朱天佑很感動。

但他却沒接腔，只用手緊緊地握了一下刁拱北的健腕，表示謝意。

軍用大卡車上的探照燈已打開了。一股强烈燈光，將這幢日式小洋房照得如同白晝。

只聽美空枝子的語聲冷笑道：「朱天佑，我看你還能躲到那兒去！」

也就在這當兒，一聲悶雷似的爆响，遙遙傳來。

緊接着，一連串的震响，使得地皮都起了顫動，也使得美空枝子的俏臉，一下子變成了鐵青。

約莫里許之外，烈焰騰空，濃烟直冒，當中還夾雜密集的機關槍聲。

這情形，使得由於探照燈的介入所造成的緊張局面，無形中爲之冲淡。

對朱天佑而言，是喜憂參半的。喜的是任務完成，日本軍閥的陰謀無法得逞。憂的却是電燈未熄，自己的弟兄難免會有傷亡……

只聽美空枝子厲聲叱道：「朱天佑，這一切後果，你得負責！」

此時此地，朱天佑自然未便接腔。

田中少佐的語聲道：「枝子，別廢話了，賞他兩枚手榴彈……」

「……」美空枝子沒接腔，很顯然，她對服部和川二人的遺稿還不死心。

忽然，眼前一暗，虹口區所有電燈一齊熄沒。

緊接着，「砰砰」兩聲，軍用卡車上的探照燈也隨之熄沒。

朱天佑心頭狂喜之下，乘着這猝變的刹那之間，向刁拱北沉喝一聲，道：「刁兄，咱們走……」

雙雙騰身飛登屋面，與九號會合，刁拱北並向九號一翹大姆指，低聲說道：「强將手下無弱兵，老弟，方才那兩槍，可棒極了……」

朱天佑一掌將刁拱北、九號二人推倒，低聲沉喝：「趕快閃避……」

這三位，剛剛爬伏屋面上，一陣密集槍聲，帶着一排子彈掃射過來。

刁拱北與九號兩人動作稍爲慢了一點，都分別掛了彩。

刁拱北傷在左肩，九號傷在右頰。

幸虧他們都福大命大，負的是都是皮肉之傷，不妨碍行動。

三個人在屋面上接連一陣滾動，避過另一排子彈之後，又立即拔足飛奔。由於一片漆黑，日本人失去目標，他們三人總算是衝出重圍了。

朱天佑邊走邊低聲問道：「刁兄，九號，不碍事吧？」

刁拱北、九號同聲笑道：「一點皮肉之傷，算得了甚麼……」

「站長你瞧，我不是很正常嗎……」

後面這兩句是九號說的，不錯，他的行動正常，跟在朱天佑背後，穿房越脊，並未受甚麼影响，但由於他是傷在右頰，因而說起話來却是含糊不清。

朱天佑扭頭瞧了一下對方兩人的傷口，苦笑了一下，道：「二位，咱們先停下來，包紮好傷口，以免失血過多。」

刁拱北毅然接道：「不！還是先脫離這個鬼租界爲妙，否則，一等他們趕上來，可就麻煩了……」

九號也同時發話，接口說道：「對，我也贊成。……」

後面雖然還有槍聲，却是越來越遠，也越疏落。

遠處，那冲霄烈焰，却正是方興未艾。

朱天佑邊走邊回頭瞄了一眼，輕嘆一聲道：「咱們的任務雖已完成，却也殃及不少的無辜百姓。」

刁拱北却正容說道：「這是沒有辦法的事，跟我們整個國家民族的生存一比，犧牲一些無辜百姓，可實在算不了甚麼。」

朱天佑自我解嘲地一笑道：「是的，這也算得上是菩薩心腸，行霹靂手段……」

× ×

回到指揮所，包紮好刁拱北、九號二人的傷口後，胡立民也帶着一批工作同志趕了回來，朱天佑含笑說道：「二弟辛苦了，咱們弟兄都好嗎？」

胡立民神色一黯，道：「一人當塲殉職，兩人重傷後舉槍自戕，還有三位輕傷的已經回來。」

朱天佑臉色一片肅穆，徐徐闔上雙目。胡立民苦笑着接道：「如果電燈能提前五分鐘熄沒，當不至有甚麼傷亡。」

朱天佑睜開雙目，那本來是黑白分明的精目，已佈滿了血絲，眼眶也顯得一片濕潤，臉上的肌肉抽搐着，足有半分鐘之久，才喟然一嘆道：「我們殉職的工作同志，可能還得加上一位。」

「誰？」

「奉命破壞電力公司的同志，那也是非常艱鉅的工作，電力公司距這兒很近，到現在還沒回來，顯然是已經凶多吉少了。」

「但願吉人天相。」話是胡立民說的，也是在塲的每一個人的心願。

朱天佑沉思着接道：「恐怕很難，他沒在限期內破壞電力公司，顯然是不容易下手，一直等到那工廠爆炸之後才加以破壞，那一定是爲了達到任務，逼得他抱着犧牲自己的精神才予以破壞的，所以，我斷定他已經殉職了。」

胡立民肅容接道：「果如此，則我們這些活着回來的人，都該感謝他……」

朱天佑抬腕看了一下手錶，站起身來，道：「現在，距天亮還有兩個鐘頭，諸位辛苦了大半夜，好好去歇息吧！」

等所有的伙伴們退走之後，朱天佑却獨個兒悄然由後門而出。

但他剛剛走出後門，胡立民也跟了出來，笑道：「大哥，還有我哩！」

刁拱北也跟了上來，說道：「我也算上一份。……」

朱天佑苦笑了一下，道：「刁兄，二弟我是怕你們太辛苦了，而刁兄又掛了彩，最主要的是，此行所要對付的只是一個卓槐，那邊有李唐的大部人手在，所以，對於工作站中的同志，我一個也不帶去……」

胡立民接道：「大哥，別人不去可以，我得特別例外，因爲，我也是當事人之一。」

刁拱北却苦笑道：「我不算當事人，而且，卓槐還曾經是我的老闆，怎麼說我也不便跟他正面爲敵……」

朱天佑截口接道：「所以，刁兄沒有理由要跟去……」

「不！我可以暗中翦除他的爪牙，對卓槐的實力，我是最清楚不過，單憑李唐那批人，

是收拾不了的。」

「刁兄盛情可感，只是，你的傷……」

「傷在左肩，又不嚴重，對右臂和雙腿的運用，一點也不碍事。」爲了證明他所言不虛，還特別揮動了一下左臂，含笑說道：「連這條左臂，也還可以運用哩！」

「既然如此，我們就快點走吧……」

巷口，李唐事先租好一部出租汽車在等着，並親自担任司機。朱天佑、胡立民、刁拱北等三人上車之後，李唐一面開車前行，一面說道：「站長，方才，文小姐還聯絡過。」

「文小姐怎麼說？」

「文小姐說，卓槐回去之後，卓槐的房子內，忽然燈光通明，顯得一片慌亂。所以，文小姐要我們快點趕去……」

胡立民截口接道：「那你得加快才行。」

李唐苦笑道：「胡先生，以我的技術水準來說，這已經是開得最快的了……」

「那你爲何不早說，讓我來……」

胡立民不但截了李唐的話鋒，也接替了李唐的駕駛工作。使車速由原來的六十哩增加到九十哩。好在這是黎明前的黑夜，馬路上沒有行人，往來車輛也疏落得很，即使車子超速了，也不甚要緊。

三分鐘後，車子已進入郊區。朱天佑目注車窗外的沉沉夜色，口中却向李唐問道：「李兄，卓老賊這幢房子，是否也有地道？」

李唐搖了搖頭，道：「不可能，據我所知他這幢房子是新購的，最多只有個把月……」

無綫電對講機中，傳出通話的訊號。

朱天佑接過話機，道：「我就是……」

對方是文勝男的語聲：「站長，卓老賊屋內，忽然燈火全熄，可能會乘黑突圍，你看該怎麼辦？」

「我們的人，是否已洩漏踪跡？」

「沒有，我諒準他是作賊心虛，猜想已受到我們的包圍。」

「那麼，還是以靜制動，請傳令天狗幫弟兄，只要發現有人突圍，可以格殺勿論！」

「站長幾時可以到達？」

朱天佑扭頭向李唐問了一句之後，才答道：「五分鐘之內，準到……」

× ×

卓槐的新住宅是幢中等規模的西式洋房。由於位處南市郊區，鄰居都是木造平房，而且，即使是最近的鄰居也在三十公尺以上。

暗中包圍着卓宅的文勝男和李唐的手下人，是經朱天佑的特別指示，早就化整爲零，分別以各種不同的身份潛伏在附近，天黑之後，再縮小包圍。

誠如文勝男所說，卓槐自信他的行踪很秘密，即以今宵去虹口找服部和川二人醫治他的「孽根」的事來說吧！他離開服部住所之後，沿途即曾在三處地方停留，變換了三種不同的身份，然後才回他的巢穴。

所以，當日租界中那家地下工廠爆炸之後，雖然驚慌了一陣子，但由於外邊並未發現甚麼可疑之處，因而暫時鎮定下來，並向他身邊的一個保鏢低聲說道：「先派一個弟兄出去探探風聲。」

「是！」那保鏢恭應着，走到門外，向一個短裝漢子呶呶嘴，道：「杜三，你先出去，小心一點。」

杜三臉色一變，雖然他心中十二萬分的不願意，但對於頭兒的命令，却不能不聽。他略爲猶豫一下，才勉强地恭應一聲，摸下了樓。

在他的想法，走側門應該比較安全一點，即使如此，他在出門之前，還先行摸了一下自己的手槍，藉以壯胆，然後，像小偷似地，先行探出半邊腦袋，向外面張望了一下。

外面，夜色沉沉，能見度甚低，他自然瞧不到甚麼。樓上的那位保鏢在低聲沉叱着：「杜三，你還等甚麼！」

杜三沒作聲，暗中一咬鋼牙，俯首疾衝而出。但他走沒三步，「砰」地一聲，一股响槍熱風，掠着他的耳邊而過，嚇得他亡魂俱冒地，就地一滾，躲入排水溝中。

樓上那位保鏢低聲怒罵了一聲之後，才問道：「杜三，沒事吧？」

足足等了一分鐘之久，才聽到杜三的語聲沒好氣地道：「還沒死。」

「沒死就給我爬回來！」保鏢的心情也不佳，也不能體諒到手下人九死一生的心情，反而也以惡言相加。

室內的卓槐，發出一聲深長的嘆息。

那位保鏢回到室內，蹙眉問道：「大爺，咱們怎麼辦？」

「怎麼辦？」卓槐冷冷地道：「養兵千日用在一時，現在是你們替我効力的時候了。」

「是！這些我們都明白。」

「那麼，傳令所有弟兄，立即分別突圍，現在衝出去，還有幾分活命的機會，一等天亮，就只有死路一條了。」

「是！我馬上傳令……」

「告訴他們，即使衝不出去，幹倒一個夠本，幹倒兩個有賺頭，我卓某人雖已破產，却還掌握不少的銀行存欵，只要你們能保着我衝出去，我自信還有東山再起的一天，退一步說，即使咱們從此洗手，下半輩子也一定能過得舒舒服服。」

外面，文勝男在利用擴音器喊話：「卓老大手下的弟兄請聽着，我是文勝男，也是你們卓老大以前的六姨太，現在，我以三一三工作站一份子的身份，向諸位進言……」

卓槐深知文勝男的話，對他沒好處，因而立即向他的保鏢喝道：「集中火力，射殺那臭婊子！」

那保鏢攤攤手，苦笑道：「大爺，距離太遠，咱們只有手槍，够不到……」

文勝男的嬌甜語聲，在侃侃而談：「朱站長已有特別指示，他認爲，諸位都有高明的身手，也都是熱血男兒，儘管被卓槐所威脅利誘而誤入歧途，但朱站長仍願寬大爲懷，給諸位一個自新的機會，只要諸位能放下武器，朱站長不但不究既往，而且還保證將諸位納入組織，共同爲多難的祖國効力……」

卓槐氣得怒叱一聲，拔槍向發音方面，放了一槍。

文勝男的語音接道：「卓槐，對於你，朱站長也有指示，儘管你我之間，有殺我胞姊，汚我清白之恨，對於朱站長更是不共戴天的血仇，但爲了尊重國法的尊嚴，朱站長和我都不會殺你，僅將你送交法院，只要你在國法之前，能找出活命的理由來，也許還不會死……」

卓槐怒叱道：「臭婊子，給我閉嘴！」

文勝男的語聲接道：「姓卓的，我是奉命說話，也是一片好意，你要是執迷不悟，那就死無葬身之地了……」

卓槐氣得「哇哇」怪叫道：「弟兄們！誰能給我生擒那個臭婊子，賞十萬銀元！」

這賞格雖然極富吸引力，但由於誰都明白，這是不可能的事，而最主要的是：文勝男方才一番話，是心理戰的最高運用，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卓槐的手下人，不但意志動搖，連鬥志也完全瓦解了。

也因爲如此，卓槐的話，沒有發生一絲作用。怒恨交迸之下的卓槐，已失去了理智。

他，像一頭瘋狗似地，以手槍指着他最得力的一個保鏢，怒聲喝道：「屠彪，你敢不聽我的話！」

屠彪苦笑道：「大爺，你明白，不是我不聽話，是目前環境不許可，所以，不如……」

「不如怎麼樣？」

「不如……聽朱站長的指示……」

「砰」地一聲，屠彪倒了下去，卓槐厲聲喝道：「誰敢不聽話，屠彪就是榜樣！」

一個冷峻的語聲，發自他的背後：「卓槐舉起手來！」

聞聲知人，朱天佑已到了他的背後，但他並未舉起手來，他的手下人，也沒任何一個有甚麼反應。朱天佑冷冷地一笑道：「卓槐，槍是殺敵用的，用來對付自己的同胞，尤其是對付自己的手下，可實在太不應該了，諸位請瞧，此時此地，我可曾帶得有槍。」

事實上，不用朱天佑自己提醒，卓槐的手下，早已看到，朱天佑是赤手空拳。

由於方才文勝男的說詞，正在卓槐的手下心中發酵下，使得他們有兔死狐悲之感，更感到無比的寒心。

再加上目前朱天佑這幾句話的言外之意，使得那些人對卓槐的向心力，消失殆盡。

因此，儘管那些人的手中都握着槍，也明明看到朱天佑獨闖虎穴，又是赤手空拳，他們卻全都無動於衷。

也許是朱天佑那沒帶槍的話激發起卓槐的僥倖心。只見他冷哼一聲忽飛快地轉過身來。

但也就在他轉身的剎那之間，朱天佑飛起一腳，將他的手槍踢落，並冷笑一聲，道：「卓槐，天網恢恢，疏而不漏，違法犯紀的人，由來是沒有好下場的，雖然，你已成了釜底游魚，但我仍願給你公平一搏的機會，而且，我再說一遍，我不會殺你，我要你接受法律的制裁。」說到這裏，電燈復明，朱天佑目光一掃卓槐那些手下人，正容說道：「諸位去留任便，願意報効國家的，從現在起就是我朱天佑的同志，另有高就的，我也決不強人所難……」

其中一個高個子首先說道：「朱站長，我願意替國家効力。……」

其餘的人同聲附和着：「我也願意……」

朱天佑慰然一笑道：「好！諸位都是我的好弟兄……」接着，他頭也不回地，向胡立民道：「二弟，將這些弟兄帶到樓下去。」

「是！」胡立民恭應着，向那批人招招手道：「諸位，請放下手槍，跟我來……」

目送胡立民、刁拱北二人將那批人帶走之後，朱天佑才向卓槐冷笑一聲道：「卓槐，請吧！」

卓槐長嘆道：「不必了，我已認命……」

說話同時，他已自動伸出雙手，等待對方的手銬。朱天佑一面取出手銬，一面淡淡地一笑道：「拿得起，放得下，這一點，我倒不能不佩服你……」他那平淡的話聲，忽然轉為一聲厲叱：「老賊找死！」

原來卓槐趁着朱天佑在替他銬上手銬時，突出不意，一腳踢向朱天佑的下陰。

但朱天佑是何許人，他對卓槐的馴服，心懷疑惑，儘管他外表上裝成毫無戒備，但實際上卻在暗中全神注意對方的一切。

因此，卓槐這一想撈點本錢回來的意外的一腳，不但沒達到目的，反而吃足了苦頭。

朱天佑怒叱聲中，身形微側，避過對方那意外的一腳，同時橫掌下切，「克察」一聲，卓槐脛骨破裂，痛呼一聲人也隨之蹲了下去。

朱天佑冷笑着，揚聲喝道：「來人！將卓槐抬下去。……」

× ×

天網恢恢，十五載沉冤昭雪。

忠心耿耿，億萬元捐獻國家。

這是半個月後，上海各大報競相刊載的頭條新聞標題。

新聞內容是大略敘述十五年前，喧騰一時的力行紗廠資產轉移一案的翻案經過。以移花接木，及瞞天過海手法、謀財害命的主角卓槐被判死刑。其餘有關從犯，則應苦主朱公子要求，從輕發落，交保釋放，所有物歸原主的力行紗廠資產，交由朱公子全部捐獻政府。由於人證搜集齊全，以及有關部門資料保管完整，竭誠合作，使得本案於半月之內，審結宣判，亦開法界辦案神速之先例……

新聞中，除了「朱公子」三字外，沒提及朱天佑的名字，當然更沒提及他的眞實身份。

× ×

朱天佑獨坐窗前，手捧着那份刊載翻着案文章的申報，臉上一片肅容，目注窗外遙空中的悠悠白雲，在喃喃自語着。

當然，他在默禱些甚麼也只有自己知道。

「大哥，車子準備好了，快點走吧！」胡立民、文勝男二人衣冠楚楚，滿臉興奮地走了進來。朱天佑卻是答非所問地，微微一笑道：「西湖是好地方，二弟、勝男，我祝福你們玩得很輕鬆、很愉快……」

文勝男截口訝聲問道：「怎麼？大哥你不去？」

「是的，大哥是勞碌命，兩個鐘頭之後，我又要奔馳在京滬道上了。」

胡立民蹙眉問道：「大哥，究竟是甚麼任務？」

「不知道，必須到了南京才曉得。」朱天佑笑了笑道：「二位到達杭州之後，先將住址電告，以便有緊急任務時，臨時征召。」

胡立民苦笑了一下道：「好的，再見！」

「再見！」

目送胡立民、文勝男二人離去的背影，朱天佑的臉上浮現一抹神秘的笑意。（全文完）

武俠異聞

毒婦豪情

一士

鴻飛冥冥之「毒婦」某，人皆知其足智多謀，而不知亦樂於為人撮合，干雲豪氣，且非時下鬚眉可比也。

婦豪於賭，不唯馬將勝負以十萬計，每至外埠賭場，亦儼然大戶，投注盈萬，曾不稍瞬，故賭場中人，亦趨奉如有不及，派牌女郎之輩，尤多稔熟，蓋以婦之「貼士」，倍於他人，凡所有囑請購買諸物，亦從不計值，故視之比於財神焉。

某歲，婦嘗與暹來客赴乙埠，為汗漫遊，客見有派牌女郎某，楚楚可人，意有所屬，而未得間，微露其意於婦，婦慨然而笑曰：「易耳，其俟我於餐室，半小時後，將有以報命。」

無何，婦果偕女姍姍至，捉其手與客曰：「是可憐兒，幸善視之。」且親送兩人入室中而別。

客旋與女綢繆，而異其家境非裕，何來卡許鑽戒，則赧然笑：「此某太所贈也，謂我能盡心為伊招待嘉客，故以是表謝意云。」

客不語，旋念婦為己故，出手如此，已豈可示人以寒傖，因亦厚贈於女而後別，女持所贈返，竟足以購置樓宇一座，每與摯友語及，猶感激不置，今茲聞婦之變，又不知如何耳。

婦之軼事頗多，然皆以豪邁膾炙人口，受惠者不乏其人，然固不知其為「毒婦」，時人以為富家婦而已。



紫金丹 寧神固腎

慮傷精　多憂傷神

紫金丹，純用王道中藥提煉而成，補而任何副作用，爲寧神固腎之良藥。

風濕骨痛　神經衰弱　貧血頭暈
用腦過度　工作過勞　夜睡不寧
畏寒失眠　耳鳴目眩　腰酸腿軟
機能衰退　陰虛盜汗　夜多小便

麗參　鹿茸　鹿尾耙　西歸頭
仲　黃耆　三鞭　冬虫草　珍珠末　附子　茯神
蛾　熟地黃　酸棗仁

日分早午晚三次服，每次服二粒，用淡鹽水或服，連服四天方能標本兼治。體質較弱者可用拔蘭地酒送服，以加速藥力運行。病者連服四天後，改爲每天早晚各一次，每次服二粒，使體力越發增強，無病服之，精神飽滿，容光煥發，經營事業與享受人生，均有得心應手之妙。

反應　服紫金丹後，小便呈黃色或金色，是藥力清除膀胱與及腎臟之濕熱排洩出來的徵狀，毋須疑慮，可安心繼續服食。

忌食　如有傷風感冒，應暫停服食。在服紫金丹期間，戒食蘿蔔，因蘿蔔能化麗參。

總代理：香港新昌參茸行　香港皇后大道西十一號地下 ☎H－445643